



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讲记(二)

丹增嘉措活佛 撰写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目 录

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原文	1
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讲记	30
第四章 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	30
好厉害的反戈一击	30
依师指点去求学	33
途中的经历	35
终于遇见托嘎如意宝	43
奇哉金刚情	59
不为衣食但为法	64
头陀风范	71
心依于法	79
略显神通	81
大持律上座	82
平常心	88
超格	89
年年莲师大祈请	93
遍知	98
江玛师长	101
明辩出真知	106

参学色须寺	129
吾巴活佛	143
第五章 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	154
拜见嘛呢喇嘛	154
托嘎如意宝圆寂	195
第六章 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	233
还归故里	233
培养弟子众	239
开启圣境门	267
驻锡狮堡山	277
准备去坐床	304

真实光显圣教者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善法堂天鼓妙音

丹增嘉措活佛 撰写

益西彭措堪布 译

第四章 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

接着不久，法王亲自去了玉科喇嘛面前，尊者以呵责和诙谐交相的方式做了许多交谈，而现心欢喜之相。一次，玉科喇嘛说道：“所说的新龙索甲上师，那是给土登嘉措尊者头顶放宝瓶、舌尖放甘露的人，以此缘故，你不害羞吗？”对此，法王回答道：“那么所谓的班钦布玛莫扎，那是给邬金仁波切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您也不害羞吗？”这样遭到同等理的反驳时，尊者说：“谁说我是布玛莫扎？”“那么谁说我是新龙索甲上师？”玉科喇嘛说：“诶，这么机智善辩的一个人，不像是你父亲方面嘉康家族的人，他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全部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以多竹丹毕涅玛活佛为例的话，那是一位真正的佛，最高的就不必说了，其他兄弟们也纯粹是具有功德的大士，如果以多扎活佛那样的为例，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像，因此，是和上面的‘萨嘎’一样（所说‘萨嘎’，意为消除锈病、霜冻、冰雹三者，做禳解之人。此般称呼，显现上是嘲讽宗伏藏师根让涅玛活佛。）……”如是通过风趣的方式，做了许多上稟下答，然后教诲说：“你本来心智明利，现在处在求学的阶段，因为年轻，感觉自己稍微懂得一点，但现在还只是小孩子学字母一样的程度，所以说有大的通达，还很难。因此，考虑能否真的懂得教

典，去巴特道场，好好求学的话，继而决定会通晓的。”法王耳中听闻到如上教诲，成了如同夏季的大象被炎热逼迫时听到水声，亦或是盼雨的小鸟听到雷鸣一般，心不由自主地为其所动，对去巴特道场或者称作江玛寂静处的正法道场，生起了强烈的渴求之心。加之舅舅巴诺活佛也鼓励说：“与在洛若寺修法会众当中登上高座相比，去江玛道场的话利益更大。”依此，决定背井离乡，前去求学。不久，恰逢洛若寺规定中每三年佛学院人员新旧的换界，此时请假的话稍有方便，于是法王趁此机会请求准假后，准备真正出发。当时洛若寺的管家巴桑，说了根本不能放他走的理由而设法阻止。了知这个情况后，便和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起，在一个夜晚秘密地悄然离乡，启程上路。

如是背井离乡后，朝北部石渠方向步行，负载着行囊徒步行进，以此，穿行了一望无际的山峦、河流与草原后抵达，途中出现了什么稀奇的故事，现今没有能讲说之人。然而，在经过涅扣的时候，有去了涅达吉等诸多寺院的记事。据说朝圣的顺便，去了一些寺院的辩经场，对于学者们做了立量辩论，有如是等情形的个别记事。具体地讲，有一次，道友土巴正在一所寺院旁边生火烧茶时，法王自己去了那所寺院的辩经场作了立量，而对立宗者转了三轮，然后把对方的帽子扔在地上，再又迅速地返回土巴所在地，然后，正当他们一起喝茶的时候，一些小喇嘛手里拿了石头抛掷过来，法王说：“我们俩走吧。”道友土巴对于法王去辩经场后，与他们作了辩论的情况并不知道，于是咬牙切齿地说着大话：“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扔石头，就是故意对外地人轻视和欺辱，以此挑衅，所以，明明没做一点过错，为什么还这样损恼，我发誓就算背业障也绝不会随便走的！”法王说：“不能怪他们，我刚才跟一些学者辩论，对他们中的一位转三轮的时候，做了一个像是欺辱的样子，所以他们才不高兴，现在我们俩赶紧走为

好。”这时土巴也说：“这样的话，由于都是孩子，所以不能怪他们，还是走为好吧。”他们俩迅速离开那个地方后上了路。在那期间，他俩衣衫单薄的缘故，夜晚睡卧中，需要忍受刺骨的寒冷，但法王把自己腰带双层折叠后，扔到了土巴的身上，再睡的话，那晚就根本没有感受过什么寒冷。因此，后来，土巴告诉丹波活佛说：“他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特点的人，这以我亲身感受而成立。”

听法王上课时顺便提起，在那段时间中，曾在格朗寺的一个墙根处住了一夜，等等。而且法王又说：“途中我们还去了热丹佐钦，那时在那所道场里，有不可思议之多的具德上师，本有从他们面前适宜求些法和教授的打算，但是，在普通陌生者前，常住僧人性情稍有粗暴之相，对外地僧人不太尊重且心存鄙视，我们从前就有耳闻。刚到那里，由于我们是普通僧人，衣着和脸色又差，所以一些常住僧人以轻侮的态度说：‘哦！好可怜哦！一个希巴来了！（德格人发音不准，将歇巴念成了希巴）’所说和语句不太合我心意，因为口语里‘歇巴（外地人）’和‘希巴（凡夫小儿）’两者的发音很相似，于是我回敬说：‘哦拉！说来了一个凡夫，确实是的，那你们完全就是圣者吧，太稀奇了。’他们说：‘好伶俐的一个小僧人！’而后便沉默了。”我能回忆法王曾这样说过：“依这个因缘，在佐钦寺的上师们前求法和教授的缘分已被转变。但是后来，佐钦的堪仁波切晋美永丹贡布去了江玛道场后，以成熟引导的方式给我们赐予了《三椎击》，我有很好的听受，以此结了极好的法缘。”

再又，两人继续步行，不顾百般艰辛，越过了数数山河，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涅耶石渠江玛佛道场，或称为江热道场静虑法洲。长久以来，心中记挂的事情——首次见到了大堪布土登秋佩或者称为托嘎如意宝的善知识之尊容，于彼无间，如同具慈爱心的父亲和心爱的儿

子二人多年以境阻隔，突然重逢一样，或者说，就如同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两人在阿里上部相见，彼此目不转睛欢喜注视。当在面前坐下的无间一见倾心，以宽仁慈爱的话语安慰，并且善赐了慈悯摄受的允诺，最初的缘起之门相和善妙。

大堪布土登秋佩中等个子，身材略微宽厚，稍稍修长的脸上，有着络腮胡子（剃头的时候络腮胡也会顺便剃干净），眼睛稍有些大，年迈之时，常戴着一副眼镜，口中所剩的一颗大牙十分突显，据说如此。平时，除了一件带包边的羊毛嘎让之外，并没有穿华贵衣物的作风，后来，巴玛丹增供养了一件覆裹氍毹的羊羔皮上衣外套，然后再再请求说要受用，如此盛情难以推却，堪钦说：“总的，我没有这样的需要，就像‘走卒头上配金帽，毛驴头上戴金簪头’一样，所以我无有希欲，但因为供养者太过殷重，我也没有办法”。而后，那件衣服亦是穿了很长时间。大堪布日常的行持，早晚上座，中午说法，具此风规。用斋和诵经时不言语，仅仅粗劣的饮食和衣物就知足，而根本不作积蓄，平时唯说佛法的话语，此外从来不说各种聊天的无关话语和无义杂话，任何行为都如法如律而行，具此德行风规。尊者常强调：“看与护二者，就是需要看教典、需要护戒律，除此二者之外没有更重要的事了。”如是数数殷重讲述。而且如是教诫：“比起能像空中的鸟一样飞翔、地里的旱獭一样钻地，还是对戒律中的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不沾染更好，因此，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也一定要不被十七种过失所沾染。”“其他念诵仪轨的翻页等操作，知不知道没有什么差别。头上帽子统一、脚上鞋统一等的寺院制度，麻烦大，意义小，可以置之度外。”是如此教导的一个人。尊者数数讲述，对受用僧伽财物的过失需要避忌的情况。不但如此，实行时从细处做，严格把关，也就是下至取水之时，要带各自的瓢过来，此外，属于公

家的瓢不许受用；再者，由于是僧众的公有物，遮止在僧伽公有的灶中取火，除非放一颗牛粪以作替换。据说对于供养的信财，尊者都策心精勤地用于供灯和做经幡二者上，并且数数教导徒众说：“这二者是不会成为骄傲和炫耀的清净善行。”有如是芳规。托嘎堪布是不怎么喜欢有活佛名称的人，但对法王却开玩笑地说：“我的宝贝活佛。”而现出心极欢喜的情态。并且不止一次地数数说道：“要是有一个所谓的活佛，那一定是这样的。”法王的道友老喇嘛贡秋丹增亲自听闻此话，我是从这位老人的话语里听来的。

那个阶段中，法王食不饱腹、衣衫破烂，因此，僧裙破烂也没有用针线缝补等，只是在有洞的那些地方扎一个结后照样穿上。托嘎如意宝见了后说：“哦！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个大伏藏师，所以他有很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是他的化现，所以他的裙子结里会有很多伏藏品埋藏吧。哎呦！这样说不不对，要是被巴琼夏格玛家知道的话，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哦。以前，索甲上师有一尊很稀有的邬金莲师圣像，就是从巴琼夏格玛的地里保密地取出，而供养了嘉瓦仁波切。”有说一些诸如此类内心欢喜的玩笑话。曾听到法王讲课时顺带说道：“华智南卡晋美曾对我说：‘托嘎如意宝是你多生累世有业缘的上师。’正如此所说，似乎是有宿生甚深业愿的一种联系，仅仅是见到，就如同水乳交融般。不但如此，从我依止这位上师以来，就像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连不欢喜斜视一眼的因，这么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有做过。凡是做什么，都以见为善妙的胜解与敬重，乃至讲一个玩笑在内，都认为有此种彼种的必要，而仅仅认知为教授。并且上师手摩于顶、与我互碰头额的缘故，在多日之间，心中明显有出现充满欢喜的状况。从我自身来说，对于上师连一刹那也未生起执他为普通人的心。尊者持戒清净，又特别注重圣法戒学的行

持，拿这些情况来衡量，我想，如《入中论》里宣说第二菩提心阶段中所明示的那样，是一位安住第二地的菩萨。再者，从师尊奉行最后的事业时，开始出现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妙相，由此，我生起了真佛之想。”

第一年的冬季，由于至尊法王上师没有具备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叫“嘎才”的老喇嘛做了帮助，挖土并且建了一个有顶棚那样的院墙，然后住在那里。法王说：“那段时间，遇到一个据说是当地某个大喇嘛的管家，所以就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是除了三碗奶渣，其他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两人心中认为：‘一个名人大家，也是仅此而已的话，一般人更不必说了，所以，我们会在这石渠饥饿干瘦而死吧’。但是过了些天，去了一个众人集聚的地方，看到分发时，每人都有一份十多斤的酥酪糕，所以觉得：‘这样的话，在这地方根本不会饿肚子了。’也出现了这样的想法。”

那段时间，有一个附近住的牧民去世，主人为了给亡者修福，邀请法王去念大藏经。在那里做经忏师而在安住的期间，那家有个正值韶华、面容姣好的女儿，那姑娘对法王很亲近，显示出思慕的神情。法王上师说：“我见到时，忽然间恐惧紧张起来，不忍心这个贤良淑女为欲煎熬受苦，而且自身上依如此之缘，也可能发生恶名的口实和罪业，因此，心里认为：‘到了速速从此恶缘中逃离的时候了’。思惟后，就借口有其他一个事情，执意要离去。主人再三挽留不住，最终送别，而忽然返回了江玛道场。”另有一次，法王本人受邀参加绰匝上方一户人家举行的四十九天佛事，几天过后，施主家说：“你不做灌顶，念的话也听不懂，所以现在您可以回自己的住处了！”说完便把法王赶出了众人行列。大堪布托嘎仁波切听到这些话后，说：“绰匝上方的人真是不认识宝中宝，我不知道那家人还能请到哪个比他更

好的。”而后，作训诫说：“请他到亡者枕边的话，对亡者绝对无欺，我可以保证。你们不要看穿着好赖，对亡人的利益才最重要，不是吗？”法王从前的道友贡布说：“感觉从那以后，巴特地方上有人过世时，去邀请法王的人很多。”

那个阶段，法王心里认为：“像这样继续去做俗家经忏的话，虽然能得到好的生活保障，但是会有出现持戒所遮止处的违缘。不但这样，而且来道场的目的是闻思求学，如果散逸在信财来源的俗家，以念仪轨而虚度时日的话，实在可惜。从那以后，不再为了衣食而四处游行，生活就如同小鸟们只寻求当日之食一样随缘而住。”进一步言之，如同正法毗奈耶教典中所说：“住于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俭约及头陀功德当中。”如此所说，法王远离了衣食富足当中快乐修道的方式，而后生活随现什么都以此知足而过。“平时，只那么一点糌粑放在清水中食用，夏季时连糌粑也没有，仅仅吃一些酸奶，很长时间里没得到糌粑，那时好像住在道场上部的人们吃糌粑的香气，住在道场下部的鼻子里都能闻到，这样的情况都有出现。”对此，上师常有谈说。这段时间里，衣服相当粗劣，除了一件嘎让外，连裙子和披单都没有，有这样的情况。据说，法王对缝补衣服等从不用心，由此也常看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成了破旧褴褛。不但如此，往昔世尊本人赞叹的如山王般的大声闻——大黑比丘，亲自实行的就是全用尸林物，他的钵是尸林物，法衣是尸林物，斋饭是尸林物，睡觉之处也在尸陀林。其中所谓的“法衣是尸林物”，《律本事》中说道：“诸亡者的应时衣由亲属弃在那些地方，能将此等清洗、缝补、变色后，做法衣加持后使用。”与此情形一致，据说曾见过法王自己也时而从尸陀林里捡些尸衣，以雨水洗干净后，做了衣服穿在身上。一般来说，尸衣不净，而且颜色恶劣、气味难闻，还有凶残的夜叉安住。

过去有个卖香人家的孩子过世了，他的毛质衣被黑难陀拿走时，那孩子转成了颈瘻饿鬼，因此一边哭闹，一边跟随其后，在紧随时乘机附了身，所以最终按世尊交待的那样，要将此衣送回尸陀林。如此等记事中阐明的情况，所以一般人不敢穿。然而，法王成了瑜伽士的类型，于是无犹豫、无顾虑而身上随意受用这些粗劣的尸陀林衣。此类表现可说是住于圣种性等具足内在殊异功德的标志。《悲华经》中云：“简陋衣物亦喜足。”数数讲述了仅以简陋衣物便知足的赞叹。与彼衣之轨则不相符故，不作寻求，得不到衣服的话没有一点烦恼，得到衣服的话也无贪、无著、无恋、无迷，及无增上贪，一切都如此受用，并且一切都观为过患，极为知晓出离而受用，此者，即是住于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如同受用衣服那样，乞食、卧具和坐垫也是如此。法王的行持就如同此处所说般具相稀有者的行传。

又按杰酿的永日喇嘛回忆所述，法王尊那段时间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那房间的最里面有个比平地稍微高起一点的卧榻，除了身上穿着的之外，没有其他穿的衣物和卧具，只见一些叠起的经书，在头这边有一张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小画像摆放在镜框里，法王说：“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所依”。能见到法王常常在那张画像前，念着“明空文殊”等的祈祷文。永日喇嘛还提及，在那个阶段，法王曾给他一个人单独讲过《入行论颂》、《随念三宝经注释》、《解脱明道》及麦彭大圆满类等法的许多引导。老喇嘛贡秋丹增曾说：“法王平时止语而住，在上去下来的时候，时而时而唱着格玛旺波的《戒赞论》，有这样的情况。”“一次，他有做一件夏天所穿的毛毡嘎让的顺缘，在帮忙作缝制的时候，顺便从怎么缝的方式随意地聊了起来，但上师的眼睛看向虚空的中央，不说话而心不动地安住，我们看到时，什么也不敢说。此等情形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得。”那时，法王有面

小镜子，那背后有张照片，平时从不向任何人展示。因此，一次出门后，看见镜子遗留在床上，法友给巴想知道那是什么照片，由此立刻伸手去拿，法王不知道从哪儿出现，就像幻变那样突然来到，说：“这个是不可以看的。”之后，伸手就把镜子拿了回去。后来，给巴堪布将这件事告诉了邱炯喇嘛，我从他那儿得以知晓。

法王二十二岁，木父马年之时，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本人跟前受了善说毗奈耶中的具足戒，还是照过去的戒名，取名为土丹拉夏桑波。受了比丘戒后，立刻和土巴一起首先作断食，于此期间法王亲口叮嘱道：“有说，具佛制戒比丘我或如我者，对于有权受用的食物，已成或未成，未作授受而触碰的话，会产生自取的罪过。所以，不要随意触碰食物。”于是，大约晚上半夜，突然土巴惊恐万分的姿态，急忙呼喊正在熟睡中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的脚不小心碰到靠床边放食物的小皮口袋了，所以好像这下完了！”等等，还有一些可讲的有趣故事。自从受了近圆戒后，对于诸如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等各各如何加持，及如何由他人心许而持的轨范、饮食作授受的仪式，连洒净水的规矩在内的诸多做法，都从细节上细致地作了学习，并且由止、行、开三类所摄的诸多制限都按《律经根本律》所开示的义理那样，心中记持得很明了。再者，对于圣法毗奈耶里所说到的一切学处都如雪山牦牛珍爱尾毛那样，在一切情形中都做到严谨合度之后，下至轻微学处在内，都切实地护持了。从而就连后来圣教宝遭遇严重破坏的时期，都能像莲花处在污泥中那样，不为罪堕的垢染所污，而达到戒蕴全分圆满。以住于如此圣德大自性之因相故，可谓雪域无数持戒众中的上首。

据说，那时江玛道场举行荟供的地方有个大的黑帐篷，藏历猴月初十以宁体三根本的门径作会轮之时，诸多荟供品会按照至尊大堪布

托嘎如意宝之善说，一些运送到石渠河里后对于鱼儿们作布施，一些运送到尸陀林里对于鸟儿们作布施，有这样的传统。在此同时，当轮到一些僧人运送荟供品去尸陀林的时候，法王说：“我们走。”而后，帮忙背些荟供品过去时，身体非常强健有力，喜欢玩耍之故，到了尸陀林的时候，脱掉了上身的衣服，佯装成尸体后，身体悠闲舒展开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在这时，秃鹫们飞到身前准备啄食，此刻突然心里感觉到畏惧，以此，头上仰而突然起身。有此等言说。

一次，康巴地方一所宁玛大寺院的活佛和僧侣主眷大约七十人，来到了江玛寂静处堪钦托嘎如意宝前，是在求了《幻变秘密藏》回去之后，那时江玛有位管家名叫“土旺”，他在公众当中做了个犀利的训斥：“活佛堪布当中，有些人很调皮，正是在彻底摧毁圣教！”这样带着举例，以风凉话对法王稍做了批评和恐吓。托嘎如意宝听到后，一天，在大众当中赐予公开的讲话时，说道：“我知道，据说土旺指责了我的宝贝活佛，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你是如何的夸大其词？我的这位宝贝活佛显现头朝下行走，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做到？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别人说的话，只会成害羞的因，而就从我自身思惟的话，前段时间前译宁玛活佛一行僧侣主眷七十人左右到了这里，我发誓：跟他们所有的人相比，我的宝贝活佛更好！”如此宣誓后，对这个扎巴做了激烈的批判。

平时在江玛道场，没有举办大修等的集体法会，然而每年都要共修为时七天的《自然满愿品》。那个时候到了清晨，会由一位堪布吟咏一段陈稟的祷词：“三世诸佛总集之体性，无等大悲之妙藏，与诸吉祥根本上师无别的格热仁波切您知！祈请莲师大宝加持我等，能如意成办如法的所愿，能胜伏违缘障碍，能生起甚深的实相证量，能通达五明之义，能行持菩萨行海，能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之间，恒常

周遍任运自成，广大相续不断地作众生义利！”如此念诵零星文句，完毕之时便开始进入《自然满愿品》的共修。“想起过去像这样的内部法会之时，需要做一千盏手工制作的酥油灯，因此法王本人会做擦灯杯等的事情。看到他时常和额杰拉巴活佛、阿杰活佛、匝嘉特贝一起，相互开玩笑。”堪布托嘎如意宝的侄子，现今八十二岁的根才如是所说。法王曾说：“中间一段时间里，我闻习《量理宝藏论》的时候，出现对一些因明思择理路的密要难以了知的情况，当时以对于本尊上师一心祈请而陈白的力量，一个夜晚梦中，来了一位我认为是萨迦班智达的上师，将《文殊真实名经》的传承照到我心里后离开了。梦醒时分顿时觉得经咒诸法无不遍知，见此成就，我的心极为欢喜，从而说：‘我生病了。’然后两三天中喜悦而卧，就这样安住。”

法王在江玛道场期间，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处得受了共与不共的深广教授，除此之外，也从托嘎如意宝主要的大弟子额杰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策嘎、邬金贡等处听受了诸多善说的甘露。其中，在拉巴活佛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等，据说他对显密佛法和五明诸处智慧的涉入非常广博，尤其精通历算。据传，托嘎如意宝也曾讲过：

“你们若想看看能否精通历算，可以跟随拉巴活佛学习，当今在下多康没有比他超胜的历算者。他与法王二人显得极为相契，有时会以开玩笑的方式相互调侃，感觉彼此之间也顺带有少许触怒。法王曾亲口说：“拉巴活佛是像我自己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有极大的信心和深厚的情感，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唯是如同饮用甘露一样。但当他讲喇嘛麦彭不明知而有错谬时，我也有显出不肯接受而不悦的态度。依于有此，他有时以玩笑方式对我特意故作破斥，记得他曾说：‘喇嘛麦彭跟华智仁波切没法比，单从天文历法来看的话，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中云：“空间到时间，时间到空间，首先分

为八，各自再分三，全光日为身，半光月法语，无光位三金刚意，三坛城与三受用”。’他重复出此等个别偈颂后接着说：‘这么一个好听又囊括要点的偈颂，喇嘛麦彭口中绝对不可能会有。’如是特意以很多刺心的话激怒我时，虽是上师，但因为那时年龄小，偶尔也会忍不住跟他争辩。”

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叫“阿琼”的堪布从希钦前来江玛道场，要得到跟拉巴活佛一起由自空他空的两宗要点展开辩论的机会。此情形向堪钦托嘎如意宝请示时，堪钦尊者显现稍有不悦，说：“显示将他空派从内教开除而仅剩倒扣碗的人，不是我们江玛道场本地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僧人，所以要辩论的话，你可以自己到诸多格鲁派的大道场去辩论，在这里对此类论题进行辩论和破立等，并非感觉有意义和必要。”从而没有开许。随后，与拉巴活佛一起公开在僧众的大聚会的场合合作辩论的计划便延缓了。一天晚上，私下与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活佛堪布相约作研讨，去了江玛道场后面一个隐蔽的地方后，于自空和他空承许的方面进行了辩论。这些情形法王在旁述中说：

“那晚，我对阿琼堪布作了‘如来藏有法，应成自性空，离一多周遍故’等的立量。一些道友说：‘那些道理真中了。’由于当时年轻，自己也认为那些道理击中了要害，而有些矜骄。”“然而现在看来，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这样的话，在圣者智慧的见前谛实，从而自身体性不空，而仅仅是他法二取自相的戏论或世俗法空，此决定故周遍，而且由承许无分等故，与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这上由远离一多等，不成伺察之境故；我的理并无切中要害的分量。”次日，临走前，阿琼堪布写了一篇遮遣文，由一个认识的僧人转交给拉巴活佛。文中他开玩笑地说：“您的道友和弟子们是这么讲的，其实每一个都不合理。”像这样作了细节的举例后，由昨天晚上如何研讨的情形展

开，有具体的叙述，交了这篇破斥文后，他就离开了。据说如此。现今这篇文章已不见踪影，研讨的内容也难以详细了知，但可以看出阿琼堪布是个非常喜欢发出以理对辩的人。不仅如此，一天清晨他到了吾巴活佛那里，辩驳道：“法身可以是离系果，色身为什么不可以是离系果，原因何在？”二位在此论题上发出了非常锐利的正理的对辩，等等。若是参照一些熟悉之人的谈论，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大致没错。

从这些推知的话，那时，康巴地区对自空和他空之类的承许方面，及持的立场有同有异的缘故，因此，大力研讨和辩论的一种风气显得很盛行。在宁玛派的众多寺院中，暂时也由于对此类的承许及持的立场有所不同，致使彼此间大致也有研讨和轮流提出疑问等的情形。譬如，据说佐钦大德主张自空中观，噶陀、希钦等主张他空中观；嘉嘎桑吉塔利、南方其美贡波、白玉贡秋等非常郑重地遮破他空，而且，希钦刚夏堪布和充塔陈利、阿琼堪布等极为建立他空，有此等事迹。其中的内部又有差别，例如据说，希钦刚夏堪布等对敏林大译师的密意——承许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实有作了解释，持为合理而作了建立。秋仓嘉措堪布等少数人持的观点是，大译师是对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谛实作了承许，但是，按照文字表面那样承认是不合宜的，对此作了遮破。吾巴活佛等认为，敏林大译师所承许的他空，只是假说语上的他空，而不是由具义语安立的他空，因此他的密意唯一是说，在名言观清净量面前，法界胜义如来藏自身不空，而仅仅是他法所断客尘空，对此只是贴上了法性他空的名言，此外在观察胜义量的面前，欲成立如来藏谛实全无实义。因此，假说语上的他空与具义语上的自空二者密意不违，或者世俗自空与胜义他空二者密意无违。有如是建立的往事。

记得法王如意宝曾讲过，在这段时间左右，自己与其他一些法友一起，来到了格鲁派的大道场——石渠县色须寺，与具慧格西们作研讨，从《入中论》里的各个难点，以及因明中断定自相共相的规则等方面，彼此间轮流作了详细的探讨在此期间，法王与一位格西一起，对于天文历算中的“日至”作了探讨。法王说：“在三百六十个地区上，有三百六十个日至。”起初，格西尊者将此看成不可能的不祥话语那样，作了很多与理相违的遮遣。最终他说：“您的立宗有正理。”如是对法王给予了承认，而且还说：“明天去辩经场后，我要对我的法友们，从这个层面转一个很好的三轮。”说了如是等的话。又有一位格西说：“您在密教方面是高山和辽原，但从显教方面来看，智慧还能增长，因此，我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您给我们讲天文历算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

那段时期，法王住在色须寺的僧值——一位性情柔和、心相续正直的格西的禅房里，与他作了宽闲的谈论。法王问他：“您们这里常住的诸学教理者，对于至尊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金鬘疏》，看起来没有那么熟悉，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时格西回答：“您说得对，的确如此。现今我们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于该看的书不看，反而去看一些不该看的，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再者，法王亲口说：“当时我跟色须寺的格西们研讨，从中得到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学教典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不是针对整部论义，而是所谓的‘辨析难题’——从一部论中，单独拿出诸难题后，对这些再再地辩论问答，以此来彻底断定。要点是什么，就在这些上面发出智慧，与诸辩友一起在长时间中轮番作研讨。在辩经处，由于他们对性相的立量极为熟练的原因，从诸难点上辩论时，若要轻易来胜伏他们的话，发现难度大；然而，从一般的教典文句上发问并辩论时，有时候连具慧格西们都因

根本不熟悉而沉默不语，即无任何回答地愣在那儿。”

色须寺是一所非常兴盛讲闻的格鲁派大寺院，一段时期里，有藏传不同教派的智者到那所寺院游学的风尚，因此，有吾巴活佛尊者到色须寺后与理塘拉丹作正理辩论的记事；不仅如此，《宗派见解区分论》中的“基道果三任一者，皆非中观我宣说”，据说所驳斥的立论者就是理塘拉丹。吾巴活佛是当时宁玛派智者群中非常著名的一位智者，尤其在持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称得上智慧到顶点之人。他与堪钦托嘎如意宝心意相和，并且相互之间结过法缘。如是的情形下，一次，堪钦托嘎如意宝准备传讲《密藏续》，为此派江玛寺的全体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当时，稀缺《大幻变网寂忿灌顶仪轨》法本之故，派了两名僧人到嘉贡·南卡晋美活佛处借书。见到活佛时，他已是满头白发，并且说道：“这本灌顶仪轨的法本不能随便轻易借。”等等，而没有直接借予。后来，保证不会损毁法本，由另一位僧人做担保人后，才借出了这本仪轨。之后，江玛道场的全体弟子渡过石渠河后，来到了吾巴活佛跟前，法王也在其中。至尊活佛戴了一顶班智达长耳帽后，作了带有鼓钹、长短号的隆重仪式，而广地赐予了他们包括支分在内的灌顶。后来，堪钦托嘎尊者多次派江玛道场的弟子们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法王的《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¹灌顶等是在吾巴活佛那里求得的，也是这个原因。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轨行传——天鼓妙音》中，“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第四章终。

¹ 四宁体：莲师造的《空行宁体》，布玛莫扎造的《布玛宁体》，以及龙钦巴造的《空行仰体》和《上师仰体》。

第五章 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

之后不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开许下，法王打算与一些道友一起去果洛州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原本前一年就准备去，然而南晋活佛说：“你们不要去，他的心专注于其他刹土的缘故，去了也见不到。”因此，需要推迟去的计划。今年活佛亲口说：“他专注于其他刹土的愿欲暂时延缓了，所以现在快快去的话能见到。”于是，立即向托嘎如意宝请求开许，尔后法王与达热堪布、洛若寺的土巴等六位僧人一同启程了。

法王说：“然而，此时嘛呢喇嘛住在称作‘玛年察秋’的地方，因此路途极为遥远；不仅如此，还遇上了冬季暴雪时节故出行艰难；而且刺骨的寒冷冻伤了双脚；加上没有充足的食物等等，需要感受众多艰难困苦。见到在积雪当中，零零散散到处都有很多牲畜的尸体；在牧民们赶着一些健壮牲畜去避雪灾的遗迹处，有很多空的黑牛毛帐篷，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法王还说：“如是大约十五天当中，处于极度艰难与疲累的状态，徒步走过了许多高山与沟谷。期间在路途中，见到雪地里有很多无法确定是人脚印还是动物脚印的大脚印。他们观察后说：‘从这些脚印的形状来衡量的话，多半是野兽的脚印；假使不是，而是人类脚印的话，会不会是山匪之类的呢？’作了如是等的探讨。达热无奈地说：‘我们这么多天里，几乎唯一经过无人之地而来，所以现在哪怕是山匪也行，但凡能遇到个人，我发誓会开心的。’接着继续往前走，有一群大马熊正从山沟里面往前走，它们回头看而转过身，做出气势汹汹的威猛姿态。其他道友们说：‘现在从这里往前走的话太危险，所以不敢走了。’这时土巴说：‘有什么不敢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所以不需要怕什么马熊！’做出看似英勇的样子后，一边手握了握腰

刀，一边要往马熊群所在的地方走。这时他们说：‘你别说这种话，我们何必跳入无义险处呢？’讲了如是道理而对他作了教导后，大家避开马熊群所在地，从另一座山谷绕行。后来看时，从某个方面来讲的话，那群马熊可能是欢喜白方的八部非人的幻变。假使它们未阻挡我们所走的路，而按前面那样往那座山谷里面继续走的话，不但走错了路，而且会走到比前面积雪更深的地方，由此决定有冻死荒野的危险。”

法王回忆说：“不管怎样，在许多昼夜里走啊走，最终某时终于勉强走到了嘛呢喇嘛的居住地——‘察秋’地方的附近。由于是在夜晚到达的缘故，无法辨别何处是嘛呢喇嘛的道场，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亲眼见到已到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因此极为欢喜，之后去了嘛呢喇嘛面前，当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也极为欢喜。并赐教说：‘从明天开始，每天获得的嘛呢的功德数量跟平时不同，也就是江玛道场诸持三藏者来临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们所获得的念诵嘛呢的功德数量会相应地加倍。’那时，他正在为弟子们传讲《入行论》，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时说：‘嘎雅，嘎雅，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重复了几遍后，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故，他对这个词有作解释吧？’随后安排身边的弟子翻阅无著菩萨的注释，然而无著菩萨的注释里也没有对‘嘎雅’作解释，因此赐下圣言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所以我发誓不知道嘎雅是什么意思。’等等。”法王当时心想：“十三位伏藏大师的无谬授记中说，嘛呢喇嘛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观世音，不仅如此，直接问他：‘您真的是圣者观世音吗？’那时他也以断定的话语亲口承认：‘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真的是！’因此毋庸置疑。然而，如果自己没有清净观，虽然是真实圣者，但以凡夫观现世量来衡量的话，只能见到一

个腰带右边挂针套左边挂线包、老土落后、头部震颤、连‘讥讽’都解释不了的老人，除此之外见不到其他，因此，所谓‘要熟练清净观’真是太重要了！”法王还说：“从另一方面，如云：‘非癘现似癘，非愚现似愚’，这是在诸观现世有情面前示现不了知，这样想后，更增长了信心”。

据说，于彼处在嘛呢喇嘛面前，听受果洛龙智活佛的《六中阴引导文》等时，法王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大圆满明性之类断除了增益，嘛呢喇嘛亲口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除了您现在证悟的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大圆满了！”如是发誓而郑重地赐予圣言。又有一次，嘛呢喇嘛讲完《阿弥陀经》之后，赐予了宁体派的《极乐净土仪轨》的灌顶。当时，法王赤脚去分发灌顶加持物，途中脚被石头砸伤而流了很多血。至尊嘛呢喇嘛见到后，没说一句“不好”等的话语，反而赐下圣言：“噢！太好了！太幸运了！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之后不久，嘛呢喇嘛派他们去自己的一位亲戚家里念《贤劫经》。法王说：“这户人家对食物吝啬而节俭抠门，因此一整天里，除了半碗酸奶以外什么都不给，所以更别说美味佳肴了，处于连填饱肚子都极困难的状况。然而如果念经之事未圆满就走，则成了违背上师教言，因此，一边不情愿之下，一边在富人家帐篷的最里面感受饥渴之苦，需要这样住在这里念很多天经。最终，念经之事刚一圆满结束，我们就如野兽从罗网中解脱般，迅速离开了”。

复次，离开玛年后，开始往石渠县的方向返回。途中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后，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再者，继续步行后，最终顺利抵达自己上师的道场——石渠江玛寂静处。刚到的无间，立即去拜见堪钦托嘎如意宝。当时，托嘎如意宝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情态，说：“我想，这个土巴心思活跃，所以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去别的地方？

有些担心，但是现在平安回来了，所以我就安心了。啊！好开心！”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复次，继续在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作闻思圣法之事；并且跟以往一样，在江玛道场里的诸多善知识面前，听闻显经、密续及共同明处的种种讲授；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求法者，常常相续不断地讲法，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授八堂不同教典的课，有这样的记事。

如是，欢喜、大欢喜、勇悍、信心、渴仰愈加增长的状况中，分不清昼夜那样，作恭敬加行精进与恒常加行精进，而讲、辩、著圣法，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对圣法之义作纳受等，以此而度日。不知不觉中，时光飞转，岁月悄逝。某时，法王来到江玛道场求学已经五年，明显现出青春体力与智慧妙力二者共同圆满之相，与此同时，至尊托嘎如意宝自然显露出比先前更加衰老的一种感觉。那时，洛若寺派来了迎接者，打算将法王迎请回家乡。然而当时，至尊堪钦以难舍难分的情态而未开许故，那算是一个好机会，住在殊胜上师面前，得受种种共与不共的教授与教诫，同时继续纳受精进闻思修之业而安住。

一般而言，几乎从未听说托嘎如意宝一生中做过大圆满正行的引导，然而极为爱念法王的缘故，也曾秘密地给法王传过甚深引导法类。这方面的情形，听到法王后来在讲课的旁述中说：“有一天，我在托嘎如意宝床边时，他凝视着我说：‘孩子，你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跟我问，想得一个大圆满引导的话，我也可以讲。’如是赐予圣言。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稟白说：‘拉索！’多日当中，作了稟报和提问的准备后，去了但根本不敢上前拜见。然而有一天，我还未作稟报之时，上师就以大慈悲心对我说：‘现在，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说后，如父宝传子般，将《空行宁体引导文·能

明深道》秘密地传给了我一个人。”

法王说：“不久后，堪钦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上下奔走，请诸多上师做相应的卜卦授记。托嘎如意宝听到此情形后说：‘不要为我卜卦授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现今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去那里询问的话，会得到明确的答复。’彼之无间，尊者的侄子赞洛堪布带上一名随行者，拿了少许口粮，背负法衣、手持锡杖而前往塔公。他们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求作授记时，萨迦法王说：‘今年根本不需要做佛事，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无利益。’之后，赞洛堪布回来后，向托嘎如意宝禀报此情形时，托嘎如意宝赐予了‘他的话语真实不虚’之类的圣言。下一年，大家都非常担心，各地的许多上师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祈请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对谁都未作住世的承诺，而且对少数祈请者作了批评。华智南晋尊者说：‘您在猴月初十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背负罪业，也请您无论如何要住世！’二人心意极为相合故，托嘎如意宝说：‘好吧。’勉强答应了。复次，猴月初十大修时，来了非常多各地的僧人以及大上师、大活佛，依《宁体持明总集》修持了七天。当时，托嘎如意宝让我来做金刚阿闍黎的事业。我说：‘我不懂怎么做。’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所以无论如何要做。’之后，我遵从教敕禀白道：‘遵命。’装模作样地做了金刚阿闍黎的诸事业。共修期间，对僧众作了食物和茶等的丰富供养，对诸位上师和活佛献了丰盛的供养，给我的则比那些更好更多。

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我按照自己的所知量那样作了详细禀白。那时，上师竖起右手大拇指说：‘做得很好！’藏历六月十七日，上师转绕自己住的帐篷，从而出现了见面的机会。‘我的宝贝活佛，到这儿来！’上师喊道，于是

我来到了他的跟前。上师说：‘去年我没让你走，今年到了咱们该离别的时候了。’说完，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又摸，并用额头再再地碰我的头，之后悲眼注视着我，带着极为疼爱而不忍离去的神情，回到了帐篷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上师在世时的色身。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土威活佛等一些道友在我的住处，当时，忽然从东方响起一阵悦耳妙音，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去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询问上师身边诸眷属时，上师恰好是在那时去了他方净土。复次，在整整七日之间作了保密。那之后，他们说：‘您适合做唤醒禅定者。’我说我不合适，但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所有人都一致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最看重的人非您莫属，因此这次您做唤醒禅定者最合适。’无法遮回这样的情面故，取受四灌顶等后装模作样作了唤醒禅定。

那一天，家乡来接我的人到了。原本想在临走前，到上师的遗体面前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然而内心悲痛的力量所致，达不到能发愿的状况。我心想：‘若是先前您还在世之时，我临回家乡之前作拜别，来见您的话，您一定会碰碰我的头，为我念一些很好的祈愿偈，然而如今已经成了遗体，所以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对孩子我赐予安慰呢？’想到这里，在无量悲痛的状况中泪如雨下，之后失声痛哭。接着，出现了遗体头部稍微低俯的感觉，那时，我在悲喜交加的状况中昏了过去，失去了意识。过了一会儿意识恢复，见到僧人们在左右搀扶着我。后来他们去看时说：‘遗体的头部真的稍微低垂下来了。’而且，五佛冠落入了遗体怀中。通常而言，参加完荼毗大典再回家乡才合理，然而若见到遗体火化仪式，心会受不了，因此在荼毗之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怀着悲痛之心，带着满面愁容，一步一回头地对法友们道了珍重，在留恋和伤感的状况中，离开了至尊上师慈父的

道场。”如是，法王在江玛道场住了六个年头。后来法王在讲课的旁述中明显说到：“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我原本准备从石渠县往上走，去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这三大寺等好好地求学；然而，舅舅巴诺活佛多次带了‘必须回家乡’的严肃口信和手信，从而需要延缓之前的计划，直接回了家乡。”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轨行传——天鼓妙音》中，“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第五章终。

第六章 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

二十四岁这一年，藏历火父猴年（1956年）七月左右，法王回到了自己的寺院。也就是，据说在洛若寺的贤桑、瓦谢德门等迎接者的陪同下，一些驮畜驮运了许多经书，如是返回了家乡。一些老僧人回忆说：法王刚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持着锡杖，僧人们献上了拜见的哈达后，将法王迎请到洛若寺大殿二楼向阳的窗户处，名叫“红色法座”的宝座上，等等。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破旧的嘎让。这是法王住在石渠时，依照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圣言，要去为当地的一些亡人念破瓦期间，为了满足一位亡者老妇女的心愿，剪掉她尸衣的袖子，做了嘎让后穿在身上的。后来，巴诺活佛尊者从储藏室取出布料，缝制了一件新衣服供养给法王。有这样的记事。然而，法王平时仅仅穿粗劣衣服，此外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常常穿的是一件带毛的大氅、一件粗劣嘎让和一条僧裙。以上为老僧人们回忆所说。

不久，洛若寺建立了佛学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那段时期，法王亲自写的筹文中云：“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如是等以偈颂的方式，明显写到不久许多持教者将入

涅槃的未来授记。以上是从一些老弟子口中听到的。从那时起，法王持续不断地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法。也就是在四个年头里，显经密续包括明处在内，大致全都讲到了。具体而言，第一年，法王为学僧们传讲了《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释·阿毗庄严》等俱舍为主的法。第二年，法王说有特殊缘起和特殊必要，尔后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传讲《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极多不同部类的教典，据说有这样的情形。据说当时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的缘故，在一整天里，不断地响起法螺之声。在这一年，与宗活佛根桑尼玛的授记中，“能作本寺圣教之庄严”的授记义相吻合，法王派遣四十多位洛若寺僧人到洛珠上师面前受近圆戒，作了这个安排。第三年，法王传讲了中观理聚论，《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辩答日光论》、《开显真如论》等诸中观类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的偈颂、华智仁波切所造的《现观总义》，还有《大乘庄严经论释》等。第四年，法王传讲了戒律类和因明类，期间适宜地讲授了《三十颂》、《音势论》等诸声明论典，以及天文历算、元音数术，还有《诗镜》等。法王传讲诗词时，是按照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诗镜释·妙音嬉游池》做的讲解。当时，闻法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例。彭措嘎瓦活佛在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的例句时，写了“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等。对此，法王现出好笑的情态，笑着说：“小孩子作的诗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记事。

在此期间，法王传讲诸教典注释的方式如何呢？想起法王曾亲口说：“对注释作很多解释的话，没有大的必要，较之，理清注释脉络和通达总体关要极为重要，因此在江玛道场，没有过多解释注释文句

的规矩。”听一些老弟子们说：“为了让闻法者有效地领悟原文的关要，法王首先往下读注释的文句，然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归纳这段的意义，即以狮子昂然般的讲授方式，归纳各处关要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在这一年，法王授予洛若寺年轻有智慧的学僧金旺、热巴、多迪三人堪布的称号，并计划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每年轮流承担佛学院授课的职责，尔后出现了好的讲闻效果。这段日子里，法王亲自带着土巴、才多、毕拓来到达龙寺结夏安居，期间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当时，监院卡隆尊者说：“这位堪布是一位得地的圣者菩萨，因此，在他面前求一些法的话大有必要。”说后请转法轮。应其祈请，法王为达龙寺的僧人们传讲了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并讲解引导了《前行念诵仪轨·解脱明道》；不仅如此，还以秘密的方式，为监院卡隆等少数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有这样的事迹。在达龙寺圆满听受《七宝藏》的传承后，返回自己的寺院继续讲经说法。

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去洛若寺山谷上部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缘起稍不吻合的缘故，并未如愿开启。当时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清楚故，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佛学院大约十二名学僧和至尊如意宝一起，去了寺院上方稍往上走，一个悦意的、长有柏树等的地方。法王说：‘我们今天要找一個山洞，因此，用木棍在旱獭等的洞穴里敲打后搅动搅动，以此有可能找到。’如是赐下圣言。在那里，我们带着有趣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做了。这样寻找之时，很幸运，过了一会儿，找到长木棍能探进去的一个洞，接着向深处挖掘，显露出一個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不仅如此，用木棍稍微敲触洞里面上下左右等任何地方，土石都自然而然掉落下来，因此，如果继续挖这个洞，毫无困难立即可以变成一个大洞，有这样的情况。就在这时，突

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里奔来，当时，一名全未防护语言的僧人脱口而出：‘哎呦！拿一杆火枪朝它们的腋下打一枪该多好！’法王的脸色变了，说：‘噢！这下不好了，原本在这里能开启一个圣境门，而此处圣境主的坐骑是鹿的缘故，缘起破坏了，现在就算了。’尔后停止洞内的疏通后，立即返回了。”那个洞至今仍然可见。后来在此洞中，法王完整传讲过一遍《生起次第笔记》或共称为《生圆次第笔记》的这部论，因此现今称呼此洞为“生圆洞”。

这类事情，后来法王在讲法的旁述中说：“起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而且是大凶兆的缘故，我的想法是：‘洛若寺是一座古寺，里面有金佛像、法器很多古老、根本、上品的大所依……需要有一处坚固的藏匿之处，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正这么想时，觉受的境相中，在洛若寺上方那里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如果能真正开启那个圣境门的话，在门的里面，存在一处非常大的秘境。在秘境里面，不但全洛若寺的人，就连全色达县人民都进去的话也容得下。觉受中出现这么一个地方的缘故，才精进地去寻找那个圣境门。”如是破坏了缘起的缘故，彼圣境门并未开启，否则的话，那个山洞深处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据说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当地人说，从前嘉杰的成就者瑜伽士也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们自家山后面那个方向的山体里面是空的。”

藏历土父狗年（1958年），法王二十六岁之时，来到多康下区狮堡山后，准备在此处建一个山中小道场。具体而言，某一日，法王带了法衣和少许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出发，看能否找到一处建小道场的悦意之地。到了名叫“袞龙文波卡”的地方，搭了个小帐篷住了几天。法王说：“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地方，即白天之时，在茂密的树林

中，藏马鸡等许多不同的鸟类发出悦耳动听的叽喳鸣叫声，令人极为欢愉、内心适悦；到了夜晚，却听到树林中很多野兽的粗声粗气和嘶吼声，伴随着跳来跳去的声音故，令人毛骨悚然。”大家都说，从前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来到这里时赞叹说：“这真是多康下区的稀有罕见的风水宝地。”不久后，法王在此处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这件事只在一些弟子的口中流传，真正见过的人现在基本不在了，因此无法详细介绍，而间接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那时，法王带着徒众来到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说：“此处应该是水脉。”尔后稍微往下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自己冒了出来，就像泉眼里的水不断地涌出来一样。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惊奇地说：“上师示现神通取出了伏藏水！”这时，法王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什么神通，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自然能从无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这类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

那时，法王去了巴诺活佛的住处——多康下区狮堡山，两人会面后进行了详细交谈，法王顺便提到自己去看建一个小道场的地方等的东西。这时，巴诺活佛说：“现在这个时期，你要建造一个新的小道场很困难，与之相比，就用舅舅住的这个地方来作为小道场的话，一切顺缘会聚的缘故非常好。”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后，答应就按这么做。之后，巴诺活佛把自己住的牛毛帐篷、食物饮料、生活必需品包括炉灶在内全部交给法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寺院。当时，许多追随法王而寻求正法甘露的持三藏者来到此处后，住在寂静林间左右的山坡上、树枝旁、山崖孔穴以及树叶小棚等中，以讲闻修圣法来度日。

不久，法王开始为弟子们传讲大遍知龙钦巴的《七宝藏》。当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我在狮堡山广讲过一次遍知上师龙钦巴的

《七宝藏》，也现起了获得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那段时期我年轻，心智也明朗，因此看了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认真地作了广讲。”（总的来说，《宗派宝藏论》等中有云，往昔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的《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明确记载，大约有二十一部十七大密续的子释，然而如今，这些几乎见不到了。法王所说的自己阅读十七大密续诸子释的情形，好像不是指现今存在的一些十七大密续的注释，由此可知那些子释的书当时还留存于世。）当时，贤秋活佛患有脚疾，不能下到法王传法的地方来，于是法王就上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传法。有一座名叫“耶哲”的高山，法王在山脚下为弟子们传法时，用来放经书的四方形石头现今仍能见到。大家都说，那段时期，法王每天上午传法前吹法螺时，就连非常遥远的地方——扎秋上区的牧户们，都能清晰地听到法螺声。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后来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它不但是三怙主的圣地，而且住在这里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住在此圣地时，一次法王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插栽了一棵细小的树苗。这棵树十分稀奇，它的树干是松树，从中分出来的树枝却是柏树，现今仍能见到。这段时期，法王一夜梦中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详尽地见到了此处的能依所依；诸持明空行赐予了许多祝愿和窍诀；最终来到西边的一处悦意宫殿中，邬金绕卡颇鬘与众多眷属正在受用会轮，当时一名空行少女唱了一首会供歌，歌曲结束时从睡梦中醒来。第二天清晨，心中大致还记得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以此，教了在此处集聚的众人会供歌的调子，歌词则在三十一年期间作了保密，三十一年后落成文字流传于世，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大概在这段时期，索南卓玛空行母（至尊索南卓玛空行母，是新

龙上师列绕朗巴的嫡子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她的父亲名为“秋热”，因此称她为“秋热之女”，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出现的“秋热之女”就是指她。她是一位具相的空行母，不仅如此，殊胜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原本六十一岁时将入涅槃，然而由于这位智慧空行母创造了善妙缘起，大伏藏师的寿命延长到七十一岁，有这样的事迹。）等列绕朗巴家族的主人及眷属，祈请法王降临新龙道场来披法衣坐床，献了如是的请求。法王答复说：“我本人不喜欢声势浩大、热热闹闹地披法衣和坐床等，而是想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袱步行前往新龙道场。”然而，舅舅巴诺活佛等说：“以瑜伽士的方式，独自一人走去的话不合适，所以，需要安排很多匹马的马队以及大规模的帐篷队，如是而前往。”之后，这边分成了阿嘉拉丈、洛若寺、嘉控家族等八组帐篷队后，配备了全套的服饰和坐骑等，做好了隆重送行的准备工作。新龙县嘎绒寺那边，也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莅临寺院坐床的隆重准备，还准备了一匹非同寻常的马和一副特制的黄金马鞍等。据说是这样的。然而不幸的是，忽然现起了时局动荡的风暴，法王去新龙自己前世道场坐床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从那时算起，除了二十多年以后，此外都没有去过，有这样的情况。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接近尾声之时，一切上下地区都现起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所有领主都四处奔走逃亡，处在混乱飘摇的状况中；大多数上师也无法继续住在各自的寺院里而逃往山中等等，遇上了这样的时期。然而，法王处于心安和的状态中，如草地上钉橛子般，原地不动继续为弟子们传法，就这样在多康狮堡山原地安住。……这类情形，法王曾说：“当时，正遇上了瓦须色达、果洛三部、炉霍、道孚、康定等多康上区下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而我们六十多名僧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多康狮堡山原地不

动。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善心人说：‘您这样待着怎么行呢？有智慧的领主、上师们都在四处躲避，他们都逃走了的话，您有什么把握？’我想：‘没有什么可去之处，所以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这么待着。也出现了很好的运气。”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轨行传——天鼓妙音》中“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第六章终。

真实光显圣教者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善法堂天鼓妙音讲记

丹增嘉措活佛 撰写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第四章 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

正文 分十八：

一、好厉害的反戈一击 二、依师指点去求学 三、途中的经历
四、终于遇见托嘎如意宝 五、奇哉金刚情 六、不为衣食但为法
七、头陀风范 八、心依于法 九、略显神通 十、大持律上座
十一、平常心 十二、超格 十三、年年莲师大祈请 十四、遍知
十五、江玛师长 十六、明辩出真知 十七、参学色须寺
十八、吾巴活佛

一、好厉害的反戈一击

接着不久，法王亲自去了玉科喇嘛面前，尊者以呵责和诙谐交相的方式做了许多交谈，而现心欢喜之相。

在十八岁以后的不久，法王亲自去了玉科喇嘛的面前，当时他们由于前世的业缘，一见如故。玉科喇嘛的风格，说话就是亦呵亦谐，呵斥和幽默是交杂的，也就是他们谈了很多的话，然后表现得非常欢喜。

玉科喇嘛过去曾经和列绕朗巴大师关系甚深，当时将大师请到色达这边的就是玉科喇嘛。而且，传记里有这样的佳话：列绕朗巴大师去多竹钦那儿听法，比如听《大幻变网》等，或者其他大圆满法，到了色尔坝玉科喇嘛那儿，又给玉科喇嘛传，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地好。玉科喇嘛是布玛莫扎大师百年一化的大化身，列绕朗巴大师是莲花生大士的化现，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世法王来的时候，他们彼此非常地欢喜。

玉科喇嘛也不是表现得很温柔的作风，他是要呵斥，然后又是很风趣，就是这样的方式。一般情况，玉科喇嘛是威猛的，开玩笑很少，经常就是呵斥。法王来了，他当然也是这个示现，要骂一顿、说一顿，但是最后非常欢喜，就是这样，叫做最后现欢喜相。

一次，玉科喇嘛说道：“所说的新龙索甲上师，那是给土登嘉措尊者头顶放宝瓶、舌尖放甘露的人，以此缘故，你不害羞吗？”对此，法王回答道：“那么所谓的班钦布玛莫扎，那是给邬金仁波切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您也不害羞吗？”这样遭到同等理的反驳时，尊者说：“谁说我是布玛莫扎？”“那么谁说我是新龙索甲上师？”玉科喇嘛说：“诶，这么机智善辩的一个人，不像是你父亲方面嘉康家族的人，他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全部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以多竹丹毕涅玛活佛为例的话，那是一位真正的佛，最高的就不必说了，其他兄弟们也纯粹是具有功德的大士，如果以多扎活佛那样的为例，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像，因此，是和上面的‘萨嘎’一样（所说‘萨嘎’，意为消除锈病、霜冻、冰雹三者，做禳解之人。此般称呼，显现上是嘲讽宗伏藏师根让涅玛活佛。）……”

举例来说，有一次，他们师徒俩谈话。玉科喇嘛直接地就说：“所谓的新龙上师索甲，那是在第十三世怙主的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这样的话你不害羞吗？”

结果却来了反唇相讥：“那班钦布玛莫扎是在莲花生大士的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缘故，您也不害羞吗？”

在这样以同等理作驳斥的时候，玉科喇嘛说：“我是布玛莫扎，是谁说的？”

“那么我是新龙索甲上师，是谁说的？”

那个时候玉科喇嘛就说：“诶哟！这么一个能说善辩的伶俐者，不像是你父亲方面嘉康家族的人。他们家族的子子孙孙，全部我都知道的，不是这样子一个的。比如说，第一世多竹钦的化身丹毕涅玛，那是一个真正的佛。排除这个上者之外，其他兄弟们也都纯粹是具有大士功德者，比如多扎活佛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里面一个也不像的，除了跟那个上方的‘萨嘎’像一样。诶……”

这里“上方的萨嘎”，指宗地的伏藏师根让涅玛，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现大忿怒相的伏藏师。玉科喇嘛很有趣，把他说成是“萨嘎”。“萨嘎”就是禳灾士，一般在藏地，譬如农区为了在接近秋天之季，田中不要下霜雹，就请人来作法保护，这就是指，对于发生锈病、霜冻和冰雹三者作禳解者或保护者。这个其实显现上是在嘲讽宗地的伏藏师根让涅玛活佛。“宗地”就是从我们学院的南台一直往东边走，走一定的路程到五色湖的那个地方。就像这样他在开玩笑：你们那个家族，上面的多竹钦丹毕涅玛这不用说，他是真正的佛。其他八大菩萨化身等等，纯粹都是具有大士功德者，譬如多扎活佛也是不错的一位上师。你跟他们一个也不像，你就跟那个上方

的“萨嘎”有点像。就像这样说一些玩笑的话。

顿珠法王的八大菩萨化身的八个儿子，其中之一的就是多扎活佛。多扎活佛不但具有密宗的殊胜成就，而且着重弘扬阿弥陀佛法门，劝导大众毫不怀疑地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多扎活佛曾经在一次修行境界中，到了西方极乐净土，亲见了无量寿佛。当时阿弥陀佛对他说：“从今年开始，为了自他诸有情的利乐，要自行化他地修持净业；并且，保证念 100 万遍以上的阿弥陀佛圣号；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不造谤法和五逆罪，凡是跟你结缘的一切众生，必定将会生到极乐净土。”多扎活佛在这次亲见阿弥陀佛之后，更广泛地宣扬阿弥陀佛法门，普劝大众念诵 100 万遍以上的弥陀圣号，以求生西方净土。

二、依师指点去求学

如是通过风趣的方式，做了许多上稟下答，然后教诲说：“你本来心智明利，现在处在求学的阶段，因为年轻，感觉自己稍微懂得一点，但现在还只是小孩子学字母一样的程度，所以说有大的通达，还很难。因此，考虑能否真的懂得教典，去巴特道场，好好求学的话，继而决定会通晓的。”

这样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彼此作了很多的上稟下答后，玉科喇嘛再教诫说道：“你本来就是慧根明利的一个人，现在正是对经教求学的时候，年龄还小的原因，感觉自己稍微懂得一点，但是，现在还只是一个像幼儿学字母的量，所以说有一个大的认识和通达还是很难的。所以，要想真正懂得教典的深义，你如果去巴特道场，好好地求学，接着一定会懂得的。”

当时玉科喇嘛的教诫也还是说，现在还小，像小孩最开始读古书那样，比如过去时代读四书五经，或者小和尚读一些古的经典，那个时候能够背，能够念得纯熟，但是不知其义，或者稍有一些懂，但很深的地方难以懂。所以，真正要通达教典，一定要去一个大的道场，依止明师，这样求学，接着就一定会有真实的通达。

由于巴特堪布托嘎如意宝，他是真实的一个大善知识，这个时候玉科喇嘛传来这个消息，而法王此生要成为教主，为众生示现要经历这个历程，也就是要在世上出现一个真正能够通达如海教法的人，因此，这个谕令一下来的时候，法王的触动很大。

法王耳中听闻到如上教诲，成了如同夏季的大象被炎热逼迫时听到水声，亦或是盼雨的小鸟听到雷鸣一般，心不由自主地为其所动，对去巴特道场或者称作江玛寂静处的正法道场，生起了强烈的渴求之心。加之舅舅巴诺活佛也鼓励说：“与在洛若寺修法会众当中登上高座相比，去江玛道场的话利益更大。”依此，决定背井离乡，前去求学。

法王当时听到这样一个至言，当即就像夏天的大象被热逼恼的时候听到水的声音，或者盼雨的小鸟听到雷鸣那样，心无自在地触动起来。也就是，对于巴特道场或者共称为石渠江玛寂静处的正法道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想去的心，也就是出现了极猛利的欲乐。

加之舅舅巴诺活佛也是这样讲：“比你在洛若寺修法的会众中登上高座，去江玛道场的利益是大的。”这意思就是，假使你待在洛若寺，也间或会有一个三天五天九天等的修法的法会，那个时候坐在高高的法座上，作金刚上师的事业，以及平时给僧众讲法等等，就是这么一种。然而，你如果去江玛道场的话，利益会更大。这样

子做了鼓励的缘故，法王的心已经决定要离开家乡求学去。

不久，恰逢洛若寺规定中每三年佛学院人员新旧的换界，此时请假的话稍有方便，于是法王趁此机会请求准假后，准备真正出发。当时洛若寺的管家巴桑，说了根本不能放他走的理由而设法阻止。了知这个情况后，便和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起，在一个夜晚秘密地悄然离乡，启程上路。

在这样心里已经定了以后要看时机。过了不久，在洛若寺的寺规里，每三年佛学院的学员要做一次轮换，刚遇到这个时候，如果请假的话，稍微方便一些。当时法王抓住这个时机，请求能准假，而且也做了真正要走的准备。那时，洛若寺有个名叫“巴桑”的管家，说了“根本就不能放他走”的一些理由，做了一些遮止的方便。当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法王就跟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道，在一个暗夜里悄悄地保密地，已经离开家乡而上路了。

当时巴桑管家的意思就是，要是放他走的话，念经的时候连金刚上师都没有了，找不到人了，而且他平时还要给僧众讲课等。他不是普通扎巴，如果根本的人都没有，那是不行的，所以，他想把法王给留住。但是，知悉此情后，法王就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三、途中的经历

如是背井离乡后，朝北部石渠方向步行，负载着行囊徒步行进，以此，穿行了一望无际的山峦、河流与草原后抵达，途中出现了什么稀奇的故事，现今没有能讲说之人。

这样就离开家乡，往北方石渠²的方向徒步行走，那个时候都是两人背着行囊徒步而行，也是越过了一座座山、一条条河、一处一处的草原。不像当今时代，出门可以坐飞机、坐火车，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也可以坐大巴车、包车、开私家车等等。那个年代的物质发展比较差，连骑马的条件都没有，两人纯粹是徒步行走的。那时所经历的历程实际加起来，的确是走过了不见边际那么多的山川、河流、草原。而中间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现在也是不知道，没有能讲的人。

然而，在经过涅扣的时候，有去了涅达吉等诸多寺院的记事。据说朝圣的顺便，去了一些寺院的辩经场，对于学者们做了立量辩论，有如是等情形的个别记事。

但是，在经过涅扣的时候，说是有这样的事。“涅扣”，就是从此地往下霍西，经过大森林，往炉霍处走要经过的一个地方。那是一处大山沟的地带，称为“涅地”，涅地里有多个寺院，当时去过达吉寺等，有这样的记载。

在朝圣的顺便，去了寺院的辩经场，给那些学者们作立量，而有辩经的情形，这也有个别可讲的。“立量”，是藏传佛教辩经的一个方式。双方有正方反方，正方坐着，反方站着，然后反方对正方出过，立量责难，从理上发起过失，对方就会说不定、相违等等。

具体地讲，有一次，道友土巴正在一所寺院旁边生火烧茶时，法

²石渠县：四川省甘孜州十八县之一，位于甘孜州西北部，东南面与色达县相邻。

王自己去了那所寺院的辩经场作了立量，而对立宗者转了三轮，然后把对方的帽子扔在地上，再又迅速地返回土巴所在地，然后，正当他们一起喝茶的时候，一些小喇嘛手里拿了石头抛掷过来，法王说：“我们俩走吧。”道友土巴对于法王去辩经场后，与他们作了辩论的情况并不知道，于是咬牙切齿地说着大话：“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扔石头，就是故意对外地人轻视和欺辱，以此挑衅，所以，明明没做一点过错，为什么还这样损恼，我发誓就算背业障也绝不会随便走的！”法王说：“不能怪他们，我刚才跟一些学者辩论，对他们中的一位转三轮的时候，做了一个像是欺辱的样子，所以他们才不高兴，现在我们俩赶紧走为好。”这时土巴也说：“这样的话，由于都是孩子，所以不能怪他们，还是走为好吧。”他们俩迅速离开那个地方后上了路。

这个故事就是，当时有一次，法友土巴在一个寺院的边上生火，正烧茶的时候，法王自己就去了那所寺院的辩经场而作了立量。然后就击败了立宗者，在立宗者面前转一个三轮，然后把他的帽子往地上一甩，接着就飞快地返回土巴所在地。像这样，年轻时有这些游戏的事。

正当他和土巴一起喝茶的时候，不曾想那些小喇嘛们都火了，一个个手里拿着石头扔过来。

法王说：“现在我们两个走吧！”

这时，土巴并不知道先前法王去辩经场后，跟他们作辩论的情况，他就咬牙切齿地表示不含糊，不能受这个侮辱，说：“什么原因都没有，就这样无理地扔石头，故意对外地人轻视、欺负，这纯粹是来挑衅的，我们没有做任何过错，为什么这么来损恼我们？即使是背罪障，也不能随便就走的，我发誓！”他表示毫不示弱，怎么

能这样子走，我们是大丈夫不是大豆腐。有可能撸起了袖子、握起了拳头，然后拍拍胸脯“老子不怕！”

那时法王就说：“不能怪他们，我刚才跟那些学者们立量，他们里面的一个，我给他转三轮的时候，做了一点欺辱的相（意思是我耍了他一下），他们才不高兴，所以我们现在赶紧走为妙。”

这样说的時候，土巴就说：“原来是这样！他们是小孩子嘛，也没有什么怪他们的，我们还是走为妙。”

面对小喇嘛们的群相攻击，他们想现在快一点离开此地，而上了路。

在那期间，他俩衣衫单薄的缘故，夜晚睡卧中，需要忍受刺骨的寒冷，但法王把自己腰带双层折叠后，扔到了土巴的身上，再睡的话，那晚就根本没有感受过什么寒冷。因此，后来，土巴告诉丹波活佛说：“他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特点的人，这以我亲身感受而成立。”

在那路途中有什么事呢？后来土巴跟丹巴活佛说过这样的情况。他说，那段时期里，他们俩的衣服很单薄，所以晚上在睡卧当中，需要忍受刺骨的寒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法王就把自己的腰带折了一下，往土巴的身上扔过来。这样睡的时候，结果奇怪了，那天晚上根本不感觉有什么冷的。土巴说：“诶！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的人，我是亲身体会可以证明的。”实际上，这正是法王修圆满次第的力量所导致的。

思考题

- 1、法王与玉科喇嘛的交谈中，反戈一击的情形如何？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 2、以何种因缘，法王决定去石渠江玛道场求学？从闻受教诲到出走的具体经过如何？
- 3、法王从色达去石渠求学，行进的方式是什么？途中经历了哪些地形？
- 4、法王经过涅扣时，对当地学者们立量辩论的具体情形如何？
- 5、土巴说，途中夜晚睡卧时，自己由寒冷到不冷的情况如何？由此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听法王上课时顺便提起，在那段时间中，曾在格朗寺的一个墙根处住了一夜，等等。

还听到法王讲课顺带所讲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曾经在格朗寺的一个墙根处住了一夜，等等。

求学就有这样的苦行的事情，路途中也是吃很多苦，这举一个例子。过去的藏地荒山野岭的，晚上不敢在外面待，比如说有狼、有强盗等等，比较危险。但是，这一带有一个大的寺院，这个寺院福德大，所以外面有一个大的围墙，围住一个寺院，他们就在寺院门外面的墙根处，在那里待的。就像这样，当然出门是不容易的，也要徒步行走、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夜宿墙根等等，但是为了法，这些算不了什么。

而且法王又说：“途中我们还去了热丹佐钦，那时在那所道场里，有不可思议之多的具德上师，本有从他们面前适宜求些法和教授的打算，但是，在普通陌生者前，常住僧人性情稍有粗暴之相，对外地僧人不太尊重且心存鄙视，我们从前就有耳闻。刚到那里，由于我们是普通僧人，衣着和脸色又差，所以一些常住僧人以轻侮的态度说：‘哦！好可怜哦！一个希巴来了！（德格人发音不准，将歇巴念成了希巴）’所说和语句不太合我心意，因为口语里‘歇巴（外地人）’和‘希巴（凡夫小儿）’两者的发音很相似，于是我回敬说：‘哦拉！说来了一个凡夫，确实是的，那你们完全就是圣者吧，太稀奇了。’他们说：‘好伶俐的一个小僧人！’而后便沉默了。”

路途中也去了佐钦寺，这是宁玛派六大寺之一，当时在那所道场里，有像天上星星一样数不清的具德的上师。本来是有这个打算，

要在他们面前适当求一些法教和教授，但是，常住的扎巴们对于不认识的普通人，他们有一些稍许性情粗暴的状况，对于外来的僧人们不够尊重，以及有小看的现象。

这些从前已经耳里听过，在这种情形下，法王说，我们去的无间，也就是刚到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一般的僧人，衣着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不是大喇嘛，脸色也很差，以这个缘故（人都势利眼，凡夫相都如此，都是看外相的，看有没有身份，看你外面的包装、表现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当地人欺负外地人的情况，这就是人类我执的表现。他有一种自方他方的执著，这一圈是我们的地盘，对于外来的人就小看，譬如大都市的人轻视乡下人那样），一些常住僧人，他们以一种轻侮的态度在说：“哦！好可怜啊！一个外地人来了！”这样就好比大城市的人说：“外地人来了！乡下人来了！”他们有一种尊卑的想法：我们是很尊的，那个外地人很差的。因为当时法王和土巴都是一般的僧人，穿的衣服又那么破旧，也没有很多营养，脸色也差，所以他们就说“外地人来了！”这话法王听了心里不是很合意的，是这样子。

但是，德格人说“外地人”，他们的发音在这上有困难，本来要说“歇巴”，结果给念成了“希巴”。而“希巴”是凡夫的意思，法王回敬一下的时候就说：“哦拉！你们说来了一个凡夫，意思是对的。而你们纯粹应该是圣者吧，太稀奇了。”

那些佐钦的僧人们就说：“嘴巴好伶俐的一个小扎巴呀！”然后他们就什么也不说，就这样子过了，也说不出什么。

这里也看到法王的机辩，这叫“反戈一击”，以汝剑击汝身。他们过来的时候说，“你是个外地人！”那外地人跟凡夫是一个发音，

他们嘲讽说是外地人，但是我也嘲讽，你们这些德格的人歇巴和希巴说不清，就借这个说，“你说我是凡夫，那你是圣人了，你们纯粹都是圣者，好稀奇哦！”这样反击的时候，他们一听：“说我们是圣者？谁敢说自己是圣者，都是大妄语。”所以就没什么说的了。一句话把他们弄得哑口无言了，所以他们只能说“嘴巴好伶俐的一个小僧人哦！”

我能回忆法王曾这样说过：“依这个因缘，在佐钦寺的上师们前求法和教授的缘分已被转变。但是后来，佐钦的堪仁波切晋美永丹贡布去了江玛道场后，以成熟引导的方式给我们赐予了《三椎击》，我有很好的听受，以此结了极好的法缘。”

依靠这样一个缘，结果去佐钦上师们面前求法和求教授，这个因缘就被转变掉了。

这是一个示现。实际缘起很微妙，比如要去那个地方，突然发生一些事，自己心的意乐就变了，所以缘起的根本是在欲上。一看到他们的态度不对，就不想到那儿去了，心一转就不去求了，这就叫“心变动了”。因此法王后来说，平时心地要好，外来的僧人有很多困难，所以要悉心地去照顾、关怀，他的心就能定得住。假使他一来（出门在外嘛，不是在当地），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状况，他的心就会变，或者另外去求，这些就是心理的问题。

但后来，佐钦的堪仁波切晋美永丹贡布（翻为“无畏功德怙主”），曾来江玛道场。法王说，也对我们赐给了华智仁波切对于嘎绕多吉大圆满要诀的开示——著名的《三椎击》。当时是以成熟引导的方式而传授的，也出现一个很好的听受，所以成了很善妙的因缘，也就

是，在法缘上当时就结了一个很好的缘。

四、终于遇见托嘎如意宝 分三：

（一）初见时的情形；（二）托嘎如意宝的尊容；（三）师尊大轨范

（一）初见时的情形

再又，两人继续步行，不顾百般艰辛，越过了数数山河，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涅耶石渠江玛佛道场，或称为江热道场静虑法洲。长久以来，心中记挂的事情——首次见到了大堪布土登秋佩或者称为托嘎如意宝的善知识之尊容，于彼无间，如同具慈爱心的父亲和心爱的儿子二人多年以境阻隔，突然重逢一样，或者说，就如同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两人在阿里上部相见，彼此目不转睛欢喜注视。当在面前坐下的无间一见倾心，以宽仁慈爱的话语安慰，并且善赐了慈悯摄受的允诺，最初的缘起之门相和善妙。

再说，法王和土巴两个人徒步行走，的确在路途当中不畏艰辛，也是百般辛苦后，经过了非常多的山山水水，这样走啊走啊，最终抵达了目的地，就是那个眼睛盼望之处、内心向往之处的石渠上方的江玛道场。这样平安到达后，终于长期以来，心中系念的事情，见到了托嘎如意宝的尊容。

在见的无间，就像慈悲的父亲和悦意的孩子多年当中关山阻隔，杳无音信，而突然重逢一样，欢喜之情无法言表。或者，就像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在阿里上方相遇一样，当见之时，互相以欢喜的眼神一直开眼而看着。就在法王坐在托嘎如意宝面前的无间，老人家就以那种非常体贴、柔软的慈悲语言作安慰，而且作了

“我会慈悲摄受你”的好的允诺。这样，最初师徒之间好的缘起方面已经会合了。

这里以四句话来认识此段的大义：

万水千山遮不住 有缘终遂依师愿

初见欢喜缘佳妙 德人但见尘虑消

“万水千山遮不住”，有很深的背景。在心里的内涵上，一直想去正法道场依止善知识求学，这具有无上的意义，因而，如同善财童子或《贤愚经》中所说世尊因地求法那样的大精神，为法轻身，这叫“万水千山遮不住”。所谓“百般艰辛”，就是风尘仆仆，一路上有风餐露宿、徒步行走、夜宿荒野、饥饿干渴等等的苦处，然而，以安受苦忍看轻这些。这是一种求法的大道心，缘起上任何处都遮不住，只要人真正地有愿的话，他都能过得来的。

“有缘终遂依师愿”，这里说到念念向往之处、系心之处，这是有真实的依师意乐，如同善财童子那样。为了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一心渴仰之处，就是那个正法云集的道场——江玛之地，就是那个真实地能给自己大利益的大师尊。念念系心在这里，长期以来一直心是渴仰的，这是真实的依师学法的意乐。

正是由于这种因缘的聚合，所以在初见上师时，出现了那样地欢喜的情形。这就要知道，内就是以大信心发起了大的意乐，而且，这是长期以来心中极端系念的事情。有这种心，一旦见的时候，看到善知识的金颜（“金”表尊贵），缘起和合，立即发生契合的状态，因此说“无间”。师徒两人彼此一直以欢喜的眼神，不合而开眼看着。

这用两种比喻来显示：一、父子重逢。就像具有慈悲心的父亲和他可爱的儿子多年失散，被环境阻隔，不知音信，突然重逢。这

时双方欢喜的因缘已聚，在契合之际，当然父亲是慈悲的，孩子又是可爱的，欢喜地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了，那么久没见到，所以眼睛一直看着，舍不得放开。二、阿底峡尊者和仲敦巴尊者首次相见。由于宿世很深的业和愿的相连，因此两人一相逢的时候，极为欢喜，这是所谓的道情超过俗情。譬如，在汉地有紫柏大师和憨山大师的相见，两人一见欢喜无比，四十天昼夜不交睫毛对谈，就像那样。这都要明白佛法上缘起的重要、愿的重要。

“初见欢喜缘佳妙，德人但见尘虑消”。最初缘起善妙有两种：一、慈悲安慰；二、允诺摄受。就是指刚坐下来的时候，正如大德们都是这样的，有很柔软的慈悲安慰之语，“你是从远方来了，很辛苦吧，现在好好休息……”这样子是一种慈悲性的安慰之语，一般也只有前面这部分。而这种宿缘深厚的师徒，却出现后面的当即允诺摄受，这时托嘎如意宝就说：“我会慈悲地摄受你”，因此，在好的缘起的方面完全合上了。

为什么要重缘起呢？因为世上的人、事，都是由心与心的合与不合来决定兴盛和衰败。心和心之间相合就是吉，相克就是凶，依师是否成功，关键在这个上面。因此，比较起一般的如何熏习知识、表演自我、增长才能等等，那些就忽略不计，真实的佛法伦理最重要，依师的孝道最重要。因此，切切需要在依止善知识的意乐和加行上用功，就像各派的道次第的轨则那样。

（二）托嘎如意宝的尊容

大堪布土登秋佩中等个子，身材略微宽厚，稍稍修长的脸上，有着络腮胡子（剃头的时候络腮胡也会顺便剃干净），眼睛稍有些大，年

迈之时，常戴着一副眼镜，口中所剩的一颗大牙十分突显，据说如此。

堪钦托嘎如意宝的身材是中等的个子，不高不低，宽度是有一些宽厚。脸有点长，在这个长脸上有着络腮胡子，剃头的时候也顺带剃掉。眼睛有些大，年老的时候戴着一副白色的圆形水晶眼镜，这种老式眼镜有一些厚重，但是戴了很好，眼热的时候能清凉下来。口里只剩一颗大牙，很突显的。据说是这样。

平时，除了一件带包边的羊毛嘎让之外，并没有穿华贵衣物的作风，后来，巴玛丹增供养了一件覆裹氍毹的羊羔皮上衣外套，然后再再请求说要受用，如此盛情难以推却，堪钦说：“总的，我没有这样的需要，就像‘走卒头上配金帽，毛驴头上戴金辔头’一样，所以我无有希欲，但因为供养者太过殷重，我也没有办法”。而后，那件衣服亦是穿了很长时间。

托嘎如意宝平时的作风习惯简朴，犹如古德的做法。他的德行风范，只是穿一个包边的羊毛嘎让之外，没有穿华贵衣服的习惯。后来巴玛丹增供养一件外面裹有氍毹的羊羔皮的上衣外套，盛情难却，他接受了，而且，就这件穿了很长时间。这里要看到尊者的心。当时他说：“总体上来说，我没有这样的需要，就像在一个走卒的头上戴金帽，毛驴的头上配金辔头一样，所以我对什么都无所希求。但是，供养者实在很殷重，所以我也没办法。”这以后，那件衣服穿了很长时间，也就是没有再更换别的。

这里要知道大德的内心，才知道怎么来效仿。尊者怀着谦德，他有对集谛的甚深的认识，他知道这个自我，由于外在华贵的包装，而会变得非常伟大，成为万祸之源；就因果律来看，无德也难以消

受。因此说，我本是一个贩夫走卒一样的人，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不会妄想在这样的身份上戴上金帽，又如，我如毛驴般，不会妄想在那上面戴金辔头，自己的德行、身份都不配，这样心就非常能知分寸。再者，假使在走卒的头上戴着金帽子，在毛驴的头上配着金辔头就成了笑话，何必这样展示自我呢？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作为行菩萨道的人，由于供养者很殷重，在人情上也无法不受，怕负了他的心意，要成全他的一番善愿，为他种福，因此以慈悲心接受。

其次要看到，他没有想更新的想法，就像古德那样，一衣一鞋十年二十年不换。这要看到，祖师大德们很多都具此操守。也就是不是整天显示自我，今天换一套，明天换一套，自我要变得更加新潮、体面，而且，自我的形象成为人们向往的对象。这种是很俗气的，他的内在就只有一点要显示自我、张扬自我，在众人面前表示我如何如何，这种就完全是轮回的因素。我们要由此反省，是否在放纵贪欲，任意地在消寿、折福，或者，各种的做法只是在表演一个丑陋的我执、私欲。

思考题

- 1、途中二人夜宿墙根的情形如何？
- 2、法王原计划去佐钦寺求法，但后来缘分转掉的具体经过如何？
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 3、
法王初见托嘎如意宝时：
 - (1) 师徒彼此极为欢喜的情形如何？
 - (2) 当时出现了怎样的善妙缘起？
 - (3) 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 4、
 - (1) 托嘎如意宝的尊容如何？
 - (2) 大堪布衣着方面的作风如何？有人供养华衣时的反应如何？
从中能看出其内心的何种德相？对此我们应如何反省、随学？

（三）师尊大轨范 分二：1、日常轨范；2、言教

1、日常轨范

大堪布日常的行持，早晚上座，中午说法，具此风规。用斋和诵经时不言语，仅仅粗劣的饮食和衣物就知足，而根本不作积蓄，平时唯说佛法的话语，此外从来不说各种聊天的无关话语和无义杂话，任何行为都如法如律而行，具此德行风规。

这里堪钦如意宝日常的行持要分几点来认识：

第一、每日的法行常规。数十年如一日，如意宝都是早晚上座修法，中午传法，这是一种恒常性的法的生活。作为一个修道人，一心在法，菩萨愿海摄集在护法愿一条上面，因此，这里示现的就是一心在持法当中，要住持教证二法。就重点而言，说法要光显圣教，修法要内证圣教，除了说法和修法没有其他的。

第二、诵经用斋时不说话。这也是一心在道，不杂用心。

第三、衣食粗劣，修知足行，不作积蓄。所谓的知足，就是能有这么一点粗衣淡饭裹体果腹之外，不再作什么希求，已经满足了，因而不会收集更多的资具。也就是，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在衣服、饮食、房屋等的上面非常地讲究，纯粹是出于一种自我的脸面、私欲的欲望，积累得非常地多、非常地好，好上要更好、多上要更多，这种就是不知止足，将会以贪欲而葬身在轮回中。

四、唯说佛法。平时除了说佛法以外，不会去说各种天南地北的无关的事，也不说各类无意义的杂话。

总之，一切行为都是如法如律而做。以上只是就身、口、意、受用等上举例说明。其实堪钦如意宝他的德行风范，就是一切三门

的行为，都是遵照法教、依奉戒律来做的。换言之，就是身体要做什么、口说什么、心想什么，唯一地按照法道而行，唯一依奉三乘的律仪，是这样一个真正以身垂范的大德。

心依于法

这里堪钦如意宝教导我们的是，心一直缘着法，念念都是法。早晚是修法，中午是说法，任何情况下不说法以外的世俗语言，很多大德都是这样的风范。比如，念念在法，只说佛法的话，或者就一心念咒、念佛。即使听别人说的时候，心都缘在法上，或者观种子字，或者缘在般若上，这样就杜绝心往非法上走。

缘起是很细的，一念之差就已经落到生死、落到恶趣里了。再说，要成就无上佛道，应该把整个的生命投入到法道上，这样昼夜心不散在别的地方。又像过去开悟的大德，念念都不失觉照，几十年，除了吃饭的时候有一点杂用心，最终都打成一片，连一点点的妄念都没有，就像这样，最终全部都回归到智慧。因此，应当按照这样的路来走。

一生俭约

名利享受是轮回的坠石，像现在如麻似粟那么多的修行者，一直拴在这样的轮回法中。其实，只要有一点点没有去掉，随着这个业所牵，就一定要生死，念头上忘不了，就一个一个都是沉沦。所以，有真实的出离心的人，必然首先是歇下万缘，修习忘世，不念名闻利养衣食，就不会著在世法的尘网当中，只是求一点粗劣的衣食，能果腹御寒而已。

像那些古代隐逸的高士，尚且皇帝请他也不去，避免受尘境的染污、系著。多少大德开悟以后，还要在茅屋石洞里几十年，就是在一个破钵里煮饭，心不想名利、不念财宝。就像这样，这里尊者也是为我们示现，就只受用粗劣的衣食而已。实在要知道，这些个供养，都是非常重的业债，况且多少都是欺圣谤贤而来的。真正有他心慧眼来看，这样的受用就像吃脓血一样，死了照样还要去做蚊虫蚂蚁。先德说：“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酬宿债。”

在明了生死因缘及因果可畏后，自然应随学堪钦如意宝，一个修行人，在没得成就、没解脱之前，应当以粗劣衣食度过一生。举古德的例子来说，清护禅师一生不穿好的绢帛，只是穿纸布衣；居海禅师他穿麻衣、著草鞋；智封禅师十年都是木食涧饮，也就是他吃一些树上的果子，喝一点涧水而已。像这样要多看《高僧传》，就知道从释迦如来到后世祖师出离行的轨范。

2、言教 分四：

（1）看经护戒最为要；（2）净戒总比神通好；

（3）技能行持非主要；（4）大因果处谨慎防

（1）看经护戒最为要

尊者常强调：“看与护二者，就是需要看教典、需要护戒律，除此二者之外没有更重要的事了。”如是数数殷重讲述。

托嘎如意宝尊者常常殷重教诲的就是说，要注意看和护这两者，也就是，除了要看教典和要护净戒之外，没有比这二者更重要的事了。

此处要体会的就是知行合一、解行相应，或者见戒并运的佛道的要点。“看”，就是要开启正见的眼睛。不看经教是愚昧，所谓“有行无解增长愚痴”；但是，光是看而不落实在护戒上，就只成一种知识积累，没法在实行上面打好基础、踏稳脚步，一步步地在身心上以戒来净化自心。这就教导我们在日常当中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看经教，这个就越来越开出智慧来，一天比一天明白、清晰；一个就是护净戒，要有实行。这样的话，见戒并运、解行相应，那就在佛道上能一步一步地上进，逐渐地能得解脱。

（2）净戒总比神通好

而且如是教诫：“比起能像空中的鸟一样飞翔、地里的旱獭一样钻地，还是对戒律中的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不沾染更好，因此，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也一定要不被十七种过失所沾染。”

这里尊者再强调要重戒，神通外相不是主要的。用比较来说明：即使你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像旱獭一样在地下钻洞走；这都比不上丝毫不沾染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的过失，所以，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一定需要不染上这十七种罪过。

（3）技能行持非主要

“其他念诵仪轨的翻页等操作，知不知道没有什么差别。头上帽子统一、脚上鞋统一等的寺院制度，麻烦大，意义小，可以置之度外。”是如此教导的一个人。

再者，懂不懂得怎么念仪轨的操作方法，这上没有什么差别，

懂也好，不懂也好。这是指一般擅长念经，在某些四天、九天等的大型法会上，要念一些较大量的仪轨，有详有略，这些按照法会的规定、仪轨小字的交待，次序有时候要跳动的。手很熟练地到了这个时候往前翻，到了那个时候往后翻，或者要能记得前一段念什么，后一段念什么，初中后各有的具体的规定，或加量或减量等等。那么这是一种外在的操作，就好比组织一种活动，训练一种操作，那么这些知不知道没有多少差别的。

再者，外相上头上的帽子要一律这样整齐的，脚上的鞋子要统一协调，要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形象，在寺院里搞这些规制，非常麻烦而意义小，所以，托嘎如意宝的作风就是抓根本，要重的是内在的持戒，这些可以不管。是这样教诫的。

（4）大因果处谨慎防

尊者数数讲述，对受用僧伽财物的过失需要避忌的情况。不但如此，实行时从细处做，严格把关，也就是下至取水之时，要带各自的瓢过来，此外，属于公家的瓢不许受用；再者，由于是僧众的公有物，遮止在僧伽公有的灶中取火，除非放一颗牛粪以作替换。

托嘎如意宝强调，要避忌受用僧伽财物的过失。他不断地这样强调。

而且说，做的时候要从细处而行，就是心莫宽大，首先这些小的地方就要严格地把持。凡夫心里一放宽、放松就随便乱做，这样受用僧伽的财物，假使不如法的话，那就真的跟吃炽热的铁丸，只会把自己烧死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堪钦如意宝他说：下至取水的时候，你们

都是要带自己的瓢过去，凡是属于公家所有物的瓢，都不允许使用。这个就是公和私要分明，它是属于僧伽的财物，十方僧共同所有的，如果私用的话，那这个罪要向十方常住僧宝去结的，这是消化不了的。在因果的境上，它是一个无量无边、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事情。因果愚昧者常常若无其事，或者胆大肆意为，或者如果这么说，就发起很大的反感的心等等，这都是非常地愚痴，不懂天理。

再举个例子说，比如，灶里的火是归属僧众的，所以禁止在这个灶里为私人取火，除非你想取火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个牛粪代替放在那里来替换。这样的话，等于是你以这个大的牛粪去换这么一个火星，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买一样的，除此之外是绝对不允许的。

据说对于供养的信财，尊者都策心精勤地用于供灯和做经幡二者上，并且数数教导徒众说：“这二者是不会成为骄傲和炫耀的清净善行。”有如是芳规。

尊者平常也是这样完全依奉因果经来作取舍。譬如别人供养的信财，他一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就非常地慎重，励力而为。他知道这个境是非常大的，一不小心就容易犯大的过失，所以他很谨慎、精心地，一点都不乱用，把这些全部用在供灯和做经旗上面，让这些信财变成这种善法的因。而且他就教导：假使把信财放在供灯和做经旗上面，它就会成一个不成为滋生我慢和炫耀的善事，是清净的善法。他是有这样数数教令的芳规。

这里尊者格外励力而为，这是由于明识因果。在业的轻重方面，有一种叫境门、事门，这是牵涉到信财，它是一点点的因会发生非常重的果报，因此，非常有一种畏惧之心，特别提起心力不敢马虎，

一定要尽力地使它使用妥当，那么，做法就是用在供灯和做经旗上。这是体现出在因果上面很明白的心，不同业果愚，后者是一种颠倒无明，做法是随意乱为，结局是只有哭着接受果报。

那么，为什么信财用于供灯和做经幡是清净的善行呢？因为“清净”，就是指它不会成滋生我慢和炫耀的因素。不然凡人的习性强，假使供养多了，就徒生慢心，不自觉地就在炫耀自己。譬如说，人家的供养越来越多的时候，享受也越来越高，受用的房子、车子、手机、电脑、各种现代化的资具，一走出去就非常地排场、体面，这个时候，这种信财反而成了滋长了我慢和炫耀的因，非常可怕。

见和戒

看经、护戒就是两手抓，一手抓见，一手抓戒，或者一手抓解、一手抓行。古德说：“解而不行，增长邪见；行而不解，增长无明。”

如果光是行而不解，有些就是无明反而增厚。再者，现在多数是知识分子，要找那种心很单纯的人，已经极少见了，那种情况是，没有多少杂乱的想法，道心非常纯洁。因此，现在的人就非常需要读经、看教，不然没有经教的东西，心里就会被其他各种邪的心念、思想所染污、所占领。尤其这个年代，一天不看经教，感觉马上心就不一样，然后再沾染一些其他的言论、是非，说各种的绮语等等的话，心就已经充满了各种邪思邪念。再者，不看经教就开不了眼睛。因为所谓的慧先要通过闻，要看经教，之后才有思惟、才有修行。而且，从佛道的修行上来说，从有为的因果等，到无为的法性；从世间的万象，到出世的正道，到一切的相本来是性、完全是清净的等等，那么这上面有好多的层面，都要开启见解，因此不能离开

经教。而由见来决定你的行动，是什么见就在什么层面上行持，如果没有这个见，就是增长无明。

反过来说，有解无行的话增长邪见。就像有些知识分子，也懂很多、看很多，反而就增长邪见，会说佛法是不对的，产生各种的诽谤、不正的议论等等。就是他没有真实地实行，佛法不是用在自心上，这样的话导致很多的问题。戒是根本，有了戒才有往上的三学的功德；如果不去护戒，那就等于没有宝塔的第一层，往上根本无法修建。再者，戒如同足，如果戒失坏了，连人天的善趣都走不到，何况出世的成就？那样根本就修不上去。

因此尊者强调，没有比这个看经教和护净戒更重要的了。这就是说，在修行上，没有比这样的在行的根本上、在见的根本上用功更重要的事了。其他的所谓的神通、境界等都是枝末的事情，假使失掉了见和戒，那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

慎重因果

因果当中要知道，那些具有力量集成深重罪业的门径特别需要防护。其中所谓的由福田门因而具有大的势力，就是指三宝、师长、父母等处，稍微做一点违损就会得大的罪业。

就像《念处经》里所说，你在佛法僧三宝处，即使只是取少许的东西，也成极重大的罪。尤其僧伽，是非常重要的福田，因而这里堪钦如意宝强调，一定要从很细的地方严密地防范，因为因小果大，况且是这样的具力量的福田门，一旦结成重罪以后，那个将会成为极大的障碍。而且，如果没得忏悔就要落入恶趣。

“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说的是两位大禅师谨慎

业果的实例。当年杨岐禅师，他在石霜楚圆的会下做监院，晚上看书，禅师他自己买油，不敢私自用常住的油，他是如此地谨慎。还有一位洞山宝寿禅师，他在五祖戒的会下做监院。那一年五祖戒禅师得了寒症，需要用生姜和红糖熬膏，这样经常来服用。侍者到库房里求这两种药。当时洞山禅师说：“常住的僧物怎么能挪作私用呢？拿钱来买。”五祖戒禅师就叫侍者拿钱去买。后来缺住持的时候，有人请五祖戒推荐一个人，他说那个卖生姜的可以。他的确是知道这件事要在法上，不能够以公物挪为私用的。

那么，参照这两个公案，我们就知道，堪钦如意宝为什么要那样做。实际上，这是因果律本来决定的，也是佛制戒宣说因果的，也是历代祖师都是如此依因果律而行的。

思考题

- 1、托嘎如意宝日常的行持轨范如何？从中能看出尊者的哪些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 2、
 - (1) 托嘎如意宝对于“看与护”作了怎样的教诫？为什么这两者最重要？
 - (2) 比较神通和净戒，尊者作了怎样的教诫？
 - (3) 在念诵操作和鞋帽统一等方面，尊者的教导如何？
 - (4) 尊者对僧财方面有怎样的教诫？为什么要这样做？
 - (5) 尊者自己对信财是如何使用的？在这上有怎样的教诫？
 - (6) 如理思惟以上堪钦的种种教诫，掌握做法、必要后尽力行持。

五、奇哉金刚情 分二：

（一）师尊爱我如宝珠；（二）胜解恭敬清净观

（一）师尊爱我如宝珠

托嘎堪布是不怎么喜欢有活佛名称的人，但对法王却开玩笑地说：“我的宝贝活佛。”而现出心极欢喜的情态。并且不止一次地数数说道：“要是有一个所谓的活佛，那一定是这样的。”法王的道友老喇嘛贡秋丹增亲自听闻此话，我是从这位老人的话语里听来的。

据说一般来讲，托嘎如意宝不是那么喜欢具有活佛名称的人，但是对于法王上师，常常就会开玩笑这样讲：“我的宝贝活佛、我的宝贝活佛。”现出心极其欢喜的相。而且，他不止一次，常常会说：“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活佛来了，那决定是这样子的。”

那个阶段中，法王食不饱腹、衣衫破烂，因此，僧裙破烂也没有用针线缝补等，只是在有洞的那些地方扎一个结后照样穿上。托嘎如意宝见了后说：“哦！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个大伏藏师，所以他有很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是他的化现，所以他的裙子结里会有很多伏藏品埋藏吧。哎呦！这样说不对，要是被巴琼夏格玛家知道的话，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哦。以前，索甲上师有一尊很稀有的邬金莲师圣像，就是从巴琼夏格玛的地里保密地取出，而供养了嘉瓦仁波切。”有说一些诸如此类内心欢喜的玩笑话。

在那个阶段，法王还是显现有一段很清苦的日子，常常肚子吃不饱，衣服也常常是破烂的，所以，那个时候上师穿的裙子是破的，也没有用针线缝补等等，有好多都是洞，然后他就打个结那么穿。

托嘎如意宝见了以后就说：“哦！新龙索甲上师那是大伏藏师，他有好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是他的转世，所以他的裙子结里会装很多的伏藏品吧！阿拉阿拉！不能这样说，不然被夏格玛家知道的话，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从前，索甲上师是在他家里悄悄地取出一尊很稀有的莲师像，供献给了土登嘉措尊者。”等等。就像这样，上师很欢喜，所以就会说这些玩笑的话。

这些外在的表现，是上师对弟子有很深的欢喜，见什么都看成是珍宝一样的法子，有很深的期许。

（二）胜解恭敬清净观

曾听到法王讲课时顺带说道：“华智南卡晋美曾对我说：‘托嘎如意宝是你多生累世有业缘的上师。’正如此所说，似乎是有宿生甚深业愿的一种联系，仅仅是见到，就如同水乳交融般。不但如此，从我依止这位上师以来，就像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连不欢喜斜视一眼的因，这么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有做过。凡是做什么，都以见为善妙的胜解与敬重，乃至讲一个玩笑在内，都认为有此种彼种的必要，而仅仅认知为教授。

法王在讲课的旁述里说道：

从前，华智南卡晋美（这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他具有能知过去的智慧）曾经说：“托嘎如意宝是你生生世世有业缘的上师”。这就像当年玛尔巴与米拉日巴那样。所谓的“业缘”就是有宿缘，人不是一世，缘在从前就结过，那么宿缘有深有浅，这是深有宿缘。或许是过去有过很深的业和愿的关系。“业”就是彼此之间曾经有业的连接，如果我对你行过善，就是有恩，我对你造过恶，就是有怨，

诸如此类是业。然后“愿”，彼此发愿，比如师徒关系要常常不离，或者发愿要如何摄受、如何依止等等，这些就是誓愿。

因果不虚，由于有这样的业和愿很深的关系，仅仅是一见到，心境就像水和乳融在一块儿一样。水和乳融合的时候，完全是我入到你中、你入到我中，中间没障碍的，极其融合，这也就是愿。如果有这样的深缘，那上师的加持可以直接地入心。金刚乘的关键就是靠师父、信师父，以信心和恭敬在全分相应的时候，那真实的佛法就已经传过去了。那样在一念间就能彻见本性，一念间能见无量诸佛，一念间就能显现无量法语。

不但是初见时，心与心极为融合，而且，在后来依止的多年当中，就像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一切处都是做令师欢喜之事。法王说，“让上师心不欢喜，眼睛斜视一次的行为，就这么一点，我也想不起来有做过的。”因此，这是依师的大典范，从始至终完全以信心和敬重的意乐，以三种供养的加行，处处做令师欢喜之事。因此，所做过的一种让师父不欢喜，因为自身的一种颠倒的心、自私的心、傲慢的心、狐疑的心等等，以这些起的各种的违背、颠倒、轻视等等的这些行为，一点都没有。因此，在这个缘起上，是非常圆满的。

再者，凡是所做的一切，就是无论上师说什么、表现什么、心中想什么，身口意一切都是三金刚，那都是法身如来应着这个世界的因缘，他用一种同类的身、语、心，或者他要随缘而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法身如来的妙用，所以，都把它见为善妙，有一种“一切都见为善妙，都是最好的，都是法身如来的智慧的妙用”这样的大胜解和大敬重。下至开一个玩笑在内，就认为，这一定是有这样

的必要，唯一认识为是一种大教授。

“胜解与敬重”，那这样说的就是真言、就是圣教，这个心出来的就是五智的表现，无论是怎么样子行住坐卧、嬉笑怒骂，全是法身的妙用。这是一种不动摇、无可夺的高度的胜解。上师无论示现什么病行，就是颠倒行、疯癫行、贪嗔痴行等等，连这些也全部都是应着多贪众生现贪，应着多嗔众生现忿怒等等，就像这样见为善妙。“敬重”，这是一个大智慧现前的，不是一种邪的眼光，“这个很邪、这个很坏，这个有烦恼，这个恐怕不是吧……”这是一种邪见，然后发生一种轻慢、不尊重的心，那个就是大过失。但是法王没有，一切上师的示现，也就是说什么、表现什么，慈悲也好，贪嗔也好，或者身体怎么样的运行，都知道这是法身应着缘，在我们的世间里现的相，那哪里会有不好呢？哪里是一种无明烦恼所出来的呢？不是的。这样就见到一切都是智悲力的表现，叫做“见为善妙”。然后，对此有一种无法引转的理解，这就是大胜解；对此都认为是给我施大恩德、给众生作大利益，是这种大敬重。

下至开一个玩笑，也不是像一般凡夫一样的，傻乎乎地开玩笑，或者想舒畅一下心情，或者他还是有点颠倒开玩笑，不是的，这样的智慧上师，他哪里会是一种颠倒状态来说呢？所以，一个开玩笑的确是有必要的，是一个极大的所为。一个开玩笑，能让无数的人生起善心，或者安住在佛法上，或者引到道上来的，或者结上很好的缘等等，一定有这样那样的必要。这么样认为的话，就是真实的清净观。一切都是如来的游戏，一切都是智慧的妙用，一切都是利生的方便等等。那么像这样，认为这就是一个殊胜的教授。

并且上师手摩于顶、与我互碰头额的缘故，在多日之间，心中明显有出现充满欢喜的状况。从我自身来说，对于上师连一刹那也未生起执他为普通人的心。尊者持戒清净，又特别注重圣法戒学的行持，拿这些情况来衡量，我想，如《入中论》里宣说第二菩提心阶段中所明示的那样，是一位安住第二地的菩萨。再者，从师尊奉行最后的事业时，开始出现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妙相，由此，我生起了真佛之想。”

法王又说，上师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每当上师的手摩在我的头上，或者上师非常慈悲，跟我行碰头礼，额头相碰的缘故，好多天里面，心处在一种充满快乐的状况中，明显地有一个开心的状态出来。这个就叫做“欢喜充满”，那个加持进去了以后，他的心就开了，这个就是非常具热量的加持的力量，是这样子的。

法王说，从我自己心里的观念来说，的确对于这样的至尊上师，我从来没有一念生起过“他是普通人”的想法。根本心里不会计著“啊，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人”，一念都没有生起过。

而我那个时候是这样观察的：师尊他持戒极为清净，而且对于圣法戒律的戒学是特别注重来行的。从这些情况来衡量，我当时的想法，他就是像《入中论》，说明第二胜义菩提心状况的那个阶段里所描述的那样，二地菩萨自身如满月一样，他散发清凉的光辉，给大地带来吉祥。那么这样的二地菩萨，他的持戒是非常清净的，对于十不善业，乃至梦中也一点点造作都没有，连等起都没有的，这就是持戒清净。再者，他注重戒学，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说净戒胜过神通，一定要在四根本和十三僧残上面护戒清净，要注重因果

等等。像这样，一个二地持戒菩萨清净的光辉，影响到整个的道场，使人们都簇拥着他，被他的戒行所感的时候，都这样自然地注重持戒。那么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他应当是安住第二地的一个大菩萨。

法王说，后来我的观念提升了。也就是，正如诸佛来到世上要次第示现十二种稀有的事业那样，当上师最后奉行示现涅槃的大事业相时，从那开始，就现出了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大的成就相，那个时候，我是真正地生起了上师是真佛的想法。

六、不为衣食但为法 分四：

- （一）度过危机；（二）逃离恶缘；
- （三）驱逐和受请；（四）放弃经忏，随缘过活

（一）度过危机

第一年的冬季，由于至尊法王上师没有具备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叫“嘎才”的老喇嘛做了帮助，挖土并且建了一个有顶棚那样的院墙，然后住在那里。

到江玛道场第一年的冬天，法王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有一个叫“嘎才”的老喇嘛来帮助挖土，而且，当时做了一个外面有土围墙、上面搭个顶棚的简陋的住所。

那个时候条件就这样，不是有个成形的好房子，没门没窗，只是围个土墙，上面有个顶棚可以遮挡风雪，可见当时生活的艰苦。

法王说：“那段时间，遇到一个据说是当地某个大喇嘛的管家，所以就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是除了三碗奶渣，其他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两人心中认为：‘一个名人大家，也是仅此而已的话，一般人更不

必说了，所以，我们会在这石渠饥饿干瘦而死吧’。但是过了些天，去了一个众人集聚的地方，看到分发时，每人都有一份十多斤的酥酪糕，所以觉得：‘这样的话，在这地方根本不会饿肚子了。’也出现了这样的想法。”

那个时期当中，跟当地叫做某个大喇嘛管家的一个人相遇了，看到他是有头有脸的人，就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只是给了三碗奶渣，其他什么也没给。所以，当时法王和土巴两个人心中就想，“像这样的大富名人，也只是给这一点的话，那普通人就更不必说，我们待在这石渠地方，看来只会这样没吃、饿得皮包骨头死去吧！”但是没过两天，情况有好转，我们去了一个出家众人念经聚会的地方，那里在分发东西的时候，见到每个人头上可以分到十多斤酥酪糕。法王说，那时我起了这样的想法，“若是这样的话，那在这里就根本不会饿肚子的。”

这里要知道，一个修道人由于往世的业缘，常常会遇到生存的危机。当这些出现的时候要修安忍，不要一遇到的时候心里就打退堂鼓，认为这个太苦了，干脆就算了，这样会断绝法缘。它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业在支配，什么时候出什么都不是随自己的想法，所以有苦一阵乐一阵的，但是，当出现苦的时候就放弃的话，那就出现大的违缘了。在这个苦过后，马上就又出现晴朗的天空，所以安忍很重要。

（二）逃离恶缘

那段时间，有一个附近住的牧民去世，主人为了给亡者修福，邀请法王去念大藏经。在那里做经忏师而在安住的期间，那家有个正值

韶华、面容姣好的女儿，那姑娘对法王很亲近，显示出思慕的神情。法王上师说：“我见到时，忽然间恐惧紧张起来，不忍心这个贤良淑女为欲煎熬受苦，而且自身上依如此之缘，也可能发生恶名的口实和罪业，因此，心里认为：‘到了速速从此恶缘中逃离的时候了’。思惟后，就借口有其他一个事情，执意要离去。主人再三挽留不住，最终送别，而忽然返回了江玛道场。”

这段时期里，附近有个牧民去世了，主人为了亡者种福，就邀请法王在内的一些人去念诵大藏经。这是藏地一种佛教风俗，在亡者去世后，念大藏经给他修福追荐。在那里做经忏师而安住的时候（因为念大藏经有好多天数，那么在那里要待一段时间），那家的女儿正值青春妙龄，就是最年轻的时候，而且面容姣好，这个姑娘跟至尊上师很亲近，现出思慕的姿态。法王见到这种情形，忽然之间生起一个莫名的恐惧和紧张，心里不忍这个贤良的淑女，她这样地受一个爱欲煎熬的折磨，对于她受这个苦于心不忍。再者自己想，“我依这样的缘后，会是一个发生恶名的根源，或者说会以此成为非称誉的口实，再者，这样很容易落入杂染缘中发生罪业。”所以，当时心里就认为，“现在到了快快从这恶缘中逃离的时候了”。这样考虑以后，借口还有其他的事情，执意要走。主人再三挽留，最终也只有送别，这样就忽然返回了江玛道场。

（三）驱逐和受请

另有一次，法王本人受邀参加绰匝上方一户人家举行的四十九天佛事，几天过后，施主家说：“你不做灌顶，念的话也听不懂，所以现在您可以回自己的住处了！”说完便把法王赶出了众人行列。大堪布托

嘎仁波切听到这些话后，说：“绰匝上方的人真是不认识宝中宝，我不知道那家人还能请到哪个比他更好的。”而后，作训诫说：“请他到亡者枕边的话，对亡者绝对无欺，我可以保证。你们不要看穿着好赖，对亡人的利益才最重要，不是吗？”法王从前的道友贡布说：“感觉从那以后，巴特地方上有人过世时，去邀请法王的人很多。”

还有一次，法王也是别人叫，到绰匝上方一户人家家里，要办四十九天的法事。过了几天，那个施主家就开口了：“你也不做灌顶，你念的话也听不懂，所以您还是回自己的地方，可以了！”这样说后，就把法王从大众的行列中赶出来了。当时法王是说色达话，一些石渠人听不懂，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处理掉了。

这个话被托嘎如意宝听到，老人家说：“绰匝上方的人不认得宝中宝，我不知道他们家还能请到一个什么更好的。”这样子作教训。然后又下教令，说道：“如果能请他到亡者的枕边，绝对不会欺诳亡者的，我可以保证。你们不要看穿着好赖，能利益亡者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从那以后，巴特村里的人去世，感觉请法王的人很多。”这是由法王的道友贡波说的。

这里看出，当时法王也是衣衫褴褛，而且，说这样的话听不懂，所以俗人只是看外表、看场面、看声音等，他们也难知道真正宝中宝的内在的证德。

（四）放弃经忏，随缘过活

那个阶段，法王心里认为：“像这样继续去做俗家经忏的话，虽然能得到好的生活保障，但是会有出现持戒所遮止处的违缘。不但这样，

而且来道场的目的是闻思求学，如果散逸在信财来源的俗家，以念仪轨而虚度时日的话，实在可惜。从那以后，不再为了衣食而四处游行，生活就如同小鸟们只寻求当日之食一样随缘而住。”

那时在法王的心想当中认为，“如果再继续按这样子去到处念经的话，虽然能得到好的生活保障，但是，将会成为持戒的违缘（也就是跑东跑西，总有一天出问题，就会在这些杂染缘里触犯到戒律要遮止之处）。再者，来道场的目的就是闻思学法，如果心一直散逸在这些信财的来源上虚度时光，那就太可惜了。”这样想后，从那以后，再也不为衣食而四处游走了，生活就像小鸟们那样，只取当日之食，过后不作考虑。就像这样，开始住在不求衣食名利，心依于法、法依于贫的清净的状况中。

要知道，欲界就是饮食男女两件事，所谓名利、男女，就修出离行的行者来说最需防范，因为动不动就陷落到生死的坑里，作了生死的增上缘，尤其在欲的方面就会陷入到下界。如果有四谛缘起上的智慧，就会时时提防，因为这些就是险人坑。为衣食、为名、为男女，这是修不了解脱道的。

当时法王示现面对这个情形，马上就生起明见的智慧。看到这个姑娘很可怜，因为她起了爱欲之心，假使不脱开的话，那当然有境就会越来越增上爱欲的，她会越来越严重地深陷在情欲煎熬的折磨当中。再者，就自身来说，这种情形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谣言蜚语，落下口实，再者，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罪业。当时正念现前，而想到要速疾抽身、逃出。

再者，念经的生涯，也感觉逛来逛去、到处这边念那边念，看

起来也好像人们信任，念念也利益亡者，是一个利他的事情，或者说有所功德。然而比较而言，求道是根本，虽然这能解决生活问题，但是从多方面考虑，一来这样这儿跑那儿跑，跑来跑去要出事，在杂染缘里，身不由己就落入到一些违缘状况里而出现违犯。再者，以次充主会失掉闻思学法的重点，后者是重要的，假使以次破主，那是非常可惜的。以此抉择以后就想，一个出离行者，应当像鸟一样地生活。那些小鸟们，能够取得当日之食就不想第二天的了。或者像乞丐，对未来不做什么计划。这样子就完全地放下，不再为衣食、为享受，遇到什么就过什么，这样子才能清净地学法。

思考题

- 1、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有怎样的欢喜之情？堪钦的那些玩笑话揭示了法王的哪些德相？
- 2、法王与托嘎如意宝的宿缘如何？以此仅见面就出现了何种状况？
- 3、法王依止托嘎如意宝时：
 - (1) 从始至终依止的状况如何？
 - (2) 具有怎样的胜解与敬重？具有怎样的清净观？
 - (3) 得加持的情形如何？
 - (4) 从过去到后来法王对上师的看法如何？
- 4、我们应如何随学法王来如理依师？
- 5、法王求学时遇到生存危机又度过的情形如何？
- 6、法王在做经忏期间，遇恶缘并逃离的情形如何？
- 7、法王做经忏被驱逐以及受邀请的情形如何？
- 8、法王出于怎样的考虑而放弃了做经忏？

七、头陀风范 分三：（一）总说；（二）分说；（三）结说

（一）总说

进一步言之，如同正法毗奈耶教典中所说：“住于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俭约及头陀功德当中。”如此所说，法王远离了衣食富足当中快乐修道的方式，而后生活随现什么都以此知足而过。

按照毗尼教中所说，住在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微薄和头陀功德中。就像这样，法王已远远抛开了在衣食富足的享乐当中快乐修法的方式，完全随缘而过，也就是遇到什么就以此知足，而不作追求。

这里要发现，行为方式上全然相反，并非不知止足地追求发展，而是止足，尽量地生活简单，用于修行。所谓的“头陀”，就是抖擞身心出尘劳，衣服饮食等要尽量简单，不沾著轮回的因缘。譬如，衣服仅三衣；饭食仅日中一餐，而且随缘托钵，都是遇到什么吃什么，不作分别的；或者树下宿等等。就像这样，状态就是要一点不沾著贪心而掉到生死里去，而衣服、饮食等是受用上非常容易起贪的地方，无论是于人、于物等等上面都是要抖擞身心，不要落在尘境当中。因此，当然少欲，不作追求；知足，到此为止，不作发展、不作增上；易养，很简单就过活；易足，到哪儿都很容易就已经满足了；减薄，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资具微薄，各种的物质都是很简单的，一点点就可以了，只要那么一点，为了维持生存能用于修道，此外一点也不作追求。这样子就是头陀的风范。

（二）分说 分三：1、饮食；2、衣服；3、受用尸陀林物

1、饮食

“平时,只那么一点糌粑放在清水中食用,夏季时连糌粑也没有,仅仅吃一些酸奶,很长时间里没得到糌粑,那时好像住在道场上部的人们吃糌粑的香气,住在道场下部的鼻子里都能闻到,这样的情况都有出现。”对此,上师常有谈说。

平时,就那么一点不多的糌粑,用白水倒进去喝。当时条件的艰苦,因为没有好的茶叶,也没有牛奶,就是白白的水倒进去搅和。夏季连糌粑也得不到,只是吃一点酸奶度过。在藏地牧区,夏天酸奶、奶子多一些,就拿到僧众当中供养,当时得到了能解决几天的食物,但是要知道,今天也吃酸奶,明天也吃酸奶,就像这样子。石渠附近的江玛地方属于牧区,不种青稞,那个时候糌粑是手工做的,不像现在机器磨,所以就很难得,要到远方用酥油去交换,因此,不是能得到很多糌粑,那是一种很富贵的食物。这样就知道,到了夏季连糌粑也没得吃,那个时候很长时间都吃不到糌粑,条件好的能吃到。

法王常常说,江玛道场也不是太大,就在上区当中,人们打开糌粑袋子出来的那个香气,下区的人鼻子里都能闻得到,那样一个情况都出现了。表示当时的苦行,就像在沙漠当中长久时间没喝到水,一旦听到水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样地,长久以来没有品到糌粑的香味,一旦闻到的时候是非常敏感的,就好像上区的香味传到了下区,啊!太香了!

2、衣服

这段时间里，衣服相当粗劣，除了一件嘎让外，连裙子和披单都没有，有这样的情况。据说，法王对缝补衣服等从不用心，由此也常看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成了破旧褴褛。

那段时间里，穿的衣服非常地差，只有一个嘎让，连买裙子和披单的条件也不具足。但是，从来就不会很费心地去缝补等等，身上穿的衣服也就成了破破烂烂的。

这里可以看出用心的着眼程度。要知道，俗人重处道人轻，俗人就是重衣食享受、饮食男女、名利这些。凡是执著大的地方，非常地刻意用心的。比如重视吃的，非常地讲究，什么营养、什么口味，要调换。讲究穿就是要面子，穿得好看、荣光。比如，在衣服上是非常考究的，要料子好、新潮，而且不断地换，注意形象。不要说是衣服破烂了，连稍微脏一点点、款式老一点点，就非常不愿意的，那个是非常勤地在用心。但是出离行者，他一点都不去管这些衣服，连缝也不用心的，烂就烂。就像这样，要看出他已经是一切一切都放了，一心修法的人就是这样。

无论是汉藏哪地的大德，在他们的传记里都能看到这一点。比如高峰禅师是汉地的米拉日巴，他当时在杭州住山洞的时候是多么地艰苦，吃的、住的降到了最低为止，一点都不杂用心。在古禅德的传记里有很多这样的典型。藏地米拉日巴、晋美朗巴等都是这样示现的。修道忙得连剪指甲的工夫也没有，生死事疾，如丧考妣，哪有心思去管这些虚假的衣食之乐呢？

3、受用尸陀林物 分二：（1）佛世风范；（2）法王行持

（1）佛世风范

不但如此,往昔世尊本人赞叹的如山王般的大声闻——大黑比丘,亲自实行的就是全用尸林物,他的钵是尸林物,法衣是尸林物,斋饭是尸林物,睡觉之处也在尸陀林。

在佛世之时,世尊亲自赞叹如山王般的大声闻——大黑比丘,他一切时中都是受用尸陀林物,叫“一切种具足尸陀”。那么,他是怎样行持的呢?他的钵是尸陀林的,穿的衣是尸陀林的,吃的东西是尸陀林的,睡卧之处也在尸陀林,他是这样子行持的。

(2) 法王行持

其中所谓的“法衣是尸林物”,《律本事》中说道:“诸亡者的应时衣由亲属弃在那些地方,能将此等清洗、缝补、变色后,做法衣加持后使用。”与此情形一致,据说曾见过法王自己也时而从尸陀林里捡些尸衣,以雨水洗干净后,做了衣服穿在身上。

一般来说,尸衣不净,而且颜色恶劣、气味难闻,还有凶残的夜叉安住。过去有个卖香人家的孩子过世了,他的毛质衣被黑难陀拿走时,那孩子转成了颈瘻饿鬼,因此一边哭闹,一边跟随其后,在紧随时乘机附了身,所以最终按世尊交待的那样,要将此衣送回尸陀林。如此等记事中阐明的情况,所以一般人不敢穿。然而,法王成了瑜伽士的类型,于是无犹豫、无顾虑而身上随意受用这些粗劣的尸陀林衣。

在尸陀物的种类当中,所谓的“衣服是尸陀林物”,这是说亡者应时的衣服,亲属会扔到尸陀林的那些地方,捡拾回来洗净后缝补、染色,做完了再作加持,《律本事》里这样说过。与此相类,据说曾经见到法王自己到尸陀林里捡一些尸衣,洗净后穿在身上。

这里要明白一般和特殊两种情况。一般是不敢穿的,这是因为

尸体上的衣服不清净、颜色差、气味难闻，而且，上面会住有凶残的夜叉。从前有个卖香家的孩子，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身上有一件好的以毛质做的衣服，那时候，六群比丘之一的黑难陀，他很大胆拿了这件衣服。那个孩子死了就成了癭瘤饿鬼，就是脖子上长了瘤的鬼，他执著这个衣服，所以一边哭闹，一边紧随其后，一直跟着跟着，终于找到机会就上了身而做干扰，就出了这样的事。后来传到佛那里，按照佛的教示，这件毛质衣需要再次送还尸陀林，有此类因缘情形。这就很明显，所以一般是不敢穿的。

但是，法王成了瑜伽士的类型，所以一点点犹豫也没有，一点点思前想后的得失心也没有的，因此，那些人们以为不好的尸陀林衣，随意穿在身上而受用，这个就是特殊情形。

（三）结说

此类表现可说是住于圣种性等具足内在殊异功德的标志。《悲华经》中云：“简陋衣物亦喜足。”数数讲述了仅以简陋衣物便知足的赞叹。与彼衣之轨则不相符故，不作寻求，得不到衣服的话没有一点烦恼，得到衣服的话也无贪、无著、无恋、无迷，及无增上贪，一切都如此受用，并且一切都观为过患，极为知晓出离而受用，此者，即是住于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如同受用衣服那样，乞食、卧具和坐垫也是如此。法王的行持就如同此处所说般具相稀有者的行传。

以上可以说是具有安住圣者种性等的内在殊胜功德的表征，对此可以依据经教而作解释。按照《悲华经》，先以衣服为例，认识知足的功德，再拓展开来，对饮食等各个方面都作同样的认识。

首先就衣服上，看到《悲华经》里数数赞叹，仅以粗劣衣服就

欢喜满足的功德。这里要明确有两个方向，一是欢喜满足，一是追求发展。所谓的“头陀行”，就是不做与知足相反的追求的方式。这个要看到完全是两种情形：一个是非常欢喜，就认为够了，不再作追求，有一样就够了，不要第二样、第三样，这样穿就可以了，不必再好、再新；另一种却是不知止足，一定要求得更好、更新、更多，不断地发展，这要认识所谓不同的行为方式。

再者要认识，正是由于缘起的取向不同，因此心里的价位、发展、作意等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由于根本不做与知足法则不一样的方式，因此得不到衣服的时候也没有烦恼，得到了衣服从细到粗的贪的状态都不会得到支持。也就是，得到一个衣服也就那么回事，心里不会起贪心；不会进一步耽著在上面；更不会再发展到对此恋著；当然更不会有再进一步地著迷，也就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穿了那个衣服简直人就发神经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了；再进一步，更不会成为一种增上贪著的力量，在这一切得失两方面的烦恼状态都没有的情形当中去受用。再者，在法的心态上就是观为过患，知道穿这个衣服就像穿地狱炽热的铁皮衣一样，发生一种非常厌离的认识，然后来受用这一切。这是安住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善心。

相反要看到，假使取另一种行为的方式。认为这个“我”最重要，我活在这个世上，当然我一定要自身是很好看的、很体面的，因此，对“我”的欲求是没有止境的。好了还想更好，在人们面前还要更大的美人的形象，一定要让这个自我更大、更放光、更吸引人，更如何如何，那个是对于我的一种爱重，然后衣服就成了我所。这种状态里一点不知足，而且在追求的状态下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满足自我的私欲。他的心理状态的情形，就会落入前面的贪欲精神

病当中。也就是一直在得失心当中，如果自我没满足的时候，他就很烦恼、很不高兴，这个就落在忧当中。或者稍微陈旧一点、不如意一点，他就马上陷入忧当中了，不满意的。然后，得到的时候先是有个贪心，心会想要，可意的境心去抓它，就是所谓的“贪”；接着会“著”，心会一直味著在上面，我有一种这种感觉、滋味；再接着就是“恋”，发生了自恋，人最大的恋是自恋，对自我的形象产生恋；接着就是“迷”，完全昏掉了；再往下就是增上贪欲，那会发展到非常猛利的烦恼状态。这样子完全不知过患，不知道穿的这一件衣服，完全是轮回衣、饿鬼衣、地狱衣，丝毫都不感觉的。像这样贪得无厌，越贪越深，这就是凡夫恶劣的种性。

就像衣服一样，其他的食物、卧具、坐垫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情形。举食物为例，食物没得到的时候，没有一点忧。食物得到的话，也是不会有一种想取的贪；或者心味著其中；也没有在上面耽恋；更不会著迷，吃到好的，整个的神经都昏掉了；更不会在这上持续地增上贪烦恼的力量，达到了猛利的程度。就像这样，对于食物的状态，就是没有得失、喜忧，受用一切食物时，这些都是没有的，这种清净的状态中受用。而且，出世的道心一直保持，不会出离心一分钟就没了，不会的。观察食物是过患，喝饮料如饮烱铜水，吃美食如食热铁丸，就像这样，极为知晓而厌离，一切都是这样受用。那么其他的卧具、坐垫等等，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具有头陀功德的稀有的传记。

思考题

- 1、法王那时的生活方式如何？
- 2、法王当时每天吃什么？穿的衣服如何？
- 3、佛所赞叹的大黑比丘是如何受用尸陀林物的？在这上法王的行持如何？
- 4、为什么说法王具足住于圣种性的功德？对此依经教作解释。
- 5、我们应如何随学法王的头陀风范？

八、心依于法 分三：

（一）常念上师；（二）常转法轮；（三）全心是法

（一）常念上师

又按杰酿的永日喇嘛回忆所述，法王尊那段时间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那房间的最里面有个比平地稍微高起一点的卧榻，除了身上穿着的之外，没有其他穿的衣物和卧具，只见一些叠起的经书，在头这边有一张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小画像摆放在镜框里，法王说：“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所依”。能见到法王常常在那张画像前，念着“明空文殊”等的祈祷文。

那时法王可谓衣食萧然，住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最里边有一个比地面稍高的卧处，只是身上穿的一袭衣服外，其他什么衣服、卧具都没有。看得到床头有叠起的经书，头部的那边有放在镜框里的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画像，那时常听到法王会说：“我不需要此外的任何所依。”常常就在这个画像前，念着“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这一颂祷文，一直处在念上师的状态中。

（二）常转法轮

永日喇嘛还提及，在那个阶段，法王曾给他一个人单独讲过《入行论颂》、《随念三宝经注释》、《解脱明道》及麦彭大圆满类等法的许多引导。

永日喇嘛讲，那个时候，法王单独对他讲了好多妙法的引导。所举的例子当中，像《入行论》是修菩提心的最殊胜的教授，《随念三宝经释》是随念三宝的殊胜经文和解释，《解脱明道》是前行的修

法，麦彭大圆满法类是无上密乘。以这四个为例，实际也包括了成佛法道的大的要点，法王给他传了好多的法。

这里要明确，远至善财童子在普贤菩萨前受持大愿王，有恒持诸佛微妙法的大愿，近至此生在母亲遗体前发愿“除非没有机缘，恒时说法”，这里当时永日喇嘛是一个闻法之器，因此法王对他说了这些妙法。

（三）全心是法

老喇嘛贡秋丹增曾说：“法王平时止语而住，在上去下来的时候，时而时而唱着格玛旺波的《戒赞论》，有这样的情况。”

按照老喇嘛贡秋丹增的叙述（作为当时的道友，应当他的房子比法王更下面一些），他说：平时法王一向都是止语这样安住的，他上去下来的时候，时而时而都是口里像唱道歌那样子，唱着格玛旺波的《赞戒论》。此论是邬金丹增诺吾所著，托嘎如意宝写的注释。可见平常口里没有世间的杂话。

“一次，他有做一件夏天所穿的毛毡嘎让的顺缘，在帮忙作缝制的时候，顺便从怎么缝的方式随意地聊了起来，但上师的眼睛看向虚空的中央，不说话而心不动地安住，我们看到时，什么也不敢说。此等情形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得。”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道：有一次，当时要做一件夏天穿的毛毡嘎让，要我帮忙来缝，这时我想就顺便可以随意聊天，谈起了该从什么地方来缝。但是，法王眼睛一直看着虚空的中央，没有说话，心丝毫不移动而安住，我见到什么也不敢说。

可见法王语默动静全心是法，心不会散在别的地方，以至贡秋丹增怕得（他当时也不晓得从哪里缝起来，想聊两句，一看上师一直安住在法中的话），就没敢说话。

九、略显神通

那时，法王有面小镜子，那背后有张照片，平时从不向任何人展示。因此，一次出门后，看见镜子遗留在床上，法友给巴想知道那是什么照片，由此立刻伸手去拿，法王不知道从哪儿出现，就像幻变那样突然来到，说：“这个是不可以看的。”之后，伸手就把镜子拿了回去。后来，给巴堪布将这件事告诉了邱炯喇嘛，我从他那儿得以知晓。

那段时间里，法王有一面小的玻璃镜子，背后有一张照片，平常对任何人也不让看。这就造成有一次法王出门，镜子就留在床上，法友给巴见到以后，他心里就发痒，特别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照片，因此他马上伸出手去拿。不晓得从哪里，忽然间法王就像幻术一样来到了，说：“这个是不可以看的！”然后伸出手来拿到镜子就抛出去了。这个故事，是从后来给巴给邱炯讲授的话里面听到的。

“幻变”，就是缘起和合的时候现相。譬喻指印度幻术盛行，当幻师持咒加持木块等的因缘，和观众的眼识一和合的时候，在观众眼识前会现一个相。那么也是由于因缘的和会，就在给巴眼前现了一个相，突然之间就出来了，那么这样就像幻变。

这可能是略显神通吧，明明就知道已经走了，可以看看有什么秘密，但一拿就出来了，就像幻变一样。突然间出现在面前，然后缴回了镜子。由此可见，大成就者实际上智慧是遍一切处的，那么随时随地都随缘观照显现，因此我们应当知道，真正的大证量的上

师一切处都在。

十、大持律上座 分二：

（一）珍重今日是比丘；（二）大持律尊的由来

（一）珍重今日是比丘

法王二十二岁，木父马年之时，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本人跟前受了善说毗奈耶中的具足戒，还是照过去的戒名，取名为土丹拉夏桑波。受了比丘戒后，立刻和土巴一起首先作断食，于此期间法王亲口叮嘱道：“有说，具佛制戒比丘我或如我者，对于有权受用的食物，已成或未成，未作授受而触碰的话，会产生自取的罪过。所以，不要随意触碰食物。”于是，大约晚上半夜，突然土巴惊恐万分的姿态，急忙呼喊正在熟睡中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的脚不小心碰到靠床边放食物的小皮口袋了，所以好像这下完了！”等等，还有一些可讲的有趣故事。

二十二岁时，法王在堪钦托嘎如意宝前，在善说毗奈耶中受了比丘戒，还是用从前的名字——释迦善说贤。受戒后，随即和土巴一起实行断食。当时，法王叮嘱土巴：“具有佛所制戒的比丘我或者与我同等者，对于有权受用的饮食，已做成的或未做成的，如果未作授受而去碰的话，有发生自取罪的情况。由于佛有这样的至言，因此不要随便去碰饮食。”是这样做的嘱咐。

断食要经过五天的转换。受戒第一天过午不食就可以；第二天饮料、食品都没有的；第三天中午，食品上像吃糌粑，手里能握的那个量，饮料就是一碗的量；第四天是第三天的两倍，比如吃的是手里能握的糌粑量的两倍，喝的是两碗茶水；第五天会恢复正常，

跟平时一样过午不食。在这期间,属于自己的饮食,不管是做成的、没做成的不能随便去碰,要一个沙弥给过来叫“授”,自己拿到叫“受”,未作授受自己去取,就犯了自取罪,而如法的断食可以避免这种罪业。

再说,这个叮嘱引起了晚间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半夜,土巴尊者突然之间就爬起来了,万分恐怖的状态叫着熟睡中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没管好自己的脚,碰到脚边装了食物的小皮口袋,这下完了!完了!”土巴也太鲁,授受是手,不是脚。他说没管好脚,碰到了放食物的口袋,这下就犯罪了。

思考题

1、

- (1) 法王常忆念祈祷全知上师的德相如何?
- (2) 法王常转法轮的德相如何?
- (3) 法王全心是法的德相如何?
- (4) 如理思惟以上德相,尽力如是随学。

2、法王像幻变似的突然出现,这个略显神通的情形如何?

3、法王何时受的比丘戒?戒名是什么?断食期间发生了怎样的趣事?

（二）大持律尊的由来 分四：

1、学戒；2、持戒；3、戒成就；4、戒美名

这里说到法王戒功德成就的历程。首先学戒，对于佛制定的戒学，心中非常明了，做到了一一都记得清楚。第二持戒，心上的修行做到了严谨，由此出现了切实地护好了戒，程度上，连很轻微的学处也没出现缺犯等。譬喻是爱尾牛。以珍爱尾毛作为等起，心态上有一种严谨的心；做法上很切实地护它的尾毛；程度上，尾毛有一丝挂在树上，猎人夺它的命，它宁可护尾毛而不惜生命。第三戒成就，推到极处，哪怕在持戒违缘相当大的时候，都没有被罪堕的过失所染；正面来说，清净戒蕴全分圆满。第四戒美名，由这个因相成立是持戒中尊。

按照这种理路就会确信，法王在戒成成上是持律上首，这样发生信心，而不光是口里谈谈，没有真实的依据。这样生信以后，就起到传记的用处，学人也以法王为榜样，要这样来学戒、持戒和得到戒的成就。

1、学戒

自从受了近圆戒后，对于诸如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等各各如何加持，及如何由他人心许而持的轨范、饮食作授受的仪式，连洒净水的规矩在内的诸多做法，都从细节上细致地作了学习，并且由止、行、开三类所摄的诸多制限都按《律经根本律》所开示的义理那样，心中记持得很明了。

法王受比丘戒之后非常细致地学戒，对于活命资具、盈长资具、

必需资具这样三种一一如何加持的方法，以及为他心许而保持收藏的方式，然后像授受饮食，包括洒净水的方式，这些行法都作了细致的学习。对于遮止、行持、开缘这三者所摄的各种制限，都依照《律经根本律》所说，按照那样心里都能记持。也就是，律中所说到的这些制限在什么界限上等等，心里能记得很清楚而不忘失，这就是由正念来秉持戒学。

《律经根本律》是注释四部律典总义的一部著作，古印度论师功德光著，全书九卷，两千七百颂。

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是出家衣本事里说到的三种资具。“活命资具”，就是生活必需品，是出家衣本事当中三资具之一。衣料符合律制，不由邪命谋得，不走过优过劣的两种极端，使用七种法衣原料，不用驼绒、羊绒等不如法的原料，剪去长毛和匹头绪，染用三种如法颜色，不用八大正色，依照律制的尺度裁缝而成的资具。“盈长资具”，也是出家衣本事里三资具之一。对出家众来说，虽然不是必不可少，但是如果需要，经过他人唱名加持，或者他者心许，就成了活命和必需两者之外的资具，仍可持有。“必需资具”，也是出家衣本事中三资具之一。形式不在十三资具的范围，尺度在一肘以上，颜色形式都不一定。通过自己和同行梵友共同唱名加持，可以看作货财的丝毛织物和可以视为衣服的冠帽、腰带等等，都可以作为必需资具。

对这三种资具，各个作加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资具加持”。具体是，为求除治持蓄律当中所说的活命、盈长、必需等的三种资具堕罪而作的加持。即捧着这些资具，呈现在比丘前，口里诵加持三种资具的咒文三遍，比丘回答说“方便”“善哉”，仪式就完成了。

比丘的近圆戒律仪，凡是贪欲或者与之相关的都需要遮止，而不能随便。根本上就衣食——易生贪处等来说，不能够发展得多或者不断地积蓄，按照世尊制定的律仪如此守持，就能将欲贪控制在一个小的地方。总之，目的就是对于衣食等不发展我所执。那么，这样就要针对四种东西作四类加持，在加持的时候，心中的作意、用的名字等上有所差别。第一，活命资具只有一套，唯一是要用比丘自己的名字来加持。其次，所谓的“盈长资具”，唯一地要用他人的名字来作加持。而所谓的“必需资具”，量就是一肘以上的布等的物品，还没成为衣服等时，这个时候要作加持，那么可以用自己或者他人的名字作加持。而所谓的“他人心许而持”，是别人心已经许可而作收藏、保管。

饮食授受的方式，此仪式也重在遮贪。当比丘在受用食物的时候，由沙弥给过来。而沙弥是右手往下盖，抓住碗，之后递过去，比丘是手在下面托而受过来，这样就不敢随便取东西吃。

洒净水的规则，比如，比丘下午非时喝茶，当要用茶的时候，由一个沙弥或居士等，先将冷水洒在茶水上，这样成了如法以后，比丘再喝茶。再者，凡是米或土豆等，比丘都不能碰，必须由一个沙弥或居士等，先拿净水洒在米或土豆等上，之后比丘才能去碰。

2、持戒

再者，对于圣法毗奈耶里所说到的一切学处都如雪山牦牛珍爱尾毛那样，在一切情形中都做到严谨合度之后，下至轻微学处在内，都切实地护持了。

对于正法毗尼中所说的一切学处，都做到在一切种中如同牦牛

爱尾一样护持。

对此要从意乐和加行两方面来认识。“之后”前面是说心态，一切处都做到了严谨合度；后面是说行为，连小的地方都是很切实地在护。也就是，意乐上对于所有的学处，在一切处都非常严谨。加行上，做到连最小的学处在内，都切实地在护。譬喻中的爱尾牛，也是意乐上，首先根本上是爱尾毛胜过爱命，非常地珍爱；由于这种欲或者心里的状况，一切处都非常小小心心地，非常注意、非常细心，这个就是它的心态。然后行为上，哪怕一个小小的地方，它都会落到实处去护。推到极处来说，假使有一缕毛挂在树上，猎人要拿它的命的时候，它宁可要毛不要命。像这样，在一切情况下都做到不放逸，乃至轻微的学处在内也殷重守护。

3、戒成就

从而就连后来圣教宝遭遇严重破坏的时期，都能像莲花处在污泥中那样，不为罪堕的垢染所污，而达到戒蕴全分圆满。

像这样，在佛教遭受严重破坏的非常阶段，仍然就像污泥中的莲花一样。莲花虽然根处在淤泥里，但是花开在虚空中，丝毫不沾染污垢，而一直持着完全清净的自性。这是指，法王处在当年许多威逼利诱如同污泥般的违缘时期，在这个当中，五分法身中的戒法身，是一种具足全分圆满的大自性、大德性，这是极其具德庄严的。

这是指戒的成就上，推到障缘最大的地方，也都没有被犯戒的罪所染。在文革那样的时期里，都是像污泥中的白莲一样，连很小的罪堕的过失也没染。正面来说，清净戒蕴全数圆满，出现这样大

的体性、大的自性，住在这里，到了这里出了果，就是戒的成就。

4、戒美名

以住于如此圣德大自性之因相故，可谓雪域无数持戒众中的上首。

由以上的这些作为因，成立法王是雪域中持戒的众中尊。

这里说到，以戒蕴全部圆满的大自性中住的原因，成立法王在雪域为持律的众中尊，前一句是能立，后一句是所立。那么立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雪域有太多持戒的人，为什么法王成为众中尊呢？当然是有极为特殊的德相，所以，原因就从非常特殊的德相上来说。

这里“大自性”的翻译有二：第一、在人上翻译，就是大圣人；第二、在性上翻译，就是大的体性、大的德性。关键是有一个“住”字，住在什么上面的原因。如果说是“住于大圣人”，看起来解释不通。譬如龙树菩萨是智慧上首，可以说，由于他住在对于诸法的体性无误照彻的这么一种大的体性、大的德性中的原因，称他为智者中的上首；但是，不能说龙树菩萨住于大圣人的原因。因此，这个地方应该大自性、大体性或者大德性，而不是圣人。也就是，法王住于清净戒蕴全分圆满的圣德大自性中的原因，成立为雪域中持戒的众中尊。

十一、平常心

据说，那时江玛道场举行荟供的地方有个大的黑帐篷，藏历猴月初十以宁体三根本的门径作会轮之时，诸多荟供品会按照至尊大堪布托嘎如意宝之善说，一些运送到石渠河里后对于鱼儿们作布施，一些

运送到尸陀林里对于鸟儿们作布施，有这样的传统。在此同时，当轮到一些僧人运送荟供品去尸陀林的时候，法王说：“我们走。”而后，帮忙背些荟供品过去时，身体非常强健有力，喜欢玩耍之故，到了尸陀林的时候，脱掉了上身的衣服，佯装成尸体后，身体悠闲舒展开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在这时，秃鹫们飞到身前准备啄食，此刻突然心里感觉到畏惧，以此，头上仰而突然起身。有此等言说。

那个时候，江玛道场的荟供地有一个大的黑帐篷，到了藏历猴月初十时，就要由宁体三根本的门径作会轮。这时，荟供品按照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吩咐，一些要运到石渠的水里布施鱼，一些要运到尸陀林里布施鸟。当时有一次，一些僧人要运荟供品去尸陀林，轮到的时候，法王自己说：“我们走吧。”这样说完，帮忙背着一些荟供品正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身力非常大，但年轻喜欢玩，所以一到了尸陀林就脱掉上身的衣服，装成一个死尸的样子，然后躺在地上，身体很悠闲地舒展开来。正这样一动不动地安住的时候，有一些秃鹫啪啪啪飞下来了，然后就到了法王的身前。那些秃鹫正张着嘴要啄食的时候，法王突然间出了一个内心恐惧的表态，然后头抬起来突然起身。据说有这样的情况。

十二、超格

一次，康巴地方一所宁玛大寺院的活佛和僧侣主眷大约七十人，来到了江玛寂静处堪钦托嘎如意宝前，是在求了《幻变秘密藏》回去之后，那时江玛有位管家名叫“土旺”，他在公众当中做了个犀利的训斥：“活佛堪布当中，有些人很调皮，正是在彻底摧毁圣教！”这样带着举例，以风凉话对法王稍做了批评和恐吓。托嘎如意宝听到后，一

天，在大众当中赐予公开的讲话时，说道：“我知道，据说土旺指责了我的宝贝活佛，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你是如何的夸大其词？我的这位宝贝活佛显现头朝下行走，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做到？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别人说的话，只会成害羞的因，而就从我自身思惟的话，前段时间前译宁玛活佛一行僧侣主眷七十人左右到了这里，我发誓：跟他们所有的人相比，我的宝贝活佛更好！”如此宣誓后，对这个扎巴做了激烈的批判。

有一次，康区一所宁玛派大寺院里，活佛僧众主眷大概七十多个人，到江玛堪钦托嘎如意宝这里来求《大幻变秘密藏》的法，然后，求完了就往下方回去。在这个时候，江玛有个叫“土旺”的管家，作了一个公众性的非常犀利的发言，说：“有些堪布活佛是有些调皮，而正从头摧毁圣教！”就像这样带着举例，说了一通风凉话做批判，和做一些警告。

土旺管家来自那所宁玛派的大寺，所以当他们的寺院里七十多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而且他还是管家。这时候法王在那里有一点调皮什么的，他就坐不住了。这样的话，土旺管家出于一个小我的执著，现在这么大的大活佛带领了七十多个人来求法，在这么一个很大的场合里，他就批评法王说：“你这样的小人物，在宁玛大寺大活佛率领的主眷七十多人参与的法会里，还这样做，你这是从头部摧毁圣教！”他的批评有两条。第一条：宁玛大寺大活佛以及他所带领的七十多人是非常尊贵的，而你是很小的。第二条：你在这样的法会上作邪行，所以你是从头部摧毁圣教。我作为管家，是不能不管的。

托嘎如意宝听到了，有一天在大众当中，赐予公告性的讲话时说：“我知道了土旺对我的宝贝活佛做指责的话，你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德性资格，怎么能这样夸大其词！我的宝贝活佛显示头朝下走，你们看看能做到头朝下吗？没有不可以的。对别人说的话，只成一个害羞的因，从我自己方面想的话，自己是怎么看的就怎么说。昨前天前译宁玛大活佛主眷来的大概七十多个人到了，和他们所有人的总和相比，我发誓，我的宝贝活佛是更好的！”那一天就这样子教训下来。

托嘎如意宝的反应，正是对应土旺管家说的话，也是有两条。第一条：我的宝贝活佛是可以显示头朝下走的，你们能不能做到？至于是不是邪行，这要看心。他就是可以这样做的，他没有这些分别的，那些大活佛们来了也好没来也好，天然的。而你能不能这样做？你不能，你是有分别心的。你这个有分别心的人，看到自己寺院里的人来的时候，自我的面子非常地大，稍微看到一点就紧张、不安，然后发出这样忿怒的语言，你是烦恼动物。对于这样头朝下的逆行你做得到吗？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是做不到的，因此你没有资格，这不是邪行！这第一条破掉了土旺说法王作邪行。第二条：你以为宁玛大寺主眷七十多人非常尊贵，但是我发誓，跟他们所有人的总和相比，我的宝贝活佛更好！那么这样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哪个才是更尊贵的。由此特别显示了法王完全超凡的成就。

这里的重点，不是显示托嘎如意宝如何疼爱法王，而是从这一段能够看出不一样的，完全不能按一般理解。

思考题

1、

- (1) 法王学戒的情形如何？
- (2) 结合譬喻，从意乐和加行上思惟法王持戒的状况。对此我们应如何随学？
- (3) 法王在戒的成就上达到了何种地步？
- (4) 为何说法王是雪域无数持戒众中的上首？

2、法王去尸陀林佯装尸体的具体经过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3、宁玛大寺主眷约七十人到来时：

- (1) 土旺管家是如何批评法王的？
- (2) 托嘎如意宝对土旺做了怎样的教训？
- (3) 托嘎如意宝的话中显示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十三、年年莲师大祈请 分二：（一）发起；（二）灯供

（一）发起

平时在江玛道场，没有举办大修等的集体法会，然而每年都要共修为时七天的《自然满愿品》。那个时候到了清晨，会由一位堪布吟咏一段陈禀的祷词：“三世诸佛总集之体性，无等大悲之妙藏，与诸吉祥根本上师无别的格热仁波切您知！祈请莲师大宝加持我等，能如意成办如法的所愿，能胜伏违缘障碍，能生起甚深的实相证量，能通达五明之义，能行持菩萨行海，能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之间，恒常周遍任运自成，广大相续不断地作众生意利！”如此念诵零星文句，完毕之时便开始进入《自然满愿品》的共修。

那个时候，江玛道场也没有很多大修等的法会。所谓的法会，在宁玛派的道场里，也都有举行九天、十五天等的大修，在那个期间早晚四座，以求克期取证等。或者在每月的初十、二十五，或者大德取伏藏的吉日，也都有若干法会等。江玛道场有自身的闻思修，这些就没有很多，但每年有七天的《莲花佛王七品大祈请经》中最后一品（第七品）的《自然满愿品》法会。当年华智仁波切推行为期十五天的《自然满愿品》法会，将莲师法门铺盖得很广，江玛也是他法门下的道场，每年都会举行七天。

那时到了清早，会由一位堪布代表大众，向莲师禀陈祷文，来表达我等众生集体的心愿，以带起大家的祈愿之心。

祈请的内涵分三：一、所请之境；二、能请之心；三、所请之事。

三次第的关联：先由缘歌叹所请境功德的祷文，发起念德念恩的心；由此会发生第二个具相的能请的善心，也就是以念德出现信

心，以念恩发生敬重，这样子再向殊胜境求请加持；所请的事就是自身的所愿，有总有别。

一、所请之境

首先所请之境，忆念莲师的功德和恩德。

第一句说的是莲师为三世诸佛的总集体。一即一切，莲师他就代表了三世所有佛的身语意的功德，因此，不必在莲师之外寻求更大的加持之源。对此要从他分上理解。也就是当证了法性的时候，实际一切佛都能汇聚在自身里。也就是，三世一切诸佛本来是在法界的体当中，在自身上所有的法流都汇聚在那里了，这样的话就成为诸佛集聚的自性。也就是彻证或者通了宗、见了性，这样的大祖师，他成为了法流的枢纽。一般是接不通的，而法流的枢纽，就是三世一切佛所有的法流都汇聚在他那里了。实际上一切佛都是共同作事业的，也就是在上师佛、莲师佛，在他的当中，三世所有佛的法流全在那里了，三世所有佛的力量也都集中在那里。

其次，念莲师为无等大悲的妙藏。“无等”，指超出一切六凡三圣，达到无上佛的无缘大悲。“无尽”，无论就悲心关怀的众生界、悲心发生的相续的量、悲心所达到的拔苦的意乐，一切都达到无边际的量。换句话说，这是最高的悲心的成就，连丝毫的二取的障碍都没有，因此，能够无碍地速疾入于祈愿者的心相续中。再者，他具有无限的能量，使得任何祈求离苦得乐的愿望，都会给与实现，大至轮回的大苦，细至成佛的微细障碍，都有拔苦的哀悯。或者说，只要具信的有情一祈愿，当下就速疾地进入，而且，这样子达到最快速的趣入、最充沛的一种拔苦的力量。

第三句，就因缘上观格热仁波切的大恩。从而会发现，这是一

切诸佛共同和合，为救我等娑婆世界的众生，出现一个最具有功德、威力的大化身，因此对我们来说，唯一尊无别。

这里说的“格热仁波切”，着重的点上取的名字是“格热”。格热是威重、尊重或者上师的意思，呼名是这一个上师，或者上师瑜伽修的就是莲师。所以，这个词是要表达“与一切根本上师无别”，修莲师也就是修上师，修上师也就是修莲师。也就是在意义上，这个“格热”不宜翻成“莲师”，这样才好突出上师。其实无数上师就是他，他就是无数上师，上师瑜伽的根本点在这儿，所以就要保留，不变成“莲师”，还是“格热”。

这里的“吉祥”，藏文是“华丹”，有具德或吉祥的意思。这里翻成“吉祥”，就是要体现出，有缘的人遇到这个大格热、遇到这样的上师（他从因缘或恩德上胜过一切佛），就说他从因缘上碰到一个人间的大化身，这对学人来说特别地吉祥，这种祥瑞是众生有缘能见到的。所谓“吉祥”，就好比莲花或者优昙花万年一放，非常稀有，它给人间带来祥瑞。那么同样，对于具缘众生，十方诸佛难以让他接通法流的加持，因为他障垢深重；然而就因缘分或者恩德分，只有根本上师能感，在他的面前直接加持摄受，因此称为“吉祥”。

二、能请之心

在念到这三句的时候，当下至心地忆念格热仁波切无上的功德和恩德，这个时候就起了信心和恭敬，接着再祈请莲师大宝垂赐加持，发生了这个心的时候，它就有能请的内涵。当然，格热仁波切以无碍的佛眼，能够彻底地见知我们的心。因此，只要至心地向格热仁波切祈请，一一陈述的话，都会作相应的加被，在冥冥中帮助我们速疾实现。

三、所请之事 分二：（一）总；（二）别

总，是指一切合法的愿欲都能完成。所谓的“合法”，就是并非非理的途径，希望达成一些不好的愿望。这就包括生活中下至一衣一食，上至无上佛果的完成，所有如法的愿欲，都可以向莲师祈请帮助成办。但也要知道，真正如果心量和见解到的时候，实际上要祈求的就是下面的四件大事，这样的无上的事都能够祈请成办，其他小事就全部都在里面了，所以重点是下面的四件大事。

实际这四件大事，就是要让我们速疾完成二利究竟佛果的大事。这里面有四个条目：一、胜伏违缘障碍；二、生起甚深证量；三、通达五明学处；四、能行菩萨行海，最终推到普贤大行愿王的彻底的实现。

为什么这样排列呢？假使心中还有障碍，它就会阻止现证，因此，首先要祈求具有无上威力的莲师，帮助我们消除处在这样五浊恶世里面非常深重的修法的障碍，因此，第一个就是愿莲师加被我，能够胜过一切的违缘障碍，使得它不障碍我的修道。

违缘障碍一旦消除，就像明镜中的尘垢去除一样，自然会出现现证的影像，因此，第二个祈求莲师能够加持入我的心，不费艰难，很快地生起甚深的实相的证量。依通途的教理，要真正出现现证，有三大阿僧祇劫等的漫长的途径，因为单凭自身的一个妄识的力量，是非常难以触证的。而以莲师无上大宝的力量加被在我心上，希望能够速疾地发生甚深的实相的证量，真正能够开悟本性，一下子识能够脱掉，出现本来的智慧。

根本智慧得到了以后，还要出现一个差别智，能彻底地开展出来，因此就要发生通达五明的广大的智慧。也就是对于因明、声明、

医方明、工巧明、内明这五种明的无量的所知义，发生广博地通达，由此能够在后得位普利一切众生，施设法门，作众生利益。

有了这样内证的根本智和差别智，接着就要发愿，能够完成浩瀚如海那样的菩萨大行。

完成菩萨大行的最终落点，就是能够以普贤行愿王的最极圆满广大无尽的方式，完成众生的利乐。“虚空界尽”这后面，实际就是普贤大行愿王的完成。所谓“虚空界尽、众生界尽”等等，是发无尽的愿；然后遍法界、虚空界，尽未来际相续不断，这个就是“恒常周遍”；“任运自成”，就是无分别、无造作，到了佛果的成就的时候，自然地就会完成。然后，以这样的大方式，极为广大地普覆到尽法界量的众生界里，念念相续不断地作众生的利益。最终的愿王应该推到这个最大的高度，而不是一己之私，因此，求自己一点点的那种愿望，根本就不用考虑了。这样子就完全跟莲师大慈悲的愿望相合了，他最希望众生这样向他祈请。

到此，祈请的三个内涵都有，所请之境、能请之心、所请之事都在心中发起了，它是具相的祈请。有了这样的心，发出来的言词，这就是一个祷文。

那么他在这样念完后，就进入正式的《自然满愿品》的修法。

（二）灯供

“想起过去像这样的内部法会之时，需要做一千盏手工制作的酥油灯，因此法王本人会做擦灯杯等的事情。看到他时常和额杰拉巴活佛、阿杰活佛、匝嘉特贝一起，相互开玩笑。”堪布托嘎如意宝的侄子，现今八十二岁的根才如是所说。

当时在内修的阶段里，据托嘎如意宝的侄儿——高龄八十二岁的根才说：“那时能见得到法王自己会做擦灯杯等的事情。”而且他说：“平时能见到，他和一些活佛彼此之间开一些玩笑。”

十四、遍知

法王曾说：“中间一段时间里，我闻习《量理宝藏论》的时候，出现对一些因明思择理路的密要难以了知的情况，当时以对于本尊上师一心祈请而陈白的力量，一个夜晚梦中，来了一位我认为是萨迦班智达的上师，将《文殊真实名经》的传承照到我心里后离开了。梦醒时分顿时觉得经咒诸法无不遍知，见此成就，我的心极为欢喜，从而说：‘我生病了。’然后两三天中喜悦而卧，就这样安住。”

这里有三个内容：一、祈请的发端；二、祈请的行相；三、祈请的效果。

（一）祈请的发端

所谓“因明思择的理路”，首先要分清两量，观世间量和观清净量。二量所能认识的范畴，前者就是当下我们这个世间万法的真相，后者是超越世间的出世清净诸法的范畴。但是后者超越了识量，所谓的“超情离见”，诸如净土的境界、华严事事无碍的境界等等，这是分别心无法抉择探讨的，所谓“唯证方知”，识不是它的量，智才是量。所以，因明的重点唯一地落在当前的世间万法的考证上。所谓的“量”，就是无误地认识，无颠倒地了认。那么抉择这上的问题，有一个分别心可以操作的一个理路，可以作抉择的一条路。在这个因明抉择的理路上，有大师们所造论典当中秘密的要点，还没到量的时候，看它的时候会发现很难懂，不知其要点所在。也就是在印

度有因明前代、因明后代，在藏地也有因明前代、因明后代，印度的因明后代以陈那论师、法称论师为代表，这样以理作各种抉择。这些论典主张多了、破立多了，究竟怎样才是无垢的自宗？要建立自宗的善说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遮遣分等上面，在前代、后代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难以透彻密要。

法王说：“在江玛道场中间一段时间里，开始对萨迦班智达所造的《量理宝藏论》听闻学习，那时就对于因明思择理路的一些密要，出现了很难了解的状况，当时这个情形就促使自己向上师本尊祈请。”

（二）祈请的行相

祈请的行相就是心住一缘，也就是一直口念着祈祷文，心发起了信心、欲乐，向具有无上能力的上师三宝作请求。由于这种心的力量相应了，中间发生了很大的缘起的力量。

（三）祈请的效果

祈请的效果又分两层：一、征兆；二、结果。

祈请的效果先要讲到那晚的征兆。当时在梦境当中，自己认为是萨迦班智达（雪域各派公认的三大文殊之一）的一个上师来了，然后给自己传了《文殊真实名经》（又称《文殊幻变网续》），然后走了。

这个征兆出现之后的结果是，当梦醒之际，忽然间自己就认为是对显经和密咒的诸法无不通达（化身佛重点说经，法身佛和报身佛重点说咒，这两大教轨无余摄尽了一代佛教）。所以当时非常欢喜，说：“我生病了。”之后在两三天当中什么也不做，就安心放身而睡，是这样子过的。在这样的道场里说一个方便语，生病了只能

躺在家里嘛，其实心里是庆快平生，什么事也没了，然后就放身睡下，当然也不是两三天一直睡觉，而是作大休息的意思。

思考题

1、

(1) 江玛道场每年举办《自然满愿品》共修法会时：

(2) 最先念诵的那段祈请文的涵义是什么？从所请境、能请心、所请事三分逐句思惟。

2、据根才所说，法王在法会中做什么事？

3、法王在境界中见萨迦班智达的具体经过如何？以此得到了怎样的成就？

十五、江玛师长 分二：

（一）总依众多师长，广学显密法教；（二）特说与拉巴活佛相处

（一）总依众多师长，广学显密法教

法王在江玛道场期间，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处得受了共与不共的深广教授，除此之外，也从托嘎如意宝主要的大弟子额杰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策嘎、邬金贡等处听受了诸多善说的甘露。

实际作为一个大祖师，既要通宗也要通教，“通宗又通教，如日耀天中”，就像大日轮在天空当中，照耀整个的天下。“通宗”就是见性，“通教”，明白一切显密法轮的理趣，以此就能对于佛法和众生作事业，成为无量群生的大商主，成为佛教的大法王。因而，上师如意宝在十五岁已经彻见了本性，这是通宗。但如果“通宗不通教，出口便乱道”，说都是随便乱说的，或者根本不符合轨则，因而示现要去江玛求学，依从诸多的善知识学习诸佛的圣教。

在依师当中，过去宗喀巴大师曾经说过，依止善知识的位数。假使信心弱，难以持住依师的规矩，那依师数量少为好。像仲敦巴，尽其一生依止五位善知识，其中还有教藏文的等等，其实主要是阿底峡尊者。而其他的大德也有依师非常多的，有依师几十位、上百位的。而善财童子他是依师的典范，历百城烟水，依止一百一十位善知识。法王作为善财童子的再化，一生中依止了很多善知识。

青年时期，主要就是去了江玛道场，依止殊胜具缘的上师托嘎如意宝。在这样一个大的道场有非常多的善知识，就如同佛国，佛菩萨很多，他在这儿当然根本上是从托嘎如意宝那里领受了共和不

共的深广教授。“共”，就是显密的共法，譬如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也就是共小乘、共大乘波罗蜜多，“不共”，可指密咒的教授。在这个不共当中又有共和不共，下是共，上是不共，直到顶乘光明大圆满。那么在这上领受了很多甚深、广大的教授。“甚深”可指法性，分别心不能测，言语难以道；“广大”，就是法性随缘现的无数的差别相，特别就道上的五道十地的功德、位次、各种的行境，这些都可称为“广”。

除了主尊托嘎如意宝以外，还依止了尊者的大弟子。举了拉巴活佛四位为主，也从他们那里闻受了很多善说甘露。诸佛的教法都是引领成佛的方便，包括权教、实教，因此是“善说”，都能够给与现前和究竟的利益之故。所谓“甘露”，就是能不死，只有这样的法教能让众生到达无生无死之地。“诸多”，就是持法的愿所使，所谓“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证得了根本智，明见了本性以后，还要出现广大的差别智，因此，在后得的时候需要求学，逐渐地发展成一切智智。正如《大乘庄严经论》所说，菩萨要会通五明，由此才能成办一切种智。而且，真正发生了普贤行愿后，它的根本的愿就是持法愿，善财童子的再来当然也要示现这一点。

（二）特说与拉巴活佛相处

其中，在拉巴活佛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等，据说他对显密佛法和五明诸处智慧的涉入非常广博，尤其精通历算。据传，托嘎如意宝也曾讲过：“你们若想看看能否精通历算，可以跟随拉巴活佛学习，当今在下多康没有比他超胜的历算者。”

在诸多的师长中，除了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以外，最默契的是拉巴活佛。在这位善知识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法要，这个师长，他智慧非常广大，对于显经、密咒二大教轨，因明、声明、内明等的明处，智慧的涉及面非常地大，不是一个很小的心量的一点点的了知，而是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通，那种大智慧型的师长，特别他就是以擅长历算而著名。托嘎如意宝曾经说：“你们如果想学历算的话，就跟拉巴活佛去学。在当今时代，下多康地区没有比他更好的一个历算大师了。”

这个评价非常地高，下多康那么多个智慧者，没有超过他的。好比中国唐代一行禅师，他既是天台宗的传人，又是唐密的祖师，其实拉巴活佛是非常厉害的历算大师，智慧达到非常地精微、巧妙的地步，他就能制出天文历来。

他与法王二人显得极为相契，有时会以开玩笑的方式相互调侃，感觉彼此之间也顺带有少许触怒。法王曾亲口说：“拉巴活佛是像我自己的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有极大的信心和深厚的情感，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唯是如同饮用甘露一样。但当他说到喇嘛麦彭不明知而有错谬时，我也有显出不肯接受而不悦的态度。依于有此，他有时以玩笑方式对我特意故作破斥，记得他曾说：‘喇嘛麦彭跟华智仁波切没法比，单从天文历法来看的话，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中云：“空间到时间，时间到空间，首先分为八，各自再分三，全光日为身，半光月法语，无光位三金刚意，三坛城与三受用”。’他重复出此等个别偈颂后接着说：‘这么一个好听又囊括要点的偈颂，喇嘛麦彭口中绝对不可能会有。’如是特意以很多刺心的话激怒我时，虽是上师，

但因为那时年龄小，偶尔也会忍不住跟他争辩。”

由于宿世的因缘，他和法王显现上极为默契，心和心就像水乳相融一样的，这就是非常地投缘。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你说过来我说过去，不断地开玩笑，就像这样，但是有时候感觉他们之间也稍许会出现一点冒犯。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情，说来说去，有的时候说过来说过去，稍微有一点没注意冒犯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人活得不要像个木头一样。

法王曾经亲口说：“拉巴活佛是一位我把他当成自己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有极大的信心和非常深厚的情感，无论他说什么，都感觉唯一就是个甘露一样的。”可见当时依师的那种真实的信心和情感，这个就是可贵之处。

法王继续说：“当说到喇嘛麦彭有不知道而发生错误的时候，我就成了显示出不乐意接受的一个不悦的状态，依这一点他进一步对我以开玩笑的方式故意地破斥。记得有一次，拉巴活佛说：‘喇嘛麦彭和华智仁波切没有可比之处的，单单从历算这个上面来看，考虑的话，从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里面出现了这样的颂……’就像这样，他会重复地念着这个偈颂，说道：‘你看，这么好听，又是归摄要点的，像这样一个，喇嘛麦彭的口里能说得出吗？不可能的！’就像这样子，故意说很多刺激性的话。当这样子刺激我的时候，虽然是上师，但那个时候年纪小，我是忍不住，也是间或地要跟他辩起来的。”

思考题

- 1、法王在江玛道场，总的依止了哪些上师学法？
- 2、拉巴活佛有何种不共德相？法王与拉巴活佛相处的情形如何？

十六、明辩出真知 分二：（一）举例说明；（二）一代风气

（一）举例说明 分二：1、挑战江玛；2、再燃烽火

1、挑战江玛 分三：（1）请辩；（2）法战；（3）辞行

（1）请辩

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叫“阿琼”的堪布从希钦前来江玛道场，要得到跟拉巴活佛一起由自空他空的两宗要点展开辩论的机会。此情形向堪钦托嘎如意宝请示时，堪钦尊者显现稍有不悦，说：“显示将他空派从内教开除而仅剩倒扣碗的人，不是我们江玛道场本地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僧人，所以要辩论的话，你可以自己到诸多格鲁派的大道场去辩论，在这里对此类论题进行辩论和破立等，并非感觉有意义和必要。”从而没有开许。随后，与拉巴活佛一起公开在僧众的大聚会的场合作辩论的计划便延缓了。

当时，希钦的阿琼堪布到了江玛道场（这里的阿琼堪布，不是《前行备忘录》记录者的阿琼堪布），他想得一个机会，跟拉巴活佛就自空他空的要点，作一次辩论。那么，这个情况向托嘎如意宝请示的时候，堪钦显现上稍有不悦，说：“你们要辩驳他空论的话，那么就像他派所说的‘承许他空是外道的见解’，那就是要把持他空见者从内道里开除，把碗倒扣。（按藏人的话来说，比如人走了、去世了，他的碗就倒扣，没这个人了。这里说“开除”，意思就是佛教里没这个人了，他的钵可以倒扣了。）但是，这不是我们这个道场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人。（意思就是不要作这些争论，修自己的心。争论就是起我相，一定要战胜对方。那么人因为好争，自我就要抬头，）所以，你要辩论就自己到格鲁派的道场去辩，在这里做这些方面的

辩论和破立，没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就像这样没作开许。

由于堪钦没有开许，那么后来就推迟了跟拉巴活佛在僧众的大聚会里辩论的计划。也就是在公开场合，围了一圈好多的人，然后两个人在中间对辩，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是公开的辩论。

“仅剩倒扣碗”，就是讲被开除的意思。所谓“斯人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倒扣钵”，没了这个人。那么，既然是要辩论他空义，我们本地的僧人起而辩之，那当然是要破他了，就是要把他破到佛教之外去。这个就没什么意思，并非本地道场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人。

所谓“安分守己、谦下而住”，堪钦重实修，轮回的根本是我执，各种名、利、见等上的争执导致我执膨胀，会陷入轮回。因此，这话很有深意，就是所谓“上善若水”，水以不争为德，谦下为相，在这上不要去鼓动自我，然后起各种的争论，这样叫做“谦下而居”。他的着眼点，就是不能够膨胀我执、我慢，发生见争，乃至各种的贪嗔。有争，就是我要更强，要胜过他人，有争的话就鼓起自我的意气了，各种非分的、各种自我的驰骋，这样子他就会深陷轮回，而且，争一起的话，就带来很多的后患。因此，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心要虚，不要起自我的高大相，这样子才符合无我的道。这实际就是中国文化讲的“谦”字，不争之德，柔弱，不是现在人说的光芒四射，一定要把自我的气扬起来，张扬出来，干倒对方，那样子就不行。

（2）法战

一天晚上，私下与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活佛堪布相约作研讨，去了江玛道场后面一个隐蔽的地方后，于自空和他空承许的方

面进行了辩论。

公开的辩论不成，那么他就在一天晚上，保证私下的条件下，和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堪布活佛约好了研讨的时间，悄悄地就到江玛道场后山隐密的地方去了，然后就他空自空的承许上，这一类的主题作了辩论。

法王的回顾

这里包括两段内容：一、当初曾自诩；二、今日亦觉非

一、当初曾自诩

这些情形法王在旁述中说：“那晚，我对阿琼堪布作了‘如来藏有法，应成自性空，离一多周遍故’等的立量。一些道友说：‘那些道理真中了。’由于当时年轻，自己也认为那些道理击中了要害，而有些矜骄。”

那一类的情况，法王在讲课的旁述中说道：“那天晚上，我就跟阿琼堪布辩论。我立了量，‘如来藏是有法，是自性空，是此者，以离一多故。’有像这一类等等的立量。那个时候，道友们也认为这个道理是击中了。当时是年轻的原因，自己也自以为的确说的道理击中了他的要害，从而生起了一些骄矜。”“骄矜”就是自以为是，当时道友们齐声喝彩，都说“打中了！”自己也认为蛮不错的，年轻嘛，就有一些骄矜的状态，就是有点得意。

那时，对方是持如来藏不空的宗，对此法王立量破除，“如来藏应成自性空，以离一多故”。“等”字包括其他道理。“自性”，就是不观待他而独立有的体性，“自性空”就是无自性。若如来藏不空而有自性的话，就体而言，不会超过一和多这样的情况，或一或多，

没有第三品。如果如来藏是“一”的自性，那问它可分不可分，如果可以分，这只是一个依靠多分积聚而假立的一，并非有自性的一；如果不可分，那在时间上是无分刹那，空间上是无分微尘，都可以以理破除，而无法成立。那么，一和多都不能成立，又没有第三品，因此不能安立如来藏有自性。

或者反推：你也承许如来藏周遍，也就是遍在一切的有法上面，那么，如果如来藏是实有的一，则无法分成不同的多个，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永远的那么一个死了的一、不变的一、独一无二的一，就只有那一点了，怎么会遍在其他的各种的时分、方分上面呢？假使是实有的多，譬如三个，那就这三个都是各自独立的，是此就不是彼，就和如来藏无二相违。因此，安立一和多都不成立。这样的话，若是有自性，必然落在一或者多的相上；那这个一和多都是空的，没有的；因此，不能说它有什么样的自性，应许如来藏是自空的。

“等”字还包括其他中观正理。举一个例子，比如，以金刚屑因来安立如来藏无自性。若如来藏有自性，就只能落在四边生当中，或自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无因生，然而这四种生都不成立。若是自生，有重复生、无穷生的过失；若是他生，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若是共生，有二者共同的过失；若是无因生，有常有常无的过失等等。这样的话，以四边生不成立，又没有第五边生，因此如来藏无生，不许有什么样的自性。

二、今日亦觉非

“然而现在看来，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这样的话，在圣者

智慧的见前谛实，从而自身体性不空，而仅仅是他法二取自相的戏论或世俗法空，此决定故周遍，而且由承许无分等故，与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这上由远离一多等，不成伺察之境故；我的理并无切中要害的分量。”

法王经过这番回顾，又转折说道：“现在看起来，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这样的话，首先，依据圣者智慧的正见来看是真实的，从而以自己的体性不空，而只是他法二取自相的戏论或者世俗法空，这一点是决定的，故周遍，其次，承许如来藏无分等故，其实跟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在这样的没有世俗法相的如来藏上，本来远离一和多，以及‘等’字所摄的远离生灭或者远离有无或者远离任何相对的相，因此不成为伺察的境；所以，当时我的理没有击中要害的分量。”

首先要知道这段金刚句的理路，先是有两条铺陈，再接到过去辩论的呼应上面。

第一条铺陈：法王说，对方说如来藏是胜义谛，自他共许故。胜义谛就是圣者智慧见到的殊胜的真实义，这样的话，它就是在圣者智慧的见前，应当是谛实的。那么，当然它本身的体性是不空的、是有的，而在此外的那些法——二取的自相的戏论或者说世俗法，这是没有的或者空的。意思是，不管是以不见而见的方式见，还是离二取而见，总而言之不是石女儿。那么这样，凡夫的那个不成为量的，当得了圣者根本定的时候，一切能所没有了，这个时候产生了实证，那么此前的能所都是虚假的。这就是说，在这个现证的谛实义以外的，其他的那些能所二取自相的戏论，这个是没有的或者

空的。首先第一点是成立的。

第二条铺陈：承许如来藏无分等故，实际这跟世俗自空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来藏是不二的体，无可分，所以上面一切可分的相都没有，也就是时空上可分别的相全数远离，这就是世俗法自空的意思。

“等”字还可以做这些解释：如来藏是本有的，它是个无为法，不是观待因缘新生的法，这样在这上，所有观待因缘而生的、观待其他而立的，这些事相都是没有的；这其实就是世俗法或者有为法全部没有的意思。或者，如来藏是圆的，它圆摄了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由它现的，它是周遍在一切法上的，当然它就不是偏的，落在某个边上的；这就是一切落在四边上的相都没有，或者落在任何边上的相都没有，这和世俗法自空是一个意思。或者，如来藏就是遍的，因而不会是一种因缘所生的，在某个点上局部的相；所以，所谓是这个是那个，持有自相的世俗法都是没有的。

这两条下来就知道，如来藏上没有是此是彼的所有的相。这样一来，你要观察一多、有无、自他、生灭等，全是世俗的相。既然没法观察，还说观察得到什么，这是不对的。比如，以离一多因破，但如来藏不是可以观察一和多的境；以破有无生因破，但如来藏不是可观察有或者无这样两边的境；以离四边生因破，但如来藏不成为可观察生灭或者自他等的境。对于这样超出思惟行境的如来藏性，实际没法伺察，连靶子都没有，当然就似乎是没有发到要害的。

（3）辞行

次日，临走前，阿琼堪布写了一篇遮遣文，由一个认识的僧人转

交给拉巴活佛。文中他开玩笑地说：“您的道友和弟子们是这么讲的，其实每一个都不合理。”像这样作了细节的举例后，由昨天晚上如何研讨的情形展开，有具体的叙述，交了这篇破斥文后，他就离开了。据说如此。现今这篇文章已不见踪影，研讨的内容也难以详细了知，但可以看出阿琼堪布是个非常喜欢发出以理对辩的人。

第二天临走之前，阿琼堪布他就写了一个破斥文，而且托一个认识的僧人交给了拉巴活佛。他在文中就讲：“您的道友和徒弟们是这样讲的，可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不合理的。”这样子他举了一些细节的例子，从昨晚怎么研讨这个情况延伸开来，写了具体的破斥的文章。交了这篇破斥文后他就走了。现在这篇文章踪影不存，至于当时是怎样研讨的情况，难以了知，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作正理辩论的人。

“发出”，表现出他这上面的积极态度，他会有意地要发一些辩论，有一种挑战性。他还是相当聪明的，到临走之前写一篇，做一个全部的收拾。然后跟拉巴活佛说：“您的那些道友、徒弟们讲这个讲那个，现在我统一算账，每一个都是有这样那样不合理的。”

2、再燃烽火

不仅如此，一天清晨他到了吾巴活佛那里，辩驳道：“法身可以是离系果，色身为什么不可以是离系果，原因何在？”二位在此论题上发出了非常锐利的正理的对辩，等等。若是参照一些熟悉之人的谈论，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大致没错。

阿琼堪布的性格，特别喜欢发出一些正理的辩论，或者说他是

辩场上的挑战者。前一次主动地到江玛道场去挑战，这里又讲，他还某一天早上到吾巴活佛那里去了，说：“如果承许法身是离系果，为什么不承许色身也是离系果呢？有什么理由？”像这样，他们两个就在这个题目上互相以理辩论，等等，想必是很精彩吧！

他提出了很根本的佛教的问题。在显教的经教当中，都承许法身是离系果，色身是异熟果，比如，《现观庄严论》《宝性论》等都这样说。实际法身是无为法，不是新生的法，因此可说它不是生因之所生，而是显因之所显。“生因之所生”，就是由某种因缘和合的作用，新生出某个果来，以观待因缘的缘故，不是本有的，不是无为法，这就不能承许是法身。然而，法身既是本有的，它是显因之所显，通过一些助缘的力量，使得垢消除而显出它来。如同太阳是本有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云遮了就是因位，云散了就是果位，这个就是表示离开垢障的系缚而显了的一个果，所以法身是离系果。

这一点双方都承许，只是就色身上，他提的问题很重大：你说了法身是离系果，为什么不承认色身是离系果呢？一般都说色身是异熟果，或者是由因缘新生的果。譬如，在因地修多少的福慧资粮，从而成就了果上的万德庄严的色身，承许它是由修因酬报过来的，这是异熟果的观点。

其实这种辩论很重要，如果在这上面能见解上转上一层的话，就入了密教的见解。比如《幻变网续》这些密教里面，实际讲到这个自显的自受用身，色身的功德庄严都是本具的、圆成的，是无为法的体性。再者就是说，本来色身和法身不二，法身立为离系果，色身怎么可立为异熟果呢？难道一者是所生的有为法，另一者是本具的无为法，这样子能说不二吗？因此，这也说不通。这个意思，

到了上层的话，应该立自受用身也是离系果。

实际上，大乘的教法有渐教和顿教的差别。在渐教说来，如来在无数劫里修集无量的福慧资粮，等到成佛时，会归到金刚心中，成就无边的真实功德藏，当时得十方如来共同加持，出现极为圆满清淨的常遍色身，这是自受用身，然而这个说法尚非了义。按照顿教来说，实际上得十方如来三密加持，金刚心中顿显自受用身。这个自受用本来是内证的境，通过强大的加持力显发出来，自身本有的无边的种性自然现前，而有这样的自然的受用。这实际上，色身的功德是本具的，经过开发而显的，并非有为生成的。

吾巴活佛是宁玛派的大论师，他有住持佛法的重大责任。那么按照佛法的造论规矩，在什么法轮上，就相应那个法轮来作论述。譬如，假使要讲的是显教对如来色身的承许，那当然要依照弥勒菩萨的《宝性论》《现观庄严论》，以及龙树菩萨的《宝鬘论》等，符合那个层面上去说色身是异熟果。或者，要对第二转法轮《般若经》和《中论》等作解释，也应该相应那个层面，龙树、月称等是怎么说的就按那样解释，而且不能过限，就要说到全是空，到一切种智之间全部是空，就像《心经》那样。

但是，阿琼堪布他不管你什么宗派，要立在什么层面，他就是喜好以理的辩论。主动地上门：“法身是离系果，为什么说色身不是离系果？”这样地质问。“怎么说如来藏不是他空？”等等。本来不能够这样来抓，但是他就不管这些，就主动上场要辩个水落石出。可以想像，他们两个辩论得很凶，那个是非常地锐利有力的正理的辩驳。那么，参照一些熟悉者话语透露的情况来看，好像阿琼堪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思考题

- 1、阿琼堪布想跟拉巴活佛辩论自空他空而作请示时，托嘎如意宝的态度如何？
- 2、
 - (1) 公开的辩论不成后，阿琼堪布采取了什么办法？
 - (2) 法王与阿琼堪布辩论时，对于如来藏不空是怎样遮破的？
 - (3) 法王后来说“当初的理并无切中要害的分量”，原因是什么？
- 3、阿琼堪布临走前做了什么？
- 4、阿琼堪布针对什么问题去找吾巴活佛辩论？这个问题应如何理解？

(二) 一代风气 分二：1、两空风云；2、会归一致

1、两空风云 分二：(1) 各派情形；(2) 宁玛情形

(1) 各派情形

从这些推知的话,那时,康巴地区对自空和他空之类的承许方面,及持的立场有同有异的缘故,因此,大力研讨和辩论的一种风气显得很盛行。

由以上举例可以推知,那个时候在康巴,各教派、各道场有关两种空的承许上的差别,以及持的立场上的差别,导致当时就兴起了一股辩论之风。

这个所谓的“异同”就是讲,不同的派在空的承许上,有的承许他空,有的承许自空。而且,在这样的承许上面,持的立场也有异同。比如,同样是承许他空,有的是在观察胜义量前承许有谛实,有的是在观察名言量前承许谛实,“谛实”即是不空之义。这样子由于彼此的宗见不同,兴起了一股辩论的风潮。

从总的方面来说,比如,萨迦、格鲁许自空,只能说空,不能说谛实;觉囊许他空,只能说谛实,不能说空。像这样,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当然之间会发生很厉害的辩论。或者在某一个宗派内,虽说是持他空中观见,但是,有的是站在胜义量的立场上,说是存在谛实的,有的是站在名言量的立场上,即观清净量前存在谛实。那么这样当然由于宗义不同,到底谁对啊,因此,就在这个上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厚的风气,各道场、各教派智者们发生非常厉害的辩论,以及非常热烈的研讨。

（2）宁玛情形 分二：1）通说；2）举例

1）通说

在宁玛派的众多寺院中，暂时也由于对此类的承许及持的立场有所不同，致使彼此间大致也有研讨和轮流提出疑问等的情形。譬如，据说佐钦大德主张自空中观，噶陀、希钦等主张他空中观；嘉嘎桑吉塔利、南方其美贡波、白玉贡秋等非常郑重地遮破他空，而且希钦刚夏堪布和充塔陈利、阿琼堪布等极为建立他空，有此等事迹。其中的内部又有差别，例如据说，

特别而言，这股风也吹到了宁玛派的各大道场，以及各个有智慧的学者的身上。因而这里就讲，有关两空的方面暂时上对于空的承许，以及持此种空见的立场有彼此的不同，以这个因缘力的驱使，彼此之间就轮流地作论议。包括我问你答，或者就一个难题，大家研究、讨论等等，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

举例来说，佐钦的大德们持自空中观见，噶陀和希钦等的学者们持他空中观见。或者，嘉嘎的桑吉塔利，和南方的齐美贡波，及白玉的贡秋等，非常郑重地要遮止他空；而希钦的刚夏堪布和充塔的陈利、堪布阿琼等人，却是极力地建立他空，有这样的事迹。而且，就在一派的内部又发生很多的见解上的差异。

“暂时”的涵义

实际按照宁玛派的教法，从暂时和究竟的两个方面来看，究竟上都是依照莲师的教法那样众口一致，没有什么争论之处。宁玛派本来的重点是在玛哈、阿努、阿底三大续部的修行上，它的着重点

就落在究竟的他空或者妙有上面；不然，如果只是宣说了一个空分，而没有说到妙有、说明分的话，那这个古传的无上甚深教法的主体，是没办法确立出来的。

比如说，要安立佛的身智功德都是无为法，也就是因上有什么果上就现什么，果上现什么就是因上有什么，这样就是要出现一个因、道、果无二的大的见解，这上面如果不指示妙有，这个就没办法安立。再者，就缘起分上，众生本来是佛，怎么就成了众生？众生和佛之间的差别何在？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明分，悟则是佛，迷则是众生，从这里出现了一个缘起的差别。再说，从这样的本来法界里，在缘起细分到粗分的指示上是怎么迷失的？又怎么还归？这在缘起上的指点，如果没有这样的妙有的体性，这是没法去安立的。就像这样，宁玛派究竟的方面一定是落在妙有上，落在如来藏上，落在本来的光明大圆满的自性上。

再者，莲师教法如果不是依着他空的见解确立妙有的话，实际上它的顿、它的圆，都没有办法说得出来的。怎么会是一念能成佛呢？就是因为本有，因缘和合，只要客尘一脱落，它就出来了。怎么会是圆满、一切具足呢？是因为它本有，本来就圆具圆融的，因而在一法成的时候，就顿时能圆满一切的，就像这样，它在妙有上说。如果只是说到一个单空的方面，只是遮诠教法，说这个相没有，那个相没有等等，那究竟是什么呢？并没有直接以显了的方式指示出来。因此，前面的不是究竟了义，一定要在后面的基础上，才成为入密的津梁，也就是在这个上面能够架一个桥梁，渡到金刚乘当中。

再说，金刚乘的“金刚”，本来就是因、道、果无别，它本来就

是在“有”上面说的。这个是一个常住的，是不可破坏的、无可分的、本来如此的，这不是说妙有说什么？因此，从究竟上来说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在他空中观或者妙有的指示上面要进去的。

因此说到，宁玛派内部各派别的意见的分歧、法义的讨论、辩论等，是指暂时大乘显教的这一方面。这也是由佛宣说第二转和第三转的法轮，以龙树、无著显扬佛的教法造的各种的大论，那么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各种说法上的差别。比如，按照第二转法轮《般若经》，以及龙树菩萨的理聚论，就一直在说空，什么都是空，从色法到一切智智之间，它在指示离戏的空性。而第三转法轮，以及阐释第三转法轮的《宝性论》等等，就会讲如来藏，会讲这上的客尘空、无上法不空。这样子就存在自空和他空的辩论。或者说到如来藏自己不空、客尘空，这种立论究竟是在观胜义量的立场上还是在观名言量的立场上，这上面也有见解的分歧。或者，就唯识和中观上面也有纷争。比如要不要安立阿赖耶识，破不破它？以及究竟唯识与中观有无差别？修行上如何处理，需不需要从唯识上走？或者以离戏的空性为基础而上去？等等，这样子就有各种的讨论。

2) 举例 分二：①敏林大译师的立论；②三派差别

①敏林大译师的立论

“敏林大译师”：“敏林”是宁玛派六大祖寺之一，“大译师”藏文是“洛钦”，它是“洛匝瓦钦波”的简称，即大译师。以此作为尊称，如同汉地说“百丈禅师”，“百丈”为地，“禅师”为尊号一样。

一段时期里，由敏林大师兄弟成为宁玛派兴盛的支柱。兄长是敏林伏藏大师，开取了很多莲师的法藏，灌顶、弘传等等。而弟弟

敏林大译师作了非常多的教法的注释，从而极大地兴盛了前译宁玛的教法，在此，他对于如来藏的一些论述，可以说权威性很大。

依据阿里班钦的《三戒论》，敏林大译师对这部论所作的注解里的一段来看，其中说到敏林大译师的立论。他说：“总的前译密咒续部中所讲的，得到菩萨戒的方式以及学处的数目，大多与龙树的法派相同。那么，我等大阿阇黎莲花生大士的追随者——前译自宗的这些学人，在发心仪轨实行要做的这上，也与龙树的宗轨相同。”到此，他又话峰一转：“然而在见上却不一定，虽说跟龙树的赞颂集不相违，然而主要是按无著兄弟如何注释那样，跟他一致。因为，真胜义以无遮不能充当，只能以非遮的空性充当之故；再者，承许这是最后的了义法轮之故。”

这段话的意思是，虽说菩萨戒的受戒方式、学处数目、实行的轨则，都大多与龙树的宗轨相同；然而就见上，龙树主要的理聚论宣说离戏的空性，虽说他的《法界赞》等也大致不相违，然而在见上，应当主要是跟无著、世亲他们解释的那样。也就是无著有《宝性论》的注解，世亲有《辨法法性论》的注解，以及诸多的大乘三转法轮诸经的注解。比如，世亲曾解释《华严》《涅槃》《法华》《胜鬘》等经，无著在对《宝性论》的注解里，也是很明确地讲述了非遮他空的意思。

为何要主依无著兄弟的注释呢？敏林大译师出示了两个因由：

第一个因，因为真实的胜义以无遮自空还不堪当，以非遮的空性才能堪当故。无遮空性就是以“无有”这种方式，只遮而不立的空性。对此只是有一种遮情的方面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没这个、没那个，那么这样子，究竟是什么不清楚的。非遮的空性是以“不

是而是”这种方式，遮后有立的空性。实际它有直接表显的一分，说不是这个，而是这个，那这样的话才真正地表出了真胜义。

其次，按照世尊的三时教法来说，第三时宣说如来藏的教法才是究竟了义，这在《解深密经》等中有宣说故。“了义”即彻底的意思，此前无论四谛法轮、无相法轮，都没有说到彻底处，教法没有完毕。也就是三时教法里，第一时以法破我，一切都是因缘生故，中间没有常、一、自在的“我”，能取得人无我的见解。二时法轮就是以空破相、以空破法，也就一切的此种彼种的法相都不可得，然而只是一分了义。在空上面是说彻底了，但只是一个空分，不是真实的胜义，因为，不可能单单只是一个空的上面去说的，这样子无法建立佛的身智、刹土、事业等等。只是说了这些都没有，但另外的怎么会出这些呢？怎么会出迷乱的众生界和觉悟的佛呢？怎么能安立佛的身智功德是无为法呢？怎么能说明因、道、果不二呢？等等，这些上面如果没有妙有分的指示是说不到的，也建立不起来的。因而在本来空之后，要进而指示全分的了义，也就是要说明妙有。这样子，当然他的教法的方式是他空，也就是不是这些客尘、不是这些假相，而是这个真相，这叫做“返妄归真”“会妄归真”，而且唯一指示全真。这样的话，他就要直接指示这一个本来的如来藏。那么对此有各种的名称，或者称“圆觉”，或者称“真心”，称“法界”，称“自性”等等。

那么在这上，宁玛派的教法需要在这样一个他空妙有的上面，在指示明分的上面，建立各大密续。实际在空的基础上，要显出这个明分的修行，因而，它的重点应当落在他空上面。

②三派差别

希钦刚夏堪布等对敏林大译师的密意——承许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实有作了解释，持为合理而作了建立。秋仓嘉措堪布等少数人持的观点是，大译师是对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谛实作了承许，但是，按照文字表面那样承认是不合宜的，对此作了遮破。吾巴活佛等认为，敏林大译师所承许的他空，只是假说语上的他空，而不是由具义语安立的他空，因此他的密意唯一是说，在名言观清净量面前，法界胜义如来藏自身不空，而仅仅是他法所断客尘空，对此只是贴上了法性他空的名言，此外在观察胜义量的面前，欲成立如来藏谛实全无实义。因此，假说语上的他空与具义语上的自空二者密意不违，或者世俗自空与胜义他空二者密意无违。有如是建立的往事。

那么，敏林大译师的密意究竟如何呢？各大学者他们的观点不同。这里举了三类：

第一派

希钦的刚夏堪布等认为，敏林大译师的密意，就是落在如来藏在观胜义量前成立谛实。因而，他们以持“这是合理”的方式而立非遮见。

第二派

秋仓堪布嘉措等少数人，认为敏林大译师所说的“如来藏在观胜义量前谛实”，这一说法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那样承许。假使真的以为在观胜义量前还是谛实的话，那就是不对的，对此作遮破。

第三派

第三派是吾巴活佛等的解释。这一派对洛钦承许的他空，分成两个方面来辨别：一、假说语的他空；二、具义语的他空。而且简别说，洛钦所许的他空只是假说语的他空，而不是具义语的他空。所以，其实他也许当时的名词没有规范，他说的“观胜义量前谛实的他空”，实际要表达的就是名言见清净量的衡量下，法界胜义如来藏自己不空，而所断的客尘空，这一点意思。

那么，虽然口中都说了“他空”，但实际是有两种涵义。譬如虽然都是说莲花，有一种说“陆地莲花”，按照所说这四个字的声音去找，是找不到的，这种是空有一个声音的莲花，叫做“假说语的莲花”；再者，当说了“水中莲花”的时候，依照声音转而去寻找的话，的确能得到水中的莲花，这种叫“具义语的莲花”。那么，所谓的“胜义量前谛实的他空”，这只是一种言说，不可能得到事实的。

意思就是，在观胜义量前，不可能得到一个不空堪忍的东西，假使有的话，都一定为中观正理所破。也就是，凡是分别的都是戏论，凡是言说的都是戏论，因而，凡是说此说彼的实际不会得到一个实义的，它仅仅是名言而已。也就是，无论我们说什么、分别什么，在胜义当中会得到这个东西吗？不会得到的。比如说有说无、说常说断、说男说女、说人说法、说染说净等等，所有的这些只是一个心的所缘相，在胜义中绝对是得不到的，因为胜义它不会有一种边的相，或者能所的相，这上面是不可能会有有的。

然而也要知道，虽然是不可得，却还是可以表诠的，可以说很多很多。譬如说世间方面的事，比如蕴界处，这一类也可以针对虚

妄心识范畴里的状况，会有无误的安立。此是此，彼是彼，有的说有，没的说没有，苦的是苦，乐的是乐等等，像这一类，其实就是名言中的观世间量前，的确的确是那么样的。意思就是，世间范畴里的这些法，在胜义中是丝毫不可得的，也不能说是有什么，然而在名言量的层面上，可以有“真实”这一词的安立。或者，到一个不是世间虚妄杂染现相的范畴，而落到一个超情离见的出世清净境界的范畴，对此，当然说此说彼在真实胜义中是不可得那样的法，然而还是可表。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说那么多了义的经和密续呢？因而，这个范畴是一种表诠，或者一种表显的教，虽然不可能以声音本身得到那个东西，然而它仍然可以表诠。

这一类就是观名言量范畴里的事，而且，对于如来藏上所说的各种名言，是名言量中的两个量的后一个量，也就是观清净量。因此，这里就做一种猜测而说，或许敏林大译师当时他就是这样子说的：“反正我们要看这个胜义，的确如来藏肯定是有的。”当时也许语言没有做到现在这样子统一、规范，实际上大译师所说的那个量，他的密意唯一是指名言观清净量。

也就是说，这只是在它上面贴了一个“法性他空”的名字，除此之外，要在观胜义量前，得到某个谛实的如来藏的法，这是没有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如来藏不可能以某种时空当中的某一种相来呈现，也不可能成为心能取得到的什么东西。反而，当说到自空的时候，的确以观胜义量衡量，确确实实所有世俗的法是一个也找不到的，从这一点来说，实际上说一个“自空”就有了它的涵义。

以此就明白，假说语的“他空”和具义语的“自空”，这两者在密意上没有相违的，说的是一个意思。或者说，世俗法的自空和胜

义他空，在意思上也是一致的。或者再说白一点的话，就是分别心所认为的这个那个，什么也没有；然而这一切没有的话，还是有一个离四句的有，这是妙有或者他空。

思考题

- 1、 那段时期，康区各派盛行何种风气？这是由什么因缘引起的？
- 2、 宁玛内部各派对于自空他空，究竟上如何承许？暂时承许的情形如何？
- 3、 敏林大译师对于如来藏的立论是什么？三派分别如何解释其密意？

2、会归一致

法王在见歌中说：“对于如来藏究竟如何安住的相，知道两个不同量的话，无论说空、说谛实等怎么都可以，因此，萨迦和觉囊的学者们，心意要融合。”

实际上，就是要看两个能衡量的量。假使是观察胜义量，那当然任何相不可得，任何言语都是戏论，不能说还有一个能得到的相，这样当然说一切二边都没有的，承许是空的。而如果用的是观清净名言量，那当然这样就像如来藏是圣者智慧照见的，不能说是石女儿，虽然什么边相没有，什么也说不到，然而要立一个清净名言的话，应当说它不是这世上任何的法，说的都不是，心缘的都不是，但是它是个妙有。也就是，它是不空的，或者并非石女儿般无有的。

从前，萨迦派等的学者认为这只能说空，不能说谛实，而觉囊派的学者认为，只能说谛实不能说空，其实宗派各有它的着重点。只能说空，就是怕执著，认为是这样那样的某一种实有的相，那样的话就成了分别心所缘的影像，而不是如来藏了。如果脱不了这一点，学者会沉溺在著相当中，把假当成真，或者幻想如来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如同外道的见解，因此，竭力主张唯一说空。觉囊派认为，这个是金刚、是谛实的，不能说没有的，就是这个是谛实的，亘古亘今没有丝毫的变易，不会因为任何的因缘而有所改变，它的确就是谛实的，不能够说是空。实际上各有所主。

因此要明白两个量，要知道其实说的是一回事。那个观清净名言量所说的就是妙有，其实就是一切的杂染世间的相都是没有的，或者任何相对而立的那些法都不是的。那么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切

心所缘的、口所说的本来自空，本来在法界的体性当中是没有的，因此，这个空和妙有不是说两件事。所以，一个说上面没有那些东西的，这个就说的是自空；一个说但是它是有个金刚体，这个就说的是有。其实说有说空都是指它，空也是指如来藏的离边、离相；有也是说的如来藏的本来超越了思惟语言行境的金刚体性般地有，唯一法界明点地有，或者绝离一切戏论地有。

这当然举藏地代表性的两大宗派的学者们来说，应当对于佛法有一种能融通的智慧。佛法不会说两件事，也不会有相违处。这话运用到汉地以及未来的一切时代，都要知道，对于本来无二的法界，针对众生的机类、程度、所在的阶段，就会有各种着重的地方不同，但是同样是要引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这些辩论非常重要，最终就是要问，佛法的真实义究竟是在哪里？诸佛宣说有显密教，有声闻、菩萨、金刚三乘的教法或者九乘教法，这里面有各层面的事情。通过辩论才会知道，一方面就要知道，它是有有机的联系，互相不相违；另一方面又不能够紊乱次第、紊乱教法的深浅度——了义不了义或者权实二教的相状。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发现，佛法本来是一个心意。

佛来世上说法，比如三时的法轮，首先初转法轮重点说这些事相，开示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从而发现没有一个独一、常住的“我”。之后，归到唯识就要知道，没有心外的境，唯一是识上熏建的习气，以这个习气的力量现出各种的相状。再进一步来看，这个识是不是实有的呢？实际识也不是实有的，要抉择它的空。从空最开始遮掉自性，然后立个无自性，但是这还是分别心的所立。接着，连这个也要破掉，显示离一切戏论的空性。但是单单只是一个空，

没有揭示本有，因此还要进一步说明众生本来是佛，具有佛果位所现的那些恒河沙的自性功德。在此之上，指示了本有以后，就进入实际地与本来相应，那么就要进入到金刚乘的法道，有它殊胜的方便让人速证等等。

就像这样，它是一级一级上去，但是实际上也都说的是法界。无论说事相还是理性，说空还是有，说渐说顿，说偏说圆，都是对这一个法界来作解说的。只不过众生根器还没成熟的时候，要先说一个部分，说一个外面的浅层，经过调炼以后就要引到里面，逐步逐步地要升入到法界的实际。最终一旦明了的时候，一切的法本来也就是说这上面的事情，无不圆融。

实修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法的心要，融在修者自身的心上来修习。就像中观虽然破依他起识实有，但实际上，中观大师们都是按照内心中观的路子来修。首先要抉择万法唯识，之后心就不散在各种的相上面，就在识这一个上面去认识无自性。但是最开始的话，要知道它什么样的自性没有，然后再到离戏。之后有了这个自空，已经解了本来空以后，要开发妙有，就是首先要认识妙有，这个上面当然要指示如来藏等等，这样子的话，契合到全分的了义。实际上法性他空，也只是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法性，不会没有的，但是没办法给你说，也没办法拿出来给你看，不是心所缘，不是语所议，其实他说的就是自空。你要说它是什么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得不到那个的，然而它绝非断灭。

那么这样就要知道，在这之前抉择自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就离得干干净净的，心中始终有执著，认为有什么。因此，在抉择自空或者开示无相的阶段的时候，它的着重点就在这

里，不能移到别的地方。连清辩论师分了一个二谛，月称菩萨抓住他，不断地放太过，打得要死。这种在观察胜义量的面前，你立什么也是堪忍不住的，经受不了的，决定会被破掉。因此在观胜义量面前，就是一个自空，什么都立不成的，但有言说皆是戏论，凡是有所立有所缘的全部都破斥，是立不起来的。就像这样，前面的基础非常重要。

不然一开始学个如来藏，它就成了想像的如来藏，可能发生非常多的幻想，甚至走火入魔。那么宁玛派的祖师，也是重视应成派的正见，一定要在这个见地上知道离戏，那么第二转法轮以上的一切密续的教法才可以建立起来，不然统统都执著成这个那个了。一修习了本尊，就想是这样忿怒的嘛，还是那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使劲地著相，而且跟自己这个“我”也混在一块了。而且，要指示本来清净一定注重的是离戏，一旦能够明了离戏，就很顺地能够接进去。而且，一定是在空上面去开发本有的，在这个空上面去修明，心什么也不贪著的时候妙有才能开发的，否则就一直落在庸俗的执著当中。

这样就知道，经过了这样的辩论，就是要追究一个佛法的真实义是什么，万法的根源是什么，生命的本来是什么。按照这样的一种欲去探索的话，逐渐地会进入到了义，逐渐地会明了一切的教法是本来圆融无违的，而且会知道佛法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就像这样，就是所谓“明辩出真知”。

十七、参学色须寺 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一）略说

记得法王如意宝曾讲过，在这段时间左右，自己与其他一些法友一起，来到了格鲁派的大道场——石渠县色须寺，与具慧格西们作研讨，从《入中论》里的各个难点，以及因明中断定自相共相的规则等方面，彼此轮流做了详细的探讨。

下面开始讲，法王如意宝年轻时到格鲁派大道场色须寺参学的一段经历。首先是略说，对此可以从参学之时、参学之人、参学之处、参学之事四方面来认识。

一、参学之时

“在这段时间左右”

记得法王曾经讲过，大概就在那个时间阶段，具体是哪一月、哪一天不敢确定。

二、参学之人

“自己与一些其他法友一起”

法王自己，以及其他的一些道友们。

三、参学之处

“来到了格鲁派的大道场——石渠县色须寺”

石渠县的色须寺。藏语“色须”，意思是“戴黄帽子的后裔”。色须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瓦土乡，距离今天有 240 多年的历史，寺里现在有 1300 多名僧众，是石渠县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也是康区唯一有资格授予格西学位的佛学院。

四、参学所作

“与具慧格西们作研讨，从《入中论》里的各个难点，以及因明中断定自相共相的规则等方面，彼此轮流作了详细的探讨。”

法王和道友们来到这里做的事情，就是与这所寺院里的格西们作研讨。对此可从三方面来认识：（一）研讨者；（二）研讨内容；（三）研讨方式。

（一）研讨者

这边是法王等具智慧的学者们，那边是色须寺中具智慧的格西们。

（二）研讨内容

有两个重点：1.《入中论》的难题；2.因明中断定自相和共相的规则。“等”字包括天文历算等其他方面的内容。

1.《入中论》的难题

比如对于第一品中的“彼至远行慧亦胜”等作探讨。或者说，宗喀巴大师建立了“中观应成派八大难题”，对于中观的究竟观点有一些不共的解释，与前译宁玛派等不同，在这些上面作探讨等。

2. 因明中断定自相和共相的规则

因明当中，断定自相和共相的规则。也就是，有的法是自相不是共相，有的法是共相不是自相，有的法既是自相又是共相，有的法既不是自相也不是共相等，对于这些，与前代因明论师们的观点不同，格鲁派有一些不共的讲法。法王与格西们在这些方面作探讨。

（三）研讨方式

“作了详细的探讨”，就是对于一个个难题，以问答的方式细致地辨析，“轮流”就是双方轮流来提问。比如对于某个内容，格西立一个观点，法王对此作提问，格西来回答，之后法王针对他的回答再次提问，格西再答等等；或者法王建立观点，格西来提问等等。这样彼此之间你问我答，在每一个问题上，详细地来作探讨。

(二) 广说 分四：

1、历算的探讨；2、智慧互增；3、与僧值的交谈；4、学教方式的差异

1、历算的探讨

在此期间，法王与一位格西一起，对于天文历算中的“日至”作了探讨。法王说：“在三百六十个地区上，有三百六十个日至。”起初，格西尊者将此看成不可能的不祥话语那样，作了很多与理相违的遮遣。最终他说：“您的立宗有正理。”如是对法王给予了承认，而且还说：“明天去辩经场后，我要对我的法友们，从这个层面转一个很好的三轮。”说了如是等的话。

法王在色须寺期间，还与一位格西探讨过天文历算方面的内容。对此可以从两分来认识：一、研讨内容；二、研讨情形。

一、研讨内容

“在此期间，法王与一位格西一起，对于天文历算中的“日至”作了探讨。”

法王与格西共同研讨的，就是天文历算学中“日至”方面的问题。

“天文历算”是小五明之一，由五行占算、时轮历算、占音术、风水学等很多支分学科组成，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加减乘除等数学的运算方法，把日、月等各种天体运动的方位、时间等，用数字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进行计算的一门自然科学。包括闰月和缺日重日的计算，出现日月食的时间的计算，长中短期的天气预测，各地适宜的农耕牧作时机，以及人体脉相变化的周期等等。

“日至”指夏至或冬至。所谓的“日”指太阳，“至”是“极”的意思。也就是太阳在赤道的南北运行，在夏至的时候运行到极北之处，即北回归线；在冬至的时候运行到极南之处，即南回归线，因此称冬至和夏至为“日至”。

那么，一般人对于不同地区的日至时间，是怎么理解的呢？以冬至为例，我们通常认为，虽然地球上有很多个地区，但冬至是同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历法是公历，也叫“阳历”或者“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其中的日期是全球统一的，因此按照日历来看，全球的冬至日都是同一天，只不过那天北半球冷、南半球热而已。比如，今年（2022年）的冬至是12月22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中国无论是北京还是成都，冬至都是同一个时间。

二、研讨情形

（一）法王的立宗

“法王说：‘在三百六十个地区上，有三百六十个日至。’”

法王说：按照《吉祥时轮金刚续》的观点，南瞻部洲（地球）可分为360个地区，其中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与其他地区不共的冬至时间和夏至时间，比如美国纽约的冬至时间、夏至时间，与中国北京的冬至时间、夏至时间不同等等；因此，在360个地区上面，有360个冬至、360个夏至，而不是360个地区都是同一个冬至、同一个夏至。

（二）格西的回应

1. 起初百般遮遣

“起初，格西尊者将此看成不可能的不祥话语那样，作了很多

与理相违的遮遣。”

对于法王的这个立宗，格西一开始是非常反对的。他的看法是：南瞻部洲的日至只有一个，而所谓“三百六十个地区，有三百六十个日至”是一种不祥的、不吉利的言论，这就像外道的观点那样，内道是不会建立这种观点的，日至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由此看法所引发，行为上作了很多破斥，说这个观点如何与正理相违等等。

2.最终心悦诚服

对此，法王解释说：格鲁派克主杰尊者所造的《时轮金刚续》的注释，以及其他宗派其他大德们所造的《时轮金刚续》的注释，在那些注释当中，虽然对于南瞻部洲的组成等有不同的讲法，但无论是哪个，只有按照我的观点来解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日至，那些注释里的内容才解释得通，否则那些注释里的问题就解释不过去了。诸如此类，讲了很多道理。

“最终他说：“您的立宗在这上有正理。”如是对法王给予了承认，而且还说：“明天去辩经场后，我要对我的法友们，从这个层面转一个很好的三轮。”说了如是等的话。”

格西也是具有智慧，并且内心质直的人，因此听了法王的解释后，认为的确如此，克主杰尊者的《时轮金刚续》注释里的讲法，就应该按这样来理解等等，承许了法王在“日至”上的立宗。他说：您的立宗——三百六十个地区里有三百六十个日至，才是“日至”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完全以正理成立。像这样对于法王的观点非常认可，对于法王的智慧发自内心地佩服。

不仅如此，格西还进一步说：明天我就去辩经场，跟我的那些道友们辩论“日至”的问题，到时候就按照您的这些理论，从这个

层面来作遮破，以此完全能够推翻他们在“日至”上持的错误立宗，从而让他们也通达“不同地区中的日至不同”，明白《时轮金刚续》所讲的真实密意，等等。说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话。“转一个很好的三轮”，不是说有很强的胜伏欲想要战胜别人、显示自我，而是依靠辩论的方式，推翻道友们的错误观点，以此来让大家都能够理解、通达关于日至方面的正确观点，让他们也得到利益。

（三）法王的立宗符合现代科学

按照现代科学来说，这是一个时差的问题。所谓的时差，就是两个地区的地方时之间的差异。随着地球自转，一天当中太阳东升西落，太阳经过某地天空的最高点的时间为此地的地方时 12 点，因此，不同经线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时。地方时经度每 1 度差 4 分钟。举个明显的例子，比如夏天的时候，东北 3 点多天就亮了，北京将近 5 点钟天亮，成都 6 点钟天亮，拉萨接近 7 点天才亮。很明显，不同的地区，地方时是不同的。

再回到“日至”这个问题上来。以冬至为例，今年的冬至时间是公历 2022 年 12 月 22 日北京时间 5 点 48 分。北京时间的基准线是东经 120 度，地方时经度每 1 度差 4 分钟。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是东经 37 度，那么莫斯科 2022 年的冬至时间就是北京时间 12 月 22 日 11 点 20 分。中国拉萨是东经 92 度，算起来拉萨的冬至时间就是 12 月 22 日 7 点 40 分。成都处于东经 104 度，成都的冬至时间就是 12 月 22 日 6 点 52 分。

由于是不同的地区，必然有不同的日至。法王的观点也是特别符合现代科学的结论。

2、智慧互增

又有一位格西说：“您在密教方面是高山和辽原，但从显教方面来看，智慧还能增长，因此，我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您给我们讲天文历算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

另外有一位格西对法王说：您是一位极为精通密教的智者，从密教的方面来说，您就是高山和辽原（意思是精通密教的智慧像高耸的山峰一样，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又像辽阔的原野，智慧广大不见边际），但是，从显教的方面来说，您的智慧不像在密教上那么高广，无人能及，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没达到顶点，还能继续增长。因此，如果由我来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由您给我们色须寺的僧人们讲《时轮金刚续》的天文历算，这样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心里都能有所收获，得到进步。

3、与僧值的交谈

那段时期，法王住在色须寺的僧值——一位性情柔和、心相续正直的格西的禅房里，与他作了宽闲的谈论。

法王在色须寺参学期间，住在一位相续调柔、内心正直的格西那里，这位格西是色须寺的僧值，也就是负责维持僧团纪律的执事僧，两人在宽闲的状况中谈了一些话。

“宽闲的谈论”，比如在经堂或者辩经场等的公共场所，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就要回到各自的住处，不能长时间交谈；但法王在色须寺期间一直住在他的精舍，住在一起当然就有很多时间，没事的时候，两人可以在放松的状态中畅所欲言地谈话。由于格西心相续调

柔、很公正，还是寺院的管理者，那么不单单是佛法方面，法王还会跟他聊一些有价值、有必要、比较重要的其他话题，比如提一些对大家有利益的建议等等。

法王问他：“您们这里常住的诸学教理者，对于至尊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金鬘疏》，看起来没有那么熟悉，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两人谈论了什么话题呢？比如一次法王问格西：“看起来，您们在色须寺常住的闻思经论的学者们，对于宗喀巴大师所造的《现观庄严论》的注释——《金鬘疏》不是特别熟悉，那么这是由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所谓“没有那么熟悉”，意思是他们对《金鬘疏》虽然看了、学了，但在熟悉度上不是特别好。就像一个当地人，对当地的路虽然熟悉，但是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比起来，对大大小小的路就没有那么熟悉。可能是前两天，法王跟色须寺的常住僧人们研讨时发现了这一点。

《现观庄严论》是格鲁派僧人必学的论典之一，有些僧人在九年当中专门学《现观》，所以他们对于《现观》当然特别熟悉。在学《现观》的过程中，必然要看很多《现观》的注释；而《现观》的注释中，《金鬘疏》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因此按理来说，后代弟子们学《现观》的时候会多看、多思惟《金鬘疏》。

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对于宗大师的补处，比如贾曹杰大师、克主杰大师所造的《现观》注释看得多。因为这些注释里面，有很多格鲁派不共的解释，自宗他宗辩论的地方也多，他们就很有意乐在

这些注释上讲解、研讨、辩论等。下的功夫多的缘故，对这些注释就特别熟悉。而对于《金鬘疏》，并没有那么深入地研学，所以相比之下，对于《金鬘疏》就不像对其他《现观》的注释那样特别熟悉。

这时格西回答：“您说得对，的确如此。现今我们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于该看的书不看，反而去看一些不该看的，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这位僧值格西性情温和，并没有辩解说他们看了贾曹杰等的注释，而是对法王说：您说得对，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寺院里面，一些年轻一代的学者们喜欢新鲜事物，对于该看的前辈祖师们留下的经论不去看，反而去看一些不该看的——跟佛菩萨经论无关的新鲜稀奇的书，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4、学教方式的差异

再者，法王亲口说：“当时我跟色须寺的格西们研讨，从中得到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学教典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不是针对整部论义，而是所谓的‘辨析难题’——从一部论中，单独拿出诸难题后，对这些再再地辩论问答，以此来彻底断定。要点是什么，就在这些上面发出智慧，与诸辩友一起在长时间中轮番作研讨。在辩经处，由于他们对性相的立量极为熟练的原因，从诸难点上辩论时，若要轻易来胜伏他们的话，发现难度大；然而，从一般的教典文句上发问并辩论时，有时候连具慧格西们都因根本不熟悉而沉默不语，即无有任何回答地愣在那儿。”

再者，法王曾亲口说，在色须寺参学期间，自己跟这所寺院里的格西们研讨辩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学经论教典的方式，跟我们喇

荣道场学教典的方式不一样。当然，两种方式各有长短，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存在差异而已。

一、自宗学教理

（一）方式

我们学一部论的时候，对于这部论里的每一品，每一品里的每一颂，每一颂里的每一句，全都要仔细地阅读、思惟它的涵义。如果是长行体注释的话，也是对每一段、每一句都详细地学习。

（二）结果

用这种方式来学，学完一部论后，对于整部论里的能诠句和所诠义，包括大大小小的难题，熟悉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从最初的顶礼句到最终的回向偈之间都一样熟悉。

二、色须寺学教理

（一）方式：辨析难题

1. 所学内容

“从一部论中，单独拿出诸难题，”

他们学一部论典时，会专门把这部论中的难题部分拿出来学。

也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或者各宗各派观点不同的地方，以及有很多辩论的地方等等。那么一部论里不是只有一两个难题，可能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难题，他们会针对这些来学。以《现观庄严论》为例，顶礼句讲到“佛转法轮”，对于其中“法轮”的涵义要分析；在僧宝的安立上，有二十种安立的分类差别，对这些要分析；以及论中讲到菩提心、四禅八定、十二缘起支时都出现了难题，把这些单独拿出来分析、辩论、写难题释等。

又比如学《入中论》，单独拿出难题来辩论。像是第一品中的

“彼至远行慧亦胜”，远行地菩萨怎么以自力胜过一切二乘，声闻缘觉有没有证悟诸法无我，在这些地方要辨析。第六品当中，中观自续派与应成派的辩论，中观与唯识的辩论，小乘有事宗的灭法和应成派的灭法不一样，以及中观应成派不共的八大难题等等，都要详细地辩论。其他没有辩论的地方就简单滑下去。

2.学教方式

“对这些再再地辩论问答，”

学的方法是，对于这些难题，道友之间作问答辩论。

佛教所说的“辩论”，不是随使用世俗的用词、不严谨的推理等来彼此交流，就像现在一般人问答那样；而是运用三相理论，来进行标准的因明辩论。立论者坐着，敌论者站起来，其他人前后左右围绕，还有裁判员。立论者立宗，包括有法、所立、因、喻，敌论者对他的立宗一步步地辨析，这样双方拿出教证、理证、实例来进行辩论，这是三相正理的辩论方法。以这种因明方法来辩论，能遣除因思路混乱、解说不清，所导致的偏差、颠倒等；依靠正确的因明推理方式，引导双方的心进入正确的结论。

在一个难题上，辩论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这个问题今天也辩、明天也辩，年底还要总结辩论等等。

3.学教目的

“以此来彻底断定。”

透过再再地进行辩论，最终就会彻底断定下来。也就是剖析、分析、辨别得很到位，由此自己心里会得出一个断定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盲目的相信，会获得永远夺不走的定解，出现通达的智慧。

4.具体方法

“要点是什么，就在这些上面发出智慧，与诸辩友一起在长时间中轮番作研讨。”

针对某个法义要点，集中精力，打开思路，有多少智慧，就在那个点上专门用劲。这不一个人单独思惟，而是跟辩友们一起探讨。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不同的人，智慧的深度、广度不一样，那么跟辩友们一起探讨的话，就容易打开思路，能够以比较细的方式思惟，抓得住要点，思路很清晰地抉择下来。这是闻思教理的一种好因缘。所谓“轮番”，比如大家分成几个组，一个组里面有些人问有些人答，还有人做裁判，这些问者、答者、裁判员都是大家轮流做。

时间方面，花很长时间。宁玛派比如喇荣道场，讲课、辅导的时间长，每天下午只辩论一个小时左右。格鲁派的有些道场讲课的时间短，辩论的时间长，比如三天当中只讲一堂课，里面涉及了某一个要点，其余时间大家就数数地针对这个要点做辩论。

（二）结果

用这种方式来学的话，学完一部论后，对于这部论里的难题要点非常熟悉；但是对非难题要点的部分就不熟悉，好像没学过一样。也就是在辩经场所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熟悉难题

“在辩经处，由于他们对性相的立量极为熟练的原因，从诸难点上辩论时，若要轻易来胜伏他们的话，发现难度大；”

格鲁巴学得好的大格西们，一年 365 天当中，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时间都在辩论，所以对教典里的要点难点特别熟悉，由于这个原因，其他人在难点上给他们发问辩论时，很难胜伏他们。

2.不熟通篇

“然而，从通常的教典文句上发问并辩论时，有时候连具慧格西们都因根本不熟悉而沉默不语，即无有任何回答地愣在那儿。”

但是，如果从教典文句上、不是难点的那些地方发问，比如通常的一些字句解释，这样来跟他们辩论时，不必说其他人，连具慧大格西们，偶尔也会因为根本不熟悉这个内容，而导致哑口无言，做不出任何回答。

因为他们常常着重在要点上研讨，也就不细究经论原文的条理、从头到尾的涵义等，所以，直接问经论的正文，无论是字面还是意义，或者理路，或者上下关联等，在这些上面没花时间学的缘故，也不知道怎么答，就被问住了，存在这个情况。

思考题

- 1、对于如来藏的不同承许，应如何会归一致？
- 2、什么是“日至”？解释法王在“日至”上的立宗。为什么法王的立宗是正确的？
- 3、色须寺的常住学者们，对《现观庄严论金鬘疏》不是特别熟悉的原因是什么？
- 4、自宗学教理的方式和结果如何？色须寺学教理的方式和结果如何？

十八、吾巴活佛 分三：

（一）宁玛大智者；（二）与托嘎如意宝相契；

（三）法王在吾巴活佛前求得甚深灌顶

（一）宁玛大智者 分二：1、与理塘拉丹辩论；2、持全知观点

1、与理塘拉丹辩论

色须寺是一所非常兴盛讲闻的格鲁派大寺院，一段时期里，有藏传不同教派的智者们都到那所寺院游学的风尚，因此，有吾巴活佛尊者到色须寺后与理塘拉丹作正理辩论的记事；不仅如此，《宗派见解区分论》中的“基道果三任一者，皆非中观我宣说”，据说所驳斥的立论者就是理塘拉丹。

一、有各派智者到色须寺游学的传统

色须寺是一所格鲁派的大寺院，非常兴盛讲闻法业，由于寺院大、智者多，又是以讲闻教理为主，因此在一段时期里，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比如宁玛派、萨迦派等的智者们都常常到这所寺院来游学，跟本寺的格西们在一些宗派见解上进行辩论交流法义，有这样的情况。

二、吾巴活佛曾去色须寺辩论

因此，宁玛派的吾巴活佛也曾去过色须寺游学，跟色须寺的一位著名智者——理塘拉丹格西（“理塘”是地名，“拉丹”是人名）做过辩论，有这样的事迹。（吾巴活佛：“吾巴”是“藏族人”的音译，“吾巴活佛”的意思是藏族当中一位厉害的活佛，这位活佛的本名叫“丹碧尼玛”。）

不仅如此，吾巴活佛所造的《宗派见解区分论》中有这样两句：

“我宣说的是，对方观点在基、道、果三者中的哪个方面都不是中观。”也就是对方的立宗，基也不是中观，道也不是中观，果也不是中观。所驳斥的“对方立论者”，据说就是理塘拉丹格西。

理塘拉丹格西的立宗是：一切诸法的究竟胜义谛是单空。也就是他建立的究竟见解唯一是无遮见。

对此，吾巴活佛在《宗派见解区分论》中驳斥说：你的无遮见，在基、道、果哪一个层面来讲，都不是双融大中观，大中观应成派的究竟观点立不起来。

也就是说，我宗承许，基上是二谛显空双融，道上是福慧二资双融，果上是色身和法身不二。在基、道、果每个层面，都是不偏堕现分与空分、福德分与智慧分、法身与色身，因此都是双融大中观。而你承许一切诸法的究竟胜义谛是单空，因此，从基、道、果哪方面来讲，都不在现空双融等的中观道上面。

2、持全知观点

吾巴活佛是当时宁玛派智者群中非常著名的一位智者，尤其在持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称得上智慧到顶点之人。

一、总

总的在宁玛派智者云集的群体中，吾巴活佛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位。

二、别

特别在持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吾巴活佛是智慧到达顶点的一位。“智慧到顶点”是一种词学的表达，意思是他智慧

第一，就像到了山顶一样。

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世时，直接亲近全知、持他观点的人，主要是噶陀寺的司徒仁波切和协钦寺的嘉察仁波切等。后面持全知观点者，主要是吾巴活佛和喇拉曲智仁波切等。这一点从他们的著作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比如按照全知的观点，建立宁玛派的见修行果，以及按全知的观点，写了跟其他宗派大德的辩论书等等。

（二）与托嘎如意宝相契

他与堪钦托嘎如意宝心意相和，并且相互之间结过法缘。

一、心意相合

有这么一种说法，托嘎如意宝、吾巴活佛和南卡晋美活佛，三人是华智仁波切身、语、意的化身。既然吾巴活佛和托嘎如意宝都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当然两人关系非常好，心与心之间极为契合。

二、互结法缘

譬如吾巴活佛曾在托嘎如意宝面前得过某法的传承，托嘎如意宝也曾在吾巴活佛面前得过法等等，两人都在对方面前得过法。

（三）法王在吾巴活佛前求得甚深灌顶 分四：

- 1、托嘎如意宝准备讲《大幻变网续》；
- 2、借灌顶法本；
- 3、得灌顶情形；
- 4、求得其他甚深灌顶

1、托嘎如意宝准备讲《大幻变网续》

如是的情形下，一次，堪钦托嘎如意宝准备传讲《密藏续》，为此派江玛寺的全体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

托嘎如意宝与吾巴活佛彼此心意相合而且互相结过法缘，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一次托嘎如意宝想给江玛寺的全体弟子传讲《密藏续》，由于听受密法需要得过本法相关的灌顶，于是让所有弟子前往吾巴活佛所在地，在吾巴活佛面前求得《密藏续》的灌顶。（《密藏续》又名《大幻变网根本续》，是宁玛派讲玛哈约嘎教法的根本密续。）

下面从两分来认识：一、修学密法需得本法灌顶；二、派去吾巴活佛前求灌顶。

一、修学密法需得本法灌顶

（一）托嘎如意宝的做法

有人可能想：为什么托嘎如意宝要让弟子们求得本法相关的灌顶？得过其他四级灌顶不可以听《大幻变网续》吗？

托嘎如意宝座下的弟子们，此前得过各种四级灌顶，但托嘎如意宝认为不能用其他灌顶来代替。也就是讲闻什么法，就要得本法相关的灌顶，之后再作讲闻修，这样灌顶、讲闻、修持三者配合得上，才很如法、很相应。那么讲闻《大幻变网续》，非常如法的做法就是要得过《大幻变网续》的灌顶。也就是讲闻后还要修，而修持《大幻变网续》相关修法的时候，要么是修忿怒本尊，要么是修寂静本尊，因此，得过《大幻变网续》的忿怒和寂静等的灌顶，再去修这些法就很相应；否则的话，灌的是一个法，修的是另一个法，就没有很好地配合上。

托嘎如意宝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大善知识，而且对密续十分精通，他讲《大幻变网续》之前，都特意派弟子们去求本法的灌顶，可见讲闻修某种密法需要得过本法的灌顶，这才是非常如法的做法。

（二）法王如意宝如是继承

托嘎如意宝是法王如意宝的根本上师，法王也随学、继承了这个做法。譬如，喇荣道场成立后，法王第一次决定传讲《大幻变网续》相关的法时，对弟子们说：“这次我就不给你们作《大幻变网续》的灌顶了，因为灌这个顶的金刚上师需要念修一些相关的咒，而其中少部分的咒我还没有念修圆满，所以，你们所有人都去奥洛上师那里求得此法的灌顶。”之后，当时的弟子们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离开喇荣道场，去奥洛上师面前得受了《大幻变网续》寂静和忿怒的灌顶。

要知道，此前法王上师给弟子们灌过《文殊续规》等的灌顶，如果得过任何四级灌顶就能代替的话，那当时就可以代替，而不必特意让大家出去求此法的灌顶，或者法王当时也可以自己给大家作一个其他四级灌顶。但法王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大家去奥洛上师前求本法的灌顶。可见，法王的做法也是得本法的灌顶才能讲闻修，而不是用其他灌顶来代替。

（三）我们应随学此做法

喇荣道场有很多班级，其中密法班和大圆满班等，一年四季都要讲闻密法；其他五部大论班、修心班等平时不讲密法。教务处安排，无论是平时学显教经论的班级，还是平时专学密教的密法班，所有班级都要在藏历八月一整月当中讲闻密法。比如这两年，就安排讲授与《大幻变网根本续》相关的密法。八月初一开始讲的话，按照托嘎如意宝的传统，至少要在前第一天，请一位成就者大德给大家作《大幻变网续》相关的灌顶。

《大幻变网续》里面有可以讲授的讲之灌顶，以及可以听闻的

闻之灌顶，讲者和闻者都得过这个法的灌顶，再去讲、闻、修才如法。尤其是讲者，必须圆满得过本法的灌顶和传承才有资格传讲。如果没得过《大幻变网续》寂静忿怒的灌顶，只得过其他的大圆满灌顶，虽然不是说根本不允许听，但从传统、严格的角度来看不是特别如法。

二、派去吾巴活佛前求灌顶

为什么托嘎如意宝自己不给弟子们灌顶，而是让大家去吾巴活佛面前得受灌顶呢？

（一）托嘎如意宝不作灌顶

托嘎如意宝当然有作灌顶的能力，但一般来说，公开性地作灌顶，不是托嘎如意宝的风格，所以把弟子们派到其他成就者面前求灌顶。

（二）吾巴活佛最适合

1.具足德相

就像前面讲的，托嘎如意宝与吾巴活佛彼此心意相合，而且互相结过法缘，可见，托嘎如意宝对吾巴活佛非常信任，知道他对弟子很负责、对法很负责，认定他是真正有资格作甚深灌顶的人。

2.距离较近

吾巴活佛和托嘎如意宝所驻锡的道场之间距离不远。从江玛寺出来有一条河，渡河后往石渠县城的方向走，不远处对面就是格蒙寺，吾巴活佛就住在那里。距离近的缘故，江玛寺的弟子们去格蒙寺求灌顶就很方便，不会耽误很多时间；如果去很远的地方，交通不便利，吃住也不方便，到了那边求法要花一定的时间，回来又要耽搁几天，后面的闻思修就延误了。

总之，两地距离近，吾巴活佛又是可靠的成就者，所以托嘎如意宝派弟子们到他那里去求灌顶。

2、借灌顶法本

当时，稀缺《大幻变网寂忿灌顶仪轨》法本之故，派了两名僧人到嘉贡·南卡晋美活佛处借书。见到活佛时，他已是满头白发，并且说道：“这本灌顶仪轨的法本不能随便轻易借。”等等，而没有直接借予。后来，保证不会损毁法本，由另一位僧人做担保人后，才借出了这本仪轨。

一、需借法本

相比之下，现今科技发达，经济条件好，法本不难得到，但当时那个年代条件有限，没有现代的印刷工艺，有的法本在木板上刻板印制，有的只能手抄，所以法本特别稀少，连找到一本都很困难。江玛道场的僧众准备去求大幻变网的灌顶，但缺少灌顶仪轨的法本，因此派了两名僧人去嘉贡·南卡晋美活佛那里借。

嘉贡·南卡晋美活佛，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儿子，因为是敦珠家族的人，所以叫“嘉贡”，原先住在色达，后来被迎请到了石渠。他手里有这个法本。

二、借书情形

两名僧人到了南卡晋美活佛那里时，看到他头发全白，年纪很大了。说出借书的请求后，南晋活佛说：“这本灌顶仪轨书不能随便轻易借。”等等，一开始并没有借给他们。之后两人请了另一位可靠的僧人做担保人，保证不会把这本书弄丢或者缺页，并且按时归还，这样有人作担保后，南晋活佛才把这本珍贵的灌顶仪轨法本借给了

他们。

三、敬重法宝的做法

“损毁”就是丢失几页或者全部毁坏。过去的法本都是长条版，一页一页的纸叠在一起，外面用布包裹，并未装订成册，如果没有小心保护，很容易出现缺损。比如过河时掉到水里，煮茶时被火烧到，被大风吹走，或者丢掉找不到了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必须避免，要做到在承诺的时间内，一页不缺、完好无损地归还。为此，就需要一名可靠的僧人来担保，负责保护法本，一旦出现意外，由他来想办法补救等等。

南晋活佛满头白发，这表示他是老一辈的大德。前辈的大德们特别恭敬法的缘故，对待经书法宝也特别地爱惜、敬重，甚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而且当时法本特别稀少，一旦丢失毁坏，其他地方又找不到第二本的话，可能就会从此失传，后代的人们再没有机会见到这部法宝了。因此对待法本特别谨慎，借是肯定会借，毕竟他们很需要，但不能随便借，必须保证不出现损毁才行。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内心不是真正归依法，对待法宝也就很随便。借的人不认为法宝珍贵，随便就借出去；还的人也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后来都不记得要归还。

3、得灌顶情形

之后，江玛道场的全体弟子渡过石渠河后，来到了吾巴活佛跟前，法王也在其中。至尊活佛戴了一顶班智达长耳帽后，作了带有鼓钹、长短号的隆重仪式，而广地赐予了他们包括支分在内的灌顶。

借到了灌顶仪轨的法本后，江玛道场的所有弟子渡过石渠河，

来到了不远处的格蒙寺吾巴活佛面前，法王也在求法弟子的行列当中。对于他们，吾巴活佛以隆重的方式赐予了《大幻变网续》寂静和忿怒的大灌顶。

一、隆重的原因

吾巴活佛对这些江玛佛学院过来求灌顶的弟子们比较认可，这不仅因为是托嘎如意宝派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具足密法法器的德相；二、密咒誓言清净；三、将来能够护持、弘扬《大幻变网续》等的密法，能让正法久住世间，利益更多众生。因此，吾巴活佛对他们非常重视，如法地、比较隆重地，按照广的方式进行灌顶。

二、隆重的情形

吾巴活佛戴了一顶班智达长耳帽，作了敲击锣鼓铙钹、吹响长号短号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广的方式赐予了灌顶，也就是灌顶仪轨中有主体灌顶和支分灌顶，这些全都赐给了他们。

过去的金刚上师们作《大幻变网续》的灌顶时，主要是用班玛杰美嘉措所编集的敏林传承的灌顶仪轨，里面包括寂静本尊和忿怒本尊的灌顶。现今我们喇荣道场，主要是按照法王著作集中的大幻变网灌顶仪轨（《大幻变网根本续能熟灌顶次第近传加持·甘露明点》）来作灌顶。这个仪轨里只有寂静本尊的灌顶，没有忿怒本尊的灌顶，但其中包含了讲者讲之灌顶和闻者闻之灌顶，所以得了这个灌顶就有资格听受此法，当然寂静和忿怒两种灌顶都得到是最好的。

4、求得其他甚深灌顶

后来，堪钦托嘎尊者多次派江玛道场的弟子们到吾巴活佛面前求

灌顶，法王的《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³灌顶等是在吾巴活佛那里求得的，也是这个原因。

不仅这一次，后来托嘎如意宝又多次地安排江玛道场的弟子们，到吾巴活佛面前求各种灌顶，法王自己是在吾巴活佛面前求得了《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灌顶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其座下得受了灌顶的缘故，吾巴活佛也成为法王的根本上师之一。

一、所求灌顶

《吉祥时轮金刚续》是新续部王，《四宁体》是旧续部中六百四十万续部心要的总集，这两者是密法中旧派和新派最根本的广的灌顶。“等”字包括其他灌顶。

（一）《时轮金刚》灌顶

《时轮金刚》的灌顶从本师释迦牟尼佛传来，代代相传，传到近代蒋扬钦则旺波尊者，蒋扬钦则旺波尊者传给根霍堪布，根霍堪布传给吾巴活佛，吾巴活佛传给法王如意宝，上师法王如意宝传给我们。比如，法王在喇荣道场多次赐予过广、略《时轮金刚》的灌顶；在道孚下去八美上来，中间的雅拉神山作过广的《时轮金刚》灌顶；在其他不同地方多次作过略的《时轮金刚》灌顶。

（二）《四宁体》灌顶

法王从吾巴活佛处求得了完整的《四宁体》灌顶。其中的《上师仰体》灌顶，不但从吾巴活佛处得过，而且从南卡晋美活佛处得过，也从自己的舅舅——洛若寺的方丈班玛诺吾活佛处得过。

³ 四宁体：莲师造的《空行宁体》，布玛莫扎造的《布玛宁体》，以及龙钦巴造的《空行仰体》和《上师仰体》。

二、求灌原因：唯遵根本上师谕令

我们知道，法王依止托嘎如意宝为根本上师，但为什么这两大甚深灌顶，却要从吾巴活佛处求呢？

托嘎如意宝与吾巴活佛彼此心意相合，而且结过法缘，托嘎如意宝认可吾巴活佛是具相的金刚上师，加上两人驻锡的道场距离近等等，以此因缘，就多次地安排自己的弟子们去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既然托嘎如意宝这么安排，那法王当然依教奉行，去吾巴活佛面前求甚深灌顶。因此每一次出去求灌顶，都是在奉行托嘎如意宝的圣言；并不是法王不满足托嘎如意宝这一位根本上师，还要主动去寻找其他金刚上师求灌顶等。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轨行传——天鼓妙音》中，“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第四章终。

思考题

- 1、托嘎如意宝传讲《密藏续》之前，为什么让全体弟子去吾巴活佛面前求本法灌顶？从灌顶上师和所得灌顶两分来思惟。这种做法对我们有何启发？
- 2、南晋活佛为什么不肯直接借法本？我们应以何种态度和行为对待法本？
- 3、法王如意宝是从哪位上师前求得了《时轮金刚》和《四宁体》的灌顶？

第五章 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

这一章讲述了法王在石渠求学期间，前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尊者的行传，以及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圆寂的情形。

正文 分二：

一、拜见嘛呢喇嘛；二、托嘎如意宝圆寂

一、拜见嘛呢喇嘛 分五：

- （一）准备拜见；（二）一路的苦行；（三）依止的情形；
- （四）依教做经忏；（五）离开玛年道场

嘛呢喇嘛本名“班玛斯德”，是青海省果洛州人，十三位伏藏大师异口同声授记其为观世音菩萨的真实化身。由于常常在不同地方举办嘛呢法会，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嘛呢喇嘛”，是一位众所周知的非常了不起的上师。（“嘛呢”是观音心咒或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简称，嘛呢法会就是大众共修观音心咒的法会。）

一、多地举办嘛呢法会

嘛呢喇嘛在藏地不同的地方举办过嘛呢法会。比如在青海省果洛州的很多县、乡里举办过嘛呢法会。在四川省阿坝州的红原县和阿坝县等地，以及甘孜州的石渠县、炉霍县、色达县等地都举办过嘛呢法会。以色达县为例，比如：

（一）单坚神山白塔处

单坚神山的南面有一座小佛塔，旁边有很多帐篷，这是附近的人夏天要坝子的地方，嘛呢喇嘛曾在这里举办过嘛呢法会。这座小佛塔就建在当时嘛呢喇嘛法座的位置，有个人原本准备在这里建一

座大佛塔，但由于种种原因上级领导不同意，就在法座的位置建了一座小佛塔。

（二）满愿岭白塔处

从喇荣道场的山门外，沿着大路往色达的方向走，尸陀林下面，到了快拐弯的地方，会看到右手边的山丘上由铁丝网围成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有门措上师如意宝珠安住的宫殿，法王上师在世时也在这个宫殿里住过，此处叫做“满愿岭”，是喇荣道场僧众夏天耍坝子的地方。满愿岭下面，也就是公路左边靠河边处，也有铁丝网围绕的草原，这个铁丝网是喇荣道场的财务科围起来的，藏地老百姓交到喇荣道场请僧众念经的牦牛就放在这个草原里面。在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有一座稍大一点的白色佛塔，嘛呢喇嘛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嘛呢法会，白塔所在地就是嘛呢喇嘛法座的位置，这也是加持力很大的圣地。

此外，还在狮堡山的山脚下开过嘛呢法会等等。

二、嘛呢法会稀奇事迹

举例来说：（一）诵咒音声遍远闻

比如在某个山沟这一边的山口处开嘛呢法会，嘛呢喇嘛坐在这边的法座上念咒，那个年代没有喇叭、扩音器之类的东西，只是口里出声念，然而具信心的人，在 30 多里外山沟的那一边走过时，都能清楚地听到嘛呢喇嘛念观音心咒的声音。他们说：“距离特别远，根本见不到嘛呢喇嘛，但能清楚地听到他念观音心咒的声音。”这是当地人亲口说的，大家都实实在在地听到了，不是增益出来的。这就如同佛的梵音功德周遍远闻那样，听者即使离得很远，也像在他耳边讲话一样听得清清楚楚，嘛呢喇嘛具足如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二）婴儿生具海螺齿

参加嘛呢法会的所有人，都得到很大的加持。比如，有些妇女怀孕期间去参加嘛呢法会，等于腹中胎儿也一起去了法会现场。后来孩子一出生，发现口里就有海螺齿，也就是像海螺一样又白又坚固的牙齿。一般的新生儿没有牙齿，几个月后才长乳牙，一出生就有牙齿是非常稀有的。为此去询问能照见三世的成就者时，成就者说，这是因为孩子在住胎期间去嘛呢喇嘛处参加法会，得到了共修观音心咒的大加持等所导致的。

（一）准备拜见 分三：1、打算前往；2、中间变化；3、立即启程

1、打算前往

之后不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开许下，法王打算与一些道友一起去果洛州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

之后没过多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欢喜开许的前提下，法王打算跟几位道友一同前往青海省果洛州那边，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求一些法等等。

其实，嘛呢喇嘛前几年来过江玛道场。嘛呢喇嘛来的时候说，要在这个道场建一座佛塔，之后指定了一个位置，就在江玛道场稍高一点的地方。那时托嘎如意宝已经 70 多岁，还亲自背土和石头参与建塔，并亲口说：“这次大家要精进地参与建塔，这是真实的观世音化身嘛呢喇嘛安排的。”还说：“我们只要背一点点石头或土参与建塔的话，相当于用同等重量的黄金建了佛塔。”是这样的话，证明嘛呢喇嘛是来过江玛道场的，所以法王此前在江玛道场见过他，

但这一次还是想去果洛拜见，求一些法等等。

2、中间变化

原本前一年就准备去，然而南晋活佛说：“你们不要去，他的心专注于其他刹土的缘故，去了也见不到。”因此，需要推迟去的计划。今年活佛亲口说：“他专注于其他刹土的愿欲暂时延缓了，所以现在快快去的话能见到。”

一、去年未去成

前一年的时候，法王他们就计划前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为此去询问南晋活佛。活佛说：“你们不要去，即便去了也见不到嘛呢喇嘛，因为他的心已经专注在其他刹土了。”由于南晋活佛这么说了的缘故，法王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暂时不去果洛了。

“心专注于其他刹土”，意思是这一生的利生事业已经圆满，准备去往其他刹土，不住在这个世间，也就是即将示现涅槃。这样的话，可能已经不见人了，所以他们去了也无法实现拜见、求法等的心愿。

二、今年应速往

到了今年，南晋活佛亲口说：“嘛呢喇嘛专注于其他刹土的心或者欲暂时延缓了，能继续住世，暂时不会圆寂，所以你们现在快快过去的话，还能够见到他。”

“专注于其他刹土的愿欲暂时延缓”，原本嘛呢喇嘛去年准备示现涅槃去其他刹土，但期间可能有具缘者祈请住世，以及大众做佛事等，吻合了住世的缘起，所以今年暂时不示现涅槃而继续住世。一般凡夫生死不自在，做不到延迟死亡；嘛呢喇嘛是生死自在的圣

者，只要吻合了住世的缘起，多住世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从前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法王他们依照南晋活佛说的话，来决定或改变计划呢？

三、南晋活佛简介

南晋活佛全名“嘉贡·华智南卡晋美”，是第一世敦珠法王八大菩萨化现的八个孩子之一，他的母亲——敦珠法王的空行母，是色达县洛若乡阿嘉村的人，名叫“嘎荣卓”。南晋活佛是华智仁波切的转世，被迎请到石渠县距离江玛寺不远的华智仁波切道场做住持，前面也讲了，托嘎如意宝曾派人去他那里借灌顶法本。尊者是一位精通经论的智者，也是修行获得成就的人，而且是具有神通的瑜伽士，所以能准确地授记一些常人无法衡量的事情。

（一）智者

据说，南晋活佛比竹钦仁波切丹碧尼玛的智慧妙力还要高。譬如，德格版本的旧密续有 25 函，新密续有 20 函，总共厚厚的 45 函，尊者没有特意去背诵、思惟等，以俱生的智慧自然全部背得出来，而且通达其中的义理，能够无谬地讲解等。

（二）成就者

譬如，当天有日食或月食的话，尊者不必看日历，也不必去算天文历算；安住修行境界，观察自身气的运转状况，就知道日食或月食出现的具体时间。再者，藏历当中有重日、缺日，也是不必看日历等，他从自身气的运转状况中就能准确地知道。像这样，从自身气的运行上，能准确地了知日食月食、重日缺日等，是修行已得成就的表相之一，尊者具有这方面的德相。

（三）具神通者

譬如尊者年老时，一些年轻的僧人带他出去耍坝子，比赛谁跳得远。先前未示现神通时，因为是老年人的身体，气力衰退，所以不如年轻人跳得远，年轻僧人们就说：“您失败了，我们更厉害。”正这么说的时侯，尊者开始示现神通。当时耍坝子的地方有一条河，河比较宽，年轻僧人们都跳不过去，尊者却从河的这边轻轻松松地跳到了河的对岸，不仅如此，还从山的这边一下子跳到山的那边，像这样在很远的距离之间跳来跳去等等，是一位具神通的瑜伽士。

（四）授记准确

南晋活佛既是智者成就者，又有殊胜神通，因此他说该去还是不该去，或者中间有什么变化等，都是比较准确的。那么他的殊胜神通观察，先前发现嘛呢喇嘛的心专注在其他刹土，所以让法王他们不要去；后来嘛呢喇嘛推迟了示现涅槃，南晋活佛的殊胜神通观察到了，于是告诉法王他们赶紧去。

3、立即启程

于是，立即向托嘎如意宝请求开许，尔后法王与达热堪布、洛若寺的土巴等六位僧人一同启程了。

一、请求开许

南晋活佛说“现在快去，能见到嘛呢喇嘛”，他们当然很相信，因此立刻到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求根本上师开许自己去果洛见嘛呢喇嘛。

为什么必须得到根本上师的开许呢？如果根本上师不同意、没开许，去了容易出违缘，或者没有大的利益等。再者戒律里讲到，依止上师以后，除了上厕所等的小事以外，其他事都要向上师请示，

上师开许了才去做，不能自作主张。法王还说：“不必说去遥远的地方拜见嘛呢喇嘛需要得托嘎如意宝开许，包括比如夏天在江玛道场左右山上供个花、念个供养仪轨等，都要向托嘎如意宝请示，比如问：‘我想去山上念个供花仪轨，行不行？’上师托嘎如意宝同意了才去的。”

二、六人同行

得到托嘎如意宝的欢喜开许后，法王以及达热堪布、土巴等，一共六名僧人，往青海省果洛州的方向出发了。

达热堪布是甘孜州炉霍县宗塔乡的人，到石渠县求学主要依止吾巴活佛，是吾巴活佛的大弟子。文革时期去了印度等地，宗教开放后回到四川。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不久后，他也到喇荣来拜见过法王，现在已经圆寂了。土巴是从洛若寺跟法王一起到江玛道场求学的僧人。

思考题

- 1、嘛呢喇嘛是谁？人们为何称他为“嘛呢喇嘛”？尊者在哪里举办过嘛呢法会？嘛呢法会有怎样的稀奇事迹？
- 2、法王一行人准备拜见嘛呢喇嘛的情形如何？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3、法王为什么要请托嘎如意宝开许后才出发？

（二）一路的苦行 分三：1、众多苦行；2、遭遇雪灾；3、马熊拦路

这一段讲到法王一行六人，在去往果洛的路途中，经历了种种的苦行。对此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

一、苦行具义

譬如释迦牟尼佛因地做国王时，为求佛果利益众生，经受了在身上钉入一千根钉子的苦行，才得到一偈法：“一切皆无常，生者皆有苦，诸法空无生，实非我所有。”法王他们也像这样，在去往果洛的路途中，经历了种种的苦行，才见到了嘛呢喇嘛，求得了正法。正法极为珍贵，的确值得经受种种苦行来求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前辈上师们说：“为求正法受苦，依此可净除累世业障，遣除未来弘法利生事业的违缘。”

二、发心随学

这正是《教授取舍之道》中“希求依师依教授，恒依无怯之勇毅”的真实践行。我们学这段解脱行传时，要看到法王是如何不畏艰难，为了依师求法而难行苦行的，由此生信后发起随学之心。

1、众多苦行

法王说：“然而，此时嘛呢喇嘛住在称作‘玛年察秋’的地方，因此路途极为遥远；不仅如此，还遇上了冬季暴雪时节故出行艰难；而且刺骨的寒冷冻伤了双脚；加上没有充足的食物等等，需要感受众多艰难困苦。

法王一行六人，在去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求法的路途中，感受了很多的艰辛苦难。下面从路程、天气、身体、食物四个方面，来

具体认识苦行的情形。

一、路途遥远，疲累之苦

“然而，此时嘛呢喇嘛住在称作‘玛年察秋’的地方，因此路途极为遥远；”

嘛呢喇嘛有时在自己的道场，有时去别的道场，会到不同的地方开嘛呢法会、传法等等，当时正住在果洛州的玛年察秋地方。那么，法王他们从四川省的甘孜州石渠县出发，到了青海省的果洛州达日县后，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目的地玛年察秋。从石渠县到达日县有 600 多公里，到玛年察秋至少 800 公里左右。

按 800 公里来算的话，假使是公路，开车需要 10 个小时，所以坐车也不算太远；然而当时那段路程，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他们连骑马的条件都没有，完全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过去。这样算起来，假使道路平坦，人一小时能走 5 公里，一天走 10 个小时的话，半个多月才能到，所以的确是极为遥远的路程，特别疲累辛苦。

二、天气恶劣，难行之苦

“不仅如此，还遇上了冬季暴雪时节故出行艰难；”

（一）正值冬季

虽然路途极远，但如果天气好，是温暖舒适的季节，也没有雨雪狂风等，徒步行走半个多月，也还算便利；然而，南晋活佛说“快去的话能见到”，怕去晚了因缘又出现变化等，所以法王他们立即出发，当时正处于冬季。

（二）持续暴雪

虽然是冬季，但假使白天出太阳，地上没有积雪，徒步行走也不算艰难；然而他们当时，恰好遇上了百年不遇的特重度雪灾(1954

年全国大雪灾), 天气极端恶劣, 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持续不断地下暴雪。

(三) 寸步难行

大雪昼夜不停地下, 地面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 深达 70 公分以上, 脚一踩下去就没过了膝盖, 之后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脚从雪里面拔出来, 继续迈下一步。像这样, 每抬脚走一步都很艰难, 800 公里左右的路, 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踏着半米多深的雪走过去的, 可以想见是多么地艰难。

三、双脚冻伤, 剧痛之苦

“而且刺骨的寒冷冻伤了双脚;”

(一) 寒冷刺骨

特级雪灾伴随着罕见的寒潮, 那段时期, 从石渠到果洛一带平均零下三十度左右, 最冷的时候接近零下五十度。下雪的同时伴随着刮大风, 而他们身上的衣物并不足以御寒、防风, 这样长时间在遮天蔽日的暴风雪中行走, 感受着难忍的刺骨严寒。

(二) 双脚冻伤

更糟糕的是, 他们没有质量很好、防水保暖的鞋, 又没穿袜子, 每一脚都踩在半米多深的积雪里, 导致雪很快进到了鞋子里。要知道, 零下二十几度时, 暴露在外的皮肤, 30 分钟就会冻伤, 而他们的双脚直接接触温度极低且潮湿的雪, 所以很快就冻伤了。这种温度下的冻伤属于冻结性冻伤, 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

(三) 带伤行走

冻伤之后, 原本应该用药物治疗, 马上到温暖的地方养伤, 尤其不能再用伤脚走路; 但是他们还没见到嘛呢喇嘛、没求到法, 为

了依师求法，必须用冻伤的双脚继续前进。后面伤得越来越重，法王说：“脚上的皮一点点地往下掉”。这是冻伤部位组织坏死的表现，就算及时治疗也很难治愈，但他们完全不顾及，就这样忍着剧痛走完了几百公里。

四、缺少食物，饥饿之苦

“加上没有充足的食物”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徒步行走，本身就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而走在很深的积雪里，每一步都要耗费不少的体力，还是在高原地区，能量消耗就更大了。然而，他们带的口粮只有少量的糌粑粉，沿途没有饭店，也没有人家，所以必须省着吃。每餐只吃一点点糌粑粉，不仅营养不够，还吃不饱，根本不足以补充能量、恢复体力，也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抵御严寒，因此一路都饱受着饥寒交迫之苦。

五、其余苦行

“等等”

除了以上四点外，还有其他的苦。比如住宿方面，找不到人家借宿，没有屋子，没有帐篷，也没有铺盖，晚上就在积雪里掏个洞，缩在冰冷的雪地里过夜。再者，由于持续降雪，找不到干木柴，连生火取暖、烧水的条件都不具足，连续十多天没喝过一口热水，都是靠吃雪来解渴。还有山路崎岖翻山越岭、风雪交加难辨方向等等。总之，求法的路途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苦。

尤其是，这一年的雪灾特别严重，天气极端恶劣，这样的时节因缘，使得法王他们这一路特别艰难，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寒冷之苦。下面特别讲到雪灾的情形：

2、遭遇雪灾

见到在积雪当中，零零散散到处都有很多牲畜的尸体；在牧民们赶着诸健壮牲畜去避雪灾的遗迹处，有很多空的黑牛毛帐篷，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

一、尸横遍野

“见到在积雪当中，零零散散到处都有很多牲畜的尸体；”

法王一行人在路途当中，见到很多牦牛、山羊、马等牲畜的尸体，它们零零散散地倒在雪地里，遍地都是，让人触目惊心。

在冬季，牛羊等靠吃枯干的黄草维持生命，然而那段时期持续大量地降雪，草地被厚厚的积雪掩埋，有的地面结冰形成厚冰壳，导致它们难以扒开雪层和冰层吃草，造成饥饿。有的冰壳还会划破它们的蹄子，出现冻伤。尤其是天气太冷又下暴雪，夜间将近零下五十度。这样又是挨饿，又有冻伤，又特别寒冷的缘故，很多年老、体弱、生病、幼小的牲畜就冻死、饿死了。据史料记载，那一年雪灾，仅仅石渠县就冻死了几万头牲畜。

二、避灾迁徙

“在牧民们赶着一些健壮牲畜去避雪灾的遗迹处，有很多空的黑牛毛帐篷，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

法王他们还见到很多空空的帐篷，以及里面跟平常一样摆放的厨具等。也就是说，牧民们为了避雪灾，全都赶着牲畜搬走了，但并未带走住的帐篷和里面的生活用品。下面具体来认识，为避雪灾，牧户搬迁的情形：

（一）冬季住处

藏族是半农半牧的民族，其中以畜牧业为主的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就是为了牛羊等能更好地生长，按季节转换草场。为了方便随时搬迁，人都住帐篷，没有固定的住宅。到了冬季之时，就搬到环形山谷的山脚处居住。这样的好处是：一、避风：环形山谷不像旷野里风那么大；二、防寒：相比于山顶和山腰，山脚处海拔低，稍微暖和一些；三、有草吃：夏季秋季在气候凉爽的高处放牧，那些地方的草基本被吃光了，冬季山脚处还有干草可以吃。

（二）必须搬迁

一般情况下，冬季住在环形山谷里很合适，到了春天才需要搬走。然而当时的雪灾太严重，一方面积雪太厚，盖住了草地，而牛羊等吃不到草会饿死，一方面天气太冷，牛羊等会冻死，因此，为了牲畜能活下来，必须尽快搬到没有雪灾的地方去，这是牧区避雪灾的最佳方式。

（三）搬迁情形

通常来说，牧民搬迁时，必须带走三大类：一、牲畜；二、帐篷，这是牧民的家；三、厨具等，这是主要的生活用品。然而，当时雪灾太严重，所以只带走了牲畜，帐篷和里面的厨具等都没能拿走。

1、带走牲畜

“赶着一些健壮牲畜去避雪灾”，就像前面所讲的，由于暴雪侵袭，老幼病残的牛羊马已经死了，只剩下强壮的牲畜还活着。牧民们赶着仅存的这些牛羊马，一起离开去避雪灾了。“赶着”指人拿着

鞭子，让牲畜自己往前走。

2、未带帐篷厨具

“遗迹处，有很多空的牦牛毛帐篷”，“遗迹处”指人和牲畜走后剩下的地方。帐篷由黑色牦牛毛编织而成，牦牛毛吸湿率低，原本是防水的，然而由于雪下得太大，导致牛毛帐篷全被打湿了，特别重，搬迁时实在带不走，不得不留在原地。有这种情况的不是一两家，而是很多家，比如一处环形山谷里原本住了十几、二十户，现在所有牧户都赶着牲畜去避灾了，只剩下许多空空的黑帐篷。

“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牧民生活简单，没有什么家具，帐篷里只有一些用来烧水做饭的厨具。现在人都走了，这些厨具却跟平时有人住的时候一样放在原处，比如灶上仍然放着烧水的壶、做饭的锅等。为什么不带走这些呢？避灾时以人和动物的生命安全为主，当时雪下得太大，路非常难走，如果还带很多东西，或者让牲畜背很重的锅灶等，会增大行走的难度，甚至间接导致牲畜死亡，所以，为了尽快赶到没受灾的地方，就只能舍弃这些了。

“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此”指帐篷里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观察这一点可以推断出，那些牧户应该刚搬走没多久。原因：假使已经搬走一段时间，那么其他人或动物会来动那些厨具等，比如路过的牦牛把锅顶翻；或者大风把那些东西吹得七零八落。但现在都整整齐齐地放在原处，可见人离开没多久。

思考题

- 1、从路程、天气、身体、食物四个方面，具体思惟法王一行人苦行的情形。
- 2、法王他们遭遇的雪灾有多严重？

3、马熊拦路 分六：

(1) 总说路途；(2) 发现脚印；(3) 观察探讨；

(4) 见到马熊；(5) 改路绕行；(6) 护法指引

(1) 总说路途

法王还说：“如是大约十五天当中，处于极度艰难与疲累的状态，徒步走过了许多高山与沟谷。

“如是”，指像前面说的那样，途经之地都受到了雪灾的侵袭，因此经受了种种苦行。在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当中，人一直处于极度艰难与极度疲惫不堪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以徒步的方式，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越过了一个又一个沟谷。

一、时间

“大约十五天当中，”

法王一行六人从江玛道场出发，到达玛年察秋——嘛呢喇嘛所在地之间，总共用了 15 天左右的时间。

前面算过，在道路平坦、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一天走 10 个小时，半个多月能走完 800 公里。实际上由于遇到雪灾，这一路的积雪都有半米多深，每一步都非常难走，行走的速度不到正常状况的一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半个月左右就走完了全程，算起来每天要走 20 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每天只休息大约 4 个小时，其余时间日日夜夜都在赶路。

二、状态

“处于极度艰难与疲累的状态，”

大约 15 天的路途当中，他们始终处于极度艰难和极度疲累的

状态。

地面上积雪很深，路不好走；加上四周狂风暴雪，寒冷刺骨；脚上又有严重的冻伤，所以在行走的过程中，一直处于特别艰难的状态。

再者，由于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非常地累；加上日夜兼程，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而且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来补充体力，已经是过度疲劳、体力透支了，因此一直处于极度疲累的状态，几乎全靠意志力而走完了全程。

三、方式

“徒步走过了”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完全是两只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四、路况

“许多高山与沟谷”

途经之地并不是平坦的大路，而是一会要爬上山，一会要从山上下来。上山非常累，下山又很危险，而且既没有爬山路，也没有前人走过的印迹，非常难走。

（2）发现脚印

期间在路途中，见到雪地里有很多无法确定是人脚印还是动物脚印的大脚印。

在这样漫长的路途当中，一次见到前面的雪地里有很多同种类的大脚印，无法确定到底是人类的脚印还是动物的脚印。

以下从三方面来具体认识：

一、不确定之事

如果是鞋印，则可以确定是人，如果脚印形状与人脚印差别很大，则可以确定是动物；然而，地上的印迹看起来就像是人光脚踩出来的脚印，而且比一般人的脚印要大一些，所以无法确定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二、确定之事

（一）数目多

“很多”，有好多的脚印，而且踩得乱七八糟，说明走过去的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只动物，而是有一群人或者一群动物。

（二）距离近

假使脚印的主人，是一两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走过去的，天上一直在下大雪的缘故，脚印应该被覆盖住看不到；但现在能明显见到脚印，证明它们刚过去不久，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

三、需做选择

这时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换一条路，不跟着脚印走；要么按原计划走，也就是跟那些脚印往同一方向走，这样很快就会跟脚印的主人相遇。假使脚印的主人会对大家作损害，使得依师求法出现违缘，甚至有生命危险等，那当然要换一条路，因此他们很重视，就停下来观察探讨，这些脚印到底属于谁？

（3）观察探讨

他们观察后说：‘从这些脚印的形状来衡量的话，多半是野兽的脚印；假使不是，而是人类脚印的话，会不会是山匪之类的呢？’作了如是等的探讨。

道友们的观察脚印后，探讨说：“从这些大脚印的形状来衡量推

断，很可能是野兽的脚印，这个可能性更大；假使不是野兽脚印，而是人脚印，从人的层面来分析的话，这群人应该不是一般的牧民，那么会不会是山匪、强盗那样的人呢？”等等。大家讨论后，得出了这样两种结论。

一、第一种可能：野兽

那些脚印的形状非常像是人脚印，由此来观察，如果是动物，首先不可能是牛马等，它们都是蹄子，不是那种形状。再者，由于当时一直下暴雪，连很多牦牛都冻死、饿死了，这种动物却还活着，可见它一定很强壮，所以多半是某种凶猛的食肉野兽。假如是食肉野兽的话，由于一直下雪，它们很长时间找不到东西吃，再加上数量多，很可能对他们六人造成生命威胁。

二、第二种可能：山匪

那些印迹是脚印不是鞋印，而且比一般人的脚大，所以即便是人，也是一群没穿鞋、身材高大的人。一般的牧民等当然穿鞋，而且如果是搬迁的牧民，地上还会有牲畜的蹄印，但并没有其他，再说大雪天一般人不会到这荒郊野岭来，所以如果是人的话，很可能是山匪团伙之类的。这种人皮糙肉厚，不穿鞋；身材高大，脚印也就比一般人稍大一点。他们身强力壮，佩带几把大刀，专门夺人财物，特别粗暴野蛮，假使遇上了，六人原本不多的一点口粮就会被洗劫一空，甚至可能挨打受伤，会面临这样的危险。

虽然有这两种可能，但从脚印的形状来分析，大家认为是野兽的可能性更大。

达热无奈地说：‘我们这么多天里，几乎唯一经过无人之地而来，

所以现在哪怕是山匪也行，但凡能遇到个人，我发誓会开心的。’

达热堪布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天，期间经过的地方，几乎全是无人的空地，现在才见到大脚印，所以，前方哪怕是一群土匪强盗，只要能遇到个人就是好的，我发誓会开心的。”他无可奈何地说出这样的话。

“无人之地”，指既没有住户也没有行人的空地。在这几百公里的路途中，很多地方原本就没人住。而那些有住户的地方，比如某个山谷里有几户牧家，这里面有人、有牛羊等，由于发生严重雪灾，所有人都搬走去避灾了，因此都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地。

“我发誓会开心的”，这是一种口头语。如果是野兽，那当然不好，会受到伤害；但毕竟太久没见到其他人了，很希望能见到人，所以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哪怕是仇人，哪怕会来害自己，只要前方是人就很好。

这一路走来全是荒郊野岭，除了同伴以外，见不到一个人，放眼望去尽是不见边际的白雪。那个年代没有路牌，不知道还有多远才到达目的地，看不到希望，走了这么久都快没有心力，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在这种心境下，只要能见到人就满足，算是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从这里要看到，他们依师求法的路途中，不但身体受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苦，心上也经历了种种艰辛。

（4）见到马熊

接着继续往前走，有一群大马熊正从山沟里面往前走，它们回头看而转过身，做出气势汹汹的威猛姿态。

大家探讨后，也许是抱着一丝“但愿前面是人”的希望，并没

有改变方向，而是沿着那些大脚印继续往前走。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了前面的队伍，只见一群比人还要高大的大马熊，正在从山沟里面往前方走，现在能够确定，前面的脚印都是马熊的脚印了。

就在这时，可能是这群马熊听到了法王他们走路或者说话的声音，于是全体停了下来，一起回头朝法王他们的方向看，身体也全部转了过来，之后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显出一副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姿态，好像马上要扑过来一样。

“马熊”又名“西藏棕熊”或“人熊”，古代称为“罴”，是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野生食肉动物，跟熊不是同一种类。一般的成年马熊身长 2 米左右，体重 300 到 500 公斤，体态和五官跟人相似，脚印跟人的脚印非常像，但是比一般人的脚印将近大一倍，在发动攻击时会像人一样全身直立。马熊性情凶残，能跟老虎抗衡，而且力大无穷，连猎人都不敢招惹它们，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命搭上。

（5）改路绕行

其他道友们的说：‘现在从这里往前走的话太危险，所以不敢走了。’这时土巴说：‘有什么不敢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所以不需要怕什么马熊！’做出看似英勇的样子后，一边手握了握腰刀，一边要往马熊群所在的地方走。

这时大家停了下来，除了土巴以外，其他道友们都说道：“如果按原定路线往前走的话太危险，很可能丧命，所以不敢往前走了。”这时土巴逞起了英雄，说：“有什么不敢往前走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所以根本不存在需要怕什么马熊的情况！”像这样口里说着大话，手攥了攥腰上佩带的腰刀，同时要往马熊所在的方向走过去，

表现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

所谓“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意思是自己是英雄家族的后代，所以勇猛无畏，能够战胜马熊。土巴是色达县洛若乡阿嘉村人，阿嘉村里有不同的姓氏，其中嘎瓦氏是当地共称的英雄家族，土巴就是嘎瓦氏的人，他的父亲名叫“嘎瓦·根炯”，法王如意宝父亲的舅舅也是嘎瓦家族的人，这个家族至今还有不少人。

这时他们说：‘你别说这种话，我们何必跳入无义险处呢？’讲了如是道理而对他作了教导后，大家避开马熊群所在地，从另一座山谷绕行。

土巴说了那样的话，准备前去跟马熊对抗时，其他道友们说：“你不要这么说，我们跳进无义险处当中，有什么必要呢？”像这样讲道理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之后大家改变路线，绕开马熊群所在的这座山谷，也就是不再继续按原计划的路线往这座山谷里走，而是改从另一座山谷走。

“跳入无义险处”：譬如在去往某地的路途中有一个大坑，坑里全是利刃，跳进去必死无疑；如果从旁边绕行，则能平安抵达目的地。这时跳进利刃坑就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这并不是通往目标之地的唯一选择，还会使得他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与此类似，这群马熊已经表现出发怒的姿态，六人一旦走过去则必定发生搏斗。马熊的力气极大，一下子就能把一人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它们的爪子又长又硬，撕铁皮就像剥香蕉一样容易，再加上搏斗之时异常凶猛，所以六个人完全不是一群马熊的对手，对抗起来没有任何获胜的把握，还很可能就此丧命，所以上前跟马熊对抗完全是“跳入险

处”。再者，跟一群马熊对抗并非唯一选择，因为从这座山谷走并不是到达目的地的唯一路径，而且会导致重伤或死亡，而无法继续前进去依师求法，所以是“无义”。

（6）护法指引

后来看时，从某个方面来讲的话，那群马熊可能是欢喜白方的八部非人的幻变。假使它们未阻挡我们所走的路，而按前面那样往那座山谷里面继续走的话，不但走错了路，而且会走到比前面积雪更深的地方，由此决定有冻死荒野的危险。”

后来，法王他们再回想这段经历时发现：从某个角度来讲，当时遇到的这群马熊，可能不是真正的旁生，而是欢喜善法的八部非人，为了指示正路、保护大家不走入错路发生危险，而以神通、神变所显现出来的。

为什么呢？反面来说，如果没有这群马熊拦路，那么大家就会按照原计划，继续往那座山谷里走。这样的话必定会出现两个严重后果：第一、走错路，也就是按原计划的路线走，到不了玛年察秋，也就见不到嘛呢喇嘛了；第二、冻死荒野，也就是按原计划的路线走，会走到一个积雪更深的地方，那里气温更低，风雪更大，一旦到了那里，人就要面临被冻僵甚至冻死的危险。

正面来说，正因为这群马熊现出威猛相来拦路，使得大家及时改变路线，从另一座山谷绕行；这才避免了走错路和被冻死的危险，走上了去玛年察秋的正确方向；从而很快到达目的地，见到了嘛呢喇嘛。

总之，马熊拦路看似是遇到障碍，不得不换路绕行；实际从结

果来看，正是对法王一行人的保护和引路，这属于白方护法神的事业，因此说那群马熊可能是白方非人以神变力变化出来的。

（三）依止的情形 分五：

- 1、欢喜拜见；2、大士来临，功德增倍；
- 3、听法时的感悟；4、开悟的印证；5、灌顶中受伤

1、欢喜拜见

法王回忆说：“不管怎样，在许多昼夜里走啊走，最终某时终于勉强走到了嘛呢喇嘛的居住地——‘察秋’地方的附近。由于是在夜晚到达的缘故，无法辨别何处是嘛呢喇嘛的道场，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亲眼见到已到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因此极为欢喜，之后去了嘛呢喇嘛面前，当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也极为欢喜。

法王回忆说：无论如何，我们一行六人日日夜夜风雪兼程不断地走啊走，最终某一时间，终于勉强走到了玛年察秋附近，也就是嘛呢喇嘛当时居住的地方。“勉强”是表达这一路吃了很多苦，早就体力透支、疲惫不堪，全靠毅力支撑着勉强在走，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到了。

由于到达嘛呢喇嘛所在地的时候是夜晚，天特别黑，又没有路灯等，所以根本无法辨别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到了嘛呢喇嘛所在的道场。那么，大家就在不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附近的情况下，在这里停下来休息了一夜。

这里说的“嘛呢喇嘛的道场”，不是指带有经堂、僧舍等的场所，而是搭了一些帐篷的一处地方。文中说的“嘛呢喇嘛的居住地——

‘察秋’地方”，以及“那里”，都是指这里。嘛呢喇嘛来到察秋地方举办嘛呢法会，包括法会期间传法、吃、住等，都是在自己的帐篷里。在嘛呢喇嘛住的帐篷周围，有前来参加法会的人以及尊者的眷属等所住的帐篷。总之这里有一些帐篷，算是嘛呢喇嘛举办嘛呢法会等的临时道场。

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此处正是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这一路跋山涉雪、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玛年察秋拜见真实观世音的化身嘛呢喇嘛，如今亲眼见到了这个内心向往之处，意味着即将见到德高望重的尊者老人家，因此内心极为欢喜，马上进去拜见嘛呢喇嘛。嘛呢喇嘛见到法王他们时，也显现出极为欢喜的相。

他们这些天来累了一路、饿了一路、冷了一路，现在终于到了有帐篷有人住的地方，但并没有立即去讨热水、找住处等，而是当发现已经到达目的地，很快就能见到嘛呢喇嘛时极为欢喜，以至于顾不上其他，马上去拜见。从这里要看到法王他们希慕依师、希慕面见大善知识的大渴仰心，这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再说，嘛呢喇嘛也知道法王等是具相弟子，又是千里迢迢、吃了那么多苦才过来的，而且将来能成办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事业等，所以显现上见到法王他们也是特别地欢喜。

2、大士来临，功德增倍

并赐教说：‘从明天开始，每天获得的嘛呢的功德数量跟平时不同，也就是江玛道场诸持三藏者来临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们所获得的念诵嘛呢的功德数量会相应地加倍。’

法王他们到的时候，嘛呢喇嘛和弟子们正在开嘛呢法会，法王他们也跟着参加法会，念观音心咒。对此，嘛呢喇嘛对在场的弟子们说：“从明天开始，我们每天共修观音心咒所获得的功德数量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今天江玛道场的持三藏、修大乘法的活佛堪布大德们来了，参与到观音心咒的共修当中，以这个作为缘，从今天起，我们共修念诵观音心咒所获得的功德数量也相应地加倍，至少是平时的两倍。”比如平时每天，每个人能获得念诵 100 万遍观音心咒的功德，如今江玛道场的高僧大德们来了，也跟我们一起参与观音心咒的共修，由此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得到念诵 200 万遍观音心咒的功德。

总的来说，一个人独自念修，远远比不上与僧众共同念修的功德，因为参与到大众共修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大众全部的功德；尤其是僧众之中，有法王这样具菩提心等的大菩萨，他们共同的发菩提心、不共的发大愿、作大回向等作摄持的话，每个参与者所获得的功德必然增长很多倍。

思考题

- 1、从时间、身体状态、方式、路况四个方面，阐述法王一行人拜见嘛呢喇嘛一路的状况。
- 2、马熊有多凶残？大家为什么选择绕行？为什么说马熊群可能是护法神的幻变？
- 3、嘛呢喇嘛见到法王时对弟子们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3、听法时的感悟 分三：

（1）嘛呢喇嘛未解释嘎雅；（2）作清净观极重要；（3）信心愈增

（1）嘛呢喇嘛未解释嘎雅

那时，他正在为弟子们传讲《入行论》，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时说：‘嘎雅，嘎雅，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重复了几遍后，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故，他对这个词有作解释吧？’随后安排身边的弟子翻阅无著菩萨的注释，然而无著菩萨的注释里也没有对‘嘎雅’作解释，因此赐下圣言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所以我发誓不知道嘎雅是什么意思。’等等。”

嘛呢喇嘛在举行嘛呢法会期间也给大家传法。（这就像法王在世时喇荣道场开法会的情形，譬如第一座僧众一起念修，座间法王给大家传法，也就是讲课或灌顶等，之后僧众再共同修第二座。）当时，嘛呢喇嘛正在传讲《入菩萨行论》，法王他们也跟大众一起听课。

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这两句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不知道“嘎雅”的意思，就重复了两遍这个词，说：“嘎雅，嘎雅，是什么意思呢？”（藏文“嘎雅”是生僻词，相当于古汉语中的“嗤诮”，意思是“讥讽”。）

之后嘛呢喇嘛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所以他对这个词会不会作过解释呢？”于是让身边的弟子去看无著菩萨写的注释，也就是《入行论释·善说海》。但是在这部注释里，无著菩萨对这一颂也只是作了大略解释，没有专门解释“嘎雅”这个词。这样的缘故，嘛呢喇嘛就对大家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所以我发誓解释不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算了吧……”

一般的堪布都知道，“嘎雅”的意思是“讥讽”。“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可以解释为：如果别人对自己戏弄、轻侮、嘲笑、讽刺，这时不要起嗔心还击，要想到，既然我已经把自身布施给了他们，又何必为了保护此身而嗔恨他人呢？看上去，这个词的意思不难解释，句子的要点也比较好懂，但是嘛呢喇嘛显现上却解释不了，不懂得，这件事对法王触动很大。

那么，法王讲这段经历，是不是为了表达嘛呢喇嘛文化水平低呢？不是的。下面讲法王当时的两种想法。

（2）作清净观极重要

法王当时心想：“十三位伏藏大师的无谬授记中说，嘛呢喇嘛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观世音，不仅如此，直接问他：‘您真的是圣者观世音吗？’那时他也以断定的话语亲口承认：‘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真的是！’因此毋庸置疑。然而，如果自己没有清净观，虽然是真实圣者，但以凡夫观现世量来衡量的话，只能见到一个腰带右边挂针套左边挂线包、老土落后、头部震颤、连‘讥讽’都解释不了的老人，除此之外见不到其他，因此，所谓‘要熟练清净观’真是太重要了！”

法王说，自己当时心想：第一、十三位伏藏大师各自取出的伏藏法中都明确地授记说，嘛呢喇嘛是度化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凡是与之结缘者都将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明显的记载。第二、自己亲自当面问过嘛呢喇嘛：“您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吗？”当时他回答：“没错，我发誓真的是！”说了如此肯定的话语，亲口承认了。当时嘛呢喇嘛对《般若十万颂》发誓，就表示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说妄语，而是所承认的这件事真实不虚。以这两个原因，嘛呢喇嘛是观世音

菩萨这件事千真万确，没有丝毫不决定、令人怀疑之处。但是，如果自己没修好清净观，也就是以观现世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作为标准去衡量的话，就只会看成一个腰带上挂着针线包、老土落后、头颤抖、连讥讽都不会解释的凡夫老人，此外见不到什么功德。所以这次我才认识到，前辈大德们再再强调的要修好清净观，的确太重要了。

要知道，这里法王说自己没修好清净观，只把嘛呢喇嘛看成普通老人，不见其他功德相，完全是示现谦虚，实际法王并非没有清净观。我们学这一段时，需要结合自身来认识到，对诸上师作清净观的重要性。

一、上师的实际情况

十三个伏藏法中都明确记载，嘛呢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这些都是莲师的无谬授记，而且，尊者本人也亲口承认自己是圣者观世音。这就足以证明，嘛呢喇嘛就是观世音菩萨，根本不是凡夫。

二、弟子不观清净的结果

如果弟子不作清净观，以凡夫根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在自己心前，嘛呢喇嘛就成了这样一个人：

（一）衣着方面

由于亲眼见到尊者腰带右边挂个针套，里面放缝衣服的针，左边挂个小口袋，里面放缝衣服的线，心里就会认为他像是给别人做衣服的裁缝，不是成就者。那个年代藏区没有成衣，人们都是自己用针线布料缝制衣物，所以很多人会把针线放在一个小包里再拴在腰带上，就像有的人在腰带上挂一串钥匙那样，但尊者是右侧放针、左侧放线，挂了两个。再者，看到尊者的衣着、气质等并不时尚，

心里就认为他很老土、很落后，不生尊重心。

（二）身体方面

由于见到他的头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抖动，心里就想，他是不是有帕金森综合症或者特发性震颤？一点也不庄严。

（三）智慧方面

由于亲耳听到他连“讥讽”这个词都不会解释，心里就认为，看来他的文化水平低，不是智者。

总之，内心不作清净观，相信自己的眼见耳闻等，结果就是把观世音菩萨看成一个低劣的凡夫老人，除此之外，任何殊胜功德或殊胜境界都见不到。

三、作清净观极重要

历代祖师都说：“如果把自己的上师看成凡夫，那就像榨沙取油一样，不会获得任何加持和成就，还很容易失坏三昧耶戒。”又说：

“所有佛法中，最殊胜的就是保持清净观”，以及“金刚乘修法的根本是清净观”。总之，前辈的大德们都再再地强调要修好清净观。

法王说，虽然知道传承上师们都教诫要修好清净观，但在没遇到这种对境时，只是停留在知道要修，心里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次见到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才深深地体会到清净观的重要性。原因是，嘛呢喇嘛是那么了不起的圣者，从所遇上师的角度来讲已经最圆满了，但是弟子这方面没有清净观的话，依师修学这件事还是要出大问题。那就是，只会看到上师是个普通人，对他不起信心，也就无法出生修法功德，得不到任何加持与成就。因此，修行不成功甚至出现大过患，不是上师不好，而是自己没有清净观，所以，修好清净观极为重要。

四、清净观的修法

所谓的“清净观”，广义是指将世界观为佛净土，将上师观为佛，将自己和所有众生都观为菩萨等，如《普贤上师言教·听闻轨理》中“明观五圆满”所讲的那样；特别是指将自己的上师观为佛。此处主要指后者。

首先要闻思相关经教，对两点发生决定：一、因为我等众生的业不清净，才见到上师有种种不圆满相，这是自己的过失，不是上师的过失；二、上师实际是佛。其次，发生决定后再再地思惟串习，让这种如理作意达到纯熟，就是“熟练清净观”。之后，在面对自己的上师时实际运用起来。

以嘛呢喇嘛为例，假如自己当时在场听课，当听到他不会解释“讥讽”时，就要想：这是因为我的业障没清净，我的心前才显现出上师不会解释那个词语，上师实际是遍知的。就像当年印度的无著菩萨，观修我等大师释迦佛的补处弥勒菩萨时，因为业障没清净，看到弥勒菩萨是一只狂吠的母狗，后来他的业障清静了，才见到金光灿灿、会说话的弥勒菩萨。连无著菩萨一开始，都把弥勒菩萨看成母狗，显现上有那么大的业障，而我这个业障更重的人，看上师还是个人，已经算好的了。前辈大德曾说：“我们这些恶业深重的人，能把上师看成是一个人，已经很不错了；没有把上师看成狗、驴，也算有点福气。”所以，我见到上师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头部颤抖、衣着老旧、年迈、佩戴针线包等，不是因为上师有过失我如实见到的，而是因为自己业障重，心前才现出上师有过失相，这与上师毫无关系。实际上，上师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是功德圆满的佛，这才是上师的真实状况。

这样保持清净观去看上师时，虽然眼睛见到的还是平凡人的形相，不是金光灿灿的佛身相，腰带上还是挂着针线、衣服破旧、没有解释嘎雅，但心里不会起任何不清净的想法，根本不觉得他老土、不庄严、不是智者、不是成就者等等，而是会真切地感觉到，这就是具足不可思议功德的观世音菩萨。

（3）信心愈增

法王还说：“从另一方面，如云：‘非瘸现似瘸，非愚现似愚’，这是在诸观现世有情面前示现不了知，这样想后，更增长了信心”。

法王说：从另一个方面想的话，正如教典中所说：诸佛菩萨没有瘸腿的业而显现出瘸腿的身体，毫无愚痴而显现出愚痴的心识。嘛呢喇嘛不会解释嘎雅，这是在凡夫面前示现不了知，而这正是佛菩萨才具有的行为。我这样想了以后，对嘛呢喇嘛更加增长了信心。

法王还说：“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这两句，假使嘛呢喇嘛讲得特别精彩，发挥得很好、解释得很到位，我倒不一定增长信心。就像一般的堪布，能把嘎雅两字讲得很精彩，但不一定因此就对他产生信心。或者，假使嘛呢喇嘛不是让身边弟子去查，而是问我的话，我也能回答出来，但嘛呢喇嘛也没有问我。这次示现不知道，没作解释，我反而增长了信心。

法王对嘛呢喇嘛原本就有很大信心，丝毫不怀疑他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现在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嘎雅，法王就想，这正是教典中说的“非愚现似愚”，是佛菩萨在凡夫面前的示现，由此更加确定他是佛菩萨、不是凡夫，信心更加增长了。

4、开悟的印证

据说，于彼处在嘛呢喇嘛面前，听受果洛龙智活佛的《六中阴引导文》等时，法王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大圆满明性之类断除了增益，嘛呢喇嘛亲口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除了您现在证悟的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大圆满了！”如是发誓而郑重地赐予圣言。

法王在玛年察秋期间，嘛呢喇嘛还传授了果洛龙智活佛所造的《六中阴引导文》等。那时，法王在嘛呢喇嘛面前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光明大圆满的明性或觉性一类断除了增益，也就是说，法王请嘛呢喇嘛为自己印证，是否已经证悟了大圆满究竟的本性。对此，当时嘛呢喇嘛非常郑重地对法王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您证悟的这个就是大圆满的究竟本性，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大圆满的见修行了！”

一、印证必要

总的来说，如同《六祖坛经》里讲到的，在威音王佛以前，开悟了不需要别人印证，在威音王佛以后，凡是认为自己开悟了，必须有开悟的成就者印证才算数，否则属于天然外道。再者，对于认为自己开悟的人而言，如果没有开悟的成就者来作印证，而是凭感觉自我印证，或者看书对照着印证，由于无念明知的阿赖耶与空明法身十分相似，因此没办法排除“错将觉受当成证悟”等的可能性。假使实际并未证悟，还以为自己开悟了，就会出现增上慢等很多过患和乱相。因此，开悟后需要去找有资格的成就者来给自己印证，得到了开悟的印证以后，才有资格称为开悟者等等。这里说的“开悟”“证悟”“明心见性”“证悟大圆满本性”等都是同一个意思，只

是用词不同。

前面讲过，法王早在 15 岁时就得到了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意传加持而完全证悟了本性，彻底断定，但此前并没有请其他上师来印证过。那么，现今到了嘛呢喇嘛的道场，嘛呢喇嘛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承认自己是圣者，又是大圆满传承上师，有资格作印证，总之种种因缘积聚，所以这一次就在他面前求印证。

二、印证时间

“于彼处在嘛呢喇嘛面前，听受果洛龙智活佛的《六中阴引导文》等时，”

嘛呢喇嘛在传讲《六中阴引导文》等的期间，法王请求印证，当时是 1955 年，法王 23 岁之时。

这部《六中阴引导文》的作者是果洛州的龙智活佛，他是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一位大弟子，智慧很高。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不久后，有一次准备给大家传讲龙智活佛的这部《六中阴引导文》，但因为当时物质条件差，法本不具足，所以没讲成。

三、印证方法

如何来印证呢？

第一种方法，弟子到上师面前什么也不说，住于自己的修证境界中，由于上师的证量高，也有他心通等，以这种方式就知道弟子证悟的是不是大圆满本性。譬如当年慧可大师求印证时，一句话也没说，在达摩祖师面前站了一会儿，之后达摩祖师说：“你得到了我的骨髓”，就属于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弟子跟上师讲自己的修证境界，讲的时候不允许用任何佛教名词，比如光明、空性、本来清净等，只能用日常生活

中的词语来描述。由于上师已经证悟，对证悟和修行等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能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是否证悟了，以及证悟的境界哪里不足，或者还需要怎样提升等等。

“法王作了修证供养，而对大圆满明性之类断除了增益。”

当时，法王在嘛呢喇嘛面前作了修证供养，这里说的“修证供养”，不确定法王当时只是住于修证境界，还是口里描述了修证境界，不确定用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法，总之，是请嘛呢喇嘛为自己印证，这个修证境界是不是光明大圆满本性。

四、印证结果

“嘛呢喇嘛亲口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除了您现在证悟的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大圆满了！”如是发誓而郑重地赐予圣言。”

印证开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此，嘛呢喇嘛也是很郑重地以《般若十万颂》发誓，对法王说：您证悟的就是光明大圆满的究竟本性，此外没有更高深的大圆满见修行了（意思是没有不足或者需要提升等的地方）。像这样正式垂赐圣言，印证法王已经大彻大悟，有资格做大圆满传承上师。

5、灌顶中受伤

又有一次，嘛呢喇嘛讲完《阿弥陀经》之后，赐予了宁体派的《极乐净土仪轨》的灌顶。当时，法王赤脚去分发灌顶加持物，途中脚被石头砸伤而流了很多血。至尊嘛呢喇嘛见到后，没说一句“不好”等的话语，反而赐下圣言：“噢！太好了！太幸运了！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

再者，有一次嘛呢喇嘛给大众传讲《阿弥陀经》，也就是汉文里的《佛说阿弥陀经》；讲完之后，紧接着作了宁体派的《极乐净土仪轨》的灌顶，也就是宁体派的阿弥陀佛灌顶。比如《阿弥陀经》总共讲了三天，第三天刚一讲完佛经，马上作了密乘灌顶。

嘛呢喇嘛灌顶时，安排法王等人给大家分发灌顶加持物。一般来说，灌顶时如果人少，就由金刚上师亲自给参加灌顶的每个弟子头顶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等来作灌顶。如果人很多，金刚上师就给坐在近旁的活佛、堪布等，亲自用灌顶物作灌顶；他们几位得到灌顶之后，拿着灌顶物，配合着观想等，去给大家作加持，也就是做代替金刚上师的事业金刚。当时，法王坐在嘛呢喇嘛身边，直接接受灌顶，得到之后，拿着宝瓶等的灌顶物，去给在场参加灌顶的其他出家众和在家众作加持。

当时，灌顶的地点在嘛呢喇嘛的帐篷内外，听法时不可以穿鞋，法王也没穿袜子，走到帐篷外面还是光着脚、没穿鞋，加上当时物质条件差，地上没有铺塑料布、垫子、地毯等，结果在分发灌顶物时，法王的脚被石头砸伤了，流了很多血。法王还说：当时血止不住地一直在流。

我们可能会想，身上出现伤口原本就不好，而且是在灌顶这么重要的场合，就更不是好现象了，会不会不吉利、是恶兆？那么，当法王分发完灌顶物回来时，至尊嘛呢喇嘛看到了法王的脚受了伤在流血，对此没说任何“不好”之类的话，就连间接的、相关的话都没说，恰恰相反，当时尊者显现上非常欢喜，而且赐下圣言说：“噢太好了！这是好事！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但并没有说具体是怎样的好缘起。

后来法王在课堂上说：“我当时心想：‘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将来能不顾身体和性命来弘法利生？是这样的一个好缘起吧！’”的确，后来在动荡时期，法王始终不顾身命地给弟子们传法，宗教开放以后，又竭尽全力地复兴圣教，完全做到了不顾性命地护持正法。

（四）依教做经忏

之后不久，嘛呢喇嘛派他们去自己的一位亲戚家里念《贤劫经》。

接着不久后，嘛呢喇嘛安排法王他们，去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做经忏，也就是为这家人念经祈福。这个亲戚是嘛呢喇嘛的侄子，名叫“森华”，要念的是甘珠尔里的《贤劫经》，需要念很多遍。

法王说：“这户人家对食物吝啬而节俭抠门，因此一整天里，除了半碗酸奶以外什么都不给，所以更别说美味佳肴了，处于连填饱肚子都极困难的状况。然而如果念经之事未圆满就走，则成了违背上师教言，因此，一边不情愿之下，一边在富人家帐篷的最里面感受饥渴之苦，需要这样住在这里念很多天经。最终，念经之事刚一圆满结束，我们就如野兽从罗网中解脱般，迅速离开了”。

这一段是法王亲口说的，对此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一、施主悭吝，饮食匮乏

藏地的百姓为了给家庭祈福等，会请僧人到自己家里念几天经。按照传统，僧人们念经期间就住在这位施主家，施主需要提供饮食，这样方便僧人们从早到晚地念经，不用为了吃饭而特意出门，最后施主还要对念经的几位僧人做一些财物供养，因此，只有相对富裕的人家才会请僧人来念经。

那么，森华家就属于富裕家庭，根本不缺吃的，正常情况下，请僧人来自己家念经，会把最好的食物供养给僧人，起码要让人家吃饱，但是，他们家对食物过分节省、很抠门的缘故，舍不得拿足够的食物招待法王他们，特别吝啬。每天只给每位僧人半碗酸奶，此外连基本的主食，比如糌粑、饼子等都不给，其他的酥油、奶渣、人参果等营养丰富、很好吃的那些，就更不用说了。藏族碗都不大，比我们平常吃米饭的碗还要小一点，法王他们念经期间，每一天就只能吃到半碗酸奶，连填饱肚子的量都达不到，根本吃不饱，只是勉强没有饿死而已。

二、依教奉行，挨饿念经

实际上，当时法王他们如果不想挨饿受苦，是可以离开这里，不给他们家念经的。然而，想到如果念经的任务没圆满就提前离开，那就成了违背上师教言。也就是，先前嘛呢喇嘛安排法王他们去森华家里，念满一定数量的《贤劫经》，比如念满一千遍。假使念了三天就走了，没念完一千遍，那就成了违背嘛呢喇嘛的教言。因此，为了依教奉行，以及为了利益施主等的众生，虽然法王非常喜欢闻思修，怕影响闻思修而不愿意做经忏赚钱，加上每天还要感受难忍的饥渴之苦，但还是住了下来，一天又一天挨饿的同时，认真如法地为他们家念《贤劫经》。

“在富人家帐篷的最里面感受饥渴之苦”：当地是牧区，人们都住帐篷，而富人家的帐篷体积较大、质量较好，从帐篷门口进去，正对着门口的最里面，属于家中最好的位置，法王他们就被安排坐在最好的位置念经。但由于从早到晚只吃到半碗酸奶，所以每天都要忍饥挨饿。那么，原本在富人家应该吃得很好，然而法王他们住

在富人家里，坐在最好的位置，每天却要忍饥挨饿，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相。

我们从这里要看到法王如理依师、依教奉行的德相：第一、法王自己不喜欢做经忏，但由于这是上师安排的工作，所以能够调整心态，欢喜、认真地去完成；第二、念经的过程中必须天天挨饿，忍受饿得胃痛、全身乏力等的种种苦，但为了依教奉行，能够丝毫不顾惜身体、不怕吃苦地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要尽力随学的地方。

三、不贪利养，速疾离去

最后，终于圆满念完了规定数量的《贤劫经》。刚一念完，没间隔一分钟，法王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户人家，这种迅速的情形就如同野兽解脱罗网一样。

野兽先前被猎人关在网里，之后网破了可以逃出来时，由于它对罗网毫无贪著，因此不会间隔一分钟，而是头也不回地迅速逃出去。同样，法王他们：第一、对于钱财毫无贪著；第二、对于俗家环境毫无贪著，因此刚一念完经就迅速离开了。

按照传统，念经结束以后，施主要对参与念经的每位僧人做财物供养，那个年代可能会供养钱币、做衣服的布料、坐垫等。这样一方面施主能积集福德，一方面也是僧人的生活来源。对于僧人来说，只要如法地念了经，就有资格拿这笔钱，这是应得的报酬，没什么不合理的。然而，法王他们念经只是为了对上师依教奉行以及利益众生，没等施主来做供养就走了，也就是连该拿的钱都没拿，连应得的报酬都不要，这就是完全不贪钱财的德相。

再者，道心好的出家人不愿意待在俗人家里，喜欢寂静地，法王他们就是如此，对富人高档华丽的住处毫无贪著，所以一结束

就马上走，不愿意待在俗家，只想尽快回到三宝道场闻思修行。这就是欢喜寂静处的德相。相反，如果道心差的话，比如去城市里办事暂时住在居士家，原计划住一星期，然而见到居士家房子大、装修好、住着舒适，就不想走了，一住就是大半年，不愿再回到寺院清苦之地，这样就不好。

（五）离开玛年道场

复次，离开玛年后，开始往石渠县的方向返回。途中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后，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法王他们离开嘛呢喇嘛所在地——果洛州的玛年察秋以后，就往石渠县的方向走，准备返回江玛道场。先前从石渠县到果洛州时是冬天，还遇上了特级雪灾，因此路极为难走。现在从果洛州返回石渠县时天气已经暖和，雪也化了，路就比较好走，于是在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在各处寺院待了相应的一段时间。

年毛寺位于果洛州达日县，是格鲁派的大寺院，属于果洛州八大寺院之一。查朗寺也在达日县，是果洛州影响力较大的宁玛派大寺院，相传是格萨尔王王宫所在地。“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比如到了一座寺院以后，去各个大殿磕磕头，坐下来念念经、发发愿，看看本寺僧人们闻思修的情形等等，不确定具体待了多长时间，但不会很久，可能只是一两天。

思考题

- 1、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法王由此生起了哪两种想法？为什么作清净观极重要？
- 2、嘛呢喇嘛为法王作开悟印证的结果如何？
- 3、法王在《极乐净土仪轨》灌顶中受伤的情形如何？
- 4、“依教做经忏”的情形如何？这段事迹体现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二、托嘎如意宝圆寂 分十四：

- (一) 平安返回；(二) 继续闻思修；(三) 未开许回乡；
- (四) 独传大圆满；(五) 示现生病；(六) 祈请住世；(七) 初十大修；
- (八) 中阴引导；(九) 最后会面；(十) 示现涅槃；(十一) 唤醒禅定；
- (十二) 告别遗体；(十三) 提前离去；(十四) 返回家乡

(一) 平安返回

再者，继续步行后，最终顺利抵达自己上师的道场——石渠江玛寂静处。刚到的无间，立即去拜见堪钦托嘎如意宝。当时，托嘎如意宝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情态，说：“我想，这个土巴心思活跃，所以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去别的地方？有些担心，但是现在平安回来了，所以我就安心了。啊！好开心！”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

法王一行人等参访完那些寺院后，继续以徒步的方式往石渠方向走，没有坐车、骑马等，最终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的道场，也就是石渠县江玛寂静处。刚一回到江玛寺，没有去休息、吃饭喝水等，没有任何间隔，立即去了堪钦托嘎如意宝的住处，拜见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也是如理依师的德相。

当时，托嘎如意宝一见到法王，就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样子，说道：“我先前想：‘土巴是想法比较多的人，所以他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走，带去别的道场，回不来了？’这样想后有些担心。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也就放心了，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

为什么托嘎如意宝担心法王回不来呢？

譬如，一个人在某寺院求学期间，由于其他道场有大德在传法，

就过去听传承、求灌顶等。原计划求完法就回去，但待了一阵子发现这个道场更好等等，结果就留在这里，不回去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么，法王的心是极为坚定的，会一直留在托嘎如意宝身边，这一点托嘎如意宝也很确定，但是土巴想法多，有可能动摇。假使他想去其他道场，还想让法王陪着自己的话，为此用种种方便拖住法王，结果两人都回不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再者，如果其他弟子比如土巴不回来了，托嘎如意宝也没有那么在意，因为尊者并不贪著世间八法，无所谓弟子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等等，但是如果法王不回来，那就无法接受了。因为就像前面讲的，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有着极深的感情，一直叫着“我的宝贝活佛”，极为疼爱，特别在乎，所以舍不得他离开，会很担心。

反过来，正是因为托嘎如意宝先前担心法王回不来，所以现在看到平安回来了，心里极为欢喜，也就放心了。

总之，托嘎如意宝作为上师，对所有弟子都是平等地慈悲摄受，但由于与法王之间生生世世因缘极深，加上法王依师特别地如法等等，所以对法王尤为疼爱重视，超过其他所有弟子。那么在外在表现上，托嘎如意宝原本是一个性情深沉、内敛之人，如果是其他弟子，离开了，也不会很担心，回来了，也不会很欢喜；唯一对法王特别不一样，所以无论是离开还是回来，都表现出极为爱重、挂念的情态。

（二）继续闻思修

复次，继续在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作闻思圣法之事；并且跟以往一样，在江玛道场里的诸多善知识面前，听闻显经、密续及共同明

处的种种讲授；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求法者，常常相续不断地讲法，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授八堂不同教典的课，有这样的记事。

回到江玛道场以后，法王还是跟去果洛州见嘛呢喇嘛之前一样，每天继续精进地闻思修。具体有三方面：

第一、继续在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闻法，以闻思的方式来护持圣教法。

第二、除了托嘎如意宝以外，江玛道场里还有很多善知识，比如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等，法王跟去果洛州前一样，常常在这些善知识们面前，听闻戒律中观等的显教经论、种种密法，以及天文历算等的共同明处。法王就是为了求学才来江玛道场的，所以要在不同的善知识面前学很多经论。

第三、法王在闻法成办自利的同时，顺便还给别人讲法成办利他。也就是对于其他有意乐在自己面前闻法的人，每天不间断地给他们讲解各种显密法类，以及作引导等。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八堂课，而且是八种不同的经论教典。听其他人说，法王当年在江玛道场学法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除了这次去果洛州见嘛呢喇嘛离开了几个月之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安住在道场里精进修学。精进的情形是，一天当中，在托嘎如意宝面前听一堂课，在其他善知识面前听一两堂课，自己还给别人讲不同的八堂课，还要跟僧众一起念经，而且自己还要修法。那么这也不是一两天，而是在江玛道场求学的五年多，基本每一天都是如此。

那么按五年半，总共 2000 天来算的话，按最低的每天听三堂

课来算，总共就是 6000 堂课；讲法最多的时候八堂，那么按最低的每天讲五堂课来算，2000 天就是 1 万堂课。再看我们自身，比如有的道友每个星期听四堂课，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听 200 堂课，30 年才能学完 6000 堂课。再者，如果自己是讲法者，每天不间断地给别人讲一堂课，30 年才能讲完 1 万堂课。这样就看到，一般人经过三十年才能达到的量，法王用了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之所以每天能做到这么多的讲闻修之事，就是因为法王极为精进，而且闻思修的意乐和行为都非常如法，具体情形如下：

如是，欢喜、大欢喜、勇悍、信心、渴仰愈加增长的状况中，分不清昼夜那样，作恭敬加行精进与恒常加行精进，而讲、辩、著圣法，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对圣法之义作纳受等，以此而度日。不知不觉中，时光飞转，岁月消逝。

如是，法王在越来越增长欢喜、增长信心、增长渴仰的状况中，达到了分不清白天黑夜、不知疲倦的程度；行为上，具有恭敬加行精进和恒常加行精进后，所作的就是对圣法讲、辩、著，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的方式，将圣法之义纳受在心中等等，这样来度日。不知不觉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如法的意乐

法王求学时的意乐如何呢？

“如是，欢喜、大欢喜、勇悍、信心、渴仰愈加增长的状况中，分不清昼夜那样，”

（一）增长欢喜

由于每天从早到晚，所作都是亲近殊胜善知识来听闻正法，以及给别人讲法，使得心唯一与圣法相应，自然远离非法及无记心，因此一整天都处于法喜充满的状态，受用法喜乐，这叫做“欢喜”。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与法相应，对于越来越多的法义发生解悟等，内心的法喜则越来越增长，这是“大欢喜”。大欢喜再增长，对于缘圣法作法行，达到极为欢喜、勇猛而行的程度，就是“勇悍”。

（二）增长信心

再者，随着所学的法理越来越多，对于三宝、谛理、因果的信心，也是一天比一天增长，更加深信不疑。

（三）增长渴仰

这样每天都在依师学法，不但没有丝毫疲厌，反而越来越希求学到更多的圣法，以及学到上师善知识们心相续中更多的功德，这种“希求依师依教授”的渴仰心、好乐心，也是一天比一天增长。

（四）毫无疲厌

像这样，处于不断地增长欢喜、增长信心、增长渴仰的状况之中，达到了分不清日夜的程度，意思是毫无疲厌。

譬如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连续讲了六十个小劫，闻法者听了六十个小劫，大家却感觉只过了一顿饭的时间，身心一点不觉得疲倦。心的规律就是如此，如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没干多久就累了、厌了，之后怎么都干不动；如果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天都黑了，还是不觉得累，还想继续做，就是因为对于这件事欢喜心大、信心大、好乐心大的缘故。

就像这样，法王对于学修圣法，欢喜心极大、信心极大、好乐心极大，或者说从学法当中，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由

于处于这种状态，比如从早上开始看书，已经看到半夜了，但感觉才过了没多久，一点都不觉得到了晚上、疲倦了、需要休息了等等，这就是“分不清昼夜那样”。

总之，法王学法的意乐非常如法，对圣法越来越欢喜，信心也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有好乐心，一点没有厌倦，以这样的心态学法，功德就非常大，效果也特别地好；相反，如果很勉强、不乐意、应付了事的心态去听课等，则没有很大功德，也学不到什么。

二、如法的行为

“作恭敬加行精进与恒常加行精进，而讲、辩、著圣法，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对圣法之义作纳受等，”

“恭敬加行精进”，这里的“加行”是“相合”或“不离”的意思，也就是带有恭敬心来精进闻思修。不是像学世间知识那样以随便的态度学法，也不是像去应酬一样不情不愿地学法，而是认识到圣法的来源、体性、作用后，对圣法有很大的恭敬心、殷重心，以这种态度精进学修圣法。

“恒常加行精进”，指不区分白天和夜晚，一刹那也不住在没有正法的状态中，恒常精进地闻思修。不是今天精进学法，明天放逸散乱，后天再继续学法，到了周末休息不学，而是一日又一日地精进学修。同样，一天当中不是间歇性地精进，比如一会去听课，一会玩手机，一会再来看书等等，而是心恒时保持与法相应，而不流荡于非法状态。

有了这两种精进以后，具体每天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从上师善知识处听闻，由他力发起认识；之后，经由为别人讲解、与道友辩论、自己撰著写作这三种方式，以自力对法义获

得决定，从而彻底通达圣法的所诠义；之后对于所通达的法义，再再地思惟来引生定解，这是思择修，生起定解后就住在定解中，这是止住修，像这样，以思择修和止住修轮番的方式，把圣法之义纳受在自己心里，使得心成为法的体性，“等”字指其他法行。

三、苦行精进，乐在其中

“以此而度日。不知不觉中，时光飞转，岁月消逝。”

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的每一天，都是在闻法、讲法、辩论法、撰著法、对法义思择修和止住修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些法行。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这样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个月如此，下个月也如此，由于有大欢喜心、大精进力，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也没有丝毫厌倦，这样度过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很快过去了。今年如此，明年如此，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过了五六年。

人在感到幸福快乐时，心是放松的，所以会有一种时间转瞬即逝的感觉；相反，当感到痛苦忧愁时，心是紧张的，身心状态是疲惫的，就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法王在求学的五六年里，虽然课业安排非常紧凑繁多，一点也不轻松，生活方面也是非常艰苦，完全是苦行精进而求法，但由于内心对于法的欢喜、信心、好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精进学修时感到特别幸福快乐，也因此感觉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正如古语所说“心志要苦，意趣要乐”，也就是心志要刻苦精进，从不懈怠；但从中感受到的不是紧张、焦虑等，而唯一是法喜乐，这就是学法的正确状态。这是法王如法闻思修的德相，也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

我在喇荣道场闻思修行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法王在世时，亲自灌顶、引导、传法，每天都能在上师座下闻法，跟道友们一起辩论、

研讨、辅导等。那个年代，喇荣道场里没有手机网络，没有任何散乱、浪费时间的因缘，非常清净，所以日日夜夜都在闻思修显密佛法，的确是法喜充满。每天都感觉特别欢喜、特别幸福，是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将近二十年，时间不算短，但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三）未开许回乡

某时，法王来到江玛道场求学已经五年，明显现出青春体力与智慧妙力二者共同圆满之相，与此同时，至尊托嘎如意宝自然显露出比先前更加衰老的一种感觉。

时间过得飞快，某个时候，法王来到江玛道场依师学法整整五年了。这时，法王的体力和智慧力两者都达到了圆满，这种圆满之相在外面能明显地见到。

具体来说，身体方面，刚来江玛道场时，法王不满 18 周岁，还是个少年，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现在已经 23 岁，成了青年人，身体完全发育成熟，明显地见到体力达到了圆满。内心方面，刚来江玛道场时，法王显现上还不够广闻博学；经过这五年来日日夜夜极为精进地闻思修显密佛法，作智者三大事业——讲、辩、著，通达经论的智慧有着极明显的提高，明显地见到智慧力达到了圆满。虽然法王早在 15 岁就大彻大悟，成了大成就者，但显现上先前还不算大智者，到如今 23 岁时成为了大智者，出现了班智达的相。

所谓“二者共同圆满”，意思是年龄成熟的同时，智慧也成熟了。对比来看：一般的人在 23 岁时年龄虽然成熟，但内心还不成熟，对于在世间做好人的规则也不太懂，对于出世间的佛法也不太懂，

没有如理取舍的智慧。而法王在 23 岁时，智慧已经圆满，完全通达了世间人规善道和出世间解脱法道的走法，不但成办了自利，而且有能力引导他人，使得别人也能踏上解脱道乃至即生成佛。

那么就在法王年龄成熟、智慧圆满之时，至尊托嘎如意宝也更衰老了，自然显露出身体越来越衰退的相。法王刚来时，托嘎如意宝 65 岁，身体还很硬朗，看起来没感觉特别老；如今已经 70 岁了，从脸上的皱纹、走路的姿态、气力、健康状况、受用饮食的能力等方面来看，都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明显比五年前老了很多。

那时，洛若寺派来了迎接者，打算将法王迎请回家乡。然而当时，至尊堪钦以难舍难分的情态而未开许故，那算是一个好机会，住在殊胜上师面前，得受种种共与不共的教授与教诫，同时继续纳受精进闻思修之业而安住。

就在法王求学满五年之际，洛若寺派遣使者来到了石渠县江玛道场，准备把法王接回自己的家乡——色达县洛若乡，回洛若寺弘法等。

然而，当迎接者去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求带走法王时，至尊堪钦流露出不愿与法王分离的情态，以此并未开许他们带走法王。未开许的具体情形，法王曾在课堂上讲过：“当时，托嘎如意宝对洛若寺来的使者们说：‘他是你们洛若寺的活佛，你们洛若寺当然有权力把他接回去。但是，我和他之间感情极深，情同父子，他就像我亲生的孩子一样，离开我一夜他都受不了，我心里也放不下他，所以，请让我们师徒二人再共住一年。现在我只有一只老山羊的寿命，除

了一点点之外没有很多，一年以后，你们就可以把他接走了。’”的确，托嘎如意宝第二年就圆寂了，当时是预知自己一年后圆寂，所以请他们再留法王一年。

对此，法王的想法如何呢？法王根本不想回去，因为假使回到洛若寺，就必须与根本上师分离；再者，由于要负责寺院里教学、管理等的很多事情，就很难再以精进闻思修来度日了。这次托嘎如意宝没有开许，正好不用回去，完全相合了法王的心意，也就是出现了继续待在江玛道场依师求法的机会。一方面，能在根本上师和其他殊胜善知识们面前，听受种种共同显教的教授和教诫，以及种种不共密教的教授和教诫；与此同时，就像前面讲的那样，每天连续不断地精进闻思修来度日，这样在江玛道场继续安住。

思考题

- 1、托嘎如意宝见到法王平安回来为什么极为欢喜？
- 2、
 - (1) 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每天讲闻修的情形如何？
 - (2) 法王能做到如此精进的原因是什么？从意乐和行为两分细致思惟。
 - (3) 反省自己闻思修的意乐和行为，并思惟往后应如何随学法王？
- 3、法王在江玛求学五年时的身心状况如何？此时托嘎如意宝不开许法王回家乡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四）独传大圆满

一般而言，几乎从未听说托嘎如意宝一生中做过大圆满正行的引导，然而极为爱念法王的缘故，也曾秘密地给法王传过甚深引导法类。

总的来说，托嘎如意宝一生当中讲过很多法，但从未听说给哪位弟子作过大圆满正行的引导。也就是，托嘎如意宝身边熟悉情况的人，都没听过托嘎如意宝说：“我给你们传个大圆满引导。”如果去问江玛道场的弟子们，也没人说：“托嘎如意宝作过大圆满引导。”总之，无论从什么途径打听，都没听说托嘎如意宝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托嘎如意宝从来没给人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

然而，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极为爱念，属于特别摄受的弟子，或者说把法王看成自己最大的心子，世俗话说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一样，特别放在心上。由于这个缘故，曾经以秘密的方式，单独给法王传过大圆满甚深引导类的法。

这方面的情形，听到法王后来在讲课的旁述中说：“有一天，我在托嘎如意宝床边时，他凝视着我说：‘孩子，你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跟我问，想得一个大圆满引导的话，我也可以讲。’如是赐予圣言。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稟白说：‘拉索！’

托嘎如意宝单独给法王传大圆满正行引导的情形，法王后来在喇荣道场讲课时，曾经亲口说过：“有一天，我一个人来到托嘎如意宝的帐篷里，坐在上师床榻旁边，当时，上师用慈悲的双眼凝视着

我说：‘孩子！你如果有一些大圆满法类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问我；如果想得一个大圆满正行引导的话，我也可以给你讲。’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简直到了无法相信自己耳朵的地步，由此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以至于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在这种状态下，恭敬地稟白上师说：‘拉索!’”

听到托嘎如意宝说出这两句话时，法王身语意的反应如何呢？心里的反应是“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也就是以出乎意料而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就像米拉日巴尊者，当听到玛尔巴上师说：“从今往后我要摄受你，给你灌顶，传给你最秘密的心要口诀”时，也是感到特别出乎意料。因为此前玛尔巴上师对他只有打骂、呵斥，说没有供养物就不给传法，现在还是没有供养物，玛尔巴上师却主动承诺摄受和传法，所以震惊到了不敢相信的地步，认为这是不是在做梦等等，从而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同样，托嘎如意宝一生之中，对谁都没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现在居然说要传给自己，法王也感到太意外了，过去从没想过的大好事突然降临，所以震惊得不得了，达到了无法相信自己耳朵的地步，比如心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上师真是这么说的吗？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由于出乎意料，从而生起了无有限量的欢喜。法王身体的反应是，由欢喜使得全身的汗毛自动竖立。人在极度欢喜时，身体自然会有这种反应，就像《入中论》所说的“由喜引生泪流注，周身毛孔自动竖”。由于极度欢喜、特别感动，口中已经说不出其他话了，只有恭敬地答复：“拉索!”（意思是好啊，太好了！）

多日当中，作了稟报和提问的准备后，去了但根本不敢上前拜见。

托嘎如意宝说，如果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问，于是法王回去以后，在好几天里做准备。要知道，向自己的上师请教问题时，不可以什么准备都不做，直接开口就说、随便就问，因为这样可能由于没考虑好或者表达不清楚，导致浪费上师的时间等，那是不如法的，所以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法王在大圆满方面做了两类准备：第一、给上师作一些汇报，第二、向上师问一些问题。像这样，在见到托嘎如意宝时，该怎么禀报、该怎么请问等，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直接到上师面前去问就可以了。然而，每次过去时，都根本没有勇气走到上师跟前。

法王说：“当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也过去了，但还没到上师面前，一想又不敢去，只能往回走。”比如，法王从自己的住处出来，准备去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教，但是走到半路就不敢去了，没有胆量继续往前走，只能回去。或者，已经走到托嘎如意宝的帐篷外面，但实在没有勇气去见上师，就又回去了等等。

法王又说：“我对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特别怕，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如此。”法王还说：“一方面来讲，弟子对上师有敬畏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太过分地害怕，也会成为在上师面前提问大圆满见修行的障碍。”实际上，害怕上师正是信心和恭敬心的表现。也就是作为弟子，对自己的上师信心越大、恭敬心越大，自然就越是畏惧，害怕得不得了，有了这种敬畏心才成为法器；相反，如果把上师当成普通人，没什么信心和恭敬，那自然也就不怕上师。

比如现在有些人，很大胆地到上师面前说：“我对上师您特别有信心，想要开悟成就，请赐予我无上大圆满法！”他能这样毫无畏惧地跟上师讲话，一点都不怕，显然是没有视师为佛的信心。信心不

够则法器不成熟，那么上师是不会给他传正行法的；假使传了，由于他信心不足，也得不到成就者上师的意传加持，不可能与上师的智慧心相应，从而开悟成就等等。再者，他这样主动求法，看起来好像对法有信心、有希求，但实际不一定是为了即生成就度众生而求法，可能只是偶尔萌生出离心，一时冲动下做出的行为。

因此，我们作为弟子，首先要让自己成为法器。也就是修好前行，培养出无伪的道心，集资净障达到一定程度；再者，要修好视师为佛的清净观，培养好信心，多修上师瑜伽，三昧耶誓言守护清净等等，使得自相续法器成熟，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上师这边也要观察时机因缘，如果还没到最有效的时间点，提前传大圆满法也不合适，这一点上师会观察，等到因缘成熟，自然会传授。再者，开悟还要看师徒二人之间的因缘是否契合，如果弟子跟这位上师机缘不契，就要转到其他有缘上师那里。譬如，马祖禅师和石头禅师都是六祖大师的再传弟子，也都是开悟的大德。惟俨先去石头禅师处，一番机锋过后，惟俨不知所云，石头对他说：“你我机缘不契，你去找马祖大师吧！”惟俨去见马祖，马祖一番开示，惟俨言下顿悟。总之，上师传大圆满法、弟子开悟成就这件事，需要方方面面因缘和合，不能强求，不能着急。

如果方方面面因缘成熟，即使弟子没去求法，上师也会主动传法的。比如托嘎如意宝就是如此：

然而有一天，我还未作稟报之时，上师就以大慈悲心对我说：‘现在，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说后，如父宝传子般，将《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秘密地传给了我一个人。”

终于有一天，法王鼓起勇气来到了托嘎如意宝的住处，还没作禀报、请问的时候，托嘎如意宝就直接慈悲地说：“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伏藏大师造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所谓的“念一遍”，是托嘎如意宝谦虚的说法，实际并不是像念传承那样仅仅念一遍，而是作了讲授。那么，托嘎如意宝这样说了以后，可能跟法王约定好时间，比如每天什么时间法王单独过去听法。就像这样，如同父亲把传家宝传给独生子那样，托嘎如意宝以秘密的方式，把《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单独传给了法王。

以上独传大圆满引导的内容，都是法王亲口所说，作者活佛亲自从法王口中听到的。

《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不是四心滴中的《空行宁体》。四心滴中的《空行宁体》是莲师造的，四心滴中的《空行仰体》是遍知龙钦巴造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的作者是敏珠林寺的伏藏大师，他将莲师的《空行宁体》中的要点，归纳起来撰著成这篇引导文，所以也叫做“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这是一篇归摄要义、简略的不可思议殊胜引导文，现今收录在藏文的《宁体全集》之中。

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以后，在甘多拉经堂里，也给我们传授过这篇引导文。法王上师对这篇大圆满引导文格外地重视，说：“这是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单独传给我的。”所以每节课最后，都让僧众共同念一遍《大圆满愿文》，传讲其他大圆满法时，不一定每节课后都念《大圆满愿文》。《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的传承情形，法王曾亲口说过，自己是在托嘎如意宝面前得受的，托嘎如意宝从堪钦根华仁波切处得受，堪钦根华仁波切在全知麦彭仁波切面前得受，

全知麦彭仁波切在蒋扬钦则旺波尊者面前得受，蒋扬钦则旺波尊者是在敏珠林的陈列秋准空行母处得受的。

（五）示现生病

法王说：“不久后，堪钦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上下奔走，请诸多上师做相应的卜卦授记。托嘎如意宝听到此情形后说：‘不要为我卜卦授记，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现今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去那里询问的话，会得到明确的答复。’

没过多久，堪钦托嘎如意宝显现上生了重病，那时尊者已经 70 岁了，弟子们都很担心，为此去了不同的地方，请很多上师大德为托嘎如意宝卜卦授记，也就是观察这次病情是否危及生命、应该做哪些佛事等等。当托嘎如意宝听说此事后，对弟子们说：“你们不要为我去卜卦授记，不需要为我做什么。如果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的话，现在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寺（位于甘孜州康定市塔公乡），去塔公寺向他请问的话，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法王还说：“托嘎如意宝不喜欢别人为自己卜卦、作授记，因为至尊上师的性格十分深沉、内敛，对待事情舍置而放，不作破立取舍。如果见到一个人在空中飞来飞去，也不会赞叹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者’；见到一个人正在杀牦牛，也不会呵斥说：‘这个人很坏’。”由于性格如此，所以托嘎如意宝对弟子们说：“不需要为我做什么。”

这里的萨迦法王，指住在美国、名叫“彭措颇章”的尊者，前几年圆寂了。先前萨迦法王去过石渠县色须寺，当时法王上师跟随托嘎如意宝一起去拜见过。这次托嘎如意宝生病时，萨迦法王正住

在塔公寺，还没去美国，所以托嘎如意宝告诉弟子们，可以去塔公寺向他询问，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佛菩萨化身，能准确地作出授记。

彼之无间，尊者的侄子赞洛堪布带上一名随行者，拿了少许口粮，背负法衣、手持锡杖而前往塔公。

托嘎如意宝这么说了的无间，托嘎如意宝的侄子，一位名叫“赞洛”的堪布，马上出发了。一方面因为这件事非常重大，不能拖，另一方面据说赞洛堪布是个急性子的人，决定了什么，马上去做，于是他带上一名同伴，拿了路上吃的少许口粮，背着法衣，持着锡杖，立刻动身了。

“拿了少许口粮”：他们两人从江玛寺出发，往塔公方向走，途中要经过石渠县的县城、甘孜县、炉霍县、道孚县、八美镇，之后才到塔公乡，总共五六百公里的路程，要走好多天，必须带路上吃的口粮，但由于是徒步行走，东西多了背不动，所以只带了少许。

“背负法衣”：比丘不能离三法衣，即五衣、七衣和祖衣。其中五衣僧裙穿在身上，七衣和祖衣平时不穿，但至少每天黎明出明相时要在身边，因此出远门时，就放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带走。

“手持锡杖”：按照共同乘戒律所讲，比丘行路需要持锡杖。锡杖有很多表征意义，方便步行时用来驱虫以及乞讨等，唐卡里舍利子、目犍连手中拿的就是锡杖。赞洛堪布是比丘，所以出远门时背了法衣，手持锡杖。

他们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求作授记时，萨迦法王说：‘今年根本不需要做佛事，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无利益。’

赞洛堪布和同伴终于到了塔公寺，来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他为托嘎如意宝的身寿作授记。据说，当时萨迦法王说：“今年尊者的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根本不需要做佛事；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对长久住世毫无利益。”

“甘珠尔”的意思是“佛语译典”。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其中《甘珠尔》，是佛亲口宣说的教典，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包括全部的显教三藏十二部经以及部分新密续，总共 108 函。

萨迦法王的意思是，托嘎如意宝虽然今年羊年显现上病情很重，但一定不会圆寂，不需要做佛事；明年猴年一定会圆寂，为此做任何佛事都起不到延长寿命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有寿障，念很多经、做很多佛事能够遣除，但托嘎如意宝明年决定会圆寂，根本没有住世的可能性，所以说，无论做多少佛事，哪怕念上一千遍 108 函的《甘珠尔》，也无济于事。

之后，赞洛堪布回来后，向托嘎如意宝禀报此情形时，托嘎如意宝赐予了‘他的话语真实不虚’之类的圣言。

问完之后，赞洛堪布和同伴从塔公寺返回了石渠县江玛寺，向托嘎如意宝禀报萨迦法王的授记。对此，托嘎如意宝说：“他说的准确无误。”等等。

萨迦法王是大成就者，而且是大乘菩萨的转世，所以他的授记没有任何错谬，完全准确可靠。

（六）祈请住世

下一年，大家都非常担心，各地的许多上师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祈请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对谁都未作住世的承诺，而且对少数祈请者作了批评。

弟子们去塔公询问的下一年，也就是萨迦法王授记决定圆寂的这一年年初春天之时，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都非常担心托嘎如意宝会很快圆寂，江玛道场不远处东南西北各地的很多上师大德们，都纷纷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以种种方式祈请老人家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没有答应任何人的请求，对谁都没承诺说我同意住世等，对于其中少数几个人，不但没答应，反而以不欢喜的姿态作了批评。法王说：“托嘎如意宝此生的利生事业已经圆满，决定要去往其他刹土，因此，当时没有答应任何人住世的请求。”

法王还说：“其中一位比较出名的、很好的喇嘛，对托嘎如意宝说：‘您一定要长久住世，如果您这几年不住世的话，那我就在您前面圆寂，所以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长久住世！’托嘎如意宝听后显现上有点不欢喜，说：‘噢！这个人倒是个很厉害的修行人，好像是能把我接引到殊胜净土的一个人。’这位祈请者是个生死自在的修行人，由于当时托嘎如意宝没有答应住世，所以他后来的确在托嘎如意宝之前示现了圆寂。”

华智南晋尊者说：‘您在猴月初十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背负罪业，也请您无论如何要住世！’二人心意极为相合故，托嘎如意宝说：‘好吧。’勉强答应了。

华智南晋活佛特别殷重地对托嘎如意宝祈请说：“您在猴月初十莲师大修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自己背罪业，也请您一定要住

世!”意思是至少在大修结束之前不能圆寂。

“猴月初十”是莲师诞生的吉日，按照宁体派的算法，指藏历六月初十。晋美朗巴大师的《初十利益祈祷文》中说：“六月初十日东升，达那郭夏莲茎来。”华智仁波切也说：“六月猴月初十，是莲师在信度海中诞生的吉日。”因此，托嘎如意宝的江玛道场将藏历六月初十定为莲师圣诞日，僧众在此期间要作莲师大修（喇荣道场也是如此）。也就是把初十放到中间，前后各加几天，比如从初八到十四共七天，在这七天里僧众念经共修莲师法等。

实际上，南晋活佛的祈请，正好与托嘎如意宝的想法相吻合。为什么这么说呢？莲师诞生于猴年猴月初十，托嘎如意宝的根本上师堪钦根华仁波切为主，极为重视这十二年一次的重大吉日，所以托嘎如意宝也是极为重视猴年六月初十的莲师大修。而这一年（1956年）正是火猴年，为了这一年的六月初十莲师大修，托嘎如意宝提前好几年就开始作准备了。也就是，平时信众供养的财物，托嘎如意宝都会用来供灯、印嘛呢经旗、供养僧众等，此外剩下的财物都积攒起来，准备在猴年六月初十莲师大修期间，制作供品供养莲师为主的三根本海，以及为参加共修的僧众提供饮食、作供养等，像这样在好几年中积攒了财物。这样就看出，托嘎如意宝也有这个密意，想在六月初十莲师大修圆满结束之后再圆寂。

总之，一方面南晋活佛与托嘎如意宝之间有着特殊的因缘，两人都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心意极为相合，他如此殷重地作了祈请；另一方面，托嘎如意宝自己也有这个想法，这样两方面因缘和合，因此同意今年六月初十大修结束前不圆寂，说“好吧”，算是勉强答应了。“勉强”的意思是只是答应了而已，由于托嘎如意宝的心已经

专注在其他刹土，决定很快要示现涅槃，所以不可能住世很久。

法王还说：“原本托嘎如意宝新年以来，春天就示现生病，但是答应了南晋活佛，藏历六月初十莲师共修结束之前绝对不圆寂而住世。南晋活佛也是非常确定地对大家说：‘托嘎如意宝已经答应了，六月初十莲师大修结束之前绝对不圆寂，可以住世’。”

（七）初十大修

复次，猴月初十大修时，来了非常多各地的僧人以及大上师、大活佛，依《宁体持明总集》修持了七天。

托嘎如意宝按照年初承诺的那样，一直住世到了初十大修结束，这就是生死自在的德相。这一年六月初十大修期间，从四面八方来了非常多的僧人，包括一些大的上师、大的活佛也来到了江玛道场，按照《宁体持明总集》仪轨，共修了七天莲师法。

《宁体持明总集》是晋美朗巴大师的伏藏法，属于三根本中上师根本修法，是主修莲师的一部仪轨。按照仪轨修持时，需要对莲师为主的三根本海作很多供养，这次五供等的供品，包括会供品、供护法的东西，全都是托嘎如意宝提供的。大家共同修了七天，也就是每天从一大早修到晚上，按照仪轨修四座，同时安排人轮番持诵根本咒，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念咒，这样开了七天莲师大修法会。

当时，托嘎如意宝让我来做金刚阿闍黎的事业。我说：‘我不懂怎么做。’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所以无论如何要做。’之后，我遵从教敕禀白道：‘遵命。’装模作样地做了金刚阿闍黎的诸事业。

僧众共修密法仪轨时，需要有人坐在最高的法座上，做金刚上师的所作事业。当时，江玛道场原本就有非常多的成就者、高僧大德，这次法会期间，从各地又来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上师、大活佛，但托嘎如意宝让法王来做大修期间的金刚阿阇黎，可见，托嘎如意宝将法王视为自己最根本的大补处，极为看重。

托嘎如意宝这样交待时，法王一开始禀白说：“我不懂得怎么做。”作了婉拒，但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做金刚阿阇黎。”根本上师这样下了谕令，非做不可的缘故，法王只能按照托嘎如意宝教敕的那样，承诺由自己来做，禀白说：“遵命，知道了。”之后在大修期间坐在最高的法座上，做金刚上师，做了种种金刚上师的所作事，“装模作样”是法王的自谦之词。

共修期间，对僧众作了食物和茶等的丰富供养，对诸位上师和活佛献了丰盛的供养，给我的则比那些更好更多。

在七日莲师大修期间，托嘎如意宝相当于做大施主一样，将自己积攒了几年的财物全部拿出来，作法会期间的供养。也就是，总的对于参加法会的僧众，供养早上、中午吃的食物，以及一整天的饮料等。所谓的“丰富”，指都是有营养的、价格昂贵的饮食，比如酥油、人参果、麻花、油饼、藏糕、高档茶等等。

特别地，对于参加法会的每一位大上师、大活佛，在前面饮食的基础上，还特别作了丰盛的供养，比如供养银子、藏毯、氍毹等。

法王在这次法会中做金刚上师，托嘎如意宝给法王的供养，比给那些大上师、大活佛们的更好更多。

（八）中阴引导

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我按照自己的所知量那样作了详细禀白。那时，上师竖起右手大拇指说：‘做得很好！’

法王说：“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当时，我把自己所了知的中阴各阶段出现的状况等，尽己所能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那时，托嘎如意宝竖起右手大拇指，对我说：‘你做得很好！’”

按照传统，修行人临终时，会请上师对自己作一次中阴引导。如果请不到上师，就请一位三昧耶誓言清净的金刚道友，为自己念《中阴闻解脱教授》。也就是讲解中阴各个阶段，依次会经历哪些状况，应如何认识、作意等。比如临死中阴时，外隐没次第过后，现起内隐没次第，即依次出现明、增、得三光；之后显现母光明，此时需将自己证得的子光明与母光明融合并安住，由此能得解脱，即成就法身佛果；如果没能解脱，则进入法性中阴，依次出现文武百尊，此时应如何认识、如何作意等等。托嘎如意宝知道自己即将入涅槃，所以提前做准备，把法王当成自己的上师一样，请法王讲一遍中阴的显现次第。那么法王说完以后，托嘎如意宝也是非常地满意，竖起了右手大拇指，这是表示赞许和感谢的手势，意思是“棒极了！”“非常好！”

法王还说：“大修结束以后，藏历六月十五日，僧众集体诵戒作布萨，当天托嘎如意宝也过来参加了，并且在我面前作了忏悔堕罪之事。”所谓的“布萨”，就是比丘每半月（十五日和三十日）集会在一起诵戒，反省过去半月内的行为是否符合佛制戒，如果有违犯，

则需如法忏悔，由此令自相续住于清净戒中，增长善法功德。作布萨时，比丘彼此之间要作忏悔，当时托嘎如意宝就是在法王面前作的忏悔。

思考题

- 1、托嘎如意宝单独给法王传大圆满正行引导的前后情形如何？
- 2、托嘎如意宝生病后，萨迦法王授记的结果如何？来年大家是怎么祈请住世的？
- 3、猴年猴月初十大修时的状况如何？
- 4、什么是“中阴显现次第”？托嘎如意宝为什么让法王给自己作引导？

（九）最后会面

藏历六月十七日，上师转绕自己住的帐篷，从而出现了见面的机会。‘我的宝贝活佛，到这儿来！’上师喊道，于是我来到了他的跟前。上师说：‘去年我没让你走，今年到了咱们该离别的时候了。’说完，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又摸，并用额头再再地碰我的头，之后悲眼注视着我，带着极为疼爱而不忍离去的神情，回到了帐篷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上师在世时的色身。

一、见面的机会

藏历的六月十七日这一天，托嘎如意宝从自己的帐篷里走了出来，顺时针转绕自己居住的帐篷。法王平日里不敢主动去拜见，怕打扰到上师，现在上师从住处出来，正好有了拜见的机会。当时托嘎如意宝也看到了法王，喊道：“我的宝贝活佛，到我这里来！”法王赶紧走到了根本上师面前。

二、离别的话语

托嘎如意宝说：“去年洛若寺的人来接你回去，我没让你走，但今年咱们师徒二人不得不分开了。”

去年洛若寺的人来接法王时，托嘎如意宝请他们再留法王一年，承诺明年让法王回去，现在已经到了承诺的时间，必须让法王回色达县，所以说“到了离别的时候”。也就是往后一人在江玛寺，一人在几百公里外的洛若寺，从此天各一方，很难再相见，属于生时的离别，表面上看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托嘎如意宝所说的“离别”是指“死别”，自己很快要圆寂，色身在此世间消亡，往后一人留在此世间，一人去往其他刹土，从此天人永隔，再不相见。像这样，

口中讲了离别的话语。

三、慈爱的行为

之后，行为上，托嘎如意宝对法王多次作了摸顶加持和碰头礼。

所谓“摸顶”，比如佛经中讲到，释迦牟尼佛为了付嘱大法以及为了作授记，给诸菩萨摸顶。后来成为上师给弟子作加持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把手放在弟子头上，从而赐予弟子慈悲与智慧的力量，遣除其外内密的种种障碍。一般来说，摸顶时上师会用自己的手在弟子头上放一会儿，手不动，但托嘎如意宝给法王摸顶时不是这样，而是像大人安慰可爱的小孩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抚摸法王的头，这是极为疼爱的表示。

“碰头礼”又叫做“额礼”或“额头礼”，用头轻轻碰触对方的额头来作礼，表示彼此心意相合，属于一种高贵的会面礼，也就是尊敬对方，将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譬如多竹千要离开根本上师晋美朗巴时，晋美朗巴对他说：“我们是无二无别的。”之后和多竹千行了碰头礼，并承诺说：“我们永不分离！”同样的，托嘎如意宝用手摸完法王的头以后，又用自己的额头对法王行碰头礼。可见对法王非常尊重，不单单当成弟子，而是看作与自己平等无别，这也是两人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表示。

这两种行为平时也有，比如法王曾说：“每次托嘎如意宝给我摸顶，或者跟我行碰头礼，我都会连续好多天充满欢喜，明显有一个开心的状态出来。”而那一天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相当于最后的告别，所以托嘎如意宝与往日不同，对法王作了好多次的摸顶和碰头礼。

四、眷恋的神情

之后托嘎如意宝站了起来，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走的过程中不断地回过头来看法王，慈悲的眼眸里满是疼爱与不舍，就像舍不得离开最心爱的孩子那样，就这样回到了帐篷里。

这里说“极为疼爱且不忍离去的神情”，很显然，托嘎如意宝已经把法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当成孩子”，正是上师对弟子生起了欢喜心的最佳证明，法王曾说：“以诸位上师心欢喜后说‘如我孩子一样’，是前译持明传承之一切传记中大的一个。”所谓“如我孩子一样”，意思是，就像世间的孩子是自己的血脉传过去生出来的，法道上的孩子是上师的无漏智慧心传过去生出来的。然而世间的父子，这一生虽是至亲，但后世其他因缘成熟可能变成仇人，或者因缘尽了变成陌生人等等，彼此的感情是短暂的、无常的；而法上的父子，从真实传心开始，两人的心就成了无二无别，所以彼此间的感情极深，而且生生世世不变。

我们知道，所谓“如理依师”，就是弟子透过如法的意乐和如法的行为，使得成就者上师心生欢喜，从而与上师的智慧心相应，而开悟成就。换言之，令具德上师真正生起欢喜，就是弟子依师的标准或结果。那么，前面讲了很多法王在依师方面，如法意乐和如法行为的行传，法王也曾亲口说：“凡是我所依止过的上师，我从未做过令他们不欢喜的事，对任何一位上师都是恭恭敬敬，谨遵师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传记。”而此处讲到了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对法王的言行、神情等，我们从中要认识到，这正是法王依师极为圆满的结果。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法王的德相，生起信心，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如理依师、令师生喜的标准如何，在这上不断地发愿、随学。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是法王最后一次与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在世时相见。

（十）示现涅槃

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土威活佛等一些道友在我的住处，当时，忽然从东方响起一阵悦耳妙音，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去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询问上师身边诸眷属时，上师恰好是在那时去了他方净土。

藏历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寺的土威活佛，还有其他的几位道友，当时都在法王的住处。忽然，从东边传来一阵悦耳动听的巨大声响，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个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前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去问当时在托嘎如意宝身边的眷属时，他们说上师就是在出现妙音时圆寂的，刚好对应上了。

托嘎如意宝圆寂时，法王正待在自己的住处，和道友们在一起，没在根本上师身边，只听到了东方传来的妙音。后来去问了当时在托嘎如意宝身边的人，证实的确是在传来妙音时圆寂的，换言之，托嘎如意宝圆寂时的确出现了妙音。

这里的“去往他方净土”，是“示现圆寂”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指像一般人往生极乐世界那样去往化身净土。密续里讲，大圆满成就者圆寂时，会出现彩光、妙音、大地震动、坚固舍利等的瑞相，这些都是现前成佛的表征。《金刚萨埵意境续》中说：如果出现轰然作响的妙音，则七日后现前成佛；如果出现物体相碰的声音，则十四日后现前成佛；如果出现虹幕般的光环相，则五日后现前成佛；

如果出现阶梯般的光线相，则七日后现前成佛。当时传来了妙音等，一方面说明托嘎如意宝在那个时间示现圆寂；一方面也证明托嘎如意宝成就了佛果。

（十一）唤醒禅定

复次，在整整七日之间作了保密。那之后，他们说：‘您适合做唤醒禅定者。’我说我不合适，但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所有人都一致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最看重的人非您莫属，因此这次您做唤醒禅定者最合适。’无法遮回这样的情面故，取受四灌顶等后装模作样作了唤醒禅定。

按照传统，高僧大德圆寂后，法体要保密安放 7 天、14 天或 21 天，在此期间不能被外界打扰，不安排拜见等。因为大德圆寂以后，心识并没有离开身体，而是在光明境界中入定，比如遍知龙钦巴圆寂后在光明境界中入定 21 天，身体不腐不坏。此外还会出现肤色变得白嫩光洁、皱纹消失变年轻等相，跟普通人不同。那么，托嘎如意宝的法体安放了整整七天，在七天未圆满之间对大众保密，不公开圆寂的消息。

七天过后，需要将其从光明定境中唤醒，这叫做“唤醒禅定”，从而他的智慧心与身体脱离，之后才敢荼毗等。当时，托嘎如意宝的侍者、出家的亲戚，以及江玛道场的堪布、活佛们，都一致对法王说：“请您为托嘎如意宝唤醒禅定。”法王说：“我不合适。”然而，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包括这些数一数二的人在内，所有人都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生前最看重的，除了您之外没有别人，所以这次您最适合做唤醒禅定者。”

一般而言，大德的法体安放几天后，需要请另一位了不起的大德作唤醒禅定，由弟子给上师作唤醒禅定并不合适。然而托嘎如意宝在世时最看重的是法王，比如猴年猴月初十大修，安排法王做金刚上师；临走前的中阴引导，也是请法王讲的等等，因此拉巴活佛等的所有人一致认为，由法王来唤醒禅定是最合适不过的，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那么，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在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面前求过法，他们都成了法王的上师。既然上师们都这么说了，要求法王来作唤醒禅定，法王也没有办法拒绝，不能驳回他们的情面，只能按照他们说的来做。

因此，法王来到了根本上师的法体前，首先修七支、祈祷等，然后在上师佛前观想取受四灌顶；之后按照仪轨作了唤醒禅定。“装模作样”是法王的谦辞。

唤醒禅定完毕后，按照传统，弟子们用甘露水为上师的遗体沐浴；之后在顶、喉、心以及其他相关部位贴上种子字；再用白布包裹身体，把法衣披在外面，在头上戴五佛冠，身上穿戴报身佛的衣饰，像这样以报身佛的装束庄严其身。之后将遗体摆放成跏趺坐的姿势，安放在大殿的法座上，前面陈设各种供品、燃很多灯，各地的大德和信众可以前来参拜。

（十二）告别遗体 分四：

- 1、初见遗体，悲痛难忍；
- 2、稍作忆念，失声痛哭；
- 3、见头低俯，悲喜昏厥；
- 4、头冠掉落，授权补处

1、初见遗体，悲痛难忍

那一天，家乡来接我的人到了。原本想在临走前，到上师的遗体

面前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然而内心悲痛的力量所致，达不到能发愿的状况。

刚刚可以公开参拜遗体那一天，从色达县过来迎接法王回洛若寺的使者们就到了。去年他们来接法王时，托嘎如意宝没有开许，当时承诺第二年可以把法王接走，现在正好到了一年，他们又来了，所以，这一次法王必须跟他们回去。

法王原本的打算是，在离开江玛道场之前，最后去见一次根本上师的遗体，到时候在遗体面前先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在过去之前计划得很好。然而，当真正走进大殿，来到了法座跟前，亲眼见到根本上师遗体的时候，抑制不住地生起了极大的悲痛，心里非常地难过。当时的状态，根本不是之前想像的那样，还能好好地发愿；而是由于过度地悲伤，磕完头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发愿了。

所谓“能发愿的状况达不到”，要知道，当人的心处于正常状态时，可以起心、作意、发愿，这些都没有问题，能够做到。然而，当处于过度悲痛的状态中时，那是没办法做到发愿的，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法王很想在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面前，最后一次好好地发个愿，但是悲痛的力量太强了，心里实在没有能力引生出这样那样的愿心，口里也念不出一句发愿文了。

这是最初的状况，刚见到根本上师的遗体时，法王就难过得没办法发愿了。

2、稍作忆念，失声痛哭

我心想：‘若是先前您还在世之时，我临回家乡之前作拜别，来见

您的话，您一定会碰碰我的头，为我念一些很好的祈愿偈，然而如今已经成了遗体，所以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对孩子我赐予安慰呢？’想到这里，在无量悲痛的状况中泪如雨下，之后失声痛哭。

法王来拜见托嘎如意宝的遗体时，情不自禁地想到：“假使先前上师还在世的时候，我离开这里返回家乡之前，也会像现在这样磕三个头作拜别礼，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您一定会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俯下身来用额头轻轻地碰我的头，慈悲地为我念一些金刚句、谛实语作祈愿，如果您还在，一定会这么做的。然而如今，您的智慧心彻底融入法界，色身成了一具遗体，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俯下身来碰我的头，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来安慰孩子我呢？”想到这里，生起了无量的悲痛，悲伤的程度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泪水接连不断地滚落下来，之后再控制不住，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这是中间的状况，想起过去上师在世时对自己的慈悲爱惜；想到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上师的声音，再也见不到上师了，由此法王内心的悲痛更加剧烈，达到了无法衡量的地步，所以泪如雨下、失声痛哭。

3、见头低俯，悲喜昏厥

接着，出现了遗体头部稍微低俯的感觉，那时，我在悲喜交加的状况中昏了过去，失去了意识。

法王说：“之后在我的感觉中，上师遗体的头稍稍向前低了下来，当时我既欢喜又悲伤，在这种状况中一下子昏了过去，失去了

意识。”

就在法王特别悲伤，失声痛哭的时候，托嘎如意宝的头低了下来，就像俯下头作碰头礼那样。按理来说，心识已经离去，遗体是不会自己动的，不可能低头，所以法王说“出现了这种感觉”，没说“见到”，因为不敢确定是真的动了还是错觉。这时候，法王一方面处于失去上师的强烈悲伤中，一方面感觉上师的遗体动了，跟在世时一样，头靠向了自己，生起了欢喜心，就这样欢喜和悲伤交织在一起，从而昏厥了过去。

这是最后的状况，感觉上师的遗体动了，法王在悲欣交集中昏倒了。

4、头冠掉落，授权补处

过了一会儿意识恢复，见到僧人们在左右搀扶着我。

法王说：“过了一会儿，我苏醒过来，恢复了意识，见到左边右边有一些僧人在搀扶着我。”

当时大殿里还有其他僧人，比如在遗体旁边念经、作供养、前来参拜等的僧人，他们见到法王昏倒，赶紧过来搀扶，不让法王摔到地上。

后来他们去看时说：‘遗体的头部真的稍微低垂下来了。’而且，五佛冠落入了遗体怀中。

后来，其他僧人们到遗体跟前去看，说：“遗体的头真的稍微低下来了。”而且见到，原本在头上戴着五佛冠，掉落到了上师遗体的怀里。

先前法王感觉托嘎如意宝遗体的头部低了下来，刚刚看到就昏过去了，还没见到五佛冠掉落。后来其他僧人去看，大家都见到遗体的头的确低了下来，跟先前摆放的姿势不同，而且头上戴着五佛冠也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下掉了下来。证明法王见到的是事实，不是错觉，遗体的头真的动了，由于是端坐的姿势，所以头低下来后，导致头上戴着五佛冠掉到了遗体怀里。这是托嘎如意宝把自己头上的五佛冠赐给法王，授权法王成为大补处的表征。

就像释迦佛示现成佛之前，在兜率内院做白幢天子，为众天人说法，后来即将离开天界，去人间示现成佛时，对天众说：“我将一生补处菩萨的权位，以宝冠为信证，授予弥勒菩萨，我离开以后，由弥勒菩萨继续为你们传法。”说完把自己头上的宝冠赐给了弥勒菩萨，由此弥勒菩萨成了大补处。同样，五佛冠早已固定在遗体头上，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掉下来，然而当时遗体的头却自己动了，导致五佛冠掉落。法王说：“当时我心想：这是根本上师慈悲摄受我，成为他的大补处，继续他弘法利生事业的表征，看来我应该有这个因缘。”

（十三）提前离去

通常而言，参加完荼毗大典再回家乡才合理，然而若见到遗体火化仪式，心会受不了，因此在荼毗之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怀着悲痛之心，带着满面愁容，一步一回头地对法友们道了珍重，在留恋和伤感的状况中，离开了至尊上师慈父的道场。”

法王说：“一般来说，作为弟子有必要参加根本上师的荼毗典礼，等到荼毗仪式圆满以后，再离开道场返回家乡才合理，然而，

眼睁睁地见到大恩上师的遗体被火焚烧，我的心根本受不了，所以在荼毗之前，就在遗体面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心中怀着悲痛，脸上满是忧愁，一步一回头地跟江玛道场的法友们告别，说了彼此多保重的话语，在依依不舍和离别的伤感中，离开了慈父至尊上师的道场，往家乡色达县方向启程。”

按通常的情理来讲，根本上师的荼毗大典，凡是弟子都应该参加，就像世间父母去世，子女都要参加葬礼一样。哪怕先前住在很遥远的地方，自己的根本上师圆寂了，也会特意赶回来参加荼毗，作最后的送别。何况法王原本就住在江玛道场，却在荼毗大典开始之前离开了，不送上师最后一程，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

那么，法王为什么不参加荼毗仪式，要提前走呢？荼毗大典上，首先会由几个人抬着上师的遗体，将其从大殿的法座上迎请到户外的荼毗塔里；荼毗塔里面和下面堆放了木柴等，遗体放进去后，要用火焚烧掉；在整个过程中，伴随着敲击法器、吹响乐器，僧众要念各种荼毗仪轨，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遗体火化仪式”。平日里，哪怕一个小火星碰到上师的身体，见到都会心痛不已；而荼毗时，将亲眼见到熊熊烈火焚烧着上师的遗体，这种场面让人心痛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先前法王仅仅见到遗体，就哭晕了过去，如果亲眼见到遗体被烧掉，以这个为缘，心是根本没办法承受的，所以别无选择，只能提前离开，不去观看。

这种情形，就像舍利弗尊者不忍见好友目犍连圆寂，自己提前圆寂一样。当年圣者目犍连业力成熟，被外道打得皮开肉绽，即将入涅槃，临终前以神通来到圣者舍利弗面前，告诉舍利弗自己即将入灭。舍利弗尊者不忍见到好友的遗体，于是在目犍连之前先圆寂

了。这是因为两人的因缘极为密切，生生世世都是形影不离的好友，这一世也是在家时就是好友，出家证得阿罗汉果后还是不分离，常常在一起弘法。因此，虽然证得了无学道阿罗汉果，没有世间的感情执著，但舍利弗还是无法忍受见到目犍连圆寂，不必说亲眼目睹，就连听到都受不了。

同样，托嘎如意宝圆寂，法王悲痛欲绝，这并非像世间人那样，亲人死后，因为情执重、没有无常观等，所以伤心难过、痛苦万分；而是法道上的感情极深，所以无法忍受与上师分离。那种感情的深厚程度，不是世间的亲人之间、恋人之间，包括一般出世间的佛教师徒之间所具有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法王在法道上的孝子心极为圆满，也就是前世做善财童子时就是依师的典范，今生在依师上也达到了圆满，所以对根本上师的感情极深，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因为师徒二人宿缘极深，生生世世不曾分离。比如华智南晋活佛曾对法王说过：“托嘎如意宝是你生生世世有业缘的上师。”而且两人这一世第一次见面时，就像失散多年的父子突然重逢一样，一见倾心，极为欢喜。总之，孝子心重、因缘极深，所以感情极深，也因此这一世分离之时，根本无法忍受。

（十四）返回家乡

如是，法王在江玛道场住了六个年头。后来法王在讲课的旁述中明显说到：“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我原本准备从石渠县往上走，去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这三大寺等好好地求学；然而，舅舅巴诺活佛多次带了‘必须回家乡’的严肃口信和手信，从而需要延缓之前的计划，直接回了家乡。”

就这样，法王如意宝在石渠县江玛道场依师求法，总共住了六个年头，也就是五年多，不到六年的时间。后来，法王在讲课的顺便，明显说过以下的话（并非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圆寂以后，法王当时的计划是，离开江玛道场以后，从石渠县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去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地方的寺院继续求学。这是为了将来能够无偏袒地护持弘扬佛的显密圣教，所以打算先不回家乡，而是去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各派大德面前，继续系统、深入地广学各宗各派的法。

但是，法王的舅舅巴诺活佛，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派人带来口信，有时候是亲笔写的书信，严肃地告诉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结束必须马上回洛若寺。由于舅舅巴诺活佛，从世间来说是亲舅舅，对法王母子十分关照、恩德大；从佛法来讲，给法王传过不少法，也赐给了灌顶等，是金刚上师，属于严厉的对境，不能违背其教敕，因此，法王去拉萨求学的计划只能延缓，也就是从石渠县江玛寺出发后，直接回家乡色达县。（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去拉萨等地求学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们从中要看到，法王学法无厌足的精进心，以及舍弃故乡极为出离之心。就像前面讲的，法王在这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日日夜夜极为精进地闻思修，学到了非常多的显密佛法，已经成了精通教理的大智者。然而，法王还是认为自己学得不够，为了成办他利，为了无偏袒地护持各宗各派的法，还想继续求学，而且是不分教派、以宗派圆融的方式求学。这就是为弘正法而永无疲厌的求学精神，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再者，法王离开家乡将近六年，算起来有两

千多天，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吃住都很差、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且那个时代没有电话、网络等，没办法跟家乡的亲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都从没想过一结束求学就赶紧回家乡，而是还想继续苦行求学，这就是不贪世间、一心向道的苦行精神，对此我们也要尽力随学。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轨行传——天鼓妙音》中，“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第五章终。

思考题

- 1、法王与托嘎如意宝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如何？托嘎如意宝有哪些表现？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 2、托嘎如意宝示现涅槃时出现了怎样的瑞相？这表明了什么？
- 3、什么是唤醒禅定？为什么由法王来对托嘎如意宝唤醒禅定？
- 4、思惟法王告别托嘎如意宝遗体的具体情形。这些反应体现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 5、法王为何不参加根本上师的荼毗大典？法王对托嘎如意宝的感情与世间贪爱有何不同？
- 6、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法王原本计划做什么？为什么？

第六章 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

这一章讲到，法王在石渠县江玛道场求学结束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色达县洛若乡，在洛若寺创办佛学院培养僧才弟子众；经由讲解显经、密续包括共同明处在内，来兴盛圣教，对洛若寺僧人为主的出家众和在家众作利益，这类事业的情形。

正文 分五：

一、还归故里；二、培养弟子众；
三、开启圣境门；四、驻锡狮堡山；五、准备去坐床

一、还归故里 分三：

（一）携经返乡；（二）僧众迎接；（三）衣衫褴褛

（一）携经返乡

二十四岁这一年，藏历火父猴年（1956年）七月左右，法王回到了自己的寺院。也就是，据说在洛若寺的贤桑、瓦谢德门等迎接者的陪同下，一些驮畜驮运了许多经书，如是返回了家乡。

法王如意宝二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藏历火猴年公元1956年，大约是在藏历七月，回到了自己常住的寺院——洛若寺。具体情形如何呢？据说是在洛若寺的迎接者——贤桑喇嘛和瓦谢德门喇嘛等的陪同下，还有一些驮东西的旁生驮着很多经书，一行人骑着马回到了洛若乡。

一、时间

托嘎如意宝是藏历六月十九日圆寂的，之后保密了七天，第八天唤醒禅定以后，法王作了最后的告别礼，没参加茶毗就离开了江

玛道场，加上路上的时间，所以大约是在藏历七月回到了洛若寺，具体日期不确定。

二、陪同者

上一章讲到，可以公开参拜托嘎如意宝遗体的那一天，洛若寺派来的迎接者正好到了江玛道场，他们就是贤桑喇嘛和瓦谢德门喇嘛，以及其他一些人。贤桑稍早的时候圆寂了，瓦谢德门后来也圆寂了。

三、携带物

法王回来时，还带回了很多经书，就像当年玄奘大师去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学成后返回大唐时带回很多经书那样。那个年代印刷技术有限，经书不多，色达县就属于经书较少的地方，而在法王求学的石渠县以及德格县，有专门印经书的地方，法王就从那些印经院请了很多显密经论等，由牦牛、马这些驮畜驮着，带回了洛若寺。

（二）僧众迎接

一些老僧人回忆说：法王刚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持着锡杖，僧人们献上了拜见的哈达后，将法王迎请到洛若寺大殿二楼向阳的窗户处，名叫“红色法座”的宝座上，等等。

“老僧人”指他们接受采访时成了年老的僧人，当年法王从江玛道场回洛若寺时他们还年轻，亲眼见到了当年的情形。按照这些洛若寺老僧人的回忆所说，法王刚刚回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拿着锡杖（前面也讲过，遵照戒律，比丘出远门时需要手持锡杖），洛若寺的僧人们排队迎接，大家吹奏乐器、敲打法器，作了隆重的迎接仪式。法王走过来后，每一位僧人都恭敬地献上哈达，之后将法

王迎请到洛若寺大殿二楼的红色法座上。那个年代没有电灯，玻璃窗也很少，殿堂里很多地方采光不好，光线最好的位置就在二楼朝向阳面的窗户那里。“红色法座”是那个法座的名字，这是洛若寺非常重要的金刚上师才有资格坐的法座。法王刚一回去，僧众就请法王坐到了重要的法座上。

“等”字包括其他，比如法王在法座上坐下来后，给大家简单讲了自己这六年在江玛寺求学的经历。

（三）衣衫褴褛 分三：1、穿旧尸衣；2、舅舅赐衣；3、常穿劣衣

1、穿旧尸衣

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破旧的嘎让。这是法王住在石渠时，依照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圣言，要去为当地的一些亡人念破瓦期间，为了满足一位亡者老妇女的心愿，剪掉她尸衣的袖子，做了嘎让后穿在身上的。

那些老僧人说，见到法王刚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一件质量很差、又破又旧的嘎让。“嘎让”，是藏地僧人穿的一种没有袖子、上衣和下裙连在一起的衣服。

那么，这件嘎让的来历如何呢？这是由死人的衣服改造而成的。法王住在石渠县江玛道场期间，就像前面所讲的，在每个月藏历初十、二十五等没有课的日子里，会遵照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吩咐，去附近为当地的亡人念颇瓦法做超度。有一次去超度一位老妇女，她生前的心愿是把衣服供养给为自己念破瓦法的僧人。当时的人普遍经济条件差，那件衣服可能是她非常贵重的财产，所以有

这样的心愿。于是，法王为了满她的愿，就把这位亡者藏袍的两个袖子剪掉，做成出家人穿的嘎让，穿在了自己身上。在石渠县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到色达县洛若寺时也穿着这件。

放下此生，知足少欲

按一般世俗的眼光，一个人离开家乡那么久，现在回来了，当然要穿得体的体面面的，所谓“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样才有面子，否则会让人瞧不起。但是，法王完全放下此生，没有对小我的执著，所以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不去特意打扮装饰这个身体。而且法王对于世间享乐毫无贪著，在衣食方面随缘而过，有什么就穿什么，不求新的、好的衣服，这就是知足少欲的功德。

慈悲心切，满众生愿

法王的这种行为，与大迦叶尊者的大慈悲行一致。释迦佛在世之时，一天，一位得了严重麻风病的乞丐女乞讨到了一碗酸臭的米汤，对她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食物了。当时，路上遇到了大迦叶尊者，于是生起信心，准备把米汤供养给尊者。在供养时，一只蚊子落入米汤中，麻风病女在驱赶蚊子时，一根手指头脱落，掉进了米汤里。然而，大迦叶尊者出于大慈悲心，为了满她的供养心愿，并没有嫌弃，而是当即喝下了带有麻风病手指头的酸臭米汤，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并为她作了回向。以此因缘，麻风病女死后生到了三十三天。那么法王也是如此，出于大慈悲心，为了满那位老妇女的供养心愿，让她得到利益，虽然尸衣不净、住有夜叉等，但自己一直穿着这件尸衣。

2、舅舅赐衣

后来，巴诺活佛尊者从储藏室取出布料，缝制了一件新衣服供养给法王。有这样的记事。

巴诺活佛是洛若寺的住持，又是法王的舅舅，见到外甥求学回来，居然穿得这么破烂，还是用死人的衣服做成的，于是从自己住处里屋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块好一点的布料，做了一件新衣服，送给了法王。有这样的记事。

3、常穿劣衣

然而，法王平时仅仅穿粗劣衣服，此外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常常穿的是一件带毛的大氅、一件粗劣嘎让和一条僧裙。以上为老僧人们回忆所说。

虽然巴诺活佛送给法王一件新衣服，然而当年那些洛若寺的僧人们说，法王平时还是只穿质量差、破旧的衣服，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平常只披一件里面带毛的大氅，一件质量差的嘎让，以及一条普通的僧裙。

“嘎让”前面讲过，是上下连体的无袖衣，穿在最里面，用来蔽体、保暖。嘎让外面穿僧裙，这是指比丘三法衣中的五衣，是僧人必须常常不离的。“大氅”就是斗篷或披风，外面是布，布料里面缝着厚一点的人造毛等，披在最外面，用来保暖。法王平常只穿这三件，也就是只穿那一件粗劣的嘎让，而不是好几件嘎让换着穿，僧裙和大氅也是只有那么一件，而且都是质量差的、破旧的，仅仅起到蔽体、保暖、持僧相的作用。不像现在的有些人，物质欲望很

强，每一类衣服都要买很多件，而且每一件都很讲究，也就是颜色要好看，款式要新潮、造型要好，面料要高档、柔软、舒适，还必须是名牌等等，为了自己享乐以及在他人面前有面子，在物质享受上花很多心思。

随学圣种之行

从这里要看到法王具足圣者种性，我们也要以相应自身的方式来随学。《俱舍论》中讲到，有四种行为有助于成为圣者，因此称为“圣种性”，前三种行为是，对于衣服、饮食、卧具三者的欲求少，得到粗劣简陋的衣服等就满足了；第四种是喜欢断恶修善。

在物欲泛滥的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应如何随学，从而让自身具足圣种性呢？要知道，修道的前提条件是生存，而衣服、饮食、住处三者是存活的条件，所以不可缺少。然而，如果在衣、食、住三方面，像世间人一样，有着无止境的欲求，那心就会陷入物欲之中；如此一来，连此生都放不下，就更谈不上放下具有更高级享受的欲界天，也就没有希望培养出离心了。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对奢侈受用的欲求，少欲知足，选择中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衣、食、住以保证身体健康为标准，不能因吃的东西腐烂没营养、穿的衣服太单薄、住的地方阴冷潮湿等而导致生病，没办法修行，这是不堕苦行边；同时，也不要讲究吃的东西口味好、穿的衣服崭新高档、住的地方宽敞豪华等，否则落入贪欲，只会离圣道越来越远，这是不堕享乐边。

像这样，只求温饱、利于修行，不求享乐、好看，在生活不堕两边的基础上精进断恶修善，就是具足圣者种性四法，也是如法的

修行生活。古人也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圣人的生活方式，是只求食能果腹、衣能蔽体，为了生存而受用衣食，而不是为了享乐，因此去除贪欲，受取少欲之行。

二、培养弟子众 分二：（一）建立佛学院；（二）四年传法情形

（一）建立佛学院

不久，洛若寺建立了佛学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

法王回到洛若寺不久，寺院里面就成立了佛学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负责安居期间的相关事宜。

所谓“建立佛学院”，不是说修建一所建筑、盖几间经堂，而是指在寺院内部建立佛法教育体系。也就是请法师来讲经说法，让学生闻法学法，使得僧人们接受系统的佛法教育，成为有闻思修智慧、能弘法利生的僧才。比如，原先寺院里的僧众，只是每天一起念经、打坐，吉祥日共修仪轨等，基本不学佛法经论。建立了佛学院以后，僧众每天除了念经等外，更多的时间用来学法，作闻思相关的法行。

“结夏安居”，是释迦佛制定的僧团制度。当年印度炎热多雨，夏天雨季长达三个月，期间草木生长茂盛，地上有很多虫蚁。为了避免僧人外出时踩伤虫蚁、踩踏植物新芽，从而引起世人讥嫌，于是，释迦佛制定每年僧众在夏季三个月里结夏安居，期间禁止外出，僧人们集聚一处，精进闻思修行。藏地由于气候寒冷，夏季时间短，所以每年夏季僧众只结夏安居四十五天以上。

在结夏安居期间，由一名僧人担任结夏安居堪布。“担任结夏安居堪布”并不是选上堪布的意思。堪布是一种佛教法师学位，选上

堪布就像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只能证明其学识等方面达标，有资格讲经说法；并不代表已经在传法，成办了利他事业。这里做结夏安居堪布，是指这名僧人要在结夏安居期间给僧众讲法，以及负责所有相关事宜。也就是要承担起领众、利他的事业，这是从要承担利他事业的方面在讲，不是从自己取得学位的角度来说。那么，法王刚回来不久，就做了这一年洛若寺的结夏安居堪布，给所有安居僧传法，带领大众修行，开始在洛若寺展开伟大的弘法事业。

那段时期，法王亲自写的筹文中云：“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如是等以偈颂的方式，明显写到不久许多持教者将入涅槃的未来授记。以上是从一些老弟子口中听到的。

在结夏安居期间，法王作为结夏安居堪布，要写一篇筹文挂在经堂外面。其中说到：很多住持圣教的大德士夫们将要入于寂灭涅槃，大家为何不以具实义的法来调伏自己的心相续呢？等等。像这样，以偈颂的方式，在筹文等中明显写到一些未来授记，也就是授记不久之后，很多持教大士将要示现圆寂。这些筹文等的内容是从一些法王的老弟子们口中听到的。

一、何为筹文

“筹”是僧众举行大规模法会时，用来计算人数的小木棍。僧众结夏安居之前会举行一个受筹仪式，来此道场参加安居的所有比丘、沙弥都要集合起来，然后每个人依次往盘子里投一根筹，由此就能准确统计出参加安居的比丘数量和沙弥数量。之后把这些筹绑到一起包在一块白布里面，吊挂在经堂外面的平台处，等到安居圆满结束，僧众自恣以后才取下来。

在那张包裹筹的白布上面，按规定要由这一次的结夏安居堪布写一篇文章，叫做“筹文”。筹文的格式是：前面有顶礼句，后面是发愿回向句，中间要写某某年，于某地的某寺院，在某某堪布的带领下，多少数量的比丘和沙弥承诺如法地结夏安居等。这些内容都要按照诗学的风格，以偈颂的形式来写。那么遵照规矩，法王当年就写了这样的筹文。比较遗憾的是，那篇筹文现在找不到了，法王著作全集里也没有收录，好在当年在洛若寺参加夏安居的僧人（现在成了老僧人），他们记住了一些，里面就包括这样两句。

二、筹文要义

“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

这两句是法王在教诫参与夏安居的僧众为主的人们，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应当趁着还有修学佛法的机会，加倍珍惜当下的好因缘，把握学法时机，用佛法来调伏自心，让自己心中具有信心、悲心、智慧等的证法功德。

“实义法”，指有坚实义、对暂时究竟真正有利益的佛法。“调自心”，就是用这些法把自己的烦恼心、我执心等变掉，使得心成为法的体性，比如宁舍生命不舍三宝的坚定信仰之心，一心走菩提道、不走世俗之路的向道之心等等。如果有大中观、大手印、大圆满的解悟或开悟，那自然会生起无法引转的信仰和道心。或者以归依法调伏自心，生起深信三宝之心；以三士道法调伏自心，生起因果见、出离心、菩提心这样相应的道心。

这样的话，几年以后，当出现大的时局变动，比如持教大士、上师善知识们不在世了，或者即使在世自己也很难去亲近，这时候心里有法就不会太糟糕，会始终坚定地信仰三宝，坚持闻思修行。

相反，如果不以佛法来调伏自心，学法只停留在表面形式，或者心里有的只是一些文句理解，那么到了艰难时期，自己的法身慧命可能会毁于一旦。比如，虽然现在依靠上师们的慈悲摄受和僧众的福报等，自己每天能在僧团里跟道友们一起闻思修；然而到了上师们没办法继续摄受弟子，周围没有僧团、没有三宝道场的时期，这时候自相续还不成熟，还达不到修行自立的程度的话，很可能发生业际颠倒的状况，比如不再相信前后世、业因果，不再学佛修行，改信外道或者成为没有信仰的人，甚至随着大环境一起诽谤三宝、肆意杀盗淫妄等，造下种种可怕的罪行。

法王当年的两句教诲，对如今的我们也十分契机。要知道，一切都很无常，尤其当今时代因缘变化太快，众生共业和自身别业的状况如何，不久的将来会遇到什么，大环境会变成什么样，这些都不好说。所以，我们趁着现在还有学法因缘，不能每天在佛教团体里混日子，或者懂一点教典字面意思就满足了，而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所学到的法放到心上来修，让心里有法，而不仅仅是书里有法或口里有法，要让自心变成法的体性，生起修法的真实利益。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比如在遇到疫情封城、饥荒、战争等时，只要家里有充足的物资，生存就有保障，这样心里就有底，从而不慌张、不害怕。那么对我们修行人而言，就是“心中有法，时时不慌”。只要以法调伏了自心，心里有了法就有了依靠，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心里都不会畏惧而能够坦然面对。

三、未来授记

筹文中写的“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实际是法王以三世知的智慧见到了未来的情形，而提前作的授记。

法王写这两句的时候是 1956 年，还没有发生时局变动，持教大士们还在世，但过了几年，也就是 1959 年民主改革，1966 年开始文化革命，期间的确很多持教大士被关押入狱等，纷纷趣入寂灭、示现了圆寂。

“等”字包括其他授记内容。比如法王 1958 年驻锡狮堡山期间，编集了藏历日历，在日历里面也写了一些偈颂。当时看起来只是日历的相关内容，但后面出现问题以后再看，发现实际都是未来授记，这些日历里的授记内容，现今还能见到，收录在法王的著作全集之中。

我们从中要认识到，法王有三世知的智慧，能照见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准确的授记。

思考题

- 1、法王回家乡时：
 - (1) 带回了什么物品？
 - (2) 僧众迎接的情形如何？
 - (3) 法王的穿着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哪些德相？
- 2、法王平日的穿着如何？我们应如何随学？
- 3、解释“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的涵义。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后一句对我们有何启发？

(二) 四年传法情形 分四：

1、总说；2、分说；3、旁述讲注释方式；4、结说

1、总说

从那时起，法王持续不断地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法。也就是在四个年头里，显经密续包括明处在内，大致全都讲到了。

从那一年的结夏安居开始，法王对于洛若寺求学的僧人们，不间断地连续传授圣法，基本每天都讲法。也就是从这一年夏天开始算，在四个年头的时间内（不满四年），显教的经论、密教的续部，包括声明、天文学等的共同明处在内，大体上全部都讲了。

2、分说 分四：

（1）第一年传法情形；（2）第二年传法情形；

（3）第三年传法情形；（4）第四年传法情形

（1）第一年传法情形

具体而言，第一年，法王为学僧们传讲了《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释·阿毗庄严》等俱舍为主的法。

四年授课的具体内容：第一年，法王为洛若寺的僧人们，传授、讲解了世亲论师所造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偈颂；以及萨迦派的钦·蒋华扬尊者为了解释《阿毗达磨俱舍论》，所造的注释《俱舍论释·阿毗庄严》，这是藏地各派共同注重、推崇的一部《俱舍论》注释；“等”字指零零散散的其他内容。总之，第一年讲了五部大论中“俱舍”为主的圣法。

为什么法王最先传讲《俱舍论》为主的法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初，最先转的是四谛法轮，《俱舍论》则归摄了第一转四谛法轮的要义，学好此论可通达本师佛第一转法轮的要义；第二、论中抉择了大小乘共同的法相，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属于佛教入门纲要，在闻思之初学好这些法相，能为后面研学其他经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2）第二年传法情形

第二年，法王说有特殊缘起和特殊必要，尔后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传讲《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极多不同部类的教典，据说有这样的情形。据说当时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的缘故，在一整天里，不断地响起法螺之声。

第二年，有一次法王对大家说有一个特殊的缘起和一个特殊的必要，之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每天都讲很多不同种类的教典，比如《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法王的老弟子们说当年有这样的情况。据说在那一个月左右，每天都是一节课上完，紧接着就上下一节课，所以在一整天里，会连续不断地响起课前吹海螺的声音。

下面从原因、时间、内容、情形四方面，来具体认识法王在洛若寺传法最多时期的盛况：

一、原因

“有特殊缘起和特殊必要”

有两个原因：

（一）特殊缘起——创造未来缘起

这是指创造未来僧众昼夜不断讲闻圣法的缘起。也就是为了将来圣教兴盛，现在法王经由自己日日夜夜不间断地传讲、安排僧众日日夜夜不间断地听闻各类圣法，来创造一个特殊的缘起。

（二）特殊必要——吻合过去授记

列绕朗巴大师曾授记说：自己下一世会来到洛若寺，成为洛若寺的常住僧人，那时候会传讲很多显密经论，以讲修事业来兴盛圣教。

（《法王广传·第二章》：过去大伏藏师列绕朗巴晚年时来到洛若寺，对洛若寺的活佛等作《莲师猛修火风旋》的灌顶时，说：“过几年我会来此寺毕竟常住，对经、幻、心等的法作讲修而弘扬讲修圣教，因此，达西喇嘛顿多，你在那时要作辅导，还要起一间我住的房子。为了此等不出违缘，要相续不断地修此极密忿怒普巴九日修法，这很重要。”如是而作谕令。）

那么按照这个授记，法王说有特殊的必要，需要讲很多法。这些都是法王后来亲口说的。

二、时间

“第二年……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天”

在四年教学安排的第二年，这一年里的一个月期间，也就是 30 天左右的时间里，每一天都讲非常多的法。

三、内容

“讲《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极多不同部类的教典。”

“不同部类”，指不是同一种类的法。也就是不全是戒律类，也

不全是中观类，也不全是教言类，而是既有显教法也有密教法，既有二转也有三转，既有教理类也有修心法类等等。

（《辨法法性论》等论的殊胜性，具体可参考全知所造的《辨法法性论释·辨析智慧光明》的前面部分）。

“极多”：这里只举出了《辨法法性论》等五部论典，实际每天所讲的法远远不止这些。当年在法王面前听课的洛若寺学僧，现在成了老僧人的这些人，他们说在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法王每天都讲 25 堂课，而且是 25 种不同的教典，这是堪钦丹增诺吾仁波切说的。那么每当讲完一部较短的论后，那个时间不是休息不讲课，而是立即开讲一部新论。这样算下来，在那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法王传讲的教典应该不止 25 种，而是更多，是这样赐予了弟子们极丰盛的法宴。

四、情形

“当时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的缘故，在一整天里，不断地响起法螺之声”

佛经中说，讲法前吹响法螺的功德利益很大，法螺的声音悠扬悦耳、远扬四方，表征佛的法音广被大众、普利群生，因此，藏地很多寺院在传法之前有吹法螺的传统。法王早期讲课之前，常常都是亲自吹响法螺。

由于当时法王每天都要讲 25 节课，而每节课前都要吹一次法螺，所以过一会儿就响起一阵法螺声，之后开始上课；这节课结束后，紧接着再一次响起法螺声，开始上下一节课。就这样，从早到晚一节接一节地上课的缘故，法螺的声音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从早到晚都没断过，一天要响 25 次。这是表示当时的课程非常多，

圣教的讲闻事业达到了极为兴盛的地步。

有人会想：一天只有 24 小时，却说讲了 25 节课，这不合理，不可能讲得了那么多。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讲者方面来看，法王讲法言简意赅，不会发挥很多，拖延时间。不像有的法师，一开始进入不了状态，要耽误几分钟；或者一旦进入状态，一发挥就停不下来，跑题了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语言不够精炼，讲了好久也抓不住重点，一个问题要说好久才讲明白，等等。法王没有这些情况，所以讲一节课的时间不会很长。

第二、从所讲的法来看，有的法比如中观、因明类，涉及复杂的推理等，需要时间稍长才解释得清楚；而有的法是教言类的，比如《亲友书》，几分钟就能指明一个偈颂的关要、揭示出它的修心要义，所以十几分钟就能讲好几颂。像这样，由于所讲的内容有深有浅、有复杂有简单，所以时间长短不一，可能有的课十几分钟结束，有的课半小时左右结束，有的课时间稍长一点。此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总之，各类课程加起来，一天讲 25 节不同的课，完全是合理的。那么这样算下来，一个月 30 天，每天 25 节课，一共就是 750 节课，法王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讲了这么多堂课。

在这一年，与宗活佛根桑尼玛的授记中，“能作本寺圣教之庄严”的授记义相吻合，法王派遣四十多位洛若寺僧人到洛珠上师面前受近圆戒，作了这个安排。

就在这一年里，法王把洛若寺里的四十多位沙弥，派到自己的

上师之一——洛珠上师面前受比丘戒，作了这个安排。这个行为，恰好吻合了宗地活佛根桑尼玛专门为法王写的一部授记书中的授记之义，即所谓的“能作自己寺院圣教的庄严”。

一、法王所作事

“在这一年，法王派遣四十多位洛若寺僧人到洛珠上师面前受近圆戒，作了这个安排。”

前面第三章讲过，法王在洛若寺刚出家时就依止了洛珠上师，在他面前得受过灌顶等，他是法王非常敬重的金刚上师之一。当时洛珠上师就住在五色湖那里，在色达县境内，离洛若寺不远。于是，法王就安排自己管理的洛若寺里四十多名沙弥，去洛珠上师面前，依止洛珠上师为大阿阇黎受了比丘戒。

二、吻合授记义

“与宗活佛根桑尼玛的授记中，“能作本寺圣教之庄严”的授记义相吻合”

“宗”即宗地，也就是从喇荣道场的东台一直往东走，走一定的路程，到了五色湖的那个地方。根桑尼玛活佛驻锡在宗地，所以人们称他为“宗活佛”。他写过一篇对法王如意宝一生的授记，里面就有这么一句。

“本寺”即法王自己常住的寺院，指洛若寺。“能作圣教之庄严”，是说法王能对洛若寺的圣教做出大的贡献，圣教即是教法和证法，法王能让洛若寺出现前所未有的教法和证法兴盛的状况。那么，从法王回洛若寺后做主要负责人，安排僧众闻思修，尤其是这第二年的情形来看，的确完全吻合了授记的内容。

（一）教法之庄严

教法即经律论三藏，住持教法的方法就是讲经说法。在洛若寺，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其他堪布活佛们也讲过法，比如法王刚出家时，洛珠上师就被请来讲了《入智者门》《中观庄严论》等，但是，像法王这样讲的法这么多、这么广，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法王在这三四年里，所传讲的包括了显教五部大论、密教续部窍诀、共同明处等方方面面的法，范围极广；而且最多的时候，每天讲 25 节不同的课，讲得极多，这是其他堪布活佛们没有做到的。可见，法王的讲法事业超过本寺其他所有的讲法者，因此的确确是洛若寺教法的庄严。

（二）证法之庄严

证法即戒定慧三学，其中戒学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或根本。当时，法王一次性派了洛若寺四十多名沙弥去受比丘戒，让他们的相续中具有了别解脱戒中的最高戒体，这的确是对洛若寺的证法做了大贡献。虽然早先华智仁波切来过色达一带，安排本地的僧人们安居、诵戒、自恣等，规定、兴建了这样的传统，但那时候僧人的数目不多。然而，法王安排了四十多人在同一时期受比丘戒，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庞大的数目了，在当地的历史上也属于十分罕见的情形。

（三）洛若寺庄严

总之，法王这段时期所作的事业，与根桑尼玛活佛授记中所讲的完全吻合。

洛若寺建成于公元 1500 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宁玛古寺，几百年来高僧辈出，圣教兴盛不衰；然而，其中圣教的讲、修二者和合极为兴盛的时期，当属法王担任主要负责堪布、亲自监管的这三四年。也就是从 1956 年夏天到 1958 年，法王 24 岁到 26 岁的这

几年，授记所指的就是这段时期。期间圣教的兴盛、寺院僧人们为主的众生得到闻思修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法王的发心力、发愿力，以及智慧力的功德，因此，法王是当之无愧的洛若寺的庄严。

我们学习这段行传，也要发愿随学法王。法王十八岁去石渠县江玛道场求学，六年求学结束后回到家乡的洛若寺弘法利生，让原本没有佛学院的洛若寺，建立起了佛教教育体系。之后日夜不断地讲经说法，传讲了不可计数的显经密续种种教典，让寺内僧众为主的希求佛法的人们，能够饱餐妙法甘露味；创造因缘，让几十位沙弥受近圆戒成为大比丘，等等。就像这样，求学之时舍弃故乡，毫无贪著；学成以后回乡弘法，以大的慈悲心、责任心、智慧力等，对家乡的圣教和众生做到了大的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要随学的地方。虽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达到法王这样，但在殊胜道场求学结束、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应该在有因缘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地至少为自己家乡的佛教做一些有利益的事，让更多的人获得闻思修甚深正法的利益。这是每一个大乘佛弟子责无旁贷的事情。

（3）第三年传法情形

第三年，法王传讲了中观理聚论，《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辩答日光论》、《开显真如论》等诸中观类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的偈颂、华智仁波切所造的《现观总义》，还有《大乘庄严经论释》等。

第三年，法王主要传讲了第二转无相法轮和第三转善辨法轮的法义。

所讲的，是龙树菩萨为了解释释迦佛第二转法轮的显义无相空性所造的中观论，还有弥勒菩萨为了解释释迦佛第二转法轮的隐义

所造的现观论，以及传承上师们所造的中观、现观方面的释论等。也就是五部大论中“中观”和“现观”类的法。

中观类的教典，讲了“中观理聚论”，这是指龙树菩萨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宝鬘论》等；还有全知麦彭仁波切为了解释《入行论》第九品《般若品》，所造的注释《净水如意宝》，以及全知与扎嘎活佛的辩论书《辩答日光论》，全知与绕沙格西的辩论书《开显真如论》；“等”字指其他中观类教典，比如月称论师造的《入中论》，还有全知造的《中观庄严论释·文殊上师欢喜之教言》，法王特别喜欢讲全知的这部论，所以当时应该是讲了的。

现观类的教典，有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偈颂，以及华智仁波切造的《现观总义》《现观略义》《现观修行次第》。

第三转方面，讲了《大乘庄严经论释》，这是指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大乘庄严经论释·胜乘甘露喜筵》。

（4）第四年传法情形

第四年，法王传讲了戒律类和因明类，期间适宜地讲授了《三十颂》、《音势论》等诸声明论典，以及天文历算、元音数术，还有《诗镜》等。

第四年，法王主要传讲了五部大论中“戒律”和“因明”类的法，以及共同明处。

一、戒律类

戒律类主要传讲的是《律经根本律》，这是世亲论师超胜自己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的功德光论师所造的，全书共九卷。法王能

够通篇背诵这部教典。

二、因明类

因明类传讲的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释量论大疏》等，这是对法称论师的《释量论》所作的广的注释。

法称论师造了因明七论，即三部根本论——《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和四部支分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其中《释量论》是因明七论中最广、最根本的一部论，全论共有四品，即《自利比量品》《成量品》《现量品》《他利比量品》。

三、共同明处

传讲内容，是内明以外的共同明处或学科。有大五明中的声明学，讲了《三十颂》和《音势论》等；还有小五明中的天文历算学，这是推算星宿运动和天气季节等的学科，包括从汉地传来的占卜、风水等相关内容；元音数术，这是用梵文元音字母作为计算历数和占卜的符号，也属于历算学；还讲了《诗镜》，这也属于大五明中的声明学。堪钦丹增诺吾说，一些老弟子说，大五明中医方明的法也在这段时期中讲过。

传讲方式是“适宜地讲授”，比如当天讲几节戒律课或因明课，这是主课，再讲一两节共同明的法，属于副课；或者讲完戒律论以后，在开始讲因明论之前，讲几天共同明。

法王传讲诗词时，是按照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诗镜释·妙音嬉游池》做的讲解。当时，闻法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例。

其中在传讲诗词学也就是《诗镜》的时候，不是从《诗镜》的原文上讲，而是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一部《诗镜》注释，名叫《妙音嬉游池》（现今收录在全知著作全集里），法王给大家传讲了这部注释，或者说是从这部注释上给大家作的讲解。

法王讲诗词时，闻法的弟子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几位活佛，他们当时年纪还小，刚学诗词，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词的例句。就像我们上语文课学比喻、拟人等的修辞手法时，需要自己练习造句，从而掌握这种修辞手法。同样地，学诗词时也要自己写句子，由此来掌握各种修饰法。

贤秋活佛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法主。蒋华钦绕活佛，就是前面讲到的达西喇嘛顿多的转世，现今还在世。（《法王广传·第二章》：大伏藏师列绕朗巴晚年时来到洛若寺，说：“过几年我会来此寺毕竟常住……达西喇嘛顿多，你在那时要作辅导，还要起一间我住的房子。）彭措嘎瓦活佛也是洛若寺的一位活佛。蒋华钦绕和彭措嘎瓦两人，从小就被认定为洛若寺大德的转世活佛，在洛若寺举行了坐床仪式。兰钦根迪活佛是喇荣道场的上座堪钦衤桑的叔叔，也是蒋华钦绕活佛和彭措嘎瓦活佛的教书老师。他是洛若寺很重视的活佛，洛若乡阿嘉村的在家群众也对他十分敬重，村里有什么事常常请他来安排、处理，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

彭措嘎瓦活佛在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的例句时，写了“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等。对此，法王现出好笑的情态，笑着说：“小孩子作的诗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记事。

其中，彭措嘎瓦活佛练习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这种修饰法的句子时，所写的是：“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阿妈您的右侧乳房旁边，有一个不是我抓出来的爪痕）等。法王看了他写的诗句后觉得很好笑，笑着说：“小孩子写的诗就是这样的。”不但当时觉得好笑，后来法王建立喇荣道场后，在课堂上也说过，小孩子写的诗挺好笑、挺有意思的。

《诗镜》中讲了 35 种意义修饰法，里面共有 205 个小分类。所谓“姿态修饰法”就是意义修饰法之一，这是指将心理活动显现为外表的各种姿态，来修饰其文词。里面有八个小分类：妩媚、凶猛、豪迈、恻隐、可厌、可笑、奇异和恐怖，“可笑”是其中之一。彭措嘎瓦活佛小时候写的这两句诗，把法王都给逗笑了，说明他的确写出了“可笑”的修饰法，有智慧，写得不错。

思考题

- 1、法王回洛若寺四年弘法，每年具体讲了哪些教典？
- 2、为什么说法王能作洛若寺圣教之庄严？

3、旁述讲注释方式

在此期间，法王传讲诸教典注释的方式如何呢？

在这四年教学期间，法王不但传讲了教典的原文，比如《俱舍论》《辨法法性论》，还传讲了很多教典的注释，比如《俱舍论释》《般若品释》《大乘庄严经论释》《诗镜释》，那么，法王是以什么方式来传讲注释的呢？

下面由讲者和听者的亲口所说来认识：

一、讲者法王所说

想起法王曾亲口说：“对注释作很多解释的话，没有大的必要，较之，理清注释脉络和通达总体关要极为重要，因此在江玛道场，没有过多解释注释文句的规矩。”

法王曾经亲口说过：对于教典的注释，逐字逐句地作很多解释没有大的必要；相比而言，理清注释的脉络条理以及通达注释总的要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江玛道场，讲解注释时，没有对注释文句作很多解释的规矩。

我们知道，法王是江玛道场培养出来的堪布，继承了那里的规矩，因此，江玛道场讲注释的方式，实际就是法王讲注释的方式。

（一）字面解释必要小

“对注释作很多解释没有大的必要”

讲注释时，哪种解释方式没有大的必要？那就是对注释进行消文、释义。也就是详细地解释注释里每个法相名词的涵义，把每句话展开来解释。

以《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为例。比如对于“世俗与胜义，许此为二谛”这句原文，注释是：“染净所摄一切法住于有法尽所有唯现相世俗谛与法性如所有空性胜义谛此二谛中。如《父子相见会》云：世间知者此二谛，非从他闻自证悟，所谓世俗胜义谛，离此更无第三谛。”那么，在讲解这段注释时，细致地解释“染”“净”“有法”“如所有”“唯现相”“世俗谛”“法性”“如所有”“空性”“胜义谛”，按照专门讲解法相的方式，对注释里涉及到的每个词都作详细地解释，对注释的每句话都展开来解释，这么讲没有很大必要。再者，对于所引用的《父子相见会》里的这句教证，按照专门讲解偈颂的方式，逐字逐句地细致解释，这么讲也没有很大必要。

（二）归摄要义极重要

“理清意义脉络和通达总体关要极为重要”

讲注释时，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梳理清楚这一段注释意义的脉络、条理、层次，让听者明白注释解释原文的理路如何；第二、开显出这一段注释所要说明的重点、要点，让听者通达总的关要。

比如，这一段注释是从譬喻和意义两分在解释原文，其中譬喻有三个特征，对应三种意义。那么在讲的时候，就把譬喻的三个特征和三种意义分别是什么、怎么对应的，给明确地指出来，再讲明这三层的关系如何，是并列的还是层层深入的等等，这样注释的条理就解释清楚了。又比如，好几段注释都是在解释某一个问题，那就用归纳的方式，讲明这个问题的落点在哪里，这样就把握住关要了。

（三）原因

为什么讲注释时，字面解释没必要、归纳要义极重要呢？

传承祖师写注释就是在详细解释原文，经由消文、释义、教理抉择、点明中心，已经将原文的法义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对于学法者来说，一旦掌握了注释的脉络、理路，读懂注释的落点、要点在哪里，就会明白传承祖师是怎么以不共的智慧在开显原文的深义，也就领会原文的深广法义了，这就是学注释所要达到的结果。而作为讲注释者，就是要帮助学法者准确地理解注释的脉络和关要，因此在讲解时，最重要的就是讲清楚这两个问题。

再说，如果注释的文句晦涩难懂，读者以自力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注释的文句才有大的必要。但实际上，注释的文句是清晰易懂的，学法者都能读懂字面意思，所以讲者再作很多文句解释没有大的必要。

比如《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这部注释，它的文句明了易懂，意思表达得清晰明显。作者全知麦彭仁波切是用藏文写的，而藏文书面语从过去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佛法的法相也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因此对于懂藏文的学法者而言，读这部注释时，不存在文句理解方面的困难。当时在法王面前听课的人，都是懂藏文的藏族学法者，因此，不需要讲者再作很多字面解释，否则细节解释多了容易让人忽略总体、不突出重点；讲解时只需要讲清楚注释的脉络，再指明中心关要，听者就能够掌握这部注释的心髓命脉，从而领会《般若品》的深义了。

（四）江玛道场规矩

“在江玛道场，没有过多解释注释文句的规矩”

这样就知道，注释就是对原文的展开解释，所以在讲注释时，不需要再作展开，而是要合并、收拢。也就是把文句整合起来理解，

把握总体的理路，抓住所要表达的关要、重点。因此，江玛道场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堪布们在讲注释时，对于注释的文句都是不作解释的，而是注重脉络、关要；而法王继承了江玛道场的传统，传讲注释时也是不解释文句，注重理清脉络、指明关要。

那么，法王具体是怎么讲的呢？下面我们来看当年在法王面前听课的弟子们是怎么说的。

二、听者弟子所说

听一些老弟子们说：“为了让闻法者有效地领悟原文的关要，法王首先往下读注释的文句，然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归纳这段的意义，即以狮子昂然般的讲授方式，归纳各处关要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

当年在洛若寺听法王讲课的老弟子们说：为了让听法的人能够有效地明白原文的关键要点，法王讲注释时，首先往下读一段注释的文句，就只是照着书念下去，不作解释；之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不念了，归纳一下刚刚念过的这段注释的涵义。也就是如狮子昂然一样归纳要义，以这种讲解方式，念一段归纳一下它的关要，这样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

（一）目的

“为了让闻法者有效地领悟原文的关要”

前面也讲了，传承祖师写注释是为了让后学者通达原文的关要，而讲注释者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透过自己的讲解，让听者有效地、不费劲地就能领悟到原文的要点。

用什么方法讲注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二）方法

1、第一步：读一段注释

“首先往下读注释的文句”

读的时候不掺杂任何其他话语，比如边读边简单做个字面解释，或者读到哪句话时加进去几个字等等，这些都不做；而是注释是怎么写的，就一字不落地往下读。

这样的好处是：首先，由于讲者心里明白注释的法义，他口里这么原原本本读一遍的时候，他的心意透过音声就传出来了，那么听者只要具足闻法轨理、能接到讲者心意的话，这么听他读一遍，大体上就懂得这段的意思了。再者，注释从头到尾都一段一段一字不差地读过一遍，听者就能得到完整的传承，这方面也有保障。

读到哪里停下来呢，这个不决定。比如到了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之间停下来，或者念完一个偈颂的解释就停下来，或者在一个科判结束的地方停下来都可以，具体要根据法义来定。有时候可能念三五行就停下来归纳，有时候念完一页多才遇到段落需要停下来等等。

2、第二步：归纳要义

“然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归纳这段的意义”

停下来以后，把刚刚念过的这一段注释的法义，用归纳要点的方式讲一下。比如，这个偈颂的内容，注释从三个方面在解释，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这个偈颂最后的落点、要义、核心是什么，把这些简明扼要地交待清楚。那么这样这一段就讲完了。

3、譬喻

“即以狮子昂然般的讲授方式，归纳各处关要来传讲一遍注释”

“昂然”指抬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狮子昂然”是说狮子坐下来时傲然而立的姿态，这是譬喻归纳要义的讲法方式。

教典中说到三种讲法方式：细解颂义、科判摄义和归纳中心。

一、细解颂义，譬喻为乌龟爬行，一丝不苟，意思是逐字逐句地细致解释，挖掘每字每句的涵义；二、科判摄义，譬喻为猛虎跳涧，一跃而过，意思是以最精简的文句，透过科判把原文的所有内容归摄出来；三、归纳中心，譬喻为狮子昂然，威伏群兽，意思是将每个段落的核心意义作归纳，抓住各科的主题，彰显出论义的威严。

总之，法王在这四年教学期间，遵照江玛道场的传统，讲注释时不作字面解释，而是注重把握注释的脉络、要点，为了听者有效地通达原文，以狮子昂然的方式，归纳每个重点处的要义，这样从始至终地将注释传讲圆满的。

4、结说 分二：（1）委任新堪布；（2）达龙寺安居

（1）委任新堪布

在这一年，法王授予洛若寺年轻有智慧的学僧金旺、热巴、多迪三人堪布的称号，并计划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每年轮流承担佛学院授课的职责，尔后出现了好的讲闻效果。

法王从江玛道场回到洛若寺后创建了佛学院，在四个年头的的时间里，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讲了显经、密续包括共同明处在内的诸多教典。教学结果如何呢？法王培养出了三名能代替自己在洛若寺讲经说法、负责教学的堪布。

具体而言，在圆满结束的这一年，也就是第四年，法王为洛若寺里年轻的（20岁左右）、有智慧的、学得非常好的三名僧人，授予了堪布的称号，他们就是金旺堪布、热巴堪布和多迪堪布。不但授予了他们堪布的资格，而且安排他们未来三年负责僧团的教学工作。也就是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轮流做主管教学的堪布，每人负责一年。在任职的一年期间，除了每月初十、二十五等念经共修之外，每天不间断地讲课等，要承担起在洛若寺佛学院讲经说法、培养僧才的责任。

这样安排的结果如何呢？新堪布们很负责任，自己用心备课讲课，让学僧们听课、辅导、讲考、辩论等，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合理，从而出现了很好的讲闻结果，僧众日日夜夜享用圣法乐。当然，后来遇到了动荡时期，三年教学并未圆满，但在此之前，的确出现了很好的讲闻盛况。

我们从中要看到，法王经由四年传法，不但以自身的力量，使得洛若寺的讲修圣教达到极为兴盛的地步，还培养出了真正能护持佛法、利益众生的僧才，出现了圣教兴盛的延续力量。他们三位堪布后来在民主改革和文革期间，始终守持清净戒，而且依靠法王的慈悲加持和护佑等，并没有像其他堪布大德那样遭到迫害、锒铛入狱，而是奇迹般地平安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宗教开放以后，法王创建了喇荣道场，他们也跟随法王来到了喇荣，属于法王的老弟子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金旺堪布是上座大堪布，也是名符其实知足少欲的大修行人，一段时间在喇荣道场讲法，后来被迎请到洛若寺传讲显密经论，还被迎请到其他大道场的佛学院传法。他在法王前面就圆寂了，圆寂之时出现了很多成

就相。

热巴堪布也是上座大堪布，来到喇荣道场后不久后，法王安排他给觉姆们传法，负责觉姆僧团的教学。到了晚年，眼睛看不见文字，就让一名觉姆念原文，堪布听后重复一遍文句再给大家讲授。虽然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每次讲课前看书备课，但由于年轻时学得非常扎实，精通经论法义，具足闻思修的智慧，所以听一下原文，凭记忆等就能做出准确到位的讲解，让闻法者得到真实利益。是这样在看不见的很多年里，依照法王的教敕，坚持给觉姆们传法。现在已经圆寂，圆寂时出现了很多成就的瑞相。法王晚年显现上眼睛看不见文字时，也是让人提前念原文录好音，传法时先听录音再给大家讲授。法王说：“我要随学热巴堪布，眼睛看不见仍坚持讲课。”就这样在十多年里，法王靠听录音代替看文字来给弟子们传法。

多迪堪布是色达县色尔坝地区的人，不但是精通显密教典的智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据说于上个月在金刚寺示现圆寂，当时也出现了许多成就之相。

（2）达龙寺安居

这段日子里，法王亲自带着土巴、才多、毕拓来到达龙寺结夏安居，期间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

法王安排完新堪布接任自己管理教学后，刚好到了这一年结夏安居的时候，于是带着土巴、才多、毕拓三人，一行四位比丘去达龙寺结夏安居。达龙寺位处色达县的边缘塔子乡，是色达县的第三大宁玛派寺院，几百年来高僧大德云集，当时奥洛上师也在这里。由于法王打算不久后给弟子们传讲遍知龙钦巴尊者所造的《七宝

藏》，所以这一年的夏安居期间，就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

奥洛上师是法王如意宝的根本上师之一，法王在他面前得过《杰珍大圆满》的灌顶等诸多圣法。喇荣道场建立不久，奥洛上师也被请过来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已经 80 岁左右，头发花白，眼睛看不见文字。当时觉姆很少，只有少数老觉姆，尊者每天给这些老觉姆们传讲外前行四部退心法、往生四因等。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示现涅槃。

法王带去的三个人之中，土巴就是跟法王一起去江玛道场求学的那位道友，我们对他很熟悉了。才多喇嘛，也是从色达县去江玛道场依止托嘎如意宝求学的僧人，但不是跟法王同一时间去的。后来回到洛若乡在法王面前闻法，成了法王的弟子。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以后，他也来到这里常住，那时已经年迈，双目也失明了。当时，喇荣道场有一位老喇嘛圆寂了，他圆寂前把自己住的草坯房供养给了法王，当年大家物质条件差，这个房子就是他最贵重的财产。法王接受以后，把这个草坯房赐给了才多喇嘛，位置就在喇荣道场男众金刚区和宝剑区中间。才多喇嘛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多年，后来也圆寂了。毕拓喇嘛现今还住世，就住在喇荣道场山门口的养老院，名叫“洛若社会福利中心”那里。

当时，监院卡隆尊者说：“这位堪布是一位得地的圣者菩萨，因此，在他面前求一些法的话大有必要。”说后请转法轮。应其祈请，法王为达龙寺的僧人们传讲了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并讲解引导了《前行念诵仪轨·解脱明道》；不仅如此，还以秘密的方式，为监院卡

隆等少数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有这样的事迹。在达龙寺圆满听受《七宝藏》的传承后，返回自己的寺院继续讲经说法。

法王在达龙寺安居期间，寺院的监理卡隆尊者对本寺的僧众说：“这位堪布（指法王）是已经证得圣地的菩萨，有非常了不起的出世间功德，因此，我们应该跟他在法上结上缘，在他面前听一些课，这么做有很大必要。”卡隆尊者是达龙寺里非常主要的一位上师，无论是世规管理方面还是出世法规方面，他都做得很好很圆满，非常了不起，现今已经圆寂三十多年了。他这么说了以后，就祈请法王转妙法轮。

应着他们的祈求，法王公开性地为达龙寺的僧众传讲了两部法。一个是华智仁波切的四大弟子之一讲法最绝的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里面讲了很多持戒的功德和破戒的过患，从方方面面赞颂一切功德基础的戒律如意宝。学好这部论后，心里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持戒功德和破戒过患，自然就会主动断除所有毁戒的行为，心甘情愿地严持净戒，对于出家人受戒后如法持戒有很大帮助。第二个是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前行念诵仪轨·解脱明道》。这是一部摄集了暇满、无常、业果、苦谛四部外前行，以及归依、发心、积聚资粮、忏悔罪障、上师瑜伽五部内前行，非常完整的前行修法仪轨。虽然篇幅比其他的前行念诵仪轨简略，但内容完整，加持力极大。这是修行人一生之中每天都要熏习、必不可少的实修法。法王传讲这部法时，不但讲解了文句义理，还作了实修引导，也就是引导大家怎么具体实修仪轨里的每一个修法。对于全体僧众，法王公开性地传讲了这两部法。

不仅如此，在这之外，法王还以秘密的方式，私下为监院卡隆尊者等少数几名堪为大圆满法器的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也就是引导他们认识心性，或者说为他们直指心性；以及认识以后，如何住在心性中让它稳固、增长；出现各种外的境缘、内的分别时该怎么做等等。有这样的事迹。

法王在达龙寺结夏安居结束，也在奥洛上师面前听圆满了《七宝藏》的传承，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常住的洛若寺，继续为全寺的僧众讲经说法。前面说过，法王四年教学结束以后，安排了新堪布接替自己管理教学，每天不间断地讲课，这是指针对洛若寺佛学院的学僧们讲法。法王回去后，是给全寺的人讲法，也就是主管堪布也会来听，不在洛若寺佛学院闻思的那些寺院里常住的老僧人也来听，暂时来洛若寺参学的僧人们也可以听等等，是像这样普遍性地讲经说法。

思考题

1、关于讲注释：

- (1) 什么必要小？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 (2) 什么极重要？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 (3) 江玛道场的规矩是什么？
- (4) 法王是如何讲注释的？从目的、方法、譬喻三方面阐述。

2、法王在洛若寺最初培养出了哪三位堪布？简单介绍三位尊者。

3、法王在达龙寺安居期间，自己闻法、为他人传法的情形如何？

三、开启圣境门 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一）略说

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去洛若寺山谷上部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缘起稍不吻合的缘故，并未如愿开启。

在这一年夏安居结束，回到洛若寺以后，某个时候，法王去洛若寺后面的山再往高处走的一个地方，准备开启一个圣境门。如果成功开启的话，会出现一处很大的圣境，然而由于当时缘起稍微没有吻合，也就是开圣境门的缘起被破坏了，所以虽然开启了一点，但并没有按法王的心愿那样完全开启。

具体情形如何呢？

（二）广说 分四：

1、寻找圣境门；2、缘起被破坏；3、今称生圆洞；4、原本有圣境

1、寻找圣境门

当时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清楚故，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佛学院大约十二名学僧和至尊如意宝一起，去了寺院上方稍往上走，一个悦意的、长有柏树等的地方。法王说：‘我们今天要找一個山洞，因此，用木棍在旱獭等的洞穴里敲打后搅动搅动，以此有可能找到。’如是赐下圣言。

当时具体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很清楚，因为当年法王去开圣境门时他就在身边，所以作者采访后，就按照他回忆后说的那样作了记录。

他说：有一天，我们洛若寺佛学院里面大约十二名僧人，跟着至尊上师法王如意宝一起，在洛若寺上方稍微往高处走，有一个让人一见就心情愉悦、长有柏树等各种树的地方，我们到那里去了。到了以后，法王对大家说：“咱们今天到这里来是要寻找一个山洞，所以，如果看到雪猪子或者其他动物住的小洞的话，首先用木棍在里面敲打一下，然后搅动搅动，这么做有可能找得到。”这样赐予了圣言。

在藏地，人烟稀少的地方会有些雪猪子等居住的洞穴，那种洞的开口处就在地面上，小小的一个口子。当时，法王让大家先找这种小洞，找到后用木棍捅进去敲打敲打，再搅动搅动，这样有可能找到那个特殊的可以打开的洞，那个就是圣境门的所在之处。

在那里，我们带着有趣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做了。这样寻找之时，很幸运，过了一会儿，找到长木棍能探进去的一个洞，接着向深处挖掘，显露出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不仅如此，用木棍稍微敲触洞里面上下左右等任何地方，土石都自然而然掉落下来，因此，如果继续挖这个洞，毫无困难立即可以变成一个大洞，有这样的情况。

听法王这样说后，我们觉得很有趣，于是怀着好玩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看到地上的小洞就用木棍在里面先敲打再搅动。正这么寻找的时候，很幸运地，没过多久就找到了。那是一个洞口虽小，但有一定深度的洞，稍长的木棍都可以探进去。之后继续向洞的深处挖，用长木棍又是敲打又是搅动等，这样就挖出了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稍大一些的洞。不仅如此，对于洞里面上下左右的任何地方，只要用木棍稍微敲一敲、碰一碰，不需要用铁锹等用

力去挖，土块石头就自然而然地掉下来了。所以，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果继续挖这个洞，用木棍接着敲打，那么没有任何困难，它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大洞。

要知道这是很稀奇的。整座山由土石构成，而山体其他地方的土石，结构都是紧密坚固的，唯有这一个地方的土石结构松散，一碰就自动掉落，跟整座山的土石都不同。再说，其他结构松散的山，下大雨等时会发生山体滑坡，而这个地方却从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可见，这是十分特殊稀奇的。

2、缘起被破坏

就在这时，突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里奔来，当时，一名全未防护语言的僧人脱口而出：‘哎呦！拿一杆火枪朝它们的腋下打一枪该多好！’法王的脸色变了，说：‘噢！这下不好了，原本在这里能开启一个圣境门，而此处圣境主的坐骑是鹿的缘故，缘起破坏了，现在就算了。’尔后停止洞内的疏通后，立即返回了。”

就在这个目前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山洞，即将被挖开、变成大洞的时候，突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边山洞的方向跑了过来。（大家先前找洞、挖洞的时候都没见到有鹿，正在这即将挖通、打开圣境门的关键时刻，相当于保护这个地方的一群鹿，就像受到惊吓马上醒来一样，突然从其他地方跑了过来。）

当时，在场的一名僧人见到鹿群后，完全不约束自己的语言，不假思索，随口就来了一句：哎呦！拿一杆火枪朝这些鹿的腋下打一枪多好啊！

听到这话，法王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显现上不欢喜了），说：噢！

这下不好了，本来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启一个圣境门，但是，这里圣境主的坐骑恰好是鹿，所以（这个僧人说的话）把开圣境门的缘起给破坏掉了，现在就这么算了。

法王说完以后，就让大家停下来，不挖了，然后所有人立刻返回，离开了这里。因为缘起已经被破坏完了，圣境门没有机会开启，彻底没希望了，留在这里继续挖也没意义，所以大家只能回去了。

一、破坏的情形

破坏缘起的人，就是来自洛若寺佛学院、属于法王弟子的那名僧人。他随口说了一句话——“拿一杆火枪朝这些鹿的腋下打一枪多好”，却把开圣境门的缘起给破掉了。

其实，他当时没有恶意，并不是为了阻止上师法王如意宝开圣境门，才故意说出那句破坏缘起的话，他并不知道这句话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且，他虽然说的是打死那群鹿，但并不是起了杀心，真想用枪去杀害鹿，因为出家人是不杀生的。也许是曾经见过猎人扛着火枪打猎，或者听过猎人说“拿一杆火枪朝它们腋下打一枪多好”之类的语言，所以当见到鹿群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冒出来这个念头，同时完全没有防护自己的口，想到什么张口就来，不是观察好后才说话，就导致口里直接冲出来这么一句，属于无心的绮语。就像有些道友平时说话很随便，认为我心好就行了，从来不注意防护语言，跟人闹着玩的时候说：“我打死你哦！”或者口头语就是：“讨厌，我打死你呀！”实际没有嗔心，更没有丝毫想让对方死的心。总之，这个僧人错就错在关键时刻完全不约束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的“嘴上没有把门的”。

二、破坏的原因

当时正处在圣境门即将被开启的关键时刻，而鹿正是此处圣境主的坐骑，它们正往圣境门的位置跑来（当时大家肉眼只见到鹿跑过来，实际是圣境神山的主人骑着鹿过来了，由于他不是人类也不是旁生，所以一般人见不到）。就在开圣境门的时机因缘马上要成熟的紧要关头，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把这群鹿打死多好啊！”要把活生生的鹿打死。因此，在这时间、地点、人物刚好会合的特殊因缘下，他的那句无心之语就成了破坏缘起的因，结果就是，把开这个圣境门的缘起彻底给破掉了，圣境门开不了了。

防护话语，谨慎言谈

圣境门没有成功开启，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具体后面会讲。那么我们从这件事上必须明白的是，一定要谨慎防护自己的语言，正如《菩萨宝鬘论》所说：“众人之中观察语”。

不能学现代派，认为言论自由，可以随便讲话，或者认为心好就行，语言随便说都无所谓，结果就养成了口无遮拦、张口就来的坏习惯。一方面要知道，凡是不经思索、脱口而出的话语，全都属于绮语；另一方面，一旦串习成性，到了重要场合也控制不住、随口乱说的话，有可能出现很不好的结果。尤其在成就者伏藏师们，开取伏藏、开启圣境门等的特殊时刻，如果自己有幸跟在他们身边，那么一定要注意防护好自己的语言，不能乱讲话，不然一旦破坏了缘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破坏缘起是很容易的，随便谁都能做到，但要恢复就极困难了，严重的甚至根本无法恢复，这里就属于严重的情况。

3、今称生圆洞

那个洞至今仍然可见。后来在此洞中，法王完整传讲过一遍《生起次第笔记》或共称为《生圆次第笔记》的这部论，因此现今称呼此洞为“生圆洞”。

圣境门虽然没有成功开启，但当年（1958年前后）大家挖出来的那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时隔六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见到。唯一的区别是，当年洞内的土石结构松散，稍一碰触就自动掉落，现今已经变得紧密，成了坚固的岩洞，只是夏天下大雨时稍微有一点漏雨。

后来在这个洞里，法王为弟子们从头到尾完整地传讲了一遍《生起次第笔记·仪轨通则口诀总集》。这是一部讲生起次第的笔记，并没有讲圆满次第的内容，但大家都称它为《生圆次第笔记》。因此，现在大家都称呼这个洞为“生圆洞”。这种取名方式，就像在某个经堂里，上师为弟子众完整传讲过《法界宝藏论》，所以就称它为“法界宫”那样。

具体位置

生圆洞的具体位置就是，从洛若寺往上看，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偏红色的岩石，岩石旁边长有柏树，就在那个地方。比较特殊的是，到了夏天，生圆洞的上空一旦出现一点雾，马上就会变成大云，据说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去朝拜的话，到了洛若寺附近往高处走，会看到旁边山沟里有流下来的水，跟着流水一直往高处走，然后稍微偏向东边狮堡山的方向，就在那个地方。或者可以去问一下洛若寺

常住的僧人，他们都知道生圆洞具体在哪里。

应去朝圣

我们以后有时间、有因缘、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去朝拜一下生圆洞。因为这不仅是圣境门所在地，而且法王还在这个洞里传过密法，所以加持力很大。再者，由于经历了动荡年代，藏地很多古老的寺院都是重新翻修过的，跟原来的不同；而生圆洞并没有遭到破坏，还是跟当初一样，因此，相比于其他新修的一些寺院，这个山洞的加持力更大。另外，在洛若寺和生圆洞中间，还有法王年轻时跟道友们一起修前行、圆满次第、大圆满的地方，加持力非常大，我们可以顺路去朝拜一下。

4、原本有圣境

这类事情，后来法王在讲法的旁述中说：“起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而且是大凶兆的缘故，我的想法是：‘洛若寺是一座古寺，里面有金佛像、法器很多古老、根本、上品的大所依……需要有一处坚固的藏匿之处，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正这么想时，觉受的境相中，在洛若寺上方那里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如果能真正开启那个圣境门的话，在门的里面，存在一处非常大的秘境。在秘境里面，不但全洛若寺的人，就连全色达县人民都进去的话也容得下。觉受中出现这么一个地方的缘故，才精进地去找那个圣境门。”

关于开圣境门的事情，后来法王在讲课的时候，顺便给大家讲过：我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但

是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那时候，民主改革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来到县里开展各种工作），而且是非常不吉祥的凶恶兆头（有些地方已经展开了斗争和打击运动，这就意味着在色达县，圣教和持教大士也即将遭受重创）。

因为看到、听到种种可怕状况的缘故，我心里就想：洛若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距当时有四百多年），寺院里有不少古老的、珍贵的、根本的、上等的三宝所依，比如黄金佛像、法器等等，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为了让这些宝贵的三宝所依不被摧毁，需要提前藏起来），这就要找到一个坚固的能隐藏的地方（所谓“坚固”，要具足两种特点：一方面这个地方本身要牢固，结构紧密，不能漏水，不能坍塌，不容易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要足够隐蔽，不能被人发现，不会被偷走或者摧毁等）。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能长期隐藏三宝所依的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特殊”是指，不是随便什么岩洞土洞都行，必须符合“坚固”的两种特点，能很好地让这些三宝所依得到保护而不被破坏。）

正在这么考虑的时候，觉受的境相中，见到在洛若寺往高处走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这个圣境门里面有一处非常大的隐秘圣境。只要成功开启了圣境门，就能够进入到那个隐秘的圣境之中。这个隐秘圣境非常非常大，不但能放得下洛若寺所有的三宝所依，而且全洛若寺的人都能进去，就连全色达县的人都进去也容得下（那时候全色达县的人口有一万人左右）。因为在觉受之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既能藏东西又能藏人，非常大的隐秘圣境，才带领大家精进地去找圣境门。

有一次，法王去木雅地方弘法的路途中，对丹增诺吾堪布等当

时在身边的弟子们讲到：“如果成功开启了圣境门，那么从生圆洞进去，在洞里比较低的一个地方，有一块小石头，它就相当于圣境门的开关，只要按一下这个小石头，生圆洞里面就会自动打开一个门，一进去直接就入到了圣境当中。”

如是破坏了缘起的缘故，彼圣境门并未开启，否则的话，那个山洞深处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据说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虽然圣境门已经显露出来了——现在能见到生圆洞，圣境门的开关也可见——生圆洞里的那块小石头就是开关，但正如前面所说，开圣境门的缘起被破坏了——这是最关键因素，所以那个圣境门并没有开启。否则如果开启了，生圆洞的深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听说当地的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所谓“稀有的秘境”，是指生圆洞深处有一个能打开的门，门里面有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非常大的空间。从外面看，就只是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小山洞，就连山洞所在的整座山都不算大；然而从山洞深处进入到秘境以后，里面的空间却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成千上万的人进去都容得下。这就是《华严经》中讲的事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即“广狭自在无碍门”，狭小的空间里容纳了广大的区域，自在无碍，是极为稀有的一个隐秘圣境。

如果缘起没有被破坏，成功开启了圣境门，那么这个隐秘圣境的空间那么大的缘故，不但洛若寺的所有三宝所依，包括色达县其他寺院的三宝所依，也都可以藏进去；这样一来，民主改革和文革时期也就不会遭到损害，能好好地保存下来了。甚至很多上师们都不用到处逃命、四处躲藏，起码可以进到圣境里面度过一段艰难的

时期……可惜缘起被破坏了，这些利益都没有实现。

当地人说，从前嘉杰的成就者瑜伽士也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们自家山后面那个方向的山体里面是空的。”

嘉杰地方有一位成就者，他是在家瑜伽士身份，不像比丘持戒不能讲神通，他会说一些神通、授记，行为有点怪怪的。他曾经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否则的话，洛若寺所在的那座山，山体里面是空的。

这位成就者以瑜伽现量见到了这个隐秘的圣境，这也是圣境真实存在的一个证明。所谓“山体里面是空的”，不是指用现代仪器去探测，山里面有大的洞，洞里面没有土石等；而是指就在土石构成的坚固的山当中，有隐秘的能容纳很多人的大空间。

思考题

- 1、大家寻找圣境门的情形如何？
- 2、开圣境门的缘起是怎么被破坏的？为什么这么做会破坏缘起？这件事对我们有何警示？
- 3、圣境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大家如何称呼它？
- 4、法王觉受中出现了何种境相？出现的前因是什么？
- 5、如果圣境门成功开启，会出现何种境相和利益？

四、驻锡狮堡山 分六：

- (一) 寻找驻扎地；(二) 旁述开取伏藏泉；(三) 建立小道场；
- (四) 传讲七宝藏；(五) 栽种神魂树；(六) 游莲师净土

(一) 寻找驻扎地

藏历土父狗年(1958年)，法王二十六岁之时，来到多康下区狮堡山后，准备在此处建一个山中小道场。

法王如意宝到了二十六岁，也就是藏历阳土狗年——公历1958年的时候，来到了多康下部地区色达县境内的狮堡山，准备在狮堡山这里，建一个可以既可以自己打坐实修，又可以给别人传法的山中小道场。

“多康下区狮堡山”，是根桑尼玛活佛取的名字。山中有很多白色和红色的岩石，岩石的形状有的像狮子，有的像堡垒。从山谷进去，有文殊、观音、金刚手三怙主的三座神山。

具体而言，某一日，法王带了法衣和少许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出发，看能否找到一处建小道场的悦意之地。

具体来说，有一天，法王带了七衣和祖衣（前面讲过，比丘不能离法衣，五衣僧裙穿在身上，出远门时七衣和祖衣必须带上），以及少量的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从洛若寺出发，准备去找一处悦意的地方建一个小道场。

“舍事者”，指舍弃一切世间琐事的修行人，他们的特点是只有三法衣、坐垫、钵、滤水囊等六件生活必需品，此外再没有其他资具受用。大多数出家修行人虽然知足少欲，但至少要有可以居住的屋

子，屋子里面有佛堂、床、桌子、炉灶、厨具、粮食等的物品；舍事者不住寺院也不住精舍，而是久居深山或者云游四方，像乞丐一样没有什么生活资具。“舍事者的方式”，就是法王只带了法衣、一点点吃的东西、吃饭喝水用的碗等，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样就上路了。不像现在的人出门，背着大包小包，拉着旅行箱，里面有各类换洗衣物，洗漱用品，还有主食、零食、饮料，以及手机、电脑、充电器，杂七杂八的带一大堆。

法王这次出发，并不是像往常那样，已经有了目的地，直接过去就可以；而是边走边观察，寻找一个适合建小道场，从而能够聚集一些僧人闻法修法的寂静地。法王为什么要找地方建小道场呢？要知道，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动荡的前兆，继续待在洛若寺里传法等不是很方便。而且观察未来的趋势，往后只会越来越不好，大家更没有机会待在寺院里闻思修。因此，法王为了弟子们能够不间断讲闻修的法行，圣教得以继续护持弘扬，以及能够顺利传讲《七宝藏》等的种种必要，负起了大责任，亲自出去找地方，建山中小道场，方便大家过去继续闻法修法等。所谓“悦意之地”，是指有水源、有阳光、风水好等，具足方方面面的顺缘、适合居住的好地方，而且隐蔽性要好，将来僧人们聚集在这里闻法的话，不容易被人发现而受到外界干扰等，所以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驻扎下来，需要好好观察寻找。

我们从这里一方面要看到，法王极有先见之明。因为后面《七宝藏》还没传完的时候，动荡就开始了，其他地方的上师僧人们不能住在寺院里，不得不逃往山中。如果法王和弟子们没有提前从寺院出来，在山里面讲闻《七宝藏》，而是留在洛若寺传讲《七宝藏》

的话，很可能被迫中断而难以圆满。再者，法王非常负责任，并不是派别人去找地方，自己坐着指挥，而是亲自背着法衣带上食物，以苦行的方式去寻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随学之处。

到了名叫“袞龙文波卡”的地方，搭了个小帐篷住了几天。

法王就这样边走边找，到了离洛若寺不远，名叫“袞龙文波卡”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在这里搭了个小帐篷，准备住几天观察一下这里是否适合居住等，能否就在此处建小道场。

这个地方，就在色达县境内狮堡山的山口处白塔群的附近。也就是，狮堡山的山口处有白塔群，不进到山沟里面，往白塔群的方向走有一片树林，这片树林四周由树木环绕，中间有一个小草原，这个草原就叫做“袞龙文波卡”，意思是“宝瓶口”，这是按地面的形状来命名的。这个地方现在干干净净的，没有在家人住，也没有人闭关实修建很多房子，放很多东西和木柴占地方。总之跟当年一样，没有被弄乱。

山口处的白塔，是后来建立喇荣道场以后，喇荣的弟子们为了法王长久住世派人来修建的。白塔建成以后，喇荣道场的很多活佛、堪布过来，按照法王著作全集当中，《依于全知上师麦彭降措修法·圣物开光仪轨》为主作了开光。现在那里不但有白塔，还有些其他塔和其他房子，边上还围上了铁丝网。

法王说：“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地方，即白天之时，在茂密的树林中，藏马鸡等许多不同的鸟类发出悦耳动听的叽喳鸣叫声，令人极为欢愉、内心适悦；到了夜晚，却听到树林中很多野兽的粗声粗气和嘶吼声，伴随着跳来跳去的声音故，令人毛骨悚然。”

法王曾经亲口说：“我到了袞龙文波卡以后，在那里搭了一个比较小的旧帐篷。这是一个与众不同、极为特别的地方。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四周环绕的树林里，聚集了藏马鸡等各种各样的很多鸟，它们在树木间穿行，唧唧啾啾欢快地鸣叫着。声音有高有低，有的清脆嘹亮，有的婉转悠扬，非常好听，让人一听就极为欢喜愉快，坐在这里，心里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

但是一到了晚上，天黑了以后，鸟儿停止了鸣叫，豹子等的野兽出来了。它们的鼻子里发出粗声粗气的喘息声，口中发出凶残的嘶吼声、咆哮声；与此同时不停地上蹿下跳（一会从地上跳到树上，一会从树上跳到地上，四只爪子接触树枝和地面），发出跳来跳去的声音。让人感到非常恐惧，吓得毛骨悚然。我当时心想：‘这些豹子会不会把帐篷和我都压倒？’（可以想像一下，当时周围漆黑一片，天上乌云密布，没有一点光亮，一个人坐在小帐篷里，没有同伴，耳中此起彼伏都是豹子的低吼声和上蹿下跳的声音。它们就在帐篷外面跳来跳去，很近很近，好像马上就要扑到帐篷上，把自己扑倒一样，所以显现上法王也很害怕。）

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去，月亮和星星出来了，终于有了光亮，这时候其他动物也过来了，藏马鸡也来了，这些动物和鸟类围绕在帐篷旁边，我就坐在帐篷里，给它们念了一些总持陀罗尼咒。”

（藏马鸡是一种野生鸟类，出没于海拔 3000—4000 米的高原地区。它们的体型跟鸡差不多大，有 2 公斤左右。有的羽毛是蓝色，有的羽毛是白色，尾巴闪闪发光，风一吹就像一把美丽的羽毛扇子，松散下垂，像马的尾巴一样，所以叫“藏马鸡”，鸣叫之声清脆悦耳。）

这样就知道，袞龙文波卡这个地方，白天百鸟齐鸣，悦耳动听，令人极为悦意；夜晚野兽出没，嘶吼咆哮，令人极为恐怖。同一个地方，白天和夜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现相，给人带来的感受也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极为特别。

大家都说，从前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来到这里时赞叹说：“这真是多康下区的稀有罕见的风水宝地。”

从法王搭小帐篷住了几天的这个地方再往下面走一点，在具信群众方便集聚的地方，嘛呢喇嘛曾经来过这里举办嘛呢法会。当时嘛呢喇嘛赞叹说：“多康下区有这样一个风水宝地，真是稀有罕见！”（“多康下区”指炉霍、色达等一带。）

大家一致都说，嘛呢喇嘛来的时候这么赞叹过。不仅如此，法王也曾亲口说：“我去青海果洛州求法时，去问过嘛呢喇嘛：‘您原来到色达县开嘛呢法会的时候，说在多康下区有一个很好的、极为罕见的风水宝地，您是不是这样说过？’”嘛呢喇嘛很确定地回答：‘是是是，我亲口说过！’”

（二）旁述开取伏藏泉

不久后，法王在此处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这件事只是一些弟子的口中流传，真正见过的人现在基本不在了，因此无法详细介绍，而间接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

法王去寻找驻扎地，在袞龙文波卡地方搭帐篷小住观察以后，并不打算在这里建小道场，于是住了几天就离开了。后来过了不久，就在这个地方，法王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虽然这并不是搭

帐篷小住期间发生的事，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但由于是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事，所以作者以插叙的方式，顺带在这里讲讲取水泉的情形。

那么，这件事如今只是弟子们口口相传，大家都说法王曾经在这里取过伏藏水，但当年跟在法王身边，亲眼目睹法王取伏藏水的人，基本都圆寂了，找不到了，所以无法采访他们而作详细说明，只能根据间接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来作介绍。

那时，法王带着徒众来到名叫“袞龙文波卡”的地方，说：“此处应该是水脉。”尔后稍微往下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自己冒了出来，就像泉眼里的水不断地涌出来一样。

1958年的某一天，法王带着弟子们来到名叫“袞龙文波卡”的地方。具体就在狮堡山山口白塔处再往东边走的树林那里，还没到树林中间法王搭帐篷住的小草原，在靠近小草原的地方。

当时，法王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应该就是水脉”，说后亲自在这块土地上稍微挖了几下（“稍微”指不是像挖掘机那样深挖，而是浅浅地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从地里面冒了出来，当时水止不住地一直往外流，水量很多，水流也很大。那种情形就像泉眼里的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涌一样，又好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水一直往外流那样。

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惊奇地说：“上师示现神通取出了伏藏水！”这时，法王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什么神通，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自然能从无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这类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

当时，在场的人亲眼见到由土石构成的大地上，只是挖了一个浅浅的小坑，竟然从中不断地往外冒水，这太超乎寻常了，都惊讶得不得了，感到十分稀奇。大家都说：“法王上师示现神通，从无水的地里面取出了伏藏水！”

对此，法王却不以为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对大家说：“这不是什么神通，无论是谁，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都自然能够从没有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取伏藏水这类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

后来，法王建立了喇荣道场，一次在课堂上顺带讲到了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属于早期，大经堂还没有修建）。法王说：“我以前在袞龙文波卡附近取过水，这没什么难的，懂元音数术的口诀就可以取。当时出了很多水，水不停地往下流，一直流到了现在有公路的那个地方。后来还有没有水，我没有去看，就不知道了。其实，只要最初一段时间，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做，将来水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不会干涸。正确的方法就是：刚取出水的时候，水会一直往下流；从第二天开始，每一天都要反复地用水瓢从小坑里把水舀出来，这样舀出来以后，地下的水就会涌上来；按这样每天都用瓢去舀水，连续做一段时间的话，将来不去管它，很长时间里水也会一直有，不会干涸。如果最初一段时间不这么反复地取水，那么一段时间过后，要么水只剩下一点点，要么全部会干涸。”像这样，法王亲口说过使伏藏水泉不干涸的方法。

虽然法王认为，自己取伏藏水这类事情没什么稀奇的，但我们要知道，这实际上是远远超出常人的殊胜功德。

首先，虽然大地下面有水，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现在开采

地下水，通常会用地下水探测仪来寻找，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很难一次性就找到。然而，法王没使用任何仪器，就极准确地找到水脉也就是地下水泉，而且一点点都没有挖偏。

其次，地下水通常处于地面下方 20 米到 30 米左右，即使遇到了水资源特别充足的地方，至少也要挖 10 米左右才能出水。然而法王才挖了几下，可能连半米都不到就挖出了水，而且水量还那么大，就好像那里不是土石构成的大地，而原本就是个泉眼一样。

再者，通常打个几十米深的水井，用个三四年也就干涸了，不可能一直有水，除非打通了几千米以下的地下河，才可能源源不断地出水。然而，法王 1958 年开取出的这个伏藏水泉，深度连一米都没有，过了三四十年以后却还在源源不断地出水。堪钦丹增诺吾说：“喇荣道场的堪布活佛们去给狮堡山山口白塔开完光，我和丹增拉巴堪布等几个人，去见了法王当年取伏藏水的那个地方，那里的旁边有棵柏树。当时正值夏天，大地没有结冰，伏藏水泉里面还在出水，只是水量没有当年那么多而已。”

总之，第一、位置准确，第二、坑浅水多，第三、多年不断，因此，法王开取的伏藏水完全超出了常识所见，是极其稀有的现相。

（三）建立小道场

那时，法王去了巴诺活佛的住处——多康下区狮堡山，两人会面后进行了详细交谈，法王顺便提到自己去看建一个小道场的地方等的东西。这时，巴诺活佛说：“现在这个时期，你要建造一个新的小道场很困难，与之相比，就用舅舅住的这个地方来作为小道场的话，一切顺缘会聚的缘故非常好。”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后，答应就按这么做。

法王离开袞龙文波卡以后，继续寻找建小道场的地方。接下来去了多康下区狮堡山，拜访住在狮堡山闭关的舅舅巴诺活佛。巴诺活佛虽然是洛若寺的活佛，但由于年纪大了，以闭关实修为主，所以平时不住在洛若寺，而是长年住在离洛若寺不远的狮堡山寂静处。在狮堡山里搭了个帐篷，身边有侍者照顾起居，平时就住在这里闭关实修。因为离洛若寺不远，所以，如果寺院里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或者需要参加法会念经等时，临时回寺院也很方便。

法王和巴诺活佛两人见面以后，谈了方方面面的很多事情。谈其他事情时，法王顺便提到，自己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小道场。法王说：“我当时在袞龙文波卡地方住了几天，但晚上有豹子，很害怕，这个没跟舅舅讲。因为舅舅活佛是个开玩笑很厉害的人，我怕他笑话，说我特别胆小等等，所以没告诉舅舅活佛这个情节，只讲了其他的。”

听法王说想建小道场，巴诺活佛马上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要新建一个小道场很困难（当时出现了大动荡的前兆，已经开始搞运动了，所以不太方便）；相比于另外找地方建新的小道场，不如就用舅舅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作小道场，就在狮堡山里讲修，这样的话所有顺缘都会聚，所以这是最好的办法。”

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之后答应就按巴诺活佛所说的，接受这个地方来做传法的小道场。

什么是“缘起非常好”呢？法王建小道场，是为了僧众能够集聚在这里闻法修法，不受外界干扰；而对于这件事，狮堡山圣地完全具足了顺缘条件、远离了违缘干扰，所以说缘起非常好。

正面具足顺缘：首先加持力大，这里是三怙主的神山，有圣地

的加持；而且，过去色达县霍西乡的堪钦尼丹尊者曾在这座神山里住过一段时间，巴诺活佛此前长期在这里闭关修行，有大成就者的加持。其次自然环境好，这里有水，有阳光，夏天还有野果子，也没有凶恶的野兽等，舒适悦意，适合居住。再者离洛若寺不远，这样洛若寺的僧人们过来住就比较方便；如果去其他地方驻扎，当地人发现来了一群外地人会很警惕，甚至去举报等，大家会待不下去。

反面远离违缘：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隐蔽，也就是山势较高，工作人员不方便爬上来，而且山上到处都是树，这茂密的树林正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僧众聚集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等等，远离了外界的干扰。

诸如此类，法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观察到在这里建小道场的因缘非常好，也就是不会受干扰，能顺利开展讲修事业，所以就同意了。

之后，巴诺活佛把自己住的牛毛帐篷、食品饮料、生活必需品包括炉灶在内全部交给法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寺院。

这样决定以后，马上行动起来。巴诺活佛按照承诺的那样，把自己在狮堡山闭关用到的所有资具都交给了法王。包括住的地方——一个黑色牛毛帐篷，饮食——比如糌粑粉、酥油、茶叶等，还有其他生活用品，比如烧水做饭用的水壶、锅、炉灶、水桶等，凡是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必需品，一个不留全都给了法王。之后两手空空，什么资具受用都没有，但心里踏实安稳，就这样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狮堡山，回洛若寺去了。

所谓“心满意足”，就是心里踏实安稳的状态。我们可能会想，

巴诺活佛原本在这里好好地闭关，现在外甥说想建小道场，就把自己的住处让了出来，这显然是很吃亏的事。不但是世间方面吃亏，失去了这么好的帐篷，以及里面的全套用具和饮食，出世间方面也很吃亏，影响了闭关静修。这样的话，没有不乐意就不错了，怎么还心满意足呢？要知道，由于巴诺活佛没有丝毫私心，考虑的全是圣教和众生的利益，现在把自己的禅修房让给了法王，法王将在这里传法，带领洛若寺僧众为主的人修学，成办圣教事业，正相合了自己的心愿，也就不再担心洛若寺的僧人们在这个时期没人带领闻思修了，所以很安心、很满足。再者，把自己的帐篷和全套生活用品、饮食资具都给了法王，这样一来，法王就不用再费力去找地方，生活方面很方便，巴诺活佛作为舅舅和上师，见到外甥将生活得很好，能很好地弘法和修行，所以心里就踏实了，十分安稳。这些都是毫无私心、一心考虑他人利益的心理反应，是具有慈悲利他心、护持圣教心的德相。

巴诺活佛的侍者说：“巴诺活佛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的黑帐篷里面，地上铺了木板（这样地面上就没有泥土，比较干净）；帐篷的天窗上面盖了挡雨布（也就是在帐篷外面比天窗稍高一点的地方，用木条搭了架子，布就盖在架子上面，布的底端用绳子固定，这样挡雨布悬空，不接触帐篷的缘故），下雨下雪的时候就不会漏水等。”侍者还说：“当时我们不从大路走，而是从洛若寺出来以后再往高处走，然后斜着从山上一直走过去，就到狮堡山巴诺活佛闭关的帐篷处了。”

就这样，巴诺活佛离开以后，法王住进了他的黑帐篷，从此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讲经说法为主的小道场，在狮堡山展开了大动

荡前的伟大弘法事业。

现今，当年的黑帐篷已经没有了，而就在这个位置，建起了一间稍大一点的小木屋，屋里供奉了三宝所依和法王圣像等，成了一个小经堂。一些修行人在这附近盖了闭关房长年闭关实修，每月到了初十和二十五，大家就会聚在这间小经堂里作会供。我们有因缘去狮堡山朝圣时，不要忘记来这间小经堂里念念经、发发愿、修修上师瑜伽，这不但是巴诺活佛长年闭关实修加持过的地方，更是法王在动荡年代初期，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传讲《七宝藏》期间长期居住的地方。

当时，许多追随法王而寻求正法甘露的持三藏者来到此处后，住在寂静林间左右的山坡上、树枝旁、山崖孔穴以及树叶小棚等中，以讲闻修圣法来度日。

法王在狮堡山住下来后，当时，很多追随法王具有信心、想求得佛法心要甘露显密圣法有希求心、有一定闻思基础持三藏的人，听到法王在狮堡山建小道场的消息后，都纷纷来到这里依止法王。其中不仅有洛若寺的僧人，还包括附近其他寺院的僧人，比如后来在喇荣道场给僧众传比丘戒的上座嘎巴大堪布（他也曾在托嘎如意宝道场求学过），他当时也来到了狮堡山依止法王求学。

这些僧人来到狮堡山后，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当时的居住环境极其简陋，有的在左边右边的山坡上挖个坑，像山洞一样住；有的就住在大树旁边，靠茂密的树枝来挡风遮雨；有的在山岩上的孔穴中住，算不上山洞，只是勉强能坐下；有的用树枝树叶盖个小茅棚住，不是像房子那样的茅棚，实际就是一些树叶，顶多能挡一点雨，

等等。诸如此类，条件稍好一点的在这些地方搭个帐篷，地上铺点东西垫一垫，条件不好的就这么露天住着，像野兽一样生活。

住下来以后，大家每天去听法王讲法，其他时间就自己看书、念经、打坐修行等。虽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在那个充满动荡气氛、很多修行人无法继续闻思修的年代，依靠法王的发心发愿力、福德力、智慧力等，这些有缘者仍然能够集聚在狮堡山圣地，依止上师法王如意宝，日日享用圣法乐，以讲闻修的所作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思考题

- 1、法王为什么要找地方建小道场？寻找的情形如何？最终在哪里建了小道场？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
- 2、法王在狮堡山附近开取伏藏泉的情形如何？

（四）传讲七宝藏

不久，法王开始为弟子们传讲大遍知龙钦巴的《七宝藏》。

法王在狮堡山建立小道场不久后，开始为集聚在这里的弟子众，传讲大遍知龙钦巴即无垢光尊者所造的《七宝藏》。

《七宝藏》属于无上大圆满密法，是宁玛派公认的最深广、最具加持力的法宝。由七部论典组成，故为“七”；稀有难得，故称为“宝”；一切显密佛法无不包括其中，应有尽有，故称为“藏”。七部论典即是：《胜乘宝藏论》，其中详细阐述了 119 种教言心要；《实相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阐述了无有、任运、平等、唯一大圆满不共的四大誓言；《窍诀宝藏论》，以六法教言的格式显示种种深法；《宗派宝藏论》，遮破外道宗派，分别成立佛教共同和不共诸乘；《如意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详细讲述了一切显密佛法；《句义宝藏论》，讲到因位实相义、道位修习义以及最终现前圆满果；《法界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讲了光明大圆满的因、道、果。

《七宝藏》极为殊胜、加持力极大。据说，请一套《七宝藏》藏文法本供在自己的佛堂里，作为平时供养、祈祷、发愿等的所依，这样到了临终之时，即使没有人来为自己念破瓦法，身边有《七宝藏》的法本也足够了，它能够成为替代念破瓦法的圣物。在此基础上，如果能阅读、修学《七宝藏》的法义，那就更好了。华智仁波切对《七宝藏》有不共的信心，尤其是读了其中的《法界宝藏论》后，增上了光明大圆满的证悟境界，因此赞叹此论与大遍知龙钦巴无别，之后造了《七宝藏赞》和《劝阅七宝藏》，大家可以参考。

当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我在狮堡山广讲过一次遍知上师龙

钦巴的《七宝藏》，也现起了获得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那段时期我年轻，心智也明朗，因此看了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认真地作了广讲。”

（总的来说，《宗派宝藏论》等中有云，往昔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的《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明确记载，大约有二十一部十七大密续的子释，然而如今，这些几乎见不到了。法王所说的自己阅读十七大密续诸子释的情形，好像不是指现今存在的一些十七大密续的注释，由此可知那些子释的书当时还留存于世。）

当年讲《七宝藏》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过：“我原先在多康狮堡山寂静处，比较广地完整地讲过一遍大遍知上师龙钦巴尊者所造的《七宝藏》。当时出现了获得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境相。那个时候我年轻（27岁左右），心智清晰，智慧敏锐，所以，参阅了十七大密续的那些子释后，细致认真地作了广讲。”

一、获得开许

法王说：“在传讲《七宝藏》期间，一次，我在觉受境相中见到了一髻佛母降临，一髻佛母对我说：‘您这样传讲《七宝藏》光明大圆满法非常好！’如是给予了赞叹和开许。”

法王还曾说：“一髻佛母是守护大圆满法的主要的、真实的护法神。”一髻佛母是普贤佛母的幻化身，属于出世间的智慧护法神，正如我们常念的供赞偈中所说：“普贤佛母智慧忿怒力，法界佛母哎嘎匝哲玛”。她总的是宁玛派所有密续和莲师伏藏法的护法神，特别是内三续——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的根本护法神，尤其是无上大圆满法的护法神。在大圆满三大护法神中，鬐赫拉为父，一髻佛母为母，单坚为子，三者显现上有这样的关系。要知道，除了

一髻佛母以外，没有比她更厉害的一个本尊、空行、护法神了，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将她作为护法神来供赞，还可以作为本尊、空行来依止和观修。据说，一个人只要有信心，每天念一髻佛母的供赞仪轨，单单这么念就能得到一髻佛母的摄受，由此将会证悟大圆满本性。

二、认真广讲

遍知龙钦巴讲密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广大班智达的方式，一种是甚深古萨里的方式。《七宝藏》就是以广大班智达的方式讲的，每一部论中都有很多理论抉择、引教证、断增益等等。对于七部论中的每一部，法王都是更进一步详细地、具体地、较广地作了解释。这种广讲不是随意发挥，而是阅读了大圆满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细致、准确地作了解释。

“十七大密续”，是金刚持如来亲口宣说的大圆满密法，包括《声应成根本续》、《雄狮力圆满续》、《法界六续》等，是大圆满密续中最究竟、最甚深、最了义、最根本的法。在宁玛派，没有比十七大密续更高更深的法了。《胜乘宝藏论》中具体介绍了每一部密续的纲要、殊胜必要性等。

“子释”指十七大密续子的注释，即密续本身如母，这些注释如子，所以叫“子释”。这种“子注释”的特点是，不像通常的注释那样解释得很多，而是只作较略的关键性解释。也就是，对于密续原文只作两类解释：第一类就是脚注那样的解释，第二类是对个别难题的解释。

《七宝藏》里有些比较难懂的问题，有些关键的要点不好理解，尤其遍知龙钦巴在《胜乘宝藏论》《法界宝藏论》等中，引用了很多

十七大密续的教证，这些教证不好解释，属于难点。为了准确解释这些教证等，法王阅读了十七大密续的那些子释，依靠这些可靠的子释，对《七宝藏》中的教证、难题等在内，这些多数讲法者无法解释的地方，作了准确、细致、到位的讲解。

据可靠记载，比如遍知龙钦巴在《宗派宝藏论》等中说，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在《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讲到，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二十一部，当年法王看的应该就是这些子释。然而由于在动荡时期，法本被大规模摧毁，或者被藏到其他地方等的缘故，这些子释，现今基本见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十七大密续的注释，好像并不是法王说的子释。

根据传记记载，宁玛派中特别出名的晋美朗巴祖师、华智仁波切、全知麦彭仁波切等，传讲过《七宝藏》中的《法界宝藏论》、《实相宝藏论》、《如意宝藏论》，也对其中的个别论写了一些广中略的科判、摄义、总义等，但并没有记载他们讲过《七宝藏》中的其他论。除了他们以外，基本没有见过传记记载、也基本没听说过哪位大德详细广讲过完整的《七宝藏》。因此，自从大遍知造了《七宝藏》以后，法王如意宝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以广大细致的方式，完整圆满传讲《七宝藏》的第一人。

法王以细致到位、很广的传讲方式，圆满地开显了《七宝藏》的深义，这对于具智慧的闻法者，从教理上彻底通达大圆满法，有极大的帮助。要知道，透过闻思大圆满法来对本性生起定解，是彻证大圆满本性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大遍知龙钦巴曾亲口说：“在我之后，只有闻思究竟的人才能证悟无上大圆满。”再加上法王早已彻证大圆满本性，能够赐予弟子不可思议的意传加持。当时的闻

法者，也是具足信心、大希求心等的大圆满法器。因此，想必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具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贤秋活佛患有脚疾，不能下到法王传法的地方来，于是法王就上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传法。

在听《七宝藏》的闻法众中，有一位贤秋活佛（前面讲法王传诗学时提到过，他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法主，这时还很年轻），当时得了严重的脚部疾病，没办法从高坡处——自己住的地方，往下走到低处法王传法的地方。原本，法王有时在自己住的帐篷处传法，有时在耶哲山脚下传法，位置都比弟子贤秋活佛的住处低，然而为了让他不断传承、继续闻法，在他生病期间，每天都不辞辛苦地往高处爬，亲自来到他居住的帐篷处传法，当然其他弟子也都跟着来到这里听法。

喇荣道场有位比丘医生，名叫“囊协”，他是贤秋活佛的外甥，前几年圆寂了。他曾说过：在狮堡山听《七宝藏》期间，自己做贤秋活佛的侍者，跟贤秋活佛住在一起照顾他。当时，两人在狮堡山的一个较高的斜坡处，搭了个小的黑牛毛帐篷。由于是在陡坡上，地不平整，为了帐篷和人不会从山坡上滚下去，就把山坡上稍高一端的土挖掉，在稍低一端垫了石头后用土填平；这样便形成了一块较平整的地基，就在这块地基上搭了帐篷（当年挖地的痕迹，现今仍能见到）。虽然这里离法王传法的地方不远，从斜坡走下去就能到，但当时贤秋活佛脚疾很重，没办法在陡坡上爬上爬下，法王那段时间就每次都亲自走上来传法。

慈悲心切，毫无高慢

为了认识法王毫无慢心、具大慈悲的德相，我们要由对比来思惟：

首先反省自身。如果自己是讲法者，那不必说讲《七宝藏》这样的大圆满密法，可能就连以字面重复的方式讲过前行、五部大论等，心里就生起了高慢，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比坐在下面听法的人高贵，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法师。行为上，有意无意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喜欢摆架子，一副领导的姿态，说话、走路、办事等，都特意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由于心里有慢，我高我大，就生不起真正为他人着想的慈悲心。顶多是为了让别人对自己有好看法，在人前装出慈悲利他的样子，实际心里只关心自己。假使听者扭了脚，没办法走路，压根想不到他听不到法有多苦恼，不能圆满闻法有多大损失等，也就根本不可能去他家里讲课；更自私的可能会想：“听我课的人又少了一个，没面子！”甚至还会说风凉话，比如：“他一听密法就生病，真是业障深重！”等等。有的不必说为了别人，自己去辛苦劳累，就连为了自己，也什么都不肯做，总是让别人代劳。比如明明还年轻、身体也好，一有了法师身份，就自命不凡，不参加僧众集体劳动，连自己的衣服都让别人洗，动不动就摆谱，不肯出一点力气，甚至他的存在，都成了别人的负担等等。这些听起来非常不好的情况，恰恰是很常见的现相。

再来看法王。法王原本就是个转世活佛，也是洛若寺的大堪布，又是大彻大悟得过认证的大圆满传承上师，如今又正在传讲这么甚深的无上大圆满密法，然而尽管如此，法王心里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比别人高贵；所以，当听说弟子生病了、不方便走路时，自然生起大慈悲心，一心替他着想，一点不考虑自己累不

累、会不会有失身份等等；为了他能够不间断闻法，不断传承，每天亲自爬山，到他家门口做法布施，直到他能正常走路了为止，一点也没有法师的架子。法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贤秋活佛是一位转世化身，身份高贵，而是纯粹的出自大慈悲心，换成任何一个弟子生病，只要他是真心求法的人，法王都会这么做。而且，这一切行为都非常地自然，就像再寻常不过的事一样，法王不认为自己多了不起，从不以此来炫耀。

这样对比思惟就会发现，法王的心是怎样无我利他的。所谓的“慈悲心”，不是在别人面前说几句好听话就可以了，而是一天又一天，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当然，作为听法者，需要按闻法轨理所讲的那样尊重法师，这是尊重法的表现，由此能得到法益；但作为说法者，不能拿别人的恭敬成为自己骄傲的理由，以此自视高贵，轻视听法者。要知道，作为一名法师，尊重法的表现，就是用心殷重地备课、讲课，用法来利益听者，而不是让听者来恭敬承事自己。在说法者的四想中，对听者要做病人想，起大慈悲心；而不是做奴仆想，起轻慢心。实际上只要摆架子，就终究会有倒架子的一天。

有一座名叫“耶哲”的高山，法王在山脚下为弟子们传法时，用来放经书的四方形石头现今仍能见到。

狮堡山里有一座很高的山，名叫“耶哲山”（意思是青龙山），是三怙主中金刚手菩萨的神山。这座山十分高大，山体由偏红色的岩石构成，山上没有长草，刚进狮堡山的山口，抬头往上一看就得到。当年法王就在这座山的山脚处，也就是靠近平地的地方为弟

子们传讲《七宝藏》。山脚处有一块四方形的石头，充当放经书的法桌，法王传法时就把《七宝藏》的法本放在这块石头上，自己则坐在石头后面，弟子们围绕在法王身边闻法。这块石头现今还在，仍然能够见到。

这样就知道，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不必说像样的经堂，就连稍大一点的帐篷都没有，所有闻法者都坐在草地上听课，法王也是在露天中讲课，连放法本用的法桌都是用石头代替的。

大家都说，那段时期，法王每天上午传法前吹法螺时，就连非常遥远的地方——扎秋上区的牧户们，都能清晰地听到法螺声。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期间，当时是每天上午传法，每次课前法王都亲自吹法螺。法王吹法螺发出的声音特别大，传得特别远，就连距离狮堡山很远地方的扎秋上区的牧民们，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法螺声。

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手表等，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没办法像现在一样，按照规定的时间去传法的地点听课，因此每次传法前，法王都会吹响法螺；一听到法螺声，在狮堡山的山坡处、树枝下等分散居住的弟子们，就知道该去闻法了；然后前往传法之地——有时候在耶哲山脚下，有时候在法王的黑帐篷处，一段时间在贤秋活佛的帐篷那里，等等。

法王吹法螺跟一般人不同，响声极大，在非常遥远的地方都听得到（“法螺”就是指我们平时课前吹的那种白海螺）。这里讲到，法王在狮堡山吹海螺，就连很遥远的扎秋上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从狮堡山出去，正对面也就是南边的那座山谷叫做“扎秋”，

进入扎秋山谷，又分成上区和下区，扎秋上区就在喇荣山谷对面的心宝山附近，跟狮堡山之间，相隔非常遥远的距离。吹过海螺的人都知道，自己用尽全力地吹，海螺声能响彻一座山谷就很不错了；而同样的白海螺，法王吹的时候，不但响彻整座狮堡山谷，连出了狮堡山，再过很远很远，开车都要半小时左右才到，那么远的扎秋上区地方的人都能听到。不但是听到，还听得清清楚楚，完全断定这是海螺声，这就表示，海螺声传到扎秋上区那么远的地方时还足够大，所以非常清晰；不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听到有响声但不确定是什么声音的那种情况。而且，不是一个人听到，当年住在扎秋上区的所有牧民，全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都可以作证。想一想，法王在狮堡山吹海螺，连十几公里以外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太不可思议了，是远远超出常人的稀有功德，第八章还会具体讲到这一点。

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后来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它不但是三怙主的圣地，而且住在这里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

法王的哥哥才让顿珠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原因是：首先，这里是三怙主的圣地；再者，当年我住在狮堡山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

一、三怙主圣地

所谓“狮堡山是三怙主的圣地”，指狮堡山由文殊、观世音、金刚手三怙主加持的三座神山组成。从山口进来，北边最高的山就是金刚手怙主神山；从法王住的帐篷后面再往高处走，靠近西边、长

有柏树、不是很高大的那一座，是文殊怙主神山；从这两座山中间往高处走有草坝，草坝上方有一座不太大、带尖头的山，这是观世音怙主神山。总之从北往西，依次是金刚手神山、观世音神山、文殊神山，对于这三座神山，根桑尼玛活佛总的取名为“狮堡山”，因此说这里是殊胜的圣地。

二、苏醒取伏藏习气

据说，伏藏师取伏藏前，会在现量或觉受或梦境中，见到莲师由持明空行眷属众围绕，获得灌顶与加持，出现诸如此类的境相。那么以此为前提，之后才苏醒取伏藏的习气，从而开取出伏藏品来。原本法王从5岁左右起，就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住在狮堡山期间，也出现了这样的境相，也就是面见了莲师和眷属众，获得灌顶与加持等，因此说这里是殊胜的圣地。

思考题

- 1、简单介绍《七宝藏》。法王在狮堡山，以何种方式传讲《七宝藏》？期间出现了什么殊胜相？
- 2、贤秋活佛患脚疾期间，法王是怎么做的？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 3、法王在狮堡山传法时，法桌是用什么代替的？具体在什么位置？
- 4、法王当年吹海螺的声音传到了多远？请具体描述。
- 5、为什么说狮堡山是殊胜的圣地？

（五）栽种神魂树

住在此圣地时，一次法王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插栽了一棵细小的树苗。这棵树十分稀奇，它的树干是松树，从中分出来的树枝却是柏树，现今仍能见到。

法王住在狮堡山圣地期间，一次拿着一棵细小的松树苗，来到所住的黑帐篷斜上方处，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就挖土把这棵树苗栽种了下去。（“神魂树”是专门用来观察缘起，代表此人寿命长短的树，此外还有其他说法。）

法王的这棵神魂树非常特别，它的树干是松树树干，有着粗糙的深棕色树皮（柏树树皮是浅褐灰色）；然而，从中长出来的树枝却是柏树枝，树枝细小，上面布满了鳞片状的柏树叶（松树叶是尖尖的，像一根根针一样）。是这样稀奇的状况，一般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非常不可思议。

这棵树现今还能见到，已经长得十分高大了。我们到了狮堡山后，从法王黑帐篷遗址处也就是小经堂那里，往高处斜着走过去就能见到，树上面系了一些哈达等，很好找。

（六）游莲师净土

这段时期，法王一夜梦中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详尽地见到了此处的能依所依；诸持明空行赐予了许多祝愿和窍诀；最终来到西边的一处悦意宫殿中，邬金绕卡颇鬘与众多眷属正在受用会轮，当时一名空行少女唱了一首会供歌，歌曲结束时从睡梦中醒来。第二天清晨，心中大致还记得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以此，教了在此处集聚

的众人会供歌的调子，歌词则在三十一年期间作了保密，三十一年后落成文字流传于世，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1959年法王如意宝27岁之时，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期间，一夜梦光明的境界中，去了妙拂小洲莲师净土，出现了很多稀有的境相。

一、游历刹土

首先，法王来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莲花光宫殿共有三层：下层是化身刹土，邬金仁波切主眷安住其中；中层是报身刹土，大悲观音主眷在这里安住；上层是法身刹土，普贤无量光佛主眷安住。这法报化三层刹土里的一切所依器界和能依圣众，法王详细、全面、毫无遗漏地全都见到了，就像去参观一个展览馆，走遍了里面的每一层，看遍了其中的每一处，见到了里面的每个人那样。

二、获得窍诀

很多持明成就者、伏藏师、空行母圆寂后都去了莲师净土，所以法王在这里见到了他们。这些持明者、空行母对法王作了很好的祝愿，比如念一些吉祥祈愿文等，还赐给了不共的大圆满密法窍诀。也就是，法王在莲花光宫殿的不同地方，见到了不同的持明者、空行母，他们每一位都对法王赐予了祈愿，传授了不同的密法窍诀。

三、听会供歌

法王周遍游历了莲师净土，最终来到西边的一个悦意庄严的宫殿里，邬金绕卡颇鬘和持明空行眷属众正在一起作会轮，当时刚好到了受用的阶段（比如大家受用会供饮食，受用方便行为来增上觉受等），在场的一位年轻的空行母唱了一首会供歌。她刚一唱完，法

王就从光明境界中醒过来了。

（莲师刚从藏地来到妙拂洲时，在铜色吉祥山顶，调伏了罗刹王绕卡颇鬘，将他的心识迁走，自己住进了他的躯壳中。由于外表没变，所以众罗刹以为还是他们的罗刹王，此时的莲师名为“邬金绕卡颇鬘”。法王还说，自己当时见到的邬金颇鬘，就像仪轨中说的那样，现为忿怒相，头戴颅骨鬘作装饰，此外还戴了莲花帽。）

第二天清晨，法王心中大致还记得梦中空行母所唱的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之后就把会供歌的调子，教给了当时集聚在狮堡山听《七宝藏》的六十多名僧人，但那次并没有把歌词教给大家，而是作了保密。三十一年后（1990年），法王将空行母所唱的会供歌词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落成文字流传世间，这就是《净相法门中空行欢歌》，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学会供歌久流传

喇荣道场开大型法会时，每天都要念修会供，在最具加持力的殊胜日当天，念修会供到了受用的时候，男众和女众都会各自派出一名僧人，依次在大众中唱这首会供歌。歌词和调子完全是按照法王教的那样来唱的，因此跟法王梦中在莲师净土听到的空行母唱的那个一模一样。

法王在清净境界听到的有调子和歌词的道歌共有两个：一个就是莲师净土的空行母唱的这首会供道歌；另一个则是1969年，法王住在紫青河畔期间，梦见格萨尔王和大臣们集聚，当时尼穹空行母所唱的金刚歌。

要知道，这首《净相法门中空行欢歌》，来自地球以外的妙拂洲

莲师净土，它的词和曲都不是人间所有的。迄今为止，我们地球人类只去过月球，全球近 80 亿人口，谁都没去过更远的系外星球，更谈不上听外星人唱歌，还把词和曲都记住，还能带回来分享给大家。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法王在梦光明的境界中，前往地球以外的妙拂洲，听了莲师净土空行少女唱的会供歌，学会了带回来，这是全球凡夫加起来也做不到的事，完全是超凡的功德。另一方面要知道，这首会供歌现在无论谁唱，都有极大的加持，所以我們也要尽力学会。这个歌词和调子加持力极大，因此要唱准确，不能跑调，不能错乱，这样才不失坏原本的加持力，然后一代一代地把它原原本本地传下去。在法王的老弟子中，金旺堪布、囊协医生等，他们的音准好、不跑调，声音也好听，他们唱的就非常标准。

与此相同，一些伏藏法的修法仪轨等，都有其不共的念法、唱法、敲法，这些都需要特别认真、如法地按照那样做到。譬如喇荣道场开持明法会时，僧众念修《持明传承上师祈祷文》的调子，就是大伏藏师绕那朗巴在净相中，去铜色吉祥山听到的迎请持明圣众唱的音调。莲师刹土的唱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原原本本地继承过来、流传下去，这一点相当重要。

小结

总之，法王此次传授《七宝藏》非常圆满、极为殊胜。传法地点是极具加持力的狮堡山圣地为主，法王的神魂树就种在这里，而且在此地再次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传法方式是参考密续子释后作了详细广讲，而且是讲了完整的七部论，这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事。这次传法，还得到了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的开许和赞叹，这也是

极稀有的现相。在此期间，法王还游历了莲师刹土，带回了空行欢歌的词曲，特别不可思议。

五、准备去坐床 分七：

- （一）祈请去坐床；（二）法王的答复；（三）舅舅的意见；
- （四）这边的准备；（五）那边的安排；（六）延迟了坐床；
- （七）动荡开始了

（一）祈请去坐床

大概在这段时期，索南卓玛空行母（至尊索南卓玛空行母，是新龙上师列绕朗巴的嫡子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她的父亲名为“秋热”，因此称她为“秋热之女”，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出现的“秋热之女”就是指她。她是一位具相的空行母，不仅如此，殊胜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原本六十一岁时将入涅槃，然而由于这位智慧空行母创造了善妙缘起，大伏藏师的寿命延长到七十一岁，有这样的事迹。）等列绕朗巴家族的主人及眷属，祈请法王降临新龙道场来披法衣坐床，献了如是的请求。

大概就在法王传讲《七宝藏》期间，以索南卓玛空行母为主的列绕朗巴大师家族的主人和眷属，祈请法王来前世的道场，即新龙县嘎绒寺披法衣坐床，举行列绕朗巴大师转世活佛的继位典礼。他们对法王献上了这样的请求。

何为坐床

“坐床”即是转世活佛的继位仪式。其中的“床”不是指我们睡觉用的床，而是指法座，因为在一些佛经中，“床”和“座”是一个意思，如《六度集经》云：“时自然床从地出，诸沙门皆坐。”

坐床典礼是藏传佛教的传统法规，在确定某人是某位大德的转世后，就会把他迎接到前世的寺院，举行隆重的坐床继位仪式；从此，他才正式获得某某转世活佛的称号，拥有前世的地位和权力，以此令众生生信，从而作广大的弘法事业等。有这些必要的缘故，需要举行坐床仪式。“披法衣”，指在坐床典礼上，会披特殊的法衣、戴特殊的帽子等。

祈请者索南卓玛空行母

法王如意宝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这是由其他大德来认定的，索南卓玛空行母不是认定者，而是请法王去坐床的主要祈请者。主要的祈请者，必须是列绕朗巴家族和前世道场等都非常信任、完全认可、有权威性的一个人，而这个人非索南卓玛空行母莫属，由她带头来祈请最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是索南卓玛空行母呢？小字里很好地交待了这一点：

一、空行母之名

索南卓玛空行母是色达县霍西乡人，由于父亲名叫“阿吽秋热”，所以大家都称她为“秋热之女”，即秋热的女儿。这种取名方式，就像释迦佛因地时，有一世因父亲名为“匝哦”，而取名为“匝哦之女”一样。《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多处提到的“秋热之女”，其他人解释说，就是指索南卓玛空行母。

二、空行母身份

新龙上师列绕朗巴为了成办息增怀诛不同的事业，摄受了好几位空行母，其中主要的老空行母所生的孩子——嫡子（按世间所说，妻所生之子为“嫡子”，妾所生之子为“庶子”），名叫“仁增南嘉”，

是一位了不起的持明者。索南卓玛就是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即空行母，同时也是列绕朗巴大师的增业空行母。要知道，真正的具相空行母，即证悟法界空性的智慧空行母，是瑜伽士增上修行、作大弘法事业、遣除违缘、开取伏藏等各方面的殊胜助伴，能起到大作用，做到大利益，因此也称为“方便伴侣”，我们对此不要作庸俗想。

据新龙县的老人们说，列绕朗巴大师在色达县紫青山沟开法会时，一次对身边的众人说：“现在我用手抓糌粑，在色达县境内，哪个女子的衣服上有我手抓糌粑的印迹，她就是对我的弘法事业有利益的具缘空行母。”之后大家去寻找，见到正在挤牛奶的秋热之女的衣服上有手抓糌粑的印迹，于是知道她就是列绕朗巴大师要找的具缘空行母。

列绕朗巴大师也作了种种观察，确定秋热之女在自己取伏藏以及成办一些大事业上有好因缘，于是亲自来到她家，表达了求娶的意图，说想迎娶她做自己的儿子仁增南嘉的空行母。

她的父亲秋热说：“你们这些瑜伽士，行事风格怪异，今天说要求娶，过些天可能就舍弃了，我是不会把女儿交给你们的……”

列绕朗巴大师承诺说：“我儿子和你女儿有宿世的好因缘，我发誓让他们俩相伴一生，绝不舍弃！（意思是不休妻、不离婚）”

像这样，两人谈了很多，秋热最终同意女儿嫁入列绕朗巴大师家。

后来，列绕朗巴大师将近六十岁时，带着儿子仁增南嘉和空行母索南卓玛等，从新龙县来到色达县五色湖附近居住，七十一岁示现涅槃。圆寂前对儿子仁增南嘉说：“我圆寂后，你带着索南卓玛回新龙，你们彼此要终生相伴，不要分离……”之后，仁增南嘉遵照

父亲遗嘱，带着索南卓玛回到了新龙的一座神山——列绕朗巴大师一家来色达之前居住的主要道场，当时索南卓玛空行母还比较年轻。

三、十万空行主尊

《列绕朗巴大师广传》中记载：有一次，列绕朗巴大师去色达县为一座白佛塔开光，那里是空旷的草原。正在开光时，大师在净相中见到清静刹土里的十万空行母真实降临，跳起了金刚舞。金刚舞结束后，圣境空行母们一一次第融入，也就是一个融入一个，依次融入，最终融入索南卓玛空行母。以此缘故，称她为“十万空行主尊母”。

四、创造延寿缘起

索南卓玛空行母是列绕朗巴大师成办增业的方便伴侣。大伏藏师原本六十一岁时就会圆寂，由于当时索南卓玛空行母创造了非常好的延寿缘起，使得大师的寿命增长了十年，因此七十一岁才示现涅槃。由此可知，她是真正有助于列绕朗巴大师成就增长业的具相空行母，非常了不起。

列绕朗巴大师圆寂三十多年时，索南卓玛空行母也很老了，她成为列绕朗巴家族中最重要的主人。家族里的其他眷属以及大师的弟子们都非常尊重她，她最有决策权。因此，当年就是在索南卓玛空行母的带头下，列绕朗巴大师家族的主眷全体人员，郑重祈请法王来新龙道场坐床，继承前世列绕朗巴大师的法统。如是正式作了祈请。

（二）法王的答复

法王答复说：“我本人不喜欢声势浩大、热热闹闹地披法衣和坐床

等，而是想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袱步行前往新龙道场。”

法王的答复是：我自己并不喜欢以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方式，去披法衣和坐床等；而是打算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徒步走去新龙道场坐床。

法王不是拒绝去新龙道场坐床，是同意过去的，只是不喜欢搞很大的排场，也就是一路上很多人迎送，骑着马带很多东西，特别高调的那种方式。法王的性格十分低调、不张扬，只想带上一点吃的和法衣，就像乞丐走远路绕神山一样，独自一人从色达县走到新龙县前世的道场。

（三）舅舅的意见

然而，舅舅巴诺活佛等说：“以瑜伽士的方式，独自一人走去的话不合适，所以，需要安排很多匹马的马队以及大规模的帐篷队，如是而前往。”

然而对于法王的想法，舅舅巴诺活佛等人都不同意。他们说：以瑜伽士的方式，不随顺世间规则，独自一人无有随从，不骑马徒步走去的话，从哪方面观察都不合适；所以，应该按照传统，咱们这边要安排由很多匹马组成的马队，以及有很多人的大规模的帐篷队，以隆重送行的方式骑马前往新龙道场。

一、乞丐形式不合适

“以瑜伽士的方式，独自一人走去的话不合适”

瑜伽士为了修炼觉性妙力等，行为往往与世人相反，譬如世人喜欢打扮得漂亮体面，瑜伽士则穿得破破烂烂等等。那么，在去坐

床这件事上，世间规则是一定要隆重庄严，体面有排场，而法王却要像乞丐一样，一个人走去，与传统相反，不随顺世间，所以巴诺活佛说这是“瑜伽士的方式”。

为什么以乞丐的形式前往不合适呢？

从前世来看，法王的前世列绕朗巴大师，是金刚降魔的身化身、金刚亥母的语化身、莲师的意化身，一生中取了不可计数的甚深伏藏品，为很多特别了不起、有大名望的大德作过灌顶、传过法，还为很多大寺院作过开光等，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大伏藏师。假使这一世像个最低劣的乞丐一样，一个随从也没有，走着去前世的寺院坐床的话，跟前世的身份就太不匹配了，所以不合适。

从今生来看，法王本人是洛若寺的大堪布，在色达县有自己的寺院；父亲这边属于敦珠法王后代的嘉控家族；母亲这边也是有名望的大家族，家族里有很多活佛。按照传统，转世活佛的坐床典礼，自己寺院的代表、父母家族的代表等都需要出席。假使一个人去坐床，那就成了没有寺院、没有家族、没有靠山一样，这样就不合适。

再说，如果法王一个人走过去，新龙那边的邀请方一看，可能会想：“我们这么了不起的大活佛，居然是一个人孤零零走过来的，你们色达人对我们的活佛也太不恭敬、太不尊重了……”这样也不利于两方团结，所以不合适。

退一步来说，就连世间娶个媳妇，都有庞大的送亲队伍护送新娘和嫁妆，一路敲敲打打，热闹非凡。人们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终身大事，马虎不得；凡是见到的人也都觉得沾了喜气，认为这些排场形式很有必要，值得隆重操办。再来看法王去坐床，这是要取得大名称，以此来作大的弘法事业。意味着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

脉，将由自己的转世继续弘传下去，涉及到现在未来圣教的兴盛，以及无数众生的利益等等，事关重大，所以不得不隆重对待，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不合适。

既然如此，怎样才合适呢？

二、隆重送行而前往

“需要安排很多匹马的马队以及大规模的帐篷队，如是而前往。”

首先要有很多人送行，这样的话就必须安排马队。因为从色达县出发，经过炉霍县、甘孜县，最后才到新龙县，中间有两百公里左右的路程，而那个年代出门都没有车，只是骑马，这么多人送行当然要安排很多匹马。而且要组成马队，这么远的路，大家不能走乱、走丢等。

再者，由于路途遥远，骑马也要好多天才到，那个年代又没有饭店，人又多，所以要带上一路吃的干粮、烧水用的厨具等；没有旅馆，晚上大家搭帐篷过夜，所以要带上足够多的帐篷；每个人还要带参加坐床大典的特殊衣服和帽子等等。像这样，大家一路要吃、住的缘故，以帐篷为主的东西都要带好，由马驮着走。总之这么多人出远门，方方面面都要安排妥当。

为什么派送行队，浩浩荡荡地护送法王前往新龙道场才合适呢？

从新龙道场方面来讲，列绕朗巴大师的眷属、弟子们苦等了三十多年，如今终于见到根本上师的转世活佛回来了，而且他今生的亲戚、寺院派了这么庞大的护送队，对我们的活佛这么重视，会非常地欢喜。

再说其他人方面。人多、马多、规模大，又排着队，整齐不乱，

这样走过几百公里的路，那么一路上其他人见到，询问之下得知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去坐床，这样的话，一方面，在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是最好的告知方式；另一方面，见到这么大规模、这么壮观的送行队伍，人们自然会生起清净信、敬重心等。由于是缘莲师的真实化身列绕朗巴大伏藏师的转世——圣者法王如意宝生信，对大家暂时究竟都有极大的利益，等等。

（四）这边的准备

之后，这边分成了阿嘉拉丈、洛若寺、嘉控家族等八组帐篷队后，配备了全套的服饰和坐骑等，做好了隆重送行的准备工作。

巴诺活佛等决定按照传统规则，护送法王去坐床后，色达县洛若寺护送方这边，总共分成了八组帐篷队。也就是阿嘉拉丈（这是当地的代表队，即阿嘉村里寺院这边的人，“拉丈”指寺院主要的大上师、大活佛，以及他们的亲戚等），洛若寺（这是寺院的代表队，包括洛若寺主要的管理者、上师们，都要去参加坐床典礼），嘉控家族（这是法王父亲血脉家族的代表队，包括嘉控家族里的大上师、大活佛，还有主要的亲戚，都要去参加），“等”字比如法王母亲那边的亲戚等其他重要人物，也要跟着前往，就像世间举行婚礼时所有相关的重要人物都要出席那样。分好组以后，以组为单位，每一组都准备好了足够大家过夜的帐篷；并且，配套准备了每个人参加坐床大典时穿的全套服饰；以及每个人骑的马、马鞍、辔头等等。

像这样，参加坐床大典时要用到的东西，以及送行路途中要用的东西等，凡是需要的，全都按照隆重送行的规格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那边的安排

新龙县嘎绒寺那边，也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莅临寺院坐床的隆重准备，还准备了一匹非同寻常的马和一副特制的黄金马鞍等。据说是这样的。

新龙道场嘎绒寺那边，也按照传统，以高规格、隆重的方式，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降临本寺举行坐床大典的充分准备。不仅如此，还特意准备了一匹不同于一般的、特别好的马，又特意定制了一副黄金打造的马鞍，价值昂贵，十分庄严。

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迎接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转世活佛——圣者法王如意宝而做的，由于所缘殊胜、对圣教和众生的利益重大等，参与者都能以此积集广大资粮，所以非常有意义，跟世间人斥巨资做一些意义很小、劳民伤财的排场事，有本质的区别。

（六）延迟了坐床

然而不幸的是，忽然现起了时局动荡的风暴，法王去新龙自己前世道场坐床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从那时算起，除了二十多年以后，此外都没有去过，有这样的情况。

尽管两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不幸的是，忽然出现了时局大动荡的状况，因此，法王去新龙县自己前世的道场坐床，举行继位大典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也就是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民主改革发展到了最激烈的阶段，所以坐床这件事必须搁置，毫无扭转的余地。从那个时候（1959年）算起，法王就一直没办法去新龙道场，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宗教完全开放，法王五十岁左右，才第一

次去前世道场，有这样的情况。

（七）动荡开始了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接近尾声之时，一切上下地区都现起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所有领主都四处奔走逃亡，处在混乱飘摇的状况中；大多数上师也无法继续住在各自的寺院里而逃往山中等等，遇上了这样的时期。然而，法王处于心安和的状态中，如草地上钉橛子般，原地不动继续为弟子们传法，就这样在多康狮堡山原地安住。

一、所遇形势

法王如意宝在狮堡山，为弟子们传讲《七宝藏》快要圆满结束之时，色达县的上区和下区全都出现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据史料记载，藏地其他地区，此前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到了 1959 年初，只剩石渠县、色达县等少数牧区还没有改革，现在色达县等也开始改革了。

那么形势如何呢？民主改革主要有两项措施：一个是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家的领主（也就是有权势、地位、财富的人，包括大大小小的藏族土司、官员，不是普通百姓的那些人）是重点打击对象；一个是建立寺院民主管理制度，出家的上师（包括寺院的管理者、堪布、活佛等人）是重点打击对象。改革开始后，一些土司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而在那个年代，很多在家人都有土枪，有很多武力、暴力行为，所以出现的状况就是：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扛着长杆土枪在后面使劲追，领主土司在前面拼命跑，追赶者还时不时地开枪。一时之间烽烟四起、黑浪滔天，到处都是追赶的人和逃命的人，耳中充斥着嘶喊声、开枪声，所有在家领主都处在极度

混乱不安的状况中。出家上师们虽然不持枪、没有反抗，但遭遇到的状况跟土司们一样，导致大多数上师没办法继续原地安住，不得不离开各自的寺院到处逃命，躲到山里面去。很多寺院的活佛、堪布们逃到其他地方，一处不安全又逃往他方，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抓捕，有的逃到了更远的地方。

诸如此类，《七宝藏》快传讲圆满时，法王遇到了这样到处遍满武力冲突、局势动荡不定的时期。

二、心行状况

但是，就在其他很多上师们惶惶不可终日，四处逃难、流亡在外的時候，法王则完全不同。法王的内心如如不动，没有任何恐惧怖畏，一直处于安稳、平和、轻松、静定的状态；行为也没有任何改变，每天上午不间断地为弟子们传讲《七宝藏》，跟原来一模一样，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种不变的状况用譬喻来说，就像草地上钉住的硬木橛，极为坚固，刮再大的风都纹丝不动；同样，当时外在的催动力量极大，就像刮起了十级龙卷风一样，尽管如此却丝毫无法动摇法王的安定之心和传法行为。就这样没有逃跑、没有躲藏，原地不动，跟先前一样继续住在多康狮堡山中。

……这类情形，法王曾说：“当时，正遇上了瓦须色达、果洛三部、炉霍、道孚、康定等多康上区下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而我们六十多名僧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多康狮堡山原地不动。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善心人说：‘您这样待着怎么行呢？有智慧的领主、上师们都在四处躲避，他们都逃走了的话，您有什么把握？’

我想：‘没有什么可去之处，所以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这么待着。也出现了很好的运气。”

这方面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七宝藏》的讲闻快要圆满时，正好赶上了多康地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多康上区下区’，包括瓦须部落即色达县、果洛洲上中下三部落、炉霍县、道孚县、康定等地（这是那个时代的地区划分方式）。（当时不仅是多康地区，所有藏区全都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我们住在狮堡山的六十多位僧人哪里也没去（没有躲到其他山里，也没有去更远的地方逃难），就原地不动继续待在多康狮堡山。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好心人过来对我说：‘您这么待着怎么行呢？其他那些有智慧的在家领主、出家上师们，全都找地方避难去了，现在的形势太危险，连他们这些有勇有谋、有能力、了不起的人都抵挡不住逃走了，您有什么把握继续待下去还能安然无恙？还是赶紧逃命吧！’

（比如有些领主权势大、财富多，手里还有很多枪，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所以不害怕；或者有些上师智慧大、能力大、弟子多，有很多僧人保护他，通常也不害怕。但是，现在连这些有本事的人都很害怕，全都逃命去了，这就表明如今的形势非同一般，极其危险，必须想办法逃走，不能什么也不做地待着。实际上，当时色达县的情况非常严重，在狮堡山附近，常常见到持枪追赶、逃亡的情形，常常听到枪声，有的人被抓到，有的人去往后世。法王是洛若寺的大堪布，是特别要抓捕的人，身边的六十多名僧人也属于重点人群，相当危险。那些人都是好心提醒，担心法王这样

原地不动还继续讲课的话，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法王就会被暴力执法，比如被带走，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听了他们的话，我想：‘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所以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带领大家这么继续待着，并没有听好心人的建议离开。后来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好的运气，我们六十多人没有遭受任何伤害。”

“很好的运气”是法王的谦辞，就像出现了好运一样，没有遇到任何违缘，方方面面都很顺利。实际上是法王修行的力量，加上三宝三根本护法神的加持，尤其是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的加持，所以在那段极危险的动乱时期，法王和六十多名弟子，都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损害，就像居住在另一个和平世界一样，照常讲闻《七宝藏》，在狮堡山平安地闻思修行。

法王还说过：“我们住在狮堡山的时候，会听到狮堡山的对面、山口的左右，有追逃的声音、开枪的声音，见到有些人被土枪击中，有些人被抓住带走了。但那时候，我们这些僧人们都没有遭受伤害。”

这就是法王轮涅自在的力量，在因缘成熟而行持利他事业时，一切魔障无法阻碍。虽然时代的共业灾害极大，到处充满了黑方力量，但法王就像在空中运行的日月一样，风挡不住，云遮不住，无著无碍、无处不自在地运行；在其他人心惊慌畏惧的时刻，还能令追随自己的六十多名有缘众生的心入于光明大圆满之道，这就是无上的自在力用。如《普贤行愿品》所说：“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行传——天鼓妙音》中“还

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第六章终。

思考题

- 1、法王的神魂树有何奇特之处？这棵树在什么地方？
- 2、法王游历莲师净土的情形如何？这次带回了什么？
- 3、
 - (1) 什么是坐床？
 - (2) 为什么由索南卓玛空行母来请法王去新龙坐床？
 - (3) 法王对于坐床的祈请是怎么答复的？
 - (4) 巴诺活佛等如何看待法王的答复？他们做了怎样的安排？
这样安排有何必要？
 - (5) 嘎绒寺那边做了何种准备？
 - (6) 为何最终延迟了坐床？
- 4、法王传讲《七宝藏》快结束时，遇到了怎样的形势？其他人的心态和行为如何？法王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其他好心人怎么看待法王的行为？法王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